

目 次

第一章	“你的营場!……”	1
第二章	至多十句話	10
第三章	亨利沒有回家	18
第四章	卡洛塔說：“好像是一个惡夢”	22
第五章	另外一个世界	30
第六章	安得烈雅尼的恐懼	37
第七章	最討厭的还不是	46
第八章	空中洗禮	52
第九章	再过三天就是聖誕節了	60
第十章	布瓦談愛情	69
第十一章	酒和甜麵包	74
第十二章	一个普通黨員	85
第十三章	雪是可爱的	96
第十四章	这是一种危險	100
第十五章	雪崩是怎样造成的	109
第十六章	鐵鏽	120
第十七章	保衛大樓委员会在擴大	127
第十八章	潑翻了的墨水	134
第十九章	一切决定於美國輪船	146

第二十章	最好把火爐生起來·····	150
第二十一章	“同志們，工作進行得怎樣了？”·····	169
第二十二章	勇敢的人是不考慮時間的·····	176
第二十三章	孩子的手·····	185
第二十四章	這裏沒有牆壁·····	195
第二十五章	乳牛·····	206
第二十六章	訪問·····	220
第二十七章	結婚戒指·····	235
第二十八章	要流血的·····	243

第一章

“你的營場！……”

第二天早晨，亨利與波萊特之間發生了齟齬。

本來預定好今天由亨利去照料營場^①，這是預定好的並且組織好的。所有我們的同志都已得到了通知：在中午十二點正的時候，一聽到港口的汽笛聲，就必須帶領着別的人一齊集合在門口。他們事先應該稍稍談一下，好讓大家有準備，但不能多談，免得特務們知道正在醞釀的……

此外，頭一天佔領大樓的事，雖然是件好事，但有點出乎意料之外。現在所要求的是這件事與亨利照料營場的事能彼此互不妨害……然而，就在五點鐘天剛剛亮起來，女人們剛剛起床去準備咖啡的時候——因為就要打上工鐘了——外面忽然大鬧起來：又是卡車聲，又是呼喊聲，又是底子釘着鐵釘的皮鞋走在水泥路上的腳步聲。原來是三百個共和國保安隊下了車。立刻，整個大樓裏便充滿了準備戰鬥的氣氛。所有的人都從床上爬起來了，由於突然從床上被喊醒，都凍得微微戰慄着；有些人倚着自己的房門，有些人立在窗口，互相詢問，究竟這些保安隊來這裏幹什

^① 營場指美國人貯存軍用物資的場所。

麼。

大家以為他們將從窗口投擲催淚彈，將從梯子爬上來把大家都趕到外面去。但是他們並不這樣做。他們僅僅是把大樓包圍起來。人們不大看得清他們，這時黑夜尚未完全過去，經身後的草地襯着，他們顯得黑呼呼的一片；不過他們的手段是不難揣測的。最令人奇怪的就是這一切都在沉默中進行着。這裏或那裏不時可以聽到發命令的聲音，槍碰着防毒面具箱的聲音，某一個人的腳無意中碰着石子的响声，此外便聽不到別的……好像他們並沒有吵醒我們的意思。在这一切响声之上，人們听得最清楚的是在港口防波堤邊的那隻破舊的挖泥船的响声，它日日夜夜，永遠不停地在吞吐泥漿，就像任何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它的聲音比鐘的滴嗒滴嗒聲更為刺耳。

天漸漸亮起來了，人們可以看到那些壞蛋排成單行，圍繞着我們的房子站着，一動不動，槍托着地，凍僵着，不過都帶着那種不平常日子裏他們的冷笑，你知道的那種冷笑。情形就是這樣。他們並不進攻。究竟葫蘆裏裝着什麼藥？……

人們相互商量了一會。第一件事是要通知外邊一下。外邊或許沒有人能想到這裏所發生的事。這些人會不會阻止我們出去呢？打鐘上工的時候恐怕不能去應卯了，派不着工的人也不能去登記領津貼了。只要一感覺到自己被包圍，人人便都一心想出去。說實話，這或許正是那些保安隊所希望的。喂！看吧……恰好……被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任善走到保安隊的行列面前了。他們把槍交叉起來擋住了他的去路。有個下級軍官走了過來。任善拿出港口的出入証。槍移開了。好，他過去了。但是，他還沒有走了十呎，他摸了一下口袋，好像忘了烟盒似的又走了回來。槍又在下級軍官與任善之間重新交叉起來。他們兩人重新談判起

來；但是，这回一點用也沒有……你看到嗎？人們可以出去，但是不能回來。這是他們的計劃。當人們都到了港口的時候，他們會把這兒的一切都清掃出去。在這一整天裏，這裏每一分鐘都會發生齷齪的事情的，因此，大家都應該留下來。

但是亨利不在留下之列。首先，對營場的工作來說，在背後做是做不好，也不容易做的。尤其是，即使為了防衛這個大樓，在這兒也做不出多大的事來。這一點恰是波萊特所不肯同意的。應該說，從昨天起，波萊特的情緒便不能接受任何意見。從原先住的破房子到這座有堅固牆壁的大樓是多麼大的一個變動啊！……她本人也完全變了樣兒。現在她只有一種想法：就是不再往後退。別的女人們也是一樣：她們已決定不顧一切，進行自衛。假如不是大家攔阻的話，她們全體都可能已經伏在窗口把保安隊痛罵一頓，把手邊的不管什麼東西向他們拋擲下去了，但這種做法有什麼用呢？無非給對方一種挑釁的藉口罷了……男人們雖然自己也很想這樣幹，但仍在設法使她們安靜下來。應該說，很多人之所以肯這樣做，出於理知的成份較少，而多半是出於想維持男子在家庭中的領導地位的一種願望，他們認為在鎮靜方面，男子總是勝於女子的。不論怎樣，他們是照這樣做了……

亨利雖然譏笑那些被自己稱為欺壓工人的廠主式的“戰鬥丈夫”，他自己雖然不喜歡這樣做，但當必須壓低嗓門去說服波萊特的時候，事情便不那麼容易了，特別是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因為無論如何，在打過上工鐘之後，保安隊的行列是否還會讓人通過，這是無法肯定的。

“你的營場！你的營場！”波萊特喊道，“你的心目中現在只有營場了……”

“不對。假如這次只是去演講的話，不去雖然不好，不過我

还是可以留在这裏。但为了能在这裏防衛我們，就應該到处去進行動員，你知道嗎？……”

“你不过是这样对我說說罷了，其实你只是關心你的營場。孩子們和我，回到我們的兔子窩裏去，那都沒關係！難道你的營場，像今天这种日子，它就不能多等一天嗎？”

他只能聳聳肩算了。

孩子們因为从來沒有听到波萊特这样嚷过，害怕起來，開始哭了。

“假如你走開，你要曉得！他們也許会把大夥兒一齐赶走；不过我，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人，他們是無法使我離開这裏的！我情願和孩子們當場死在这裏！你知道我是怎麼样的一个人！”

他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走了，心裏充滿了煩惱，充滿了不知向何处發洩才好的憤怒；前面是敵人，後面呢又是这些糾紛，他覺得自己經不起打擊了，不論往哪方面去想，永远感觉有种东西在自己身後準備襲擊過來。天哪！如果人們能够經常有座牆在身後擋着，使自己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只往前看就好了！……總而言之……

三天以前，即使从最坏的一方面去想，誰也不會猜到營場現在会成为这样一个重要的問題。大家都明白，市民們这样佔据了这所大樓幾乎就在美國人堆積的物資中間，他們是不會喜歡的，……夜已經來臨了，从窗口望出去，人們可以看到整個大樓被二百多盞巨大的車灯所形成的一个長形的圓光圈繞着，这些灯光先是消失在幾所房屋後的村落的远处，然後又沿着海边照了回來；在海边上，人們還可以看到一些很像預備架設輸油管用的黑油管在月下閃爍發光……这一大片灯光就这样整夜地照着；不時

地还有一只探照灯來回地巡視着，把它的强光摻雜在裏面；探照灯光射过來的時候，那些瞭望台的黑影便就地乱動起來，好像哨兵站得太久了要舒散舒散腿脚一样那麽搖晃着。

他們在這裏除了儲藏汽油以外，还儲藏些什麼，現在還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卡車後身貼了一張小紅紙条，上面寫着：“爆炸品”。這說明在那裏工作的人是需要非常小心的……他們總是離開箱子一臂之远用手指尖去動那些箱子，好像這就可以避免災難了！他們都神經緊張得不得了。昨天曾有一桶柏油發生了爆炸。這並不是稀奇的事。一个非本行的失業工人讓柏油桶熱過了頭。當時的爆炸声並不甚大，只能說是一種軟綿綿的声响，不过馬上臥倒在地的人可真不少，他們以為所意料的事情發生了！當他們發覺弄錯了的時候，便嘆了口長气重新站起身來，至於那个可憐人的遭遇，他們只在过了一會兒之後才去注意。然而，這已經够慘的了……一大片長条的柏油撲到他的肩部，把他弄倒在地下，一些無情的細小火焰恣意地在他身上忽燃忽滅，就像有時人們在修柏油路時所看到的一樣。在這一片又粘又稠的火中，那个人怎樣狂叫，那是不用說的了。然而，那些人却認為這比起自己所害怕的來說，還是一個較小的災難，甚至用不着去問他們對這種工作的感想如何了。經過三四天以後，他們已不單用腦袋去想，而且行動起來了。

黨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呢？亨利一開頭便思索這個問題。在這裏工作的也有我們的同志。假如不顧事實單憑空論，當然任何人都應該去參加這個工作。可是，單靠空論，目前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的確有些人這樣說過：即使沒有失業津貼，沒有家庭津貼，我也不去做這個工作。當然每個人都應該學他們。因為現在工人們只仗着互相幫助來維持生活，這固然非常

可怕，但如果做了这样的工作，那給自己和別人所準備的災禍就更可怕了。实际上是大家对這一點都不知道，或者不了解，並且有些人应徵去作工了；虽然心怀愤怒，感到羞辱，不过到底是去了。就亨利來說，对那些來徵求他意見的同志应如何答覆，確是一个問題。比如对瑪塞尔吧，對於这位同志，僅僅說一堆廢話是不行的。談一套理論是比較容易了事；不过事情是一點不会因此而得到任何進展的。因此按实际情况來說，从第一天開始，亨利便看得很清楚，單單劝告別人拒絕工作已經不够了。譬如說，認為五十个同志拒絕工作便会引起全体拒絕工作，很顯然这种想法是一种夢想。当然这並不是說就可以劝告同志們去应徵。但是如果有人在拒絕工作方面表示了猶豫，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算是罪惡，只要他們不忘记在工作中去反对人們所企圖讓他們作的事就行了。就是那些头一个念头便是拒絕工作，並且像憎恨鼠疫一样憎恨这种工作的最好的同志們当中，倘能有一兩個打進去探听一下情况，和所有別的人保持着联系，把他們組織起來，發動起來，这也不是坏事。像你，瑪塞尔，便是这样的同志。

就是这样，瑪塞尔去工作了。对他來說，最糟心的事並不是有危險沒危險的問題，远不是这个。他尽可能地少去動那些箱子，不过動仍須要動的，因为四周有士兵在那裏巡視。他們都是黑人。誰第一个被發現停下來休息，飯碗便会打碎。当然有些人是把这个当作再度失業、重領失業津貼的一种方法。至於瑪塞尔，他只是听見值班同志喊：“二十二号！他在这兒！”的時候才用手去動那些鬼箱子，因为人們已開始組織起來了……那些同志們並不都是碼頭工人，但是人們在這裏却獲得了在碼頭上從不曾得到过的东西。在碼頭上，勞貝必須拚命重複地喊：“慢點兒幹！”

不要把腰折断了！你們越做得多，他們會越把工作定額提高並把包工工價压低，並且你們今天零碎地好像多得到的東西，明天便會整批又還給他們。既然我們的政府是倒行逆施反對工人的政府，你們便不應該多做，而是要少做，才能維護你們的包工工價，才能降低工作定額，你們才能多得好處。”大家很清楚他說的是對的；這點可從工資單上獲得證明。然而人們對自己的職業，對自己的工作是如此地打心眼兒裏熱愛着，以致誰也不懂得慢點兒去幹。人人都是在那裏繼續迅速地幹，即使這是違背自己利益的也不管。而在這裏，這種情況便自動地得到了糾正。也許因為人們被強迫工作的時候是永遠不能夠很好工作的。那種監視，那種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厭惡，那種越少搬動這種骯髒東西，被炸的機會便愈稀少的思想……總之，人們拚命工作的程度是很遠的！

瑪塞爾在抬箱子的時候，比任何人都感到更痛苦。他們是兩個兩個地去抬那些箱子的。在抬的時候，常常是臉對着臉，下巴扣在箱子上面以便把它扶得更好，在這種情況之下，這個人便免不了要注視對面那人的臉；同時，也要目不轉睛地盯住對方的眼睛。這就是在剎那間彼此所能看到的。兩個人似乎在互相詢問着：“你對這個是怎麼個想法？”總希望知道對方內心深處的想法。當他們把箱子放下後，互相注視的眼光儘可能迅速地立刻移開，而十有九次他們總要做個手勢或說點什麼作為一種回答。他們會抖一下手，拍拍身上被箱子弄髒的地方，對箱子蹶一下腳說：“你看，連釘子都出來了！壞蛋，去你的吧！……”在抬第二個箱子的時候，眼睛的對話便更加顯著了。甚至用不着說很多話，人們很快地已互相了解。這使瑪塞爾有可能稍微鬆口氣說：“總起來說，破壞的要比所做的來得多。”僅在頭幾天裏便有成羣的工人

以各种方式設法不再回來。肯定地說來，靠了这种互相凝視以及耳語的工作，人們會走向集体拒絕工作的。這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一個好的主意也會在人們最料不到的時候迅速地成長起來……

昨天，瑪塞爾跟一個從鄉下來的人在一起工作……他們兩個人幾乎是單獨在一起，在一個角落裏，在一個瞭望台的腳下，這兒已裝上鐵絲網……

“朋友，你當過俘虜，是不是？”

“當過的，你為什麼問這個？”

“你看看，難道這個情景一點不能引起你一些回憶嗎？……”

“這很像，是的……為什麼？”

“這不是向你說明了我們是在為戰爭而工作嗎？”

“這個，工作吧，應該有什麼便幹什麼，好也好，壞也好……政治，我……”

“這箱子裏裝些什麼？”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不過假使這裏面裝的是顆炸彈……”

“啊！我卻不相信，你知道嗎？……”

“假定這是顆炸彈。有這麼兩三顆，你住的村子便什麼也不剩了。而你抬它賺的是多少錢？”

從對面那人的眼睛中，他看到他在計算着什麼。這個人，假如有一天能把事情看清楚的話，他會回憶到這是在這兒開始，而且是从數字開始的。

“我，我不知道！人們一個鐘頭能抬多少，一打嗎？工錢是六十四個法郎，就是頂多每箱五個法郎……”

“好，算一下，為了你的一百個蘇^①，你可以用它殺多少人？”

“呃，你！你自己呢！你也在做这个工作呀，不是吗？”

当然，瑪塞尔沒有可回答的話了。但是，虽然如此，現在那個人對於一般工作也好，對一般政治也好，從此便覺得毫無把握了。当他每次把手放在一个箱子上的時候，他便會喊着自己的小名提出這個問題。他自己向自己提問題。自己向自己要求答覆。这与答覆別人的問題完全不同。在答覆別人的時候，人們總會多方設計，巧辭規避來解除困难的……

不管怎样，這兒和別處一樣，當人們以黨的名義說話的時候，話就容易中听。在選舉的時候，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好好地投了黨的票。不過，他們多半是這樣一些人：當黨不存在了，黨的報紙也不存在的時候，他們在自己村子裏會在一個長時間內毫無感覺。他們躲在一旁生活着，離事情發生的地點總有千里之遠。比如說，他們當中有些人听到了黨是在反對這種工作時，他們竟大為驚訝，視為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新聞。還有，就是在這些人當中，也有那些“碩果僅存”的人，你知道嗎，他們會說：“誰是黨？是你這樣講呢還是多列士這樣講呢？假如是你的話，我才不听那一套哩，你懂嗎？我，當我在未听到多列士講話以前……你們這裏的這些人，如何證明你們做的是對的呢？”……這說明他們的本質是好的，但是在完全了解他們之前，還須經過不少的困难。瑪塞尔式的會話還是不夠的；黨必須發揮本身全部力量，以黨的身份出現。這是瑪塞尔對亨利所談的。由此才有預定好了的中午的演說。

① 法國輔幣，二十個蘇等於一個法郎。

第二章

至多十句話

講到这个演說，真可說是不順利！不过当亨利走近大樓的門口的時候——为了不太引起注意，他在十二點只差十分的時候才走过去——那个年青的守衛态度倒很和善。

那个黑人守衛，戴着一頂过大的鋼盔，独自一个人在那裏看守着，他好像什麼都想到了，就是沒想到演說的事，其实这个消息可能已有人通知他了。他注視着海洋——只有黑人会那样注視海洋，那些經常住在這裏並在碼頭上工作的黑人也是这样，他們在幾個鐘头当中，只要天气較好，有些陽光，便一動不動地在碼頭上，大腿倚在自行車橫梁上，眼睛盯住离海面稍高的一點，似乎通过这一切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祖國……这个黑人守衛，他最感覺兴趣的是飛機製造廠試驗場上的水上飛機的複雜動作；这隻飛機在灰暗的空中發出耀眼的白光，並逆着滔天的海浪不惜粉身碎骨地急劇地躍進着……他甚至还笑着用橫掛在腹前的衝鋒槍槍尖把这指給亨利看。總之，他好像是个比較善良的人。……

亨利在努力整理思想，因为在會場上是絕對不能再去考慮字句的。在會場上，他必須一下子把主要的話都端出來，越快越好，至多只能用十句話；其餘的話，一切詳情，一切解釋，假如沒有發生什麼意外，同時听众大部也未開始散開的話，可以留到以後再說……他所要講的話並不十分複雜，不过，整个早晨亨利

却連一分鐘也抽不出來整理這些話。

的確，亨利整個早晨連一分鐘也抽不出來。早上在碼頭登記之後，他首先跑到黨支部，在這裏，吉貝爾留下的東西還是亂七八糟地堆着，需要處理：小冊子啦，傳單啦，雜誌啦，以及舊報紙等堆滿了一櫃子。大家曾計劃一勞永逸地把這一切都包起來，不再深入研究它的內容，逕行分配給各個小組；因為，這樣分配雖不恰當，總比讓它放在那裏發霉，吸引老鼠好些……恰好，當亨利到達的時候，負責分配工作的小沙羅東正在關着的門外徘徊。小沙羅東原與宣傳秘書狄特祿約好的，不過狄特祿是個郵差，他送第一班信件去了，可能不按着約定的時間前來——現在已經九點半了——總之，他還沒有來。亨利雖然想到今天有一大堆工作要做——要動員所有的人去保衛大樓，又要到營場裏去講話，但他仍舊不得不為沙羅東花去近一個鐘頭的時間帮他整理東西，因為沙羅東是個沒有經驗不會安排事情的人；還有呢，他下午還得出外作工，所以他急於把這個工作搞完。當亨利把這一切都料理完畢之後，離同志們中午下班的時間不到兩個鐘頭了，而他还必須去找那些同志，叫他們準備在各個工廠講演號召參加第二天在水塔下舉行的示威。這些講演最好是在中午而不是在晚上舉行，這樣對請願書簽名的收集，到縣政府去的代表團的組織，也許對罷工的組織，都可以爭取不少時間……

不過，這便需要騎了自行車滿城地跑了！並且騎的又是怎樣一部自行車……即使你是在最平整的柏油路上，你也會相信自己是在石子路上。不是外胎破裂內胎鼓出一塊，就是腳鐙子那兒大概有個滾珠碎了；不是登不動，就是一踏就空！再不就是輪子卡住了；總之不是這樣就是那樣……而竟有些人說我們是黃金鋪

地，還有什麼可說呢！……

還算運氣，一般說來，同志們都很快地就接受了任務。大家對講演已經開始習慣，因為現在發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在以前，這樣的事是需要費一番唇舌的。但是就在現在也還要多少花去一些時間去應付那些尚持有這種論調的人：

“是呀，但是我，我是不會講話的！”

“這不關說話的事，只要能喊就行了。你看過廣告沒有？有這麼一種廣告，上面一句話也沒有。呃，你隻要用舌頭做廣告就行了。你就說你自己所知道的：大家沒有房子住，於是佔住了大樓；而他們却要把我們趕出來以便給美國人作辦公室；啊！無家可歸的人有權先住，我們是法國人，應該有權先住……總之，我們自己本國人有權先住！……就算你隻講這幾句話，同時號召大家參加明天的示威，這比十頁最優美的文章還要有效。”

“為什麼你不叫拉芒去講呢？他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這是有意這樣做的，我將要他到那些更困難的地區，那些公共汽車站，市場，去講給女人們听；今天正好是集市，趕得正巧……”

“唔？那就沒法子了，可是，如果我講不清楚那可得怪你，我可不管！……”

哎喲！跑的路可真不少呀！在十一點一刻，當亨利穿越市內公園前往魚市場的時候，他突然在公園正中停了下來。他是用腳把車煞住的，因為他這輛寶貝車沒有煞車閘……他停下來並不是由於累乏，而主要是想給自己一點思索的時間。這時公園中一個人也沒有。在這嚴寒的冬季，公園中的一切，小河，假山洞的流水都結了冰，公園裏連條狗也看不到。的確，這一切都令人渴望休息一下。他愚蠢地，差不多高聲地自言自語說：這就是你所

說的領導嗎？你到处这样像瘋子似的跑，跑遍了各个角落，也許恰恰把主要的問題忘記了？……当然，这样說很对。但不这样做又怎麼辦呢？一切可能做到的，就是找一个有空工夫的同志，派他去代跑一些地方；他也正是这样办了。召集一个會議，準備一下發言，讓大家討論討論，花一小時，甚至只花半小時或一刻鐘在一起談談問題，當時間充裕的時候这样做是好的。而在这裏，他只能在自行車上研究問題，並且要越快越好。現在是凡能遇到自己人的地方都必須去跑……假如吉貝尔处在他这个地位又該怎麼辦呢？在吉貝尔，这根本不成为一个問題。首先，吉貝尔在这个時候正在給学生繼續上課，動也不動。这样就有充分時間去考慮問題，等到中午或晚上他会提出別人根本想不到的意見。情况可能就是这样的，虽然吉貝尔的意見是根据什麼而來，那是另一問題。總之……領導嗎？……主要的是能用自己所掌握的方法把事情向前推進……亨利於是又騎上車子重新踏起來，气也喘過來了。

亨利这次要到港口去的目的是找勞貝。勞貝正好在那裏。当然，大家並沒有很多時間可以進行商討，但是仍舊談了：

“為什麼那天你離開得那麼快？”

“啊，不為什麼，就是那樣……”

勞貝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地上。平常日子，大家很少注意他的渾圓的背脊和一束老是垂在前額上的黑髮。現在这一切好像都構成了他的煩躁情緒的一部份……

“坦白些，勞貝。那天我說的話得罪了你是不是？”

“亨利，你既然知道了，還問我做什麼？你处在我的地位看看；從來還沒有人在同志面前对我提出过那樣的批評。”

“那末，难道我那天說的話不对嗎？不應該那樣說嗎？”

“原則上是对的。但不該用那种方式……”

“用什麼方式呢？”

“你所，恰好我看見了路易……”

“哪個路易？”

“總工會書記。”

“怎樣呢？”

“噯，自從大家在一塊兒作鬥爭，他就對我很熟……他比你年紀大些，不過，當我和杜比依，還有老皮巴爾在都爾城大會以後，我們在這裏組黨的時候，他還是個小孩子，唔？我曾對他略略講起這件事。他沒有多說什麼，因為他不願在你背後談論你，不過我清楚地看出他不贊同你所用的方式。你的話太苛刻了。我們根本不想在你背後談論你，不過你呢？假如我們要對你提出批評的話，或許就可以說現在你已經做了黨支部的書記，但對於港口及水塔下的事攬的太多，而對支部其餘部份則照顧不夠……”

“噯？也許你說的不錯，不過為什麼不可以當面對我說，或者甚至在會上提出來呢？這樣大家才能進步，才可以把不對的地方改正。固然……正是在港口和水塔下發生了最重要的問題……就拿今天來說……”

“什麼是最重要的問題，這須要看是從什麼角度去看了……”

是勞貝真有這種想法呢，還是亨利誤會了呢？總之勞貝那句話可能被認為有這樣的意義：你為保衛大樓的事這樣盡力，這是因為與你個人有利害關係，也許，你就把別處更重要的問題忽略了……。由於今天早上與波萊特爭吵的事，亨利這時很難接受勞貝的意見。他想起波萊特，現在她在做些什麼呢？但願大樓那邊情況不太壞才好。

“你為什麼這樣盯着我？”勞貝問道。

“沒有什麼，我在想你剛才所說的話。”

的確是這樣，听了勞貝的話，他起初有點生氣，但很快地就過去了，現在他是在想勞貝所說的話。一個人是否能夠很快地，一下子就知道自己沒有弄錯？自己認為最有把握的事是不是也會弄錯？有一點亨利是絕不與人爭論，也絕不替自己辯護的，就是只要有人稍微懷疑他有些為個人利益而工作，他就不願多談了。他甚至寧願讓人這樣說下去。他覺得這是超出他的能力以外的，這也許不對，不過這是沒辦法控制的；……亨利就是這樣的人。

“我這方面，我所要通知的人並不多，很快就可以完了。”勞貝說，“我要到那兩隻船上和倉庫去一趟。我確信這三處的人一定會起來停工的，這沒有問題。”

“那麼，明天見，老哥……”

“明天見，亨利。”

無論如何，路易所說的那些話卻不太好。這又給亨利增加了煩惱！他應做的事已經太多了，每秒鐘都還得去不愉快地應付那些紛至沓來的思想……他想，勞貝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願對誰說就對誰說，沒有人可以阻止他。不過路易是個負責幹部，在贊成或批評某人之前，他應再三考慮一下才對……他不應根據單方面的話就下判斷。其實，當時由於熱烈的解釋，可能有一兩句話說得比較草率，比較生硬，但是在那樣一個會上所應該講的話究竟有什麼別的講法呢？一個人假如願意每次都站在黨的立場去鬥爭的話，是不免要得罪某些人的。真的，只有那些對別人漠不關心的人，才不去得罪陷入泥淖或為非做歹的人。如有人從不說一句逆耳的話，這也許是因為他對別人的行動，毫無反感……那麼，當路易藉口糾正一個小的毛病而對一個犯錯誤的人多多少少給予支持的時候，對一個正在鬥爭的人說來，是沒有再比這個更叫人懊喪的了。尤其是這種行為是來自路易方面，他是亨利一直奉為

模範的戰士的……當然，路易對我是了解的……他清楚地曉得我有點神經過敏，也知道並不厲害，所以不必十分照顧。不過就此大胆放心地毫不理會，而對於勞貝不應有的感情用事反加以姑息，這似乎有點過分了……對別人的情緒，是不能用保守的觀點去考慮的。想到勞貝過去有許多優點現在也仍有不少優點，於是對他特別原諒，這是幾個月來我早已在注意的事。只是，假如大家一味姑息那些動搖的人……那些把自己的一切都獻出來使事業順利進行的人，他們內心的感情也不會比別人的少啊；甚至他們的這種感情所遇着的不痛快的事還更多。不能相信只有那些磨損了的，或停止不走的機器才會生鏽……尤其這件事是來自路易方面……不用講了！……

*

所有這一切與亨利企圖加以整理的思想混淆了起來，他那種惘然若失的樣子使身旁的黑人哨兵已開始懷疑這個在那裏等候的法國人是在想做什麼了……同時，有些思想一會兒從這裏，一會兒又從那裏跳出來，就像一個人在經過別人身旁時迅速地踢一脚一樣。有些人還以為搞這個工作既容易又簡單；唉，這些人……真沒有辦法……

實際上，他雖然像瘋子一樣奔跑着，腦子裏却片刻也沒有空下來……他頭腦中一直不停地在與那些成羣地向他的工作提供意見的人進行討論；當然啦，你越做得多，這些意見也越多，也越激烈。在心裏，關於他跟這些別的人的贊成和反對，就像石子扔在水裏一樣發出無數的波紋。每一秒鐘，頭腦裏都塞滿了這些……今天早晨與波萊特之間的誤會，與路易之間有關勞貝的誤會，無論在作為一個戰士的生活中以及私人的生活中……這兩種生活是分不開的，不用講了……

当亨利自己一个人討論問題的時候，無論从哪个角度去考慮，最後總回到这个“不用講了”上面來。是的，的確是这样，歸根結蒂，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

幸运得很，他需要在会上所講的話逐漸地自行組織起來了，差不多一點也未加思索，就像人們吃飯一樣，一面吃一面胃口就好了。在会上要講兩件事。首先是这件工作，它所代表的是些什麼，所準備的又是些什麼？總的來說，就是說出那些能夠推動人們去拒絕工作的那些話。不過，事情還不僅此；還要避免空談理論……隨後，對那些還沒有準備拒絕工作的人，仍須把他們引到那條拒絕工作的路上……對他們說明他們現在是在什麼條件下工作，他們的要求，所謂現時的工資，那少得可笑的運輸津貼，遇險津貼，想想看每小時只有十六個法郎！……這就是他們對你們生命的估價！這也就是他們預計用你們在這兒堆藏的東西來屠殺那幾千人的生命的估價！唉……如此，他們的切身問題與和平問題，兩件事就聯繫起來了……十六個法郎！你們生命的代價，同時也是他們叫你們玩弄死亡的一種不打自招的供詞，……同時，那些美國人，雖然他們比那些法國老闆更壞些，卻不比那些你們已經向他們進行鬥爭的法國老闆更不可戰勝……要說這些，是因為發現許多人還具有在當年德國佔領初期某些人也具有的思想，就是在外國軍隊佔領下，連最低的要求也很少有機會實現，也就是說絕無希望……。啊，只要你們好好團結起來堅持鬥爭到底，美國老闆也會和別的老闆一樣讓步的。為了結束這次講話，在講了上述兩件重要事情之後，還要向他們指出他們現在的工作並不是他們唯一應該作的工作。這樣想是不對的！在一個和平政策下，還有很多別的事可作！……拒絕或反對現在的工作，並不意味着甘心失業。情況正是相反。這種行動可以促進一個必要的轉變，使大家

都能在和乎环境下得到工作。

就是这样。这样说就行了。

第三章

亨利沒有回家

是的，运气真是不好得很。在汽笛拉响了的時候，一切都还進行得非常順利。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聚集到美國酒吧那方面來了。甚至那些猶豫分子，那些胆小怕事的人也離開得不十分远。很顯然，假如一切繼續保持順利的話，他們会走近來的。這時瑪塞尔跑來了。

“依我看，你最好站在这座墻头上，站在营場外面。你可以在鉄絲網外面講話。”

“不过，我那輛‘莫斯科金子’怎麼辦呢？”

瑪塞尔只能从亨利的手勢明白是指他的自行車，他注視了亨利兩次，然後把自行車帶走了……

“我把它放在酒吧後面了，这样你可以离它很近。”

那个哨兵对这一切的進行會不断地注視着，並从崗棚中走了出來；不过这是在大家預料之中的。即使他發出報警信号的話，在這裏的那五六个美國人也不可能阻擋什麼……瑪塞尔這時已爬上墻头，介紹亨利出來講話，亨利開始講起來。当然啦，那些美國人，有黑人也有白人，在听到哨兵呼喚之後都跑了出來。他們高声叫喊着，威脅着。大家滿不在乎，尤其是大家听不懂他們講的什麼，因此更不把他們放在心上。此外，他們是在相当远的地

方叫喊，轉來轉去，很有點像那些心怀恐懼的狗在那裏狂吠……他們在美國一定會聽到過不知什麼關於共產黨人的事！……然而就在这个當口，就像命運在與我們搗蛋一樣，在五十公尺以外的十字路口有一輛保安隊的卡車經過；這是與那些自早晨起便包圍大樓的保安隊換防去的。他們看到那些美國人在那裏叫喊之後，便想到他們在本區內或許有工作可做了。於是前輪一橫，一扳開，停下來了。頃刻間，他們便排成一行站着，槍口朝地，非常高興得到這件意外的工作。

然而亨利却一直講下去，講到不能再講的時候方才停止。不過他所能講的僅僅是極小的一部分……外國軍隊啦，警察啦，他們怎樣地反對工人啦，你們看到了嗎？看呀！這兩種東西既然在一起，好些事情就可以不言而喻了！同志們，是不是？

那些保安隊向前推進了一下。其實他們並不往營場的門口前進，去攻擊在營場的工人們。他們想抓到手的是亨利。他們的行列彎了一下以便切斷他的一切逃走的路，又把他擠向鐵絲網。另一方面，工人們則開始走出來，到達了保安隊的背後。很清楚，假如必要的話，為了援助亨利，他們差不多全體都準備動手的。歸根結蒂，他們並不比其他的工人們來得壞。但是，亨利却已能夠自己脫險了。他的脫險是經過一番困難的。當他去拿自行車的時候，有兩個保安隊已在他之先拿到了車子。幸運的是，在爭奪了一兩次後，亨利立刻放棄了這個主意。也幸虧如此，他才能由槍托堆中鑽了出去。他的耳尖稍微受了點傷。但是等到他跑到舊城的廢墟和小石堆的時候，那些穿着帶釘皮靴、揹着槍枝、防毒箱及其他東西的保安隊便追不上他了！在這兒，亨利跟到了自己家裏一樣。

演說到底是失敗了。並且自行車也被他們拿走了，那個車子

呢！……幸运的是，只是槍声响了一下，並未擊中！他大概是挨了一槍托。而这样，亨利的耳朵已經被撕裂了。虽然出了點血，但並不多；只是有些刺痛，並且痛得很厲害……这是感觸很灵的一个地方。

从下午起，他們便把瑪塞尔解僱了。很明顯，营場裏是佈滿了特务的，这便是他們的一种力量。瑪塞尔是被出賣了。他費了很大的勁才找到亨利，亨利騎着一部借來的自行車，把其餘的廠走了一下。

“我覺得一切進行得非常不順手！”亨利說。

“你去看了大樓裏面的情形嗎？”

“我說的是那些工廠，我要看工廠裏是怎样準備的。大樓那兒，是的，我中午去過。还是那老一套鬼把戲，人們能够出來，但不能進去；不过沒有一个人會中他們的詭計。”

“喂，你在什麼地方吃的飯？”

“還沒吃哩。不过不吃飯並不是頂了不得的……”

事实是今天中午，他回去在大樓四周徘徊張望的時候，他早已餓了。用“徘徊張望”這幾個字來說明他这种情况是十分恰当的，同時也是最難令人忍受的。想一想，就是在自己家門外的四周徘徊張望，裏面住着自己的親人，却不能進去，不能和他們接近，天下有这种事嗎？真是難於相信。人們處在这种境況下，不禁便有一種奇怪的想頭。就是自由不自由，是用不着議論紛紛或仔細思索的。人們腦子裏也不一定會出現這個自由的字眼。不过当你感覺到这种猙獰的憂鬱，这种肉体上的暴躁，这种獸性的反應的時候，這時便說明你已不自由了。徘徊張望，再加飢餓，尤其是这种飢餓的影響真是人們所難意想得到的。

“你可以到我家裏來，”瑪塞爾說，“我家裏還有一塊乾酪。晚上，你預備到哪兒去睡？”

“再說吧……我很希望睡在自己家裏……”

“目前，為了報復他們中午對我們的打擊，假如你願意的話，我有一個妙策可以去對那些小伙子講話而不惹事……他們是坐着卡車回到他們的鄉村去的，我們可以和他們一起坐在車裏，彷彿跟他們一樣是被雇來的……”

“今天不要去，好吧？”

“隨你的便。不過今天是個好機會，趁熱打鐵。你知道，剛才發生的衝突使大家不得不思索一下。”

“那麼，我們去吧。不過，你看我們過的是怎樣的一天啊！”

“不過你應該比現在穿得暖和些，汽車裏風很大。並且晚上還會結冰。”

晚上，亨利一個人從美國卡車把他帶往的那個村莊步行走了回來。在去的路上，儘管車內非常冷，非常嘈雜，他仍能對營場的工人們把事情長長短短地解釋了一番……另外有件事深深地激動了這些工人們，就是有些人在當天早上從我們的報紙上看到波都營裏有三十名士兵由於吃了美國發霉的罐頭食物而中了毒。真是不像話，難道現在工人還必須領“食物危險”的津貼嗎？

從村莊回來後，他曾立刻到保安隊的包圍圈那兒去過，想看看行列間是否有空子可鑽，能否利用黑暗時間混進去。不過一點空子也沒有。一點變化也沒有。於是他開始感到有些疲倦了。然而他到底又回到支隊辦公室看一下示威前的準備工作做得怎樣了，以便心中有數。路易也在那裏，他也是為了示威的事而來的，還有幾個別的同志，其中有狄特祿，他把亨利領到他自己家

裏去睡了。亨利也沒有興趣同路易談勞貝的事。这事本來也不重要，这件事只与他一个人相關，而他自己有一个時期曾經注意这件事，也是因为有了其他的繁雜的事件先入为主，而發生了偏見……他这一天当中精神相当消沉。这与別的人並無什麼不同，大家都有这样情緒低落的日子。幸虧他並不經常如此。平常，對於一切不順利的事情，他会坚强地对付，而現在他却像海綿一样裝得滿滿地，擺脫不掉了。当然，这也因情况有所不同。要能克服这种艰苦的生活可真不容易！……他現在只有一个願望，就是斬断一切，讓腦子休息一下。至於身体，倒还能支持……苦的是，老覺得什麼也未完成，自己應該做的，連一半也沒做到……

這時，縣長由於听了不少關於正在醞釀的示威的報告，改變了自己的計劃，將包圍大樓的保安隊撤回了。這大約是十一點鐘的事。

从這時起，波萊特心裏便在想亨利為什麼不回家來。假若真的他是在忙着保衛他們的話，他應該知道他現在可以回家了。她一直在等着他，為了省电，她坐在黑暗裏等着。除值夜的同志外，大家都睡了。

這時已是早晨一點鐘。

第四章

卡洛塔說：“好像是一個惡夢”

在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下，安得烈雅尼也許會贊許那些保安隊。但是當一個工人和他只隔着一座硬紙板的牆作他的鄰

居，幾乎就像住在一間屋裏一樣的時候，那麼他對這個工人，對所有的工人都曉得很清楚了。他們是多麼粗魯。只要听听他們講的話就知道了。他們酗酒，喝完就……這樣的人還能算人嗎？不用說，他們當然都是共產黨員了……他們自己染上這些毛病，還不算，他們還不許別人和他們兩樣，他們要人人都蒙受這種恥辱。他們希望把一切都平等化起來，使每個人都降低到他們的水平！……

然而，在前天，當這些工人們住進這所空的大樓的時候，安得烈雅尼曾十分躊躇過。就是那種問題，自尊心……一方面是追隨這些自己所輕視的人搬家，另一方面是仍住在這個不見陽光的破棚子裏，像個土撥鼠一樣？假如也搬過去，自尊心又該怎麼說呢？

“我們先去看看再說吧！”卡洛塔說。

他一直堅持到晚上，自己提出的理由越來越站不住了。他最後的理由是，天氣已經很快地就要黑了，時間已經晚了，當然囉，如果他們早一些通知我們，情形就兩樣了。……但是，這些工人對我們，對一切不是他們一夥的人是會不理睬的。

不過，安得烈雅尼夫婦一夜誰也沒有闔眼。在半睡不睡狀態中，安得烈雅尼很快地後悔起來，他後悔沒有作出決定，哪怕是當晚作也好。甚至假如在當天晚上決定搬去也還有些好處。這樣可以避免向大家暴露自己寒酸的傢具及家中所剩下的一些什物。因為，真的他們是吃盡當光家徒四壁了。

“你知道，住處是很重要的，”卡洛塔說，“你一定還記得我們的別墅，即使那時我們並不比現在有錢，但生活却完全會是另外一種樣子！”

在她能小睡一會兒的時候，她一定已經夢到她搬去了……

然而第二天他們的勇氣却消失了不少。即使沒有保安隊的包圍，也很难肯定他們能決然有所作為，去實現自己夜來的夢想。然而，保安隊的干涉，在他們眼中看來，却給了他們掩蓋自己懦怯的藉口；是啊，是保安隊妨礙了他們的計劃呀……

就在这當兒，時間還很早，朗拜爾和他太太情緒非常波動地到他們這裏來了。

“安得烈雅尼，你相信不相信當局會來找我們麻煩？”

“憑什麼？”

“那就是護房委員會呀，當局是要叫這個委員會負責任的。然後我們便會看見憲兵前來的……”

“你真的這樣相信嗎，愛爾奈斯特？”

“朗拜爾，你說話簡直像個小孩子！”

然而，却真是這樣，安得烈雅尼和朗拜爾是護房委員會的成員，無論怎樣說，簽了字便須負責任……

“至於我，”愛爾奈斯特繼續說，“我是不贊成這種用暴力的方式的。這不成為自衛，而是攻擊，這會惹出事來的。”

其實，他所特別畏懼的，除了那些憲兵以外，便是這個寶貝護房委員會對保衛他們現在所住的房子，已不會再起多大作用，因為工人們都已經搬到大樓裏去了。

“我，我並不討厭那種方式。的確，那裏可以住一些人。而且，老百姓住在裏面要比讓美國人住好多了！不幸的是，這一切並不是由上而下組織起來的，而是那些壞蛋在那裏發號施令。不幸的就是這個！本來是一件好事，但由他們自己搞便混亂起來，毫無秩序，營私不用說，誰力量大誰好處就多，而我們……”

他一面說，一面指着他們身後的破棚子。

“壞蛋，不錯，”萊阿想起了吉東，這樣說，“但也不可把他們一

概而論。”

因此，今天晚上安得烈雅尼竟能跑去找亨利談話，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過去並不認識這位亨利·勒羅阿，當然也不知道他在搞政治，並且還在共產黨內擔任一些工作。一個鐘點以前，他曾看到有一部汽車停在五十公尺以外的路上，把車燈熄了，一個人步行走了過來；離開很近的時候，他才認出這是個警察局長，他心裏就馬上想到下列幾個問題：“這是什麼把戲？”“這是來找我的嗎？是為護房委員會嗎？……”他的心跳得非常厲害。一股凜冽的寒流貫穿了他衰老的兩腿。他暗暗地在裏面喊：“卡洛塔！”

但是，警察局長敲的却是鄰居的門。

“卡洛塔，你想是什麼事？”安得烈雅尼低聲問，“會是因為那件事嗎？”

卡洛塔做了一個手勢叫他到牆板旁邊去聽。老實說，偷聽一次別人的談話並不能算犯罪，況且警察絕不會是為私事而來的，其中不應該有什麼秘密。此外，這一定也與我們有關。幸運的是大家還未開燈，不然他們在那邊會穿過紙糊的牆壁的縫隙看到我們影子的動靜。現在，情況却完全相反，一種模糊的光線，由鄰居的屋子滲透過來，照見了安得烈雅尼和卡洛塔；他們把耳朵緊貼在紙壁上，臉對臉，眼對眼，互相凝視。

但是，並不是那麼回事，完全不是。然而他們却繼續聽了下去：因為他們已經聽開了頭，便不敢忽略以後的情節。隔壁的那些人忽然把聲音壓得很低，以致安得烈雅尼夫婦對每字每句不能聽得很清楚，但對全部的意思，却差不多都能猜到。

“在你們營場裏有不少人……想做些反對美國人的事……是嗎？”

“為什麼？”

“我在問你……”

“不止一個……也許他們是有這種想法，但是……”

“誰？”

“啊，又來了？在他們沒有做出什麼事以前，你不能讓他們平平安安過他們的日子嗎？”

“我要是喜歡那樣做呢？我還願意給他們幫幫忙……”

“幫什麼忙？”

“你今天注意到沒有……人們已開始在離大樓很近的地方堆了一大堆木箱和汽油桶，就在那當中，就在他們所佔住的那裏……。這種工作明天還要繼續下去。但是，假使能有一个人願意使它爆炸起來……我可以把他應得的報酬交給你……”

“啊，這個，這太過分了！越往下做，你的要求越多……我有點膩了！而且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安得烈雅尼對這些是一點也不懂。這個警察局長，竟會反對美國人嗎！他竟會憎恨他們到這種程度嗎！……

“這個太過分了，那不行。”德官又說，“大樓離得那麼近，就是說……而且也許那些人……”

對這句話，沒有聽到警察局長的回答。

“總之，你未免太誇大其辭了！……”德官老婆說。

“你住嘴吧！”

警察局長一直不響。這時，人們聽到的是紙片輕微的窸窣聲。安得烈雅尼突然覺得好像連自己的心臟都衰老了。它是跳得這樣厲害，就像發生了障礙，就像一時一時地停息了……

“你把這張字據退還給我嗎？”德官突然問道，聲音完全變了。

“也許，以後……”

“你們这些人太坏了！”那个女人說。

“你，不許你說！”

这一次是警察局長不許她說話。

“假如我早知道如此的話……我絕不会把这張字据交給你的。我倒情願坐滿了我那兩個月的牢。”

“这一次，我可以把它还給你……那麼，你說吧，究竟誰能去？”

“柔柔，”德官低声說，好像不由自己的样子。

“就是那个把釘子釘在木板上的傢伙嗎？”

“是的。”

“他是党裏的人嗎？”

“不是。”

“你找不出别的党裏的人了嗎？……”

“別的人……恐怕不肯幹。”

人們听到那个女人發出一种奇怪的笑声，也許是在那裏嘲笑他們……

“不过柔柔，”德官繼續說，“其实是一样的……他父親是党裏面的人……而他自己，也被大家看做是党裏的人。”

“假如事後把他逮捕了……有把握使他說出……是受勒罗阿指示的嗎？”

“你說亨利嗎？”

“是的。我正是說勒罗阿。”

“啊！你太可惡了！你的手段太毒辣了。但是我不相信你能夠在柔柔方面得到那样的口供……”

“那麼，我要你跟他一塊兒去做……你不是不久以前还是黨員嗎？……”

“啊，去你的吧！我情願答应你任何別的要求也不能答应这

件事。我真够了！”

“事成之後，我保證將字据还給你。”

“誰能給我證明這一點呢？”

“我可以先給你一筆錢做担保……”

“那就是說事成之後……我還要同柔柔一起被逮捕起來，以後呢？”

“對於你們，總可以想辦法的……我所注意的是勒羅阿。假如他現在是在某地方有工作……那末我們可以先把他解僱，看看反應。但他是個失業者，這便不可能再從他身上奪去什麼……現在是他指揮一切，組織了這個大樓事件。昨天……他還在所有工廠內發動了工人……甚至在營場內，在美國人的面前，他也悍然不顧！人們把他們的自行車扣留了……他竟然敢派人來對我們說，假如不還給他的話，他要提出控告！當然啦，……我把車子還給了他。我對他派來的人說：‘你看到吧，一切都好辦。假如有什麼事情的話，就可以像這樣地來找我……你要知道，我得顧住我的職業。但是……我並不反對你們的思想。’於是他握了一握我的手。啊，這些事情……不幸的是，他們人數太多了，因為……假如捉住一個，還有別個，實在太多了，否則早把他們捉光了……好，你同意了？明天晚上……全靠你了，哼，對嗎？你都懂了嗎？我把你要用的東西都給你送來……你知道怎麼用嗎？”

“當然咯……在抗戰期間，誰不搞這一套……完了嗎，以後怎麼樣？……你答應還我字据？……唔？”

警察局長走了，連再見也沒說。

“是啊！抗戰！……”這位德官又高聲地對他太太說，“這種時期哪裏去了？像橋底下的流水一樣早已經流過去了！而我竟變成了這樣一個無賴……哎？你覺得怎麼樣？”

“你真的去做嗎？”

“不知道。這是很危險的！……不過假如我不去做又怎麼辦呢？”

“你早不去管這些事就好了！……”

這個抱怨，引起了他的憤怒，他將她打了。於是又一切又重新開始。他把自己的憤怒，也許自己的恥辱都發洩在她身上。以前，孩子們在這種時候就要哭了，現在呢，他們雖然一定還醒着，卻是聽不見他們的声音。他們不敢再哭了……

這以後沒有什麼有趣的可听了。不幸的是，也用不着再把耳朵貼在牆上就可以听到他們了。一個男人打一個女人，即使毆打的對象是這樣的一個女人，雖然在他們已經成了一種習慣，但安得烈雅尼每次聽見都難自抑止，想把耳朵堵起來；這種暴行可以使他發狂！假如他還是年輕力壯的話，在這種時刻，他會把這一類的人殺掉……雖然那被打的是這樣一個女人。

在整個竊聽的過程中，可以說他与卡洛塔兩人的目光在模糊的陰影中就沒有彼此離開過。現在，他們都立直了，手拉着手，因為他們開頭不敢講話，也許不知道講些什麼好。最後他低聲地說：

“這些事情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置之不理……”

這是一個人的自尊心問題……他並不認識這個亨利，不過他對德官的認識足夠使他对亨利的不好想法開始有些轉變。假如說工人並不是人人一樣的話，這個亨利也許是另外一類中的一個。但是從有這種思想起進而至於去通知亨利，那還有一些距離。

“這簡直像個噩夢，”卡洛塔說，“這或許會害死不少人。只要一把火就夠了！我們實在不能……”

最後，也許仍是那種要離開這個破棚子的希望才把事情決定

了。从早晨起，自从他們知道了保安隊業已撤走之後，他們的猶豫便越來越找不到藉口了。他們最後的根据是：这一定会引起一些麻煩。由保安隊開始的麻煩明天或後天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繼續下去。也許是警察，法院，也可能是罰金，假如不更厲害的話……晚年还遭受这些恥辱！还有，傍晚時的示威，这幾百个人，的確，至少經歷一小時之久聚集在這裏的幾百个人，这也是一种徵象，說明这一切有發展成为重大事件的危險，会帶來嚴重的後果。而我們去自投羅網嗎？……而且在那邊必須付較貴的房租……用什麼來付呢？……自己已实在是山窮水尽了……不过，去打聽一下是不費多大事的。这样的话，在整整一天当中，他們翻來覆去地彼此講了十遍，二十遍，把它当做一种意見，但又不能決定去採納它。此外，向誰去打聽呢？現在他們知道應該去找亨利·勒羅阿了。对这个亨利·勒羅阿，為保持自己的人格也是不能不去幫他一个忙的，是不能不去阻止这个難於令人相信……的瘋狂行為的，現在為時也許不太晚！昨天說那些話的人並不是瘋子，至少有一个不會是瘋子，那就是那個警察局長……

第五章

另外一个世界

“請問勒羅阿先生，亨利·勒羅阿住在這裏嗎？”

“先生，這裏過去第三個門就是……那裏，你看到嗎？不對，不是這個，等一等！……是這個……”

孩子們都睡了，只有亨利和波萊特在那裏。房子裏很溫暖，在這兒，只要一點點煤便能把屋子燒暖。牆能保持溫度，窗子關得很嚴，一點兒不透風。波萊特在織毛活。亨利在工作。他的習慣是把一切要讀的東西同時都攤開在面前，又是“共產主義手冊”，又是“人道報”，又是“新法蘭西”。他總把“新法蘭西”雜誌放在正當中，一讀那個雜誌立刻就抓住了大綱。假如需要查考細節的話，他便去翻閱已經閱讀過的“人道報”。他通常把“人道報”保存十五天到三個禮拜，一直等到波萊特說“你這些玩藝兒真礙我的事”，他才把主要內容剪下來，把剩下的報紙十分遺憾地交給她去生火。與此相反，倘要深入鑽研一個問題的話，他使用他自己想出來的方法去查考“共產主義手冊”；亨利所建立的制度是把每期的目錄表都撕下來理好放在一個夾子裏，這樣對一個問題，在一分鐘內他便可以找到五篇或六篇標着期數、頁數的材料。這個方法和東翻西弄把所有問題都混在一起的方法簡直不能相提並論。當一個人能這樣閱讀一個鐘頭時，便會感覺到有很大的進步。此外他還有已經出版的兩卷多列士全集、“人民的兒子”^①、“聯共（布）黨史”、“列寧主義問題”、還有他兩年前在聯合黨校學習時所買的上下兩卷的“列寧文選”。這兩卷選集看起來好像很貴……實際上，這是在莫斯科出版的，而在那裏，這點錢簡直不算什麼。但書價雖便宜，裝璜却很華麗，仍能為書架增色不少……這些書當中大部份雖然只是些粗邊紙面書，但看起來卻很有圖書館的神氣了；亨利對這些書也非常愛護。這也許因為這些書的紙張及油墨是從那邊來的，亨利每次拿起來時便要撫摸一番。每次打開一頁，也要輕輕地把它再撫摸一下，不叫它發生折痕……而且，

① 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的自傳。

好像这些紙就是为这种目的而特製的，只要拿手在上面摸一摸，讀者便會有一種已經學到很多東西的印象。

最使人感到興奮的就是人們在白天常常遇到困難。這種困難呢，人們越奮鬥便來得越多：人們常常被一個問題難住，不能再行前進；會因為不能答覆別人的問題感到難過；會顯出勇氣不夠窘迫的樣子，會在作決定的時候表現懦弱；實際上這一切都是因為對於正確的做法缺乏把握。在這些情況下，假如晚上有一點工夫，人們就會對已經替自己解決了許多問題的理論或老師，如同挑戰一樣向他們要答案，“這一個問題，你們也曾解釋過嗎？”這些在晚上探索的道路——有時是很曲折的——從“新法蘭西”或“人道報”開始，一直找到所需要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或在國內方面的多列士的言論，心情是何等的激動；在這些言論中，一切問題就變得像晝與夜，風與雨一樣的明白和清楚，使你覺得平時一直也是這樣想過，但只是在思想中缺乏應有的次序與層次；這種情況與下述情形非常相似：就是同樣一堆碎石可以成為建築房子的材料，也可以永遠是一堆殘餘的廢墟，一座房子與一堆瓦礫之間的區別是很大的……亨利當自己發現了一些新的事物，當他突破了內在敵人的一個弱點的時候——這個敵人是被動的，毫無生氣的；對它來說，懶惰與無知就是它的勝利——他每次都止不住要向在他身旁的人說：“啊！這個，這太奇妙了！”他很清楚地知道波萊特將會簡單地回答：“什麼？”或微笑着說：“又是什麼？”她一面問一面把織毛線的針收拾起來放在膝蓋上。亨利就說：“就是這樣，你聽吧……”他自己感覺到只有在給她解釋的時候自己才了解的更為透徹。當他解釋完了，幾乎每次她總又有問題提出來問：“不過，假如舉例來說呢？……”在他呢，他如能回答，他便回答，如不能回答，他便說：

“这个，我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世界上只有在她面前，他可以毫不羞愧地說这种話。有時他也会接着說：“假如你肯晚睡半个小时，我可以研究一下……你不觉得我們这样在一起很好嗎？”或者說：“不过为什麼你自己不去研究，倒要我一个人去这样做呢？”这时，時常是，为了求得他的原諒，她便去吻他。“你知道，我，我得照管家务，照顧吃飯，照管孩子，尤其照管孩子！……”

然而，有天晚上，从她对他的那种温柔的态度中，他看出她想出其不意地要叫他吃驚一下。一等孩子剛剛睡下，她便臉上若無其事地，甚至並未停止她的編織毛活就問道：“你对那些民意党人是怎样看法呢？”他不禁突然大笑起來。他这一笑实在不好，因为这使她感到窘迫了。於是为了補救起見，他立刻補說：“我的老天，你真博学！这一切你从哪兒找到的？”她不肯答覆，因为她以为他还在譏笑她。他笑着又說：“不过說起來，还是你的錯。为什麼你提这个难题來捉弄我？”在他不在家的時候，她已在開始讀“联共(布)党史”……她讀得还不多……只讀了第一章的七頁。但他應該用笑來打断她的熱情嗎！他趕緊接着說：“你知道，人們應該記住的並不是这样的細節，而是那些大的原則，記那些人們每天需要应用的原則。也許你沒有从適當的地方開始，你應該从一些比較簡單的东西着手。”其实她並未向他說，就是讀过的这七頁已經使她了解並記住了不少大的問題，而現在不过是僅僅为了開玩笑，去捉弄他一下，她才記住了这个無論如何都使她作夢的奇怪的字眼……他又說：“假如你停留在細節上的話！……”的確，他並不知道民意党人是怎麼回事；因为他已經記不得了……她又恢復了織毛活。他繼續工作下去。她真想大哭一場。互相心愛的人們真不知道有時只要做出很小的事，就可以使对方的人感

覺痛苦的……

今天，他們夫婦之間比往常更覺得有一種溫暖氣氛。從昨天早晨的衝撞的言語，那天晚上她的眼淚，所剩下來的只是彼此間的一種不安情緒，這種不安情緒必須克服掉，必須兩個人共同去克服它，必須把它從兩個人中間攆走，以便兩個人比以前更為相親相愛。在那個悠長的一天和一夜裏，他們初次發現了一個空虛的、可怕的深淵；就是那個他們自以為最堅固的東西——他們的愛情會有突然下陷的可能。有什麼事不對頭呢？是這種貧困嗎？是這種艱難困苦的生活嗎？是這種無休止的鬥爭嗎？但是，當人們必須努力阻止整個世界下陷，如同阻止自己的愛情下陷一般的時候，誰又能喘息呢？自己的愛情與整個世界，又怎能夠只拯救其一而不顧及其他呢？再沒有當他在她旁邊工作的這個時候更使他們接近了。當他向她解釋何以那天他必須外出，何以他沒有回家時，他們緊緊地擁抱着；這次她又靠在他身上哭起來，不過這次的眼淚卻與上次不同了。現在，在這愛情的第一次波折之後，他們之間充滿了無言的溫情，這種沉默包含着任何言語都無法表達的情感，這是對那種殘存的小小不安情緒的反擊；這個小小不安的情緒就像一個利針一樣，它會推動愛情也起來奮鬥。亨利工作着。她等着，等那個時候，到時候他會說：“啊！你聽，這太神妙了！”

更神妙的是安得烈雅尼的驚訝。當他的皮鞋的後跟在走廊裏發出清脆的響聲的時候，他腦子裏還只在想着卡洛塔。而在那裏，這種室內的溫暖，這個明亮而整齊的小廚房，這個從火爐邊站起身來的清潔利落的年輕婦女，她手裏還織着粉紅色的毛活……特別是這個男人，這個失業者——警察局長說他是失業

者——他現在正跟小学生一样在那裏學習，他放下筆，也站了起來……還有那些堆滿了書籍與文件的書架子……這一切都是出乎安得烈雅尼意料之外的！……

“安得烈雅尼先生，請坐……”

這對夫妻是認識他的。他們連那些不認識他們的人也認識。我們，說實在的，我們和一般人不一樣，我們很少與外人來往，我們是像野人一樣關在我們的洞裏過日子。

安得烈雅尼所最關心的是房子問題。因此他準備先從另外一件事情談起。不過……

“大家都在那裏問：安得烈雅尼先生為什麼不同我們一起搬來呢？我們正要向你去建議……”

“我今天來這裏並不完全是為了這個，不過也是為了這個。”

“安得烈雅尼先生，喝點兒咖啡好嗎？”

他不敢說不喝。其實他一月當中也不見得喝一次咖啡，特別是晚上。今天晚上又只好一夜不閉眼了。可是這些報紙、這些打開的書，說老實話，都逼得他只好答應下來。然而他看到的報却是“人道報”。這樣他們就真如自己所預料的，是共產黨員了，……在別的情況下，安得烈雅尼會用稍帶不安的輕視去對待這件事的。然而在這裏，他一點不覺得自己比這些人高出多少……他不是到這裏來判斷他們的。況且，他是在人家家裏，人家正在招待他。這些人確實有一個“家”，一個名符其實的家。尤其是，這個青年，他的目光，他的臉龐，都一眼可以看到底，沒有一點隱藏躲閃的地方，就同清水一樣明澈。這種一刻也不避開你，老對着你看的目光，你頭一眼望去，便會感覺這個同你打交道的人一點也不比你低微，在任何方面也不比你低微……你會很驚訝地去注視他，去注視他們夫婦二人。她也是如此……這使他有點不知所措了。他

們所想的，所做的可能是不正確的，不過從這一次的接觸中，從這種毫不欺人的接觸中，你會感覺到，關於他們為什麼這樣想和為什麼要這樣做的問題，他們自己比你清楚得多。不，你不敢對他們加以判斷。你是面臨着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的一切都會使你驚訝不止。在他們面前，你會顯得怯懦；你只能讓他們先說話。安得烈雅尼很久以來沒有用這樣好奇的心情去傾聽和注視着一個人……他好像又即刻自己埋怨自己的樣子說：

“你知道，我在護房委員會裏簽過名的……”

為討好這個人，使他對自己發生好感，甚至為此而撒謊，這種誘惑是從哪裏來的呢？……他知道得很清楚，在那種情況下自己所簽的名又能算得什麼？但他現在這樣做了，是有一點因為不知道怎樣辦才好。真的，他毫不覺得自己比這些人高明多少。他們好像有一種尊嚴，令人望而起敬……

“關於房子問題，”亨利說，“還有空的地方可住。一切都是很公平地分配的。還有，你知道你從房子裏可以看到海。真的，可以看到海！……尤其在夏天。安得烈雅尼先生，你太太是對的……那些麻煩嗎？為這個事是值得冒一下險的。房租嗎？我們大概是不付的。他們是不會來收房租的，因為這會使我們的佔住合法化。你知道我們這裏很熱鬧……比方說你喜歡孩子的話……”

“我們一生中生活太不好，還不曾有過孩子。不過，我太太對孩子非常好……”

“想想看，最妙的是我們在地窖裏找到了三個澡盆和一些淋浴用的管子，都是很完美的！我們又找到了浴室的所在。你認識不認識吉東？……”

“認識，當然啦，”安得烈雅尼答說，一面心裏嘀咕：吉東知道我最初是拒絕參加護房委員會的，我剛才何必要滑頭，說自己

为護房委员会簽了名……”

“不錯，吉东和一个鉗工同志在这幾天就会把这一切安裝起來。他甚至还說他能裝一个燒水爐。一个燒水爐，你想想看……”

“好，我去同我太太商量一下，也許我們就会決定……”

“假如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帮你搬家。尤其是那些女人們，当她們在一起的時候，買東西的事你真不用耽心，她們一定能互相帮忙的……”

第 六 章

安得烈雅尼的恐懼

另外一件事就更嚴重了。安得烈雅尼从亨利的眼中看到閃過一陣懷疑的目光……但是，有什麼理由可以不相信这个看來很誠懇的老人呢？这个老人是这样誠懇，在他說的兩句話中一定有一句是問話。他对自己所叙述的一切連一半也沒懂。“这必須有做坏事的决心才能如此！”他說，“否則無从解釋。”

“那个字据嗎？……”亨利解釋着說……“大概他有一天做了些坏事。他們假裝不追問这件事，却讓他簽了一張認罪書。这是特务們的經典手段。这样一來，他們便把他控制住了……他們对他可以隨心所欲，想要他幹什麼，他就得去幹什麼，同時他越做得多，他們便越把他捏得緊，而他陷得也愈深……”

“你不知道他已經墮落到什麼地步！他还能陷得更深嗎？他常常打老婆，大家去听听看吧！”

亨利与波莱特不禁相互注視了一下。他們夫婦間的事，安得

烈雅尼一點也猜不着，不过他很清楚地覺得從德官的破棚子來到這兒，就像跳到地球的另一端一樣。當咖啡在熱着的時候，波萊特重又坐到爐子旁邊。她用和卡洛塔同樣的動作在織着毛活，這是很奇怪的，並且也像卡洛塔一樣在編織的時候並不看手中的針。她常常注視的却是自己的丈夫。他很難設想這一對夫婦能互相毆打；假如有一天，哪怕是僅僅一天，他衝撞了她或對她像那一個整天咒罵自己妻子的一樣稍微有些謾罵的話，她便不會有現在的眼睛，不會有現在的看法了。毆打在身上所留下的痕跡，假如有一處是永遠不會消失的話，這處地方便是眼睛。而眼睛裏所能留下的還不僅僅是毆打的痕跡。在這一瞬間，亨利與波萊特所具有的共同思想，很明顯地是遠遠超過這一點的。對他們來說，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對安得烈雅尼來說，這仍舊是一個問題。

“我看不出他們這個陰謀的目的是什麼……？”

很明顯，這個……正如他自己所說，他叫不上名字的東西，是超出他理解能力的範圍的。他是被紛擾得坐立不安了，他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他對亨利的如此鎮靜感到驚訝，他幾乎有點憤怒。他怕人們行動得太慢。

“為的是什麼目的嗎？要想阻止它，便應該先好好把底細摸清楚，安得烈雅尼先生。我們有的是辦法來阻止的，不過打的時候要打得準才好。請你想一想，他們是可以從這裏面獲得很多的好處的……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像你所想像的那樣，是為了反對美國人。這又能使美國人損失多少呢？一點點汽油和物資吧！假如他們所準備的戰爭一旦爆發的話，僅僅一次飛機空襲所用的汽油或許比這還要多些，別的還不計算在內。你相信不相信？但是他們所能得到的呢？首先就像你已經說了的：這個陰謀不僅是反對我，還反對我們，反對黨，他們會把我們說成是不擇手段十惡不

赦的匪徒……況且現在正是無數的人開始了解我們並與我們團結一起去反對戰爭，反對美國佔領，反對重新武裝西德的時候，這樣去做……你懂了嗎？此外，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所有住在營場附近的人對這一切所帶來的危險都已經感到不安……在這次陰謀成功之後，人們的腦子裏更會認為危險不只是會從美國人所送來的箱子和油桶裏發出來，而且還會從共產黨人可能進行的破壞活動裏發出來。這樣他們便把造成人們不安情緒的目標轉移到我們身上來。假如將來有一天災難發生了，美國人老早便這樣事前卸去責任了。還該注意這種行動不僅使他們在這一個地方佔便宜，凡是有堆存美國軍火的營場，他們不會不為了同樣的目的竭力去利用這個事件。最後，他們為什麼要在這個最靠近大樓的地方進行爆炸呢？他們是希望利用人們對危險的恐懼去獲得昨天用保安隊所未能得到的東西。你看到剛才的示威沒有？想想看假如陰謀成功的話，那將是怎樣的情景？那個警察局長所答應送給他的大概是炸藥，因為德官曾提到抗戰。那個大樓將會受到震撼。至少大樓後面的玻璃窗將全部震落。光是爆炸聲就夠嚇人了！……於是這裏的人會有一半情願搬回自己的破棚子，而不願長期在這裏冒這種危險，這，這不是一個示威所能阻止得了的。人們自己便會把自己驅逐出去。你懂得嗎？”

他並不完全懂，離全懂的程度還遠着呢。要了解這些問題，必須先對一大堆事物，如美國人、黨、戰爭、警察等等具備與亨利有點相近的思想，也就是亨利整個理論的出發點。恰恰相反，許多問題都是安得烈雅尼過去一點沒有想到的，而且離想到還遠得很。像他那樣地隱居着，像他那樣地生活着……一切都會使他驚訝的……還有這個愛說話的人，又好像在演講——在只有兩個人的場合中，實在顯得有點滑稽可笑——又好像在高聲地思索。

安得烈雅尼一直便停留在他原來那個不堅決的決定中，充滿猶豫、退却與近乎惶恐的不安。在他腦海中，他僅知道現在所醞釀着的是一件壞的行為，是件罪惡。為了反對誰？又為了誰？不論如何，它的本身便是罪惡。不論是為了反對這個男人，反對這個女人，反對這些他看到的、並可能開始在他們身上已發現不少優點的人，也不能減輕這個罪惡。因此應該去阻止它。是的，就是這樣了。為這件事我已盡了我的力量。而這個勒羅阿為什麼要這樣歪身向着我，這樣用力地注視我的眼睛的深處，一邊又在沉思探索，好像要對我說一件重要的事情一樣？

“你知道，先生，我過去並不認識你，不過……不過現在你所做的也許是你平生最美好最崇高事物中的一件！”

他顯出真的受到了感動的樣子。從他那兒來的這種恭維，應當如何估價呢？就亨利來說，這種恭維話顯然是分量很重。而在安得烈雅尼方面，他却想到這種恭維話，最好是記在自己心裏，不要對人說，頂多講給卡洛塔一個人聽。想想，這種恭維話是從一個共產黨員那兒來的！……不過，記在心裏，他是會記住的。他說過崇高，這是你平生最崇高事物中的一件。好在勒羅阿已經改變了話題：

“你知道，很久以來我們便在等待着這一類的把戲。我們倒想到了他們要在港口方面對我們開玩笑。不過我們都是經常警惕的……”

亨利一直在講“我們”，但是安得烈雅尼一直沒能正確地了解究竟這個“我們”指的是誰。他一直有一種願望，就是自己也包括在這個“我們”之內……

“請看。”

亨利從報紙下面拿出一個紙夾，紙夾裏面有一份貼在一張紙

上的剪報。“这是从‘每日新聞’^①上剪下來的。那些句子非常醜惡刺眼！

“在苏联与美國之間的戰爭中，人們的血將第一次大量地流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港口的鹹水裏，我們要設法从这些港口运送武器、彈藥、坦克及軍用飛機去支援自由的歐洲。”

安得烈雅尼如要充分估量出這幾句話的重要性，他也必須先理解一百个自己也許一直未接觸过的問題。他只从这些話裏看出一种可怕的、冷酷的警告……事实上，当亨利与他兩個人談話的時候，一直有一座牆橫隔在他們的当中，这座牆，他們兩個誰也不覺得。要使这一个人所說的話不被那一个人誤解成別的意思，或有時竟理解成为語意的反面，似乎一切都須从头学起。要从头学起的話，那麼他們的學生也許还不够。然而……

然而安得烈雅尼从桌子上拿起了一份報紙，这主要是替波萊特騰地方，因为她拿着套在一起的三个杯子和糖罐來了，正不知往哪兒放……

“就是从這裏找到这一段的……这是幾個月前的事。平常我沒有剪報的習慣，我把每一期的報都保留下來。你知道，每三个月便有一份內容目錄。不过这一段，我時常需要用，於是我把它剪下來了。”

一開始的時候是由於禮貌的關係，安得烈雅尼才看了一下他手中的報紙。这样編排的報紙他從來不曾看過，很快他就以好奇的心情去翻閱它了。並不是想看它的內容，而是想仔細看看它是怎样編排的。这个內容目錄，这些統計表，寫在方格中的轉載文字，这些數字，圖表，問題及答案，这一切都說明了这不是一份

① 美國的一家反動報紙。

平常的報紙；人們感覺到它是鄭重其事地為便利研究之用而出版的。在政治方面最使安得烈雅尼討厭的，就是他以輕蔑口吻稱之為宣傳的東西；是的，就是那種對別人頭腦的灌注，就是一些報章雜誌慣用自己的尖銳意見去切斷別人的思考、去阻止別人運用自己頭腦的那種方式。但是這份報紙，你只要看一看，即使用一種懷疑的目光，你也感覺它只是供給你一些材料，好像它對讀者說：“你自己判斷吧”，這與安得烈雅尼所想像的，尤其關於黨一方面的正相反……

“你對它還有興趣吧？”

“啊，我，你知道！我從不看報！不過……你就是用這個去準備你的演講嗎？”

“不光用這個……”亨利親切地笑着說……“你知道，我們並不這樣地時常演講。”

的確，有些人一直在想我們的主要工作便是演講。

“……從這裏學習學習，也要從那上面學習學習。”

完全迷惑了的安得烈雅尼注視着那些“共產黨員手冊”，那些書籍……

“一個人沒有理論的指導是不能把實際工作做好的。”

說完之後，亨利又立刻後悔起來，不應該又一次隨便地說出一句現成的公式的話；不過安得烈雅尼却是第一次聽見這樣說法。這時亨利這個失業者正把書闔上並整理着文件以免咖啡濺上去，安得烈雅尼突然對他說：

“你與別的人不一樣……那末，這裏面所有的東西你都要學習？”

有個“新”字很快地在他頭腦中閃現，不過這僅是由於他剛從那一張報的名稱上看到一個“新”字的緣故。這個字一直在他舌尖

上，但他沒有說出來，因為誰又敢把這個字適用到人身上呢？

“主要的我是在學習思考。這些報紙就是為了這種目的而出版的。不是我和別人不一樣，而是我們的黨與其他的黨不同。”

“不管你怎麼說，太太，你燒的咖啡，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用從那裏面學來的辦法去煮的，不過它的味道，實在是非常之好！……”

他停了一秒鐘，笑聲中斷了一下，一副皺臉很和氣，但顯得有些窘，不知道是否應該稱呼“太太”。

“然而，我們是數着粒子煮的，不能多放。”

“我太太也是這樣的，我很清楚。”

其實，他稱呼她“太太”是完全可以的。他家裏那個女人和她一比真是相形見拙了……這時她把門，大概是臥室的門，推開一半，向裏面看了一下。他已經站起身來準備回去，他問道：

“這是你的孩子們嗎？”

“是的，”她用非常低的声音說，“你看他們睡得像石頭一樣，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我送你一段路，”亨利說，“這個角落裏路燈最少，路上還有不少坑洞可以把人的腿摔斷……”

“不過你，你也應該小心！……”波萊特對她的丈夫說。

當安得烈雅尼在這個寒冷的夜裏一句話也不說——免得吸入冷氣——在亨利身旁走着的時候，他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走出大樓時，他問道：

“假如他們完全圍上鐵絲網，你們怎樣出入呢？”

“到那時再看吧，”亨利簡單地答覆說。

亨利答覆得這樣簡短，以致安得烈雅尼產生了一種印象，以

为是亨利想避免說話。他心裏在想，在深夜裏，在这个人身旁，也許危險並不僅僅在那些摔斷人腿的窟窿裏。他太太說的“應該小心”究竟是什麼意思？安得烈雅尼向四周張望了一下……假如沒有四周那一圈路灯和那些灯火通明的大樓的窗子的話，這裏的夜將是非常黑的……从大樓的窗口，人們的大得出奇的黑影远远地投射到营場的地上，这些人以为是在自己家裏沒有人看得見，他們總是在那裏指手画脚，而隨着他們的動作，整个夜景也顫動起來，就像暴風雨尚未过去一样，而風却早在一个鐘头以前幾乎被嚴寒凍僵，突然停了。他不愛听那隻舊挖泥船像數念珠一样不停地將一串鉄斗轉動，發出刺耳的呻吟声。在平常，当他和卡洛塔在一起的時候，天一黑他便躲在家裏不再出來了。這句話：“你應該小心”……情況是很清楚的：这个亨利，人們为了陷害他會不擇手段地進行陰謀，今夜却是赤手空拳地走着，不用說，圍繞着他，圍繞着我們的威脅不是來自窟窿，而是來自其他方面的……

当走到了大街，可以看得稍稍清楚在哪兒落脚的時候，他說：“現在，再見了，安得烈雅尼先生……”安得烈雅尼不加思索即刻答道：

“你一个人回去？难道你不知道他們多麼憎恨你，你冒的什麼險嗎？”

“不要誇大其辭！”亨利說，老安得烈雅尼这种不安的情緒也許使亨利在微笑。

“現在我認識路了，我可以一个人重新走回來。我來送你回去吧。”

亨利差一點叫出：“这太荒唐了。”这是怎麼回事？我送他回去，他又送我回來。為什麼要整夜这样送來送去？假如有情況發

生的話，他會站都站不穩，又能起什麼作用呢？唉，要他这样的人來做保鏢，算了吧！……但亨利却控制住了自己，連微笑的意思都沒有，只是很謹慎地說：

“安得烈雅尼先生，你知道這並不遠……”

“我並不是在徵求你的同意！”

這句話完全出乎亨利意料之外。也許由於黑夜的關係，安得烈雅尼看不清這個比自己高出三個頭的青年人的臉上的表情；是的，黑夜使他恢復了以前的自尊心，使他恢復了他過去所具有的堅強的聲調；他重又拿出了他過去在“他的”旅館裏向自己手下人發出的那種不容討論的命令的語氣。

“不過我們要走得快點，我開始覺得有點冷了！”

但是當亨利走進了大樓的拱廊，還不知如何告別才好的時候——因為，說“謝謝”還有什麼意義呢？——他們已經握了手，鐵門也重新關上了。之後，安得烈雅尼就開始像孩子似的跑起來，不時向後面，向四周望着，忽然向後走，忽然向兩边走；幸運得很，在那些古老的穴洞之間，他又重新找到了那條小路。他聽到最近的瞭望台那邊還有說話的聲音，非常清晰，爽利得如同在冰上滑行，但是却聽不懂，像在惡夢中一樣的陌生。他看到有一座探照燈發出的光芒在那裏晃動。當然這並不是照他，不過他却認為這是在照自己……

“是你嗎？”那在床上睜着大眼睛正在等候着他的卡洛塔問。他衣服也不脫就倒在她的身旁，氣都喘不過來，神經也緊張得到了極點，像個小孩子一樣哭了起來。

“怎麼啦！告訴我！你倒是讓我明白明白怎麼回事呀！”

“卡洛塔，沒有什麼可以让你明白的。連我都不知道我在做些什麼。”

*

亨利方面立刻派波萊特去找吉东，布瓦，杜比依和他的兒子柔柔。“也要通知柔柔一声！……”現在，因為大家都住在同一層樓上，他們很快地就來了。事情是不能拖延了。在等待着更好的对策以前，今夜就必須擬好並發出傳單以擊破他們的陰謀。吉东即刻騎上自行車去通知總工會並看看是否來得及打電話給報館……

柔柔開頭什麼都不相信。後來他說：“就是事情發生了，你們真相信我會這樣天真上他們的當嗎？這是不可能的。”隨後他沉默了一會，離開大家稍遠點，臉上比平常還要慘白，好像對那些正在為傳單而忙着的別人賭氣。最後他重又走近他們，在他們背後說：

“他們好像讓我做害人的事還做得不夠似的！又有一筆帳要算了。”

波萊特一面偷偷地指着柔柔叫亨利看，一面裝着一個毫不在乎及寬容的樣子對他說：

“你將會看到的，我的‘民意派’……也許過去我是在幻想，不過並不像你說的那麼厲害，你將來看吧。”

布瓦、杜比依和柔柔對她的話一點兒都不懂。

第七章

最討厭的還不是……

禮拜三晚上，暴風雨彷彿有人施魔法似地突然停了。在進電

影院之前，人們還必須小心翼翼唯恐被風吹得撞在牆上。在大鐘街兩旁的拱形街廊下，有些地方簡直無法逆風而行，行人只好在簷廊下躲一躲，因為這些簷廊就像橋的砥柱能抵水一樣將狂風抵住了。在電影休息時間，也沒人敢出去。雨一直打進電影院大廳的中央，使那些被風雨打濕、吹亂的招貼紙一直飛到房頂板上。但是相反地，電影散場的時候，真奇怪，風雨却一點都沒有了。這時剩下來的只是冷，同時由於周圍一切的沉寂和靜息的關係，冷更顯得尖銳。不過，撇開冷不談，這倒是個暴風雨的嚴冬天氣，陰沉得一動都不動。可以說，它是一種威脅。最使人稀奇的是，全市的人們都能聽到海洋波濤的洶湧，好像它被掀起驚濤猛浪的日子太多了，在幾個鐘頭以內還不甘心情願地恢復它那偉大的安閒的姿態。在最近這幾時，人們已經習慣於逆着勁風前進，或被風推着走、和推動自己脊背的風做鬥爭，因而在風停後反感覺到兩腿空空地不得勁了。人們走路時身體是那樣容易得到平衡，不但有些奇怪，甚至於有些不安了。

第二天早晨，太陽出來了。這是冬季的太陽，淡黃的顏色，稀稀落落地照在這裏照在那裏，一會兒消失了，一會兒又出現了；總之，它是冬天的太陽，對它的要求不能過高。不過，這種陽光卻足夠使人們感覺到：這是個星期日的早晨。這時吉塞勒從悠長的沉夢中醒了——她一整夜似乎都在這種夢境中，一直都睡不沉——她立刻注意到窗口。這種溫和的陽光或許會幫助她了解自己的心情吧？特別是她的身體因此可能感到更舒適一些吧？和昨晚的天氣相似的那種驚慌與不安在她身上或者可以減輕一些？

從電影院回來以後，這種反常的暴風雨使她神經十分緊張。她是什麼時候睡着的？怎樣睡着的？可能是在那種最惡劣的時刻，在那種不健康的，燥熱的失眠的狀態發展到最高潮的時候睡

去的。她幾乎整夜都在床上翻來覆去，不斷地把綠色的燈開了又關，關了又開，研究那燈為什麼是綠色，反覆地打開又關上那些雜誌——什麼雜誌呢？裏面刊載的是一些男人的大臉在吻着女人的大臉，帶着思索什麼事情的表情，這些大臉都着了顏色，而且是強烈的顏色，清晰得可以看清臉上的毛孔——只有在夢中才能把它記得那樣清楚。她的睡眠也許就是從這裏開始的，唉，這個惡劣的睡眠……

睡意也可能是從電影院開始的。不是從影片開始……她看見影片了嗎？她朝影片看過一眼嗎？按照習慣，電影的情節是那樣容易猜着。但是在她所過的這樣一個生活中，不這樣又能怎樣呢？她的生活就是這樣時常把時間消磨在昏暗的電影院裏，跟禮拜天听彌撒，跳舞和跳舞後跟男朋友散步一樣；和男朋友散步分手的時候，對方總要向自己求愛，而自己總是拒絕，並且永遠只是拒絕，那時對方的怪模怪樣的嘴臉，她總是帶着一種奇怪的心情來欣賞的。使她睡着的不是影片……倒可能是亞歷克斯。然而，亞歷克斯比起別人來，對她的關係更淺……就拿他的小名“亞歷山大”來說吧，儘管簡稱為“亞歷克斯”也掩藏不住這個名字的偉大。他的一切條件都配得上這個小名。只是身體差一點，身體是顯得那麼瘦小軟弱，還有不相稱的是他對人的溫存和體貼的作風，特別是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戴着他那副夾鼻眼鏡似的細金絲眼鏡更顯得溫存體貼；那時便完全是亞歷克斯的味道了。但是他的野心，他的智慧，他所知道的一切，那種對工作的熱情，不合時流的嚴肅，對跳舞、運動及其他無聊娛樂的厭惡，這一切却又是“亞歷山大”作風了。想到有一天她會變成“亞歷山大太太”，弄一個給自己的兒子選中這個又冗長又自負像她丈夫所製造的起重機那樣的名字的母親來做婆婆，這已不是像吉塞勒這樣的少女所處

的時代的調子了。對於亞歷克斯眼中流露出的對她的愛情，吉塞勒是感到榮幸的，因此對他也時常表示好感，並且當她厭惡一切，自己差不多願意一個人獨自閒居的日子裏，也喜欢和他在一起待着。不過事情也只到這裏為止，別的沒有了。然而，當電影院中燈光熄了，人聲嘈雜——有些人一直是等到電影開映前一分鐘才肯坐下——開始放映新聞片的音樂發出洪大的響聲的時候，她會不知不覺地要想去依靠他。亞歷克斯最大的優點是他的嗓子、他的語調和他的詞令；在他說話的時候，他的聲音顯得非常健康、有力和沉着。假如他不戴那副使自己顯得弱不禁風的眼鏡而具有那個一無所長的伊伏所有的剛強而漂亮的面孔與肌肉的話，也許情況就會完全改變……但是，燈光一熄，亞歷克斯為了看銀幕看得更清楚，便把眼鏡拿了下來，這就使他更顯得可憐；馬上，吉塞勒帶着一種輕蔑的神情把身體離開遠點。一直等到他在她看不到他的黑暗中啾啾低聲講得很久，她才重新高興起來，又坐在他的身旁。她不注意看電影，主要在聽他講話，以致周圍的人開始發出憤怒的“噓……噓”聲。有一個時候，女查票員甚至跑來要求他們不再講話，否則就請他們出去。他們誰也不願出去，只好不再講話。他們眼睛看着銀幕上的人物形象，每個人內心却都注意對方可能在想什麼。於是，她便等待着習慣上差不多每個青年男子第一次陪她來看電影時的那種肘碰肘，膝蓋碰膝蓋的把戲。而他又怎麼能不知道她在等着這個呢？青年們從中學起，便已把它作為一個經典的開場戲了。現在這種方式在那些執袴子弟及游手好閒的廣大青年中一點沒有改變，而吉塞勒的男女朋友又都是屬於這一類的人物。亞歷克斯認為用這樣下等的方式來表示他那種對吉塞勒的愛是不相稱的，他不願意吉塞勒不用語言而只用手勢或眼色那樣卑污地來向他表示愛或不愛，因為這樣做法是近乎

可笑，是滑稽的。她呢？她覺得亞歷克斯愚蠢得很，一直毫無動作，簡直不給她機會，以便她婉言拒絕，勾引亞歷克斯入她的圈套，所謂圈套，在她看來也不過僅是開開玩笑而已。漸漸地她開始不時很微妙地發出輕微的嘆息，這種嘆息聲可以算是無所謂，但也可以算是一種迫不及待的表示，在亞歷克斯方面當然求之不得地要有所表示。因此，休息以後，亞歷克斯只好服從她的意思了，心裏既抱着希望，也感到失望，失望的是這一套玩藝太庸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開口說話，每一個字將顯得像銀幕上的對話一樣虛偽。假如說“我愛你”，那尤其要顯得可笑了。當他們的肘第一次接觸的時候，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一面指着女查票員一面笑。她沒有把膀子抽回來，這樣，她的虛榮心滿足了。在他呢，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他錯解了，他以為在這幾秒鐘內自己已經贏得了整個生命，他們身體這小小部份的接觸，對他就像一個初昇的太陽一樣。而她呢，這僅不過是鬧着玩兒的把戲的開始，一種她過分歡喜的、刺激神經的、毫無目的的把戲，在這種鬧着玩兒的把戲中，她總是做到這種摸摸碰碰為止，從不肯再進一步——只有一次，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同霍拉爾在一起的時候，他曾擁抱過她，和她接過吻，這是在她畢生中唯一的事。正因為這樣，吉塞勒對霍拉爾的回憶便更為鮮明，這也是這種“鬧着玩兒”的一部份。當然她並不是回憶現在的霍拉爾，因為現在！……而是當時的霍拉爾，十五歲時候的霍拉爾。其實她並不喜歡亞歷克斯。相反的，當她注視到他……看到他那對拿掉眼鏡留有奇怪印痕的眼睛的時候，她感到有些羞愧。即使由於電影的幫助，她在這種愛情的玩弄上，也略為降心相從而坐得更靠攏亞歷克斯，但一想到黑暗的电影場以外的人們也許會起什麼懷疑，一想到那些與亞歷克斯完全不同的伊伏、克勞德、加基、吉基等將不知會發

出怎樣的議論的時候，一切可能開始發展下去的幻想便消失了。這就是她整個一生的象徵，她喜歡這樣，對自己周圍的一切漠不關心，對那一切與愛情相似的東西保持很大的距離，雖然心身激動了，她也沒有想到或希望在某一個地方或某個時期，這種偶然事件，對她，對像她這一類的人們會是一個目標或是一個歸宿；她就喜歡這樣，特別是電影完了，當亞歷克斯企圖把他的膀子圍繞她的肩的時候，她拿着他的手把他的膀子推開，然而他却仍把膀子放在她身後，並不去碰到她的身體，不過離的非常近，近得只有一指之遙……

這一切和往常一樣又完了。結果是衷心悵惘地回到那個空空的屋子裏。和往常一樣，肉筋子門鈴的响声把父親驚醒了。他的噁咕聲從他的房門傳了出來：“假如你繼續這樣做下去，不久你就会到天亮才回來的！”過了一會兒，他從床上起來了，穿着他那肥大的睡衣跑過來，看她是否已好好睡下。每次當她上床的時候，他時常藉口阻止她貪讀過晚，或看看她是否睡着，忘記關燈，走進她的房來。這是他的一種怪癖。但她不喜歡他這樣，她總是把被窩拉得很高，擋住了臉，假裝睡着，等聽到他的床响動以後才重新把燈打開。

她全身感到非常不平衡，非常急躁，雖然她知道今天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但是她的心身却非常激動，睡眠也不能很快地壓制這種激動。對於像她那樣的心，那麼早就已開始蠢動的心，同時在生活上又經過劇烈的變動，使它喪失了原來的寄託，這樣的心現在到哪兒去找一個依靠呢？難道事情可能不是這樣發展嗎？她本人是已無法去想像的了。環繞着她的一切，那種虛偽的生活，那種有名無實的財富，那種和她來往的人物的闊綽的外表，在她身上已起了這樣的影響，以致她認為，凡是使她擺脫這

一切的，對她都成了可怕的威脅。她從來沒有想過她會成為一個工人太太，沒有想過她和霍拉爾間的鴻溝也許並沒有掘成。這都是不可能的事。世上有一大堆不可能的事。

照今天的情況說來，最討厭的恐怕還不是像亞歷克斯這樣一個人。吉塞勒是否良善應該從她對待亞歷克斯所抱的憐憫程度上來衡量。從電影院出來時，她看出他有點不知所措，他想說話，想打聽點什麼。她馬上就利用在電影院大廳碰見的加基重要了一次把戲。她假裝只注意他一個人，請他陪他們一直到她家裏……加基很愛表現，他說了很多的話和亞歷克斯所不喜歡聽的事情。亞歷克斯差不多一路什麼也沒有說，尤其是自己想說的話一點也沒有說。但是在很長一個時期以後，她仍感覺到他的手放在自己手中，因為她自身是善於清晰地保存對他的回憶的……當他們分別的時候，加基是心不在焉地握握手了事，但是亞歷克斯卻握着手不肯放；這種握法就等於一個追問，一種埋怨，一種宣誓……

第八章

空中洗礼

一走到窗口，吉塞勒就注視着醫院的拱廊下面。她是要看看在那裏是不是有人在等着。這是一種她無法抑制的情緒，尤其像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即使是美國人……誰知道？誰知道他們當中不會有一個能將她從這種愁悶的生活中解放出來，把她這個愁悶的心愁悶的肉體帶得遠遠的，走向一個如同她在小說裏所喜歡閱讀的、充滿光明和美好的冒險的境地？

站在門口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高得差不多有點过分，身段好，样子很豪爽，只是和其他美國人一样，由於嚼口香糖，嘴巴顯得有點歪。他又穿着他們那样漂亮的軍裝！吉塞勒从來不屑去看法國士兵，在她目光中，法國兵士都穿得那样难看，顯得窮酸，可憐；穿得那样，怎能談得上派头？但是美國士兵呢，人人都穿得像軍官一样；而門口这一个真像是个真正的軍官。

吉塞勒覺的他好像不時在对着窗口張望。也許她無意地使窗帘動了一下。今天早上，她的心很容易激動。為了使它不跳，她想用手去按住它。她把窗帘全部打了開來，讓对方在窗口能够看出自己的臉，看看这样对他会引起什麼作用。她只用眼角斜看他，好像对他無所謂的样子。他呢，馬上就看到她了。好像他是在那裏等着的。本來是懶懶散散的，現在却挺直了身体，鼓起了前胸，並且絲毫不掩飾这种舉動。他們就是这种人。当她把眼睛轉向他的時候，他笑着向她做了个手勢。她假裝吃驚，又表示有點猶豫，一會兒她離開了窗口，却仍讓窗帘大大打開，表示事情並沒有終了。她並不感到高兴，在她極端的好奇心中，對於可能發生的事情和自己還不大知道是什麼，可是要去做的事，反而懷着一點點恐懼的心；不过她很快地把衣服穿好了。

時間還很早，街上一个行人都沒有……他看見她一出門，便越過馬路，在人行道上跟着她。她知道他会和她講話的。她僅回過頭來看看父親是否站在門口。這並不是因为她父親会怎样过分反对。但是歸根到底，對自己婚姻問題來說，这样在人前出头露面是可能妨害他的計劃的……那个人已緊緊跟在後面，离得非常近。他以为她回過頭來是看自己，一边微笑着換了一片口香糖立刻赶上她同她並排走了。她正在等待着幾句听不懂的、帶着美國口音的話，和那种不可避免的老調：“小姐，一塊去散步好

嗎？……”哪知道他說的法國話非常好，真是令人驚喜。然而他提議的仍然是去散步。她沒有拒絕，只是笑笑，聳了聳肩。由於他會講法國話這便使她放了心，也使她相信了他。

他倆向廣場走去。路上行人漸漸多了起來，人們都一再地注視着這個少女。這可能是法國人，却跟一個美國人在一起遊逛。她發覺了這一點之後，先感到有些難堪。她不敢正面看人，也許她怕有人認得她？不用管這些閒人吧！這會使他們慢慢習慣於這種事的！逗弄他們一下，讓他們憤怒，這對她說還是很有趣的呢！說到歸根，他們又為什麼要管這些閒事呢？難道她必須要對她自己所做的事或自己所想做的事永遠感到羞愧嗎？她突然想起有一次，很久很久以前，她同吉基在大鐘街散步，是個禮拜六，大約在下午五點鐘的時候，這時人很多，尤其青年人很多。突然她看到霍拉爾一顛一顛地騎着自行車，穿着滿是乾土和窟窿的工作服從大街當中過來了。為使他看不見她，她轉過臉去看一個櫥窗，但是轉得那麼突然，以致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的吉基，忙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另一方面，霍拉爾走過來和她講話，這種機會現在是一千次當中也難得有一次的；但是如果當着吉基的面，霍拉爾竟向她做個手勢，或者用眼睛打下招呼，那又是多麼丟面子的事呀！……後來，她又轉身過來了，看到霍拉爾仍筆直地騎着自行車已經走遠了，她差點兒沒有當着吉基的面哭出來。

那個美國人說他是在四四年或四五年到法國來的，不過從未到這個地區來過。最後……他想再說點什麼，却又按住沒有說出來。他重複地說：“不，我的腳跡從未在這裏踏過，這句話你們是這樣說的嗎？”他一邊笑着好像玩弄文字的樣子。在她看來，這並沒有什麼可笑的。也許用美國話來說，可能有點滑稽。

在廣場上，沿着漁港，人們越來越勤地回過頭來看他們。走

近“現代飯店”的時候，他停下來看一個用石灰寫在玻璃上的廣告：“空中洗禮”。他問她：“你已經？……”因為他說不出那個字，他只用膀子比比飛機的樣子。她說沒有坐過飛機。她覺得奇怪，怎麼冬天也還有“空中洗禮”。她一向以為“空中洗禮”只有在節日，像去年春天一樣才有。這使她相當心動。“我們一起去好嗎？”他問道。飛行下午才舉行，每一次飛十分鐘。她連價錢也沒有看，這是他的事情。“我曾做過飛機師，”他帶着驕傲的神情說。她一點也不知道這裏還有美國飛行員。固然他說：“我曾做過……”為什麼他現在不做了呢？不過這也許是他譯成法文時文法上的錯誤。

在機場上約有二十幾個人在等候乘機，他們注意這個和兩個美國人在一起的少女比注意他們第一次將要乘坐的飛機還要厲害，他們也不十分注意那飛機師與機械師的解釋：這是一架屬於某航空公司的雙發動機“哥埃蘭德”牌飛機，每禮拜四因為沒有飛行任務，便兼營這樣的“空中洗禮”飛行。跟吉塞勒來的美國人帶來了一個同事。很明顯，那些人所以這樣注視他們，是因為人們預料到即將可能發生的事：是這樣的，飛機一次載不了這麼多人，只能分兩次裝載。而這些美國佬雖然來得最晚，百分之九十九却要第一批上去！你瞧着吧……一點沒有猜錯。那個看來同那個壞女人有點關係的傢伙跑過去在飛行員耳朵裏說了幾句話。幸好這個飛行員是個好人，結果還是大夥勝利了。他們繼續盯着這三個人，不過現在是帶着譏諷的微笑了。不管如何，吉塞勒——她就是這樣的人——却很滿意在這兒受到大家的注目。

假裝要繫腰帶，她半打開了她的寬大的淺灰色大衣，第二次露出了身上的黑裙子和上衣，她的裙子非常合身，尤其是上

衣。有一个時期，她稍微有點兒胖，現在她對自己很滿意了。她一隻手叉在腰上。黑色襯着灰色，而她又有着栗色頭髮，顏色真是配得再好沒有了！

因為他們必須再等十分鐘，所以只好站在微弱的、好像怕冷的陽光中等候着，又加上飛機沿着跑道滑跑上昇的時候，推進器又帶起一陣寒風，他們冷的簡直直不起腰來。這時又有些別的人到了，他們和那些普通乘客在一起，吉塞勒却是同她的美國人另外站在一邊。她現在對自己內心所懷的恐懼特別關心。假如她在這些美國人和其他那些人面前暈起飛機來，不是糟了嗎？……飛機只載八個客人，這些人走到扶梯上的時候嘮叨個沒完，並且屢次回過頭來，好像在向大地告別，腦子裏想着只在這兒就已够高的了，等飛起來以後將更不得了！

飛機原來是為攝影而裝備的。座位已被拿掉而代以一些靠邊的長凳。機艙當中，有一個洞口，平常是用為裝照相機用的，它的四周有一塊空的地方。吉塞勒和她的美國人面對面和那些會想搶先過去的人們坐在長凳上。的確，每個人都差不多打橫坐在凳子上以便從窗口去看那開始消逝的大地。大家都同時開口說個不休，都認為即刻就認出了港口、海濱、四憲兵塔，還有自己的家和那些顯得非常小而走得非常慢的汽車……吉塞勒也是這樣地瞭望，找尋那電影院、屠宰場、大都會舞廳、亞歷克斯的家等，提到亞歷克斯……過了一會兒，她十分感到驚異的是，所有那些說話聲音都突然停下來了。她轉回身來看看那些人。起初她想到使他們緘默起來的僅是暈飛機的毛病，就是她自己在鼻子和耳朵裏也開始感覺到不舒服。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們全體都以難以形容的神情去看她的那兩個美國人。真的，她自己倒沒有注意到，連陪她一起出來的那個美國人也背朝着她忙着與那一個在低聲地

談話；他們兩個都擠在窗口，不停地以各種姿勢指着地上許多的東西。他們對自己所談的事情是這樣興奮，以致感覺不到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自己。究竟是怎麼回事？吉塞勒一點不知道。不過她看到乘客當中有一個人，一個神經很緊張的矮子，看他樣子是個小企業家，臉色蒼白，搖頭擺尾地像在固執地向別人肯定着什麼，樣子是說：“我敢同你打賭，是的，我敢同你打賭是那個！”由於機器的響聲，吉塞勒一點也聽不清楚。那個矮子看到她在看他，開頭猶豫了一下，隨後便以一種挑釁性的姿態把她指給大家看，於是所有的眼光又立刻再射到她身上。至於那兩個美國人，他們繼續談他們的，作種種的手勢，尤其那個請她來的美國人說得更多。照他們的手勢看來，好像他們在那裏說：那條大路，你看，還有那條橫穿過去的土路，後面的小河，是的，就是這個，這兩者之間的村落，這個工廠……總之，就是吉塞勒從自己窗口所看到的村落與工廠的殘垣斷跡，這些村落和工廠的殘垣斷壁就是對面那個矮子從他窗口看到的正在盡他所能指給別人看的。他想藉此說明——根據美國人的手勢看來——他的話是對的，他並沒有弄錯！此外，對吉塞勒來說，也沒有什麼再值得懷疑的了。美國人的手在指着飛機一直沿着飛行的大路，隨後突然地說：是的，就是這個，這真够可怕的！那輛卡車的殘骸一直還躺在路邊溝裏，生滿了鏽……這輛汽車在一九四四年當時正在運送一隊鄉村足球隊員，結果遭到機槍掃射，大家都還記得，在這兒，那個比賽場的咖啡館女主人被打死了。想到這兒，吉塞勒相信在這個飛機內將會發生一種禍事。坐在對面的那些人都在看着她，目光直射，十隻眼對着她兩隻眼，這時她才充分了解他們所想的是什麼，——不管他們想得對不對。然而，他們還不知道他曾充當過飛行員呢。她登時感到全身都無力起來，差一點就要站起身來和

那个大兵分開；他們兩個却什麼也沒注意到，一直在那裏講。她怕站起來腿會發抖……

然而，下飛機的時候，她並沒有敢同她的穿制服的人斷絕關係。她還沒有想出一個好辦法能夠不吃虧地脫身。她怕他們會譏笑她，並且此後她一由肉舖子出來，他們就會站在醫院的拱廊下面，那麼，這種譏笑可能是一個長期性的。她情願不管別人的輕視而重又坐上他們來時坐的吉普篷車。不過她對自身感到非常羞愧，非常憤怒，想到自己開頭既那樣做，現在又缺乏勇氣和他們一刀兩斷。他們却為了要繼續談他們的事情，很有禮貌地向她告罪後，一起坐到前面，讓她一個人坐在後面。這一點也讓她非常羞愧與憤怒。這樣地在那城市的彎彎曲曲、高低不平、鋪得很壞的馬路上走着，假如他們吉普車上沒有篷子擋着，她將會像個什麼樣子呢？他們在漁港對面的“海軍酒店”前停了下來。可見他們在當地已有了個完全自己的地方。這時伊伏的精緻的汽車已停在人行道旁，這一點並不是偶然的事。算了，他是不会責備吉塞勒同美國人在一起的……在酒櫃前，伊伏說他非常高興認識他們。他們請他喝酒。當然啦，酒店裏有的是威士忌！威士忌運到這些酒館來要比他們早幾個月，大約是和書店收到那些最初的“文摘”及“滑稽”一類的美國刊物樣本的同時；總之，是一種先鋒隊吧。為了不願意在伊伏面前顯得比原來更笨拙，也為了驅散在飛機上及吉普車中所受到的寒氣，吉塞勒也喝了酒。但她只喝了一杯。假如喝兩杯的話，她就會頭昏腦漲了。什麼！已經喝了一杯！……他們為這個都笑了起來，他們同伊伏很快地變成了好朋友，低聲地談着，並且互碰着肘。他們在霓虹燈下又繼續喝了一會兒，這時外面十二月的天很快地黑了。接着伊伏嚷了起來：

“來，我帶你們到船上去，到‘我們那兒’去！”

吉塞勒馬上害怕起來說不去。她自从那一夜經過冒險後，發誓絕不再到“我們那兒”去了。這是一隻小遊艇，伊伏和他的朋友們可以泛到大海裏毫無忌憚地恣意胡鬧的地方。來的都是些有錢的花花公子，如伊伏·杜馬·維勒迪，他是造船廠廠主的兒子；克勞德·古拔，他是商會會長的兒子；加基·德拉艾耶，他是銀行小老闆；還有弗雷德里克·布朗，亞歷克斯的長兄；以及一些其他臭味相同的青年，……她經常聽到他們用暗語談論他們在船上的行徑，有一次她很想滿足一次自己的好奇心。亞歷克斯曾想阻止她去，她給了他一個大釘子碰，把他說得戴着眼鏡的眼睛浸滿了淚水。他們在遊艇上佈置了一個真正的客廳，有地毯，有沙發，有酒吧間，有帘幕，還有一張床……在那裏，她看到他們都盯着自己看，便害怕起來。他們都已喝得差不多了。幸好那天晚上伊伏頭腦還比較清醒。這船是他的，不是嗎？他在船上拿出了主人翁的身份。別人就是不滿意也只能噤口幾句罷了。他徹底地利用了他這點優勢，好像衛護她的樣子，用自己的汽車把她送回家；然而他却在離她家還有五十公尺，毫無人跡，周圍只有斷牆殘壁的地方，停了下來，把車燈熄了，去做和她接吻的嘗試。

現在她是不願重冒這種險了，她推辭得很堅決。不過她又想到還有這個外國人陪着她去，怕什麼呢……尤其她喝的那杯威士忌使她大大安心起來，一種“隨上帝安排吧”，以及“做了再說吧！”的聽其自然的心理油然而生，她甚至承認自己有一種模糊的欲望，想重新回到那個在水上蕩漾着的小小客廳去。

在那些狹窄的路上，吉普車以極快速度跟着伊伏的汽車像黑箭一樣駛去，車頭緊盯着前車的車後紅燈。吉塞勒坐在伊伏身旁，當她對他說起第一次的遭遇時，他答道：“請相信我！”

第九章

再过三天就是聖誕節了

在伊伏的“我們那兒”，一切倒很順利，至少對她是很順利的。至少這是她的看法。這次他們的目的只是喝酒。首先到來的只有“民主黨人”報編輯格依·法拉丹，跟着來的是加基還有另一個吉塞勒不認識的人。大家又喝起威士忌來，而且是大量地喝。在他們還沒有喝醉的時候，吉塞勒總是用欣賞的眼光去看他們。說起來，她對他們這種酒量感到的微微不安，也是她這次冒險的一部份內容，還有那種輕微的寒慄，尤其是當她把嘴唇浸在酒裏時所引起的那種寒慄——這樣把嘴唇在酒裏浸一浸在她自己是認為做做樣子——那種由七個酒杯裏所發出的威士忌酒香，這些男人們的談話，還有這個船隻的動蕩，使她一點一點地感覺到所有這一切都是正常的：這些永遠不能平衡的東西，那些傳到她身邊、牛頭不對馬嘴的話，還有，雖然這裏並不是她該來的地方，但是她還是來了，這一切都好像是正常的……她有着一種初喝酒的人的优越感；她看出來，好像別的人，連那個滴酒未進只忙着用英文說話的法拉丹在內，都立刻比前醉加十倍了。當然啦，他們已比她醉得厲害多了！她從來沒有想到自己能有這樣的酒量！這一切給了她如此堅強的自信心，以致她按不住要說話了。在又喝了一口之後，她幾乎用嚷出來的聲音突然打斷那些別人的英語談話，叫他們驚得目瞪口呆。她說：

“啊！你們不知道今天下午我們遇到了什麼事？真是了不

起！”

这些青年也好，那兩個美國人也好，都很懂事。他們都讓她講下去，而且还去听她講。那个飛機上的故事的確具有非常可笑的刺激性。一个人一生当中很少能幾次碰到这种特殊的情况的。伊伏、加基、法拉丹还有另外一个都相信自己是处在一种存在主义的小說幻境中。想想看，面对面和这样幾个人坐在一起，而这幾个人正是当时在飛機裏幾個法國人表示仇恨的集中點，那仇恨是由於錯誤的轟炸、誤会的屠殺、毫無意义的摧殘所造成的犧牲者以及目覩暴行的証人应有的仇恨；事情是很久了，但是它具有的意义，今天才更具体地顯露出來。……同这些美國人在一起，同他們去談話，真是少有，真是件人生中絕無僅有……是的，这事是具有可笑的刺激性的。

但是，陪同吉塞勒的那个美國人却不以同样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他臉色變得非常蒼白。

“怎麼樣？”——他向吉塞勒問道，一边也用眼睛向其他的人提出了這個問題——“法國人為这个事情恨我們嗎？連这个也恨我們嗎？”

伊伏、加基、法拉丹还有另外那个人哄然大笑起來。他居然为这件事而驚訝，真是了不得，这真成了笑話了！这些美國人到底想幹什麼？吉塞勒也笑了，她以为應該同这些法國人在一起笑。

於是，那个美國人氣得一張臉由白變紅。他的同伴因为一句法文也不懂，便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解釋了之後，稍微鎮靜了些。他仍然問道：

“為什麼你們为这件事情恨我們？那是为了抵抗德國人呀！”

“当然啦，”伊伏用調解的态度說……“不管怎样，大家應該替一般人設想一下。你們这些人，你們的看法是从空中往下看的

呀！”①

他一个人独自地笑了，很为自己說了这样一句話感到滿意。他的朋友不敢再同他一起笑得太多，他們怕那个美國人又会無緣無故地生气。大家很可以毋須互相謾罵而討論討論，是不是呢？这件事真太有趣了。

“我們个人並不恨你們，”伊伏又說；“我們很了解。那是戰爭嘛……”

“不錯，不但戰爭，而且還有其他，”加基用相当挑战性的微笑加了一句……当然大家是会了解的。

那个美國人直着眼看了他一下，滿臉充滿着怀疑。吉塞勒想，的確是这样，他所說的“其他”究竟是指什麼？他自己知道嗎？他們真的喝醉了。此外，她也開始感到有點不舒服了。

“我們所做的，是必須那样做的，是不是？为了赶走那些德國人是必須那样做的。至於所談的那个工廠……”

“你說工廠嗎，它是个拖鞋工廠！”

那个美國人的臉色又变得非常蒼白起來。

“除非你相信人們是可以穿着拖鞋打仗的！”加基很得勁地又衝口說了出來——“也許在美國是这样的。只要一揷电鈕就可以進行戰爭了？”

“那麼工廠周圍的建築物又是些什麼呢？”

“那是工人們的宿舍，不是工人宿舍还能是些什麼别的嗎？”

那个美國人立刻把这些話翻譯給他的同伴听，他的同伴做了一个手勢，好像是說：“又有什麼办法呢？”

“你們的好处是，”法拉丹有點嘲笑着說，“你們把自己所破坏

① 这是一句双關語，意思是：當時那些美國人不但是从飛機上往下看，而且也是脫離实际地看問題的。

了的东西重新又建設起來……那个拖鞋工廠是這裏最大的一个工廠，是不是？但是离它不远，仗着你們的援助，用你們的資金現在又造了一个，比原來的要大兩倍，設備也要近代化兩倍。”

假如只有法拉丹臉上的不正常的表情，那个美國人也只能理解到這句話的字面涵义，他不会感觉到話裏帶刺。誰知加基又加了一句：

“这正是我所說的‘其他’。”

听見了这个，那个美國人一下子站了起來。法拉丹感到有些害怕，幾乎也站了起來。但是加基，虽然正坐在美國人的对面，却繼續坐着，假做鎮定地說：

“不过我已經对你說过，我們也了解那个‘其他’。那便是買賣……”

然而那个美國人並不对此感到滿意。他即刻用本國話对他的同伴講，他說得非常之快，好像演講一样，憤怒非常。他說買賣的事他滿不在乎。別人从前对他講的是，工廠、建築物、一切的一切都是些軍事目标。至於現在他所說这个重建的工廠到底暗示些什麼？这个他也滿不在乎。他所以重又回到這裏來，是因为薪水的优厚。假如他回國後能找到一个職業，或假如他沒有闖那个禍，使他不能再做飛行人員的話，他才不会重回到这个到处都塞滿了共產黨員的歐洲來的，真够討厭的了！

他又用眼瞪着加基，用法國話說：

“……塞滿共產黨員！……和其他。”

伊伏与加基也懂英語。他們互相挤挤眼。吉塞勒却只能這裏那裏若断若續地听懂幾個字。从她十五歲学英語到現在已經很久了；这个了不起的十五歲，她一直在这裏还回想着。

“听我說，”伊伏聳聳他那強壯的肩膀慢慢地說，“不要神經緊

張。我們是好朋友在一起談話，不是嗎？我們並不是在埋怨你。”

那個美國人重又很不滿意地坐了下來，並喝了一大口酒。他的同伴不太了解發生的事情，覺得最好是學他的樣也喝一口。

“共產黨員，那是另外一回事，”加基又說，“一般人也是另外一件事。至於我們，我們是明白的。我們知道我們應該感激你們。你們是來保護我們的，不是嗎？你們想要一種代價。做買賣，做買賣……我們也是買賣人！我們可以互相開玩笑，可以互相說實話。不過對於價錢却不要嘔氣才好。”

“那就必須先把價錢商量好，”那個到現在一直一句話沒說的、誰也不認識的小個子說，“並且不要彼此玩花招。”

“你說價錢嗎？這是不能用價錢計算的！”法拉丹插進來說。他時常用手握着他的酒杯在桌子的玻璃面上轉來轉去，或搖晃着杯裏面的威士忌，但是他一次也沒有喝過。“假如沒有美國人的話，共產黨人馬上就會取得政權了。這是不能用價錢計算的！”

“您，當然啦！”那個小個子以挑釁的態度向法拉丹說，一面微微地笑着，為的是不把情勢弄得嚴重起來，因為法拉丹會一拳把他打扁的。“您注意的是新聞稿關於美孚煤油公司也好，關於我父親也好，您是靠着稿子的行數多少生活的。”

“也靠着別的東西！”法拉丹還是說，他因為沒有法子生氣，因此他用玩笑來對待這句話；僅僅因為這個傢伙稱他為“您”，就使他不能不保持分寸了。這個“您”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說伊伏、加基還勉強可以跟我親密地你呀我呀地說話，但是你，你却沒有資格稱我為“你”。然而那個新來的人對法拉丹這樣冷酷的回答卻與別人一起笑了起來。他也是很少喝酒，高傲地望着大家，這種高傲的態度，與他那矮小的身材實在不大相稱。這時吉塞勒正有些頭昏腦亂，她的頭好像是隨着遊艇的擺動而有點暈轉，她覺得這個

人真有點好笑。

“那些共產黨人，”他繼續說，但並不去看那兩個美國人，好像有點怕他們，或者說因為他們並不牽涉在內——“我們還可用別的办法去對付他們。只要有勇氣能把惡瘡刺破就行了。人們現在就是這樣利用仇恨外國人的題目把大家都扔到他們那邊去。真是太厲害了。連我的兄弟也是這樣，你會想到嗎？他是一個我們杜勃勒依家族的成員，而且受過汽油洗禮的。你們不要笑！領洗的時候確實有人用手指蘸了一滴汽油抹在我兄弟的額上。是啊，他曾和我們吵了一通。‘你們選錯了路！’他曾這樣對我們說。‘你們是在作夢！路有多條，應該怎樣選擇呢？一邊是來自共產黨方面的危險，好，就算這樣的危險存在吧；不過至少在十年當中你還可在法國本土及殖民地當中做生意，因為在共產黨建立起專政及把一切都國有化以前——假如他們能夠達到這個目的的話——一定會有個時期，他們是不敢過於猖狂的。法國並不是蘇聯！另一方面是來自美國人方面的危險，他們一定會藉口更好地保衛我們的買賣，幫我們抵制共產黨人，在兩三年內就把我們的買賣完全搶走。現成的例子是：我們在法國西南地區發現了石油。事情就像五線譜那樣有規律，立刻，政府便把那六個省的石油開採權讓給洛克菲勒家族了。我們呢？什麼也沒有得到！然而我們是當地的居民呀。當然現在美國人也在这个地方居住了。像偶然的巧合一樣，一切都在这兒安頓下來了。’”

那個小个子真敢說。加基與伊伏都從沙發上轉過身來聽他講，他們的嘴都張着，好像都發呆了。

“那時我們的糖廠也在摧毀潛水艇根據地的藉口下被炸毀了，而潛水艇基地倒一顆炸彈也未吃着，呢，他們以為那是個什麼戰爭呀，別把我們當成小孩子！……’讓我重複一句，這不是我

說的，這是我兄弟說的，但是……”

因為這番話不是對他說的，所以那個美國人連听也沒有听。他看了一眼自己的錶，無疑地看到時間比自己所想像的還要晚，於是他又重新用非常柔和的眼光來注視吉塞勒。另一方面，加基與伊伏彼此相互看了一眼，又看看那個新來的人，隨後又相互看看，不過一句話也沒有講。在法拉丹的眼中——他一直沒有喝酒——好像有一枝閃光的小鉛筆在做着記錄，尽可能地那個新來的人所說的一切都記了下來。這時吉塞勒低聲對她的美國人說：“我想回到岸上去了，”不過她覺得自己的聲音好像是另外一個人的聲音了。她的聲音似乎走了調子，不能正確地把自己所要說的話表達出來。她害怕自己不會走路，不能站立。幸好她還可以偎靠在他身上，他呢，自己感覺還很結實，還可以一口又乾一杯酒。

突然門打開了。是怎麼回事？他們正在大海上！然而對於吉塞勒來說，由於酒的力量，這時就是有中國的皇帝進來，她也不會感到驚訝。這是她頭一次喝酒。她不用喝得很多，只是頭一口，酒便像貪婪驕橫的征服者一樣侵入了她的身體，佔領了她的全身。她被攻破之後，便感到毫無能力再去抵抗，尤其是沒有進行自衛的興趣，她是被衝倒了，迷失路途了，完全陷於侵略自己的包圍中了。

開門進來的只是水手。海浪又高起來了。水手說他認為應該開回去。這時吉塞勒很稀奇地看着法拉丹，這個法拉丹突然好像為了補償失去的時間一樣，一口接一口地乾了兩大杯。在他的兩眼中，那枝閃閃發光的小鉛筆獨自收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當她在那間淡綠的、骯髒的房間中突然醒來的

時候——她只借着馬路上的紅燈射在屋內牆上的光線才找到掛在床頭上的電燈開關——她猛然間不了解是怎麼回事。她的頭太重了，使她一時對發生過的事一點也記不起來。不過！……她倉猝地從床上坐了起來，兩隻手臂伸直了放在前面。她少女時代的一切噩夢，多少年來那些同樣的噩夢，都像冰冷的驟雨，像被這天夜裏的噩夢所帶來的洪水一樣傾倒在她肩上。現在她恍然大悟了！恍然大悟固然很好，但也是十分殘酷的。而且這並不是一個回憶。因為回憶像一種可怕的秘密一樣，是不願意人家知道的。但是她知道了！她被那個回憶征服了。霍拉爾的冷酷的思想，媽媽的思想，亞歷克斯，甚至波萊特的思想，所有這些思想像一排子彈似地射穿了她的全身。

吉塞勒一滴眼淚也沒有。她挺直了身子從床上起來，咬緊了牙，膀子僵硬地垂着，手指也伸直了好像要遠離自己一樣。

其餘的事就算不了什麼了。那些錢，那幾張他留在床頭小桌上的鈔票，她甚至懶得去把它團在一起，丟在地上。

她想起了她從船上離開時海上的新鮮空氣所帶給她的眩暈，那種全身想要嘔吐的懶散無力，尤其那兩隻眼睛，一點東西也看不清，而且自己會閉起來的眼睛。她為什麼半夜裏會一個人同他在一起，會同他在市內連一隻狗的影子也看不到的彎曲的街上一起走呢？那時他已經聽不懂她說的話了。一杯接一杯往下喝，就把自己的法文也好像吞下去了。她好像曾說過：那一個有吉普車的人哪裏去了？還有那輛吉普車呢？她的意思是假如那個人和他的車都在那裏的話，即便是她睡着了，他也会帶她到他車上。這些軟綿無力的話就是這樣地不知不覺地說了出來。她的舌頭好像是亞爾答亞糖做的，在嘴裏溶化掉了。還有一直總是那種貫徹全身的若醒若眠的瞌睡！在這種瞌睡中，意想不到地靠在一個人的肩上繼

續走着。這種瞌睡的力量比她還要強，一直控制着她。那時她什麼都不管了：她只想走到一個地方，不管什麼地方，她只想能夠躺下來睡一睡，最好立刻就睡……

吉塞勒很快地將衣服穿好。她想在天亮以前趕回家。從窗口看了一眼，她認出了她是在什麼地方。她現在是在一個運河沿岸的古老的旅館裏。她可以沿着碼頭走完大半段路程而不怕遇到人。

她在黑暗中摸索着從樓梯上走下來，因為她沒有在樓梯口上找到電燈開關。但是通向大街的門已關了。她必須驚動別人，叫一下才行。旅館老闆立刻就從上面的樓梯口下來了，一邊把睡衣往褲子裏面塞。

“啊！啊！”他笑着說，“我所以把門關了，因為我夜裏聽到了響聲。就是你的朋友，他剛剛走，房錢也沒有付……”

她告訴他，那人在床頭的小桌上已留了足夠的錢，甚至比該付的還要多，但是他不相信，他先到房裏將錢找到了才肯下來開門。她對他所說的“再見，太太，謝謝”都不去听了。

回到家來是沒有辦法使那肉舖的門鈴不響的。她父親已發覺她不在家裏。看見她回來了，他便撲向前來打她，眼睛紅紅的，可能由於憤怒的關係，也可能是由於哭過了的關係。最初的幾下她是逃不了的，不過她仍能逃上了樓梯，先他一步跑進房間把門關上鎖起來。

回到房裏後，她突然感到自己的神智非常清楚，清楚的可怕；這是看不起自己和強烈憎恨那個男人的結果，她的血液好像突然逆着應遵循的循環系統倒流起來。她甚至沒有注意到她的父親用拳頭敲打着她的門。她很想把自己洗一下。她感覺到兩隻眼睛在看着自己，使她難堪。不過這不是別人，這只是她保存了十多

年留作紀念的最後的一個洋娃娃，它正站在床頭邊的小桌子上向她鞠躬，露着它粉色的膝蓋。這時放在壁爐上的電鐘響了五下，離電鐘很近的地方放着一份擺在象牙架子上的小日曆，她把昨天的一張撕掉。

還有三天就是聖誕節了。

第 十 章

布瓦談愛情

“愛情，”布瓦說，“當然愛情是有的。你們拿愛情開玩笑。我也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不過我的年齡已不會在這個問題上說傻話或做傻事了，你們應該相信我的話，愛情是有的……”

那三個小兵不由得笑了起來。費爾南和德歐大家拿膀子互相碰了一下，擠了擠眼。的確，他們在拿愛情開玩笑，不過說實在的，听年紀這樣大的人這樣談論愛情，總不能無動於中。任老姆^①的頭髮和他的年齡比起來，顯然花白得過早一些，這一點都不假。不過從一個臉上佈滿皺紋的人的口中所說出來的這些話却更令人感到愉快。他們可以盡量地開玩笑，當軍人的還不都是這個樣子嗎？不過事實的真象却是：大家都在等候着，每分鐘都在等候着，都相信那種“好運氣”就要來的。

布瓦家裏談不上什麼富裕；但和他家以前的情況比起來，和軍營比起來，現在的住所簡直是宮殿了。也許就是這個境況使任老姆顯得年輕了。你能看見他在一個房頂漏雨的房裏用這種神氣

^① 布瓦的小名。

講話嗎？這裏，大家都覺得很舒適，人們圍着桌子坐着，面前放的是盛着葡萄酒的酒杯和吃不完的甜麵包，桌上鋪着全新的印着大朵紅花的漆布，更增加了歡樂的氣氛。對於這，布瓦太太立刻就笑着說：“這個，這是拿津貼買的，”好像這是浪費，所以拿這個來解釋一下。布瓦則敘述他自己一個人像野狼一樣從當俘虜的生活裏回來的情况。他說，那時，他沒有得到關於被圍地區情况的消息——無論人事方面也好，其他方面也好——已經很久，他簡直不知道那個地區已被包圍！……不過他終於執拗地同野獸一樣回來了。“你曉得嗎，愛情也不能缺少執拗……你沒有看到，”他向着米舍爾說，“城市已經被蹂躪得不成樣子……還有我們的家！……啊，就是你父親給我寫信的地方！當我在那裏把地址留給他的時候，我會知道這邊發生的事嗎？你知道，你父親是個好人，一個忠實的朋友！我們兩個假如誰少了誰的話，也許一個都回不來。對的。不過這不是主要的……”不錯，布瓦有信心，他知道得清楚，人人都會同他一樣做，不管是那些被分散了的也好，那些被集中一起等待撤退的也好。即使城市已是片瓦無存，即使港內填滿了沉船，港口堵塞，一點不能利用，即使那些工廠……總之，一切的一切，不用談了！……即使大家知道回來的人有半數要缺房無食，每個人仍都申請回來。不管人們是窩得多麼遠，不管如何地遠涉重洋，不管如何地徒步經歷一些難於想像的旅程，那些老人和孩子，都會像旅行鴿一樣，仍用盡氣力回到家裏來，雖然鴿棚子連一塊板也不剩了！假如你看見那些日子的情况的話，真不知你將作何感想！在這裏面也有愛情，愛情也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任老姆開頭並未找到他的太太和他兩個女兒。最大的一個大約是九歲吧？最小的呢，呃，這不難算出的，孩子的母親是在戰時懷孕的，那時他從軍隊休假回來，說來有點可笑，不過這樣算來，她

那時正是五歲了；他知道他太太是單獨一個人帶着兩個孩子。但在什麼地方呢？他却不知道，而且起初的時候，並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他。他甚至不知道她們是否已經葬身在這些破磚碎瓦及臭得難聞的垃圾堆下。同時海上的鹹風所帶來的大量的灰塵也令人受不了，它隨風旋起，不管你的衣服也好，任何其他東西也好，無孔不入。灰塵也嗅到了死亡的气息而瘋狂起來！

德歐又向費爾南擠擠眼，不過這次是指着米舍爾而做的。米舍爾剛剛輕輕地轉身向着阿麗娜，好像不要被人看到似的……很清楚，大家可以拿這事來向米舍爾開玩笑的。這個女孩子幾歲了呢？僅僅十五歲！或者還小吧！米舍爾看看阿麗娜，隨後又看看布瓦太太和掛在壁爐上那最小的女孩子的照片，接着又看着阿麗娜，好像在對自己說：“真是這樣，我很可能一直看不見他們，不認得他們。”這是一種對自己的挑戰，這是試探自己的心思，是將生活倒過來體驗一番，一直追溯到自己所愛的人好像是懸在一條線上的時代，同時又想像着假如這條線忽然斷了，又怎麼樣……

“勇氣嗎？”布瓦說，“一個人是不是有勇氣，必須經歷過這樣的時候才能考驗出來。”

“來，為任老姆的勇氣乾杯！”德歐說道。

“為你們的勇氣乾杯吧！我的勇氣是很健全的，列阿娜的也是如此，不是嗎？”任老姆說，“她自從有了一個小的以後，她又認為自己是個年輕的新娘了！好像一切又重新開始了。”

“我覺得好像這是頭一個孩子，”列阿娜說……“孩子們，真是件奇怪的事。”

她對他的話很感滿意。她的微笑將她右臉的一條皺紋凸起來了，這條皺紋是歷年煩惱的結果，現在由微閉的眼角起深入到忽然向上稍稍歪着的嘴角。

“我呢，”德歐說，“我的爱人，她还在工作。等我們結婚後，她可能也想要孩子，但是我們做不到，除非得請她母親來家看孩子。不过，我不喜欢同岳母住在一起，呢，我喜欢小家庭！任老姆，你的意見是不是这样？”

任老姆很微妙地看看自己太太。

“關於這點，我寧願不表示任何意見。这会引起一場爭吵的……”

真的，大家这样談談非常好。

“假如你們不反对的話，我还想再吃一个，”費尔南抱歉地說，他就好像在自己家中一样，一面把甜麵包和刀子拉了過來。

“为什麼不可以？你跟我們还想客气嗎？”布瓦說。接着他又回到自己所說的問題上：“我呢，我正是拿孩子來判断夫妇是否相爱，是否只是那些資產階級的假仁假义，虛伪应付；我說的是，倘使真的沒有办法的話，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問題……生下孩子，反叫他們受罪，那真犯不上了。不过，信不信隨你們便，對我說來，我很清楚生每个孩子的意义，这就是說感情要远比那些困难更強烈。人們徒然地算了又算，並根据自己的生活情况事前一直对自己宣告，假如再生一个孩子的話，便要不得了，呢，不过最後總是勇气佔了上風。人們还是这样繼續生活下去，各人按照各人的方式做了適當处理，結果一切都很好。人們还有勇气的話，就会像一个避雷器一样。只要有它，人們預料可能發生的最糟糕的事，到時候都会自行解决的。拿我來說，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在我战胜了生活或正与生活搏鬥的時候出世的。每个孩子都标示着一种勝利。而她，她簡直是人民陣線了！①……”

這時大家都轉身去看阿麗娜，她臉紅了。

① 意即最大的勝利。

“你不累嗎？你該去睡了，”她母親一邊說一邊撫摸着她那扁平的，往後梳的黑頭髮。

“虧你這樣想！”阿麗娜聳了聳肩說，她有點害羞。她以為列阿娜何必這樣對待自己的女兒，尤其是在這些男孩子們面前，使她顯得還是個孩子呢？

米舍爾覺得自己的臉也紅了。

“任老姆，假如我完全了解的話，”費爾南嚼着甜麵包說，“你是在教訓我們嗎？”

“就是教訓又怎麼樣呢？”布瓦反駁說……“假如認為愛情與別的事情不同，同時在這方面青年人又要比老年人知道得多，那真有點荒謬了。”

這樣地逗着趣真是太舒服了，和那種營房中的寂寞與混亂相比，真有天淵之別……為了回答，德歐顯出得意的神情，開始唱了起來，一邊用拳頭敲着桌子打着板。

“二十歲的年華不能常有！……”

“唱吧，老是唱你的二十歲青春吧，早晚有一天你會了解我對你說的話！年齡的大小並不如你所相信的那麼重要。倒是，隨着年齡的增長，煩惱也跟着來了；於是，感情也會變樣子。二十歲青春所以好，就是因為人們在這個時候自以為一切都得到勝利。這種印象叫人們臆想，只要一結婚，一切都會順利進行。但是假如我們的生活當中困難比較少，一切都好，當然可以這樣想，不是嗎？我肯定地認為年齡是會改變感情的，正相反……”

米舍爾對任老姆的堅持己見開始感到驚訝。大家已經把所有問題都多少談到了，不過一直都談得很快，毫不停留地由一個問題跳到另一個問題。可是現在講到這個話題的時候，任老姆就是這樣看着米舍爾，看着他的同伴們，也看着阿麗娜——好像這些

話也是为她而發，样子是要將很久以來悶在心裏一直沒有談过的都一齐傾吐出來。是不是他猜到了什麼了？米舍尔不敢再轉身向着阿麗娜了。她是这样年輕。別人可能从他注視她的眉眼表情中想到坏的方面去。

不过，總的說來，米舍尔所想出的酒和甜麵包的把戲，好像是可以順利地進行了。

第十一章

酒和甜麵包

事情的經過是这样的。当大家曉得米舍尔要到這裏來的時候，他父親曾对他說：“好，这是个机会！那裏我有個好朋友，會同我一起做過俘虜。他名叫任老姆·布瓦。你看吧，你在那裏會覺得就像在你自己的家裏一樣。我來給他寫封信。当我接到他覆信後……我們自一九四五年起就沒見過面，不知道是否發生過什麼不幸……你可以去看他。我相信他會像我的親兄弟一樣照顧你！”

這封信遞到被削成平地的城市任老姆的舊住址來了，不过由於任老姆是人人認識的，郵差就把地址改正，投到他現住的地方來。任老姆立刻寫了覆信，他很滿意又找到了以前的同伴，並且跟他通信真是一種樂趣，因為給他寫信用不着為自己文法上的錯誤感覺什麼難堪；雖然他這位朋友住在巴黎，但是說話和寫信却仍和一般人一樣自然；信寫好之後，由列阿娜重讀一遍，改正一些比較嚴重的錯誤，這樣他們就相信他看信的時候不會嘲笑他們了。因為無論怎樣，雖然他可以尽自己一切的可能，不过……這很難

用文字寫下來……他生活已經很困苦了，也許不能如自己所想做和應做的那樣來照顧米舍爾。米舍爾的父親由於不知道這裏的生活情況，覺得這封信不怎麼太熱情。

當這兩位老人在彼此交換信件的時候，米舍爾已開始嚐到軍營中的“快樂”滋味了。這個時期是最令人憤怒而詛咒的時期。米舍爾也的確覺得在軍營裏所開始的生活是夠枯燥的。他對同伴們說，是呀，同伴們，我在城裏有一個“橋頭堡壘”，對我來說，我是跳出火坑了。你試試，我能有這個機會是不是應該滿意呀！而你們也會沾光的。我們至少有一個去處可以不時去大吃一頓。我父親對我說過，我在那兒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

當米舍爾來到那個新的地址的時候受到的打擊是很厲害的；那是在水塔區盡頭一座用磚堆成的小房子，非常潮濕，屋內是泥土地。他在敲門以前甚至猶豫了一下，想不進去了。他就像處在卓別麟的影片中一樣，充滿了夢幻被戳穿時的尖銳的失望。是的，米舍爾在決定進去以前是想到了查理·卓別麟的。在他身後是城市的成堆的瓦礫和垃圾，正是一片空曠的平地，非常像卓別麟影片中的背景。而他站在這一切當中，穿着這身可笑的軍裝，穿着這雙不合適的大皮靴……

任老姆立刻把自己這種境況開始解釋了一下。這比寫信要方便得多。他可以說：你看看就知道了；的確，那個客人只要用眼睛一看便也明白了。只要把眼睛睜得大點，就可以猜到任老姆在物質方面對自己不能有多少幫助。但米舍爾却十分感動。從衡量一個人的標準來說，任老姆也好，列阿娜也是一樣，他們一點都不比他們的破房及貧困來得低下。他們是比這個高出一等的。而且他們是會再降下去的。這個，從他們的臉上便可以看出來；他們的生活水準，連帶着其他的一切，總有一天是會被迫提高

的，他們是會從所陷入的洞裏跑出來的。無論如何，關於答應了同伴們的大吃一頓及其他種種，想是根本談不到了。真的要使他沒臉見人了！

“喂，那個洗塵筵，究竟什麼時候舉行呀？”米舍爾剛到軍營就和他要好起來的德歐與費爾南等得不耐煩了，他們毫不客氣地提了出來。

“還有你的乾媽，我們很想認識她一下。至少她很漂亮，是不是？她幾歲了？”

“什麼？我從未對你們提到過乾媽的事，不是嗎？”米舍爾一方面為自己辯解，一方面看到別人在自己所應許的事情上加油加醋，更覺得難堪了。

“就是那個你叔叔的太太呀，他，不是你父親的兄弟嗎！”再說下去人們會相信他曾答應讓他們去過一下貴族的生活，或對他們講過列阿娜是個穿着夜禮服的資產階級婦女了。他們這樣誇大其辭，好像是有意的。

米舍爾寫信給他父親，把這種情況向他解釋了。讀了他的信，他的父親還以為他是在替任老姆辯護。他翻來覆去地替這種貧困做解釋，說這不是任老姆的過失，說任老姆的確是個最好的人，熱愛工作，還有別的一切優點；說他在巴黎的時候絕沒有想到這裏的生活是這樣。他再三地說，不管情況怎樣，他非常滿意同這些人在一起，非常高興在這些和自己一樣的人、在這些工人當中找到一個歇腳的地方，在這裏，大家都感到像原來就認識的一樣。情況雖然和預料的並不完全相同，不過父親所說這裏有個朋友，是個好機會，這點還是對的。真的這是一個好機會。

*

所謂好機會——有個時期米舍爾並不敢承認——特別是為

了那个小阿麗娜。她只有十四歲，但看起來比實在年齡還要大——因為她是在這種艱苦的生活裏長大的，很快地便脫離了兒童時期。因此，當米舍爾初次發覺自己因為有她在這裏而感到一種快樂的時候，他先是不肯承認這種感覺。他對這種發瘋的思想，幾乎有點害怕。想想，她才只有十四歲！假如被別人想像到了的話，將作何感想呢？事實上會想像到些什麼呢？這種緊纏着的又不令人逼近的紛擾，這種如流砂一樣良心上的蕩動，究竟是些什麼呢？每當阿麗娜坐在他身旁的時候，米舍爾便感到一種怕羞的激動，但是這種激動不是為現在而是為將來的事產生的，同時米舍爾又覺得自己這種心情是奇怪的，覺得自己好像做錯了什麼事。因為目前阿麗娜還完全是個小孩子。使她稍微不像一個小孩子的，就是由於她的工作……她下工回家後的那些姿態以及說的幾句話，還有那種幾乎近於粗野的黑頭髮的裝束——她的頭髮從來沒有經過理髮師梳洗過——因為往後梳得又平又滑，所以更顯得光亮；後面則順著頭髮自然生長的样子打個結子，使它不致散亂，也用不着總是用帶着魚腥的手去攏它。由於這樣，她的臉顯得更長，更白，尤其在晚上，家裏黑得非常快的時候更是如此。正是這時，工作帶來的愁慘的疲乏就像一個玻璃面具一樣籠罩着她的面龐，她臉上的微笑人們只能由體會中看出來，有點卓康達^①的風味，是的，有點卓康達的風味。除此以外，她還是個孩子，人們僅能從她的和頭髮一樣束得很緊的有點狹小的衣服上才可以看出她將來能出落得成為一個美麗的少女。但是，在這方面，米舍爾的心情一刻也不能平靜。在阿麗娜面前，假如除了那種內心的計劃，除了那種對即將到來的奇蹟的信心之外，還有任何其他想法的話，他

① 這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著名畫家達芬奇的傑作之一，畫的是意大利婦女蒙娜·麗莎的肖像，面部流露着若隱若現的微笑。

会感到羞耻的。这也許是对於軍营的粗暴生活的一种反应……他在那个女孩子与自己之間保持着、耕耘着一片廣大的純潔的土地，一片靜默的隱秘的土地，这片土地是这样純潔，以致他有時甚至想到自己是否弄錯了，是否那种看來非常嬌嫩地在上頭發芽生長起來的东西真能一天一天地很好地成長起來，或这不过是白日做夢……

答案很快地就來了。这种答案就是他对这女孩所担任的工作的憎恨。他只了解她自己講出來的那部份工作，但是这已經够了。这並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对於像她这样一个孩子，要她來做这种工作，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使这个工作变得不人道的一切一切……她們都是些妇女，而且特別是些非常年輕的少女，在漁期旺盛的時候，她們一共有二十來个人。就像在肥料場一样，她們沒有工会。任老姆有一天还補充說，她們当中也沒有党……什麼党呢？这样米舍尔就知道布瓦一家都是共產黨員了，当然……这只能使他又一次感到驚訝。每当举行投票的時候，他父親一向是支持社会党的。而他自己还不曾有過投票的机会，因此……在工廠裏，他和一些別的人一样是个中間分子，既不肯加入總工会，也不願加入工人力量工会^①，人們稱他为“無組織的人”，他只好微笑。这使他感到自己被劃为兩棲動物，或無脊椎動物了。無論怎样，当一个運動開始的時候，除了那些廠主的爪牙以外，每个人都行動起來的。在这种情况下，是無須帶上什麼派別的牌号的！他不加入任何組織也有他的好处：可以不繳会費，同時可以不去參加集会，不是这样嗎？他寧可帶着画箱到瑪納河沿岸徘徊，当然，塞納河是比較近些，不过這裏一直会有不少人在你背後看你，当然，由於他离画得完美的程度还远，他对進行工作便会

^① 工人力量工会是一个反動的組織。

感覺很不自然……至於在瑪納河旁，那些漁夫——他們也是工人——他們懂得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画得好的；他們反會鼓勵你，尤其当他向他們說：“你們知道嗎，我並不是職業画家，而是西特龍工廠的鐵工呀！……”听到這裏，他們便都認為這真了不起……至於那些農人們，如有一個從田裏回來的对画看一眼，只要看見画上有綠綠的东西，樹木、青草及天空，他並不去細看画的技巧，他只感覺到高兴，他爱的东西別人也愛；他認為这个画就像他的生活一样，当然不能尽善尽美……但是他的生活，这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話，很快地便会变得与阿麗娜的生活一样了：每次她从工作地點回來，總是感覺太疲累与厭煩，对無論什麼事都不感到兴趣。想想看，整整九個鐘头，脚都浸在冰冷的鹹水裏，手也在裏面摸着魚。原則上，她們應該有一大塊漆布圍在腹前。有幾個人是还有一塊的，但是最近半年，都破了，变得破爛不堪，而由於嚴重的失業情况，總是有不少妇女在門口等着，只要有人被解僱或離開便有人補上，因此不可能希望老闆會發給一塊新的。你只好自己買！至於靴子，很久以來就已經提不到話下了。因此，这些女人們便用破布把肚子及脚包起來……而这些破布是又溼又鹹，你可以猜想得到是怎麼樣……那个叫德拉許的老闆得寸進尺，他以为他是可以任意愛幹什麼就幹什麼的。最近這幾天，由於暴風雨的關係，魚量降低得差不多沒有了。大家甚至於跑去替他打扫厕所，把蜘蛛網去掉；那些厕所是塞得那樣滿，以致他說在天冷冰凍的時候，可能使糞池因而破裂。大家在他花園深处挖了一个坑把这一切都埋了起來。不过，由於这太不像样了，好像管理方面还是有所聞了，不久就有勞動檢查員要來檢查。應該指出檢查員並不是第一次到這裏來。在以前他也來过幾次，但情况一點沒有改善。不过有什麼办法呢？……

任老姆說：“不幸的就是这个。在運動達不到的偏僻角落裏，有这样一些大家無法解決的事情。除非有人有足够的勇气敢以自己的職業來冒險一下，这种問題是不会得到解決的。这种問題只有在別的問題都得到解決之後才能獲得解決。这類的傢伙，在一九三六年或在法國从德國軍隊佔領下獲得解放的時候，他們是头一个放棄一切的，他們都怕得要死！我的好天啊，下次再遇到同样的机会，就絕不放过他們了！”就像在所有女人們工作的場所一样，这个老闆，作为男人來說，也是那些女工們的敌人。当他在她們所工作的棚子裏巡視的時候，他總是用那种眼光盯着她們，使她們垂着眼皮不敢抬头；只有一次有一个女工拿了一把碎冰扔到他臉上使他頭腦清醒過來……不用說，这一下她当然被赶走了！但是在离去之前，她却痛痛快快嘔嘔了一頓；她說他过去依靠过德國人，他現在又相信因为有美國佬在這裏，一切又可以重新來过，他解放的時候，總算是倖免了，但是下一次，像他这样与敌人合作的分子，不能任他再存任何幻想，她是头一个会去挖掉他的眼睛，叫他活生生地吞下他的魚，連同魚骨头、冰及魚腸子一起吞下去！……他老嘔嘔解僱！解僱！他以为同美國佬在一起就像同鬚頭髮的德國鬼子在一起一样，一切都会恢復老样的，或者听他欺負，或者被赶走！臭傢伙，滾你的吧！阿麗娜与別的孩子們听了这些話真是又高兴又害怕。她們从來还没有看見过一个女人这样地激動，能这样痛快淋漓地，赤裸裸地，不留餘地地大声直嘔，把她們在內心深处所最懼怕的，所最憎恨的一切都傾吐出來；这些懼怕的心理，對於一个还是小孩子的她來說，是找不出適當的字眼來說明的。她們也从沒見過別的男人能够如此，甚至一个男人是不是能發怒到这样程度，也是个疑問。這對她們來說是个尖銳的啓發，也啓發了她們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的難於置信

的潛在力量。“假如更團結一致組織起來，那種力量更不可估計了！……”布瓦魯這樣說過。這件事使他想起了在“人道報”上所讀到的有關“巴黎公社”時代婦女們的一些事情……

到了晚上，列阿娜默默地想了許久自己的孩子，又看到任老姆不肯開口，她嘆了一口氣說：

“在她這樣的年齡，就聽到並說出這樣的事情來。”

“你看清楚了，她的話是帶着仇恨說出來的……”任老姆答道，“這是好事，她的本質還好……”

這種仇恨，米舍爾是十分表示同情的，而由於他想把這種仇恨完全當作自己的仇恨一樣來看待，他更好地肯定了：目前他只能與阿麗娜保持一種與小孩子一樣的關係，至多他只能有時逗逗她，說她怎麼還是那樣的孩子氣；他甚至時常不許自己看得太遠，比超過今天的她還要遠；但是他知道，他肯定地知道，以後除了她以外，他是不会愛別人的。他是剛剛二十歲，但他在等待她的未來的前途。現在只能等下去……不過這種等待，它是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就是想把現在僅僅萌芽的回憶保留下來；他想為她畫一幅像，而且相信會畫得很好，儘管他畫的像從來沒有成功過。

*

不過這一切是德歐及費爾南經常跟他搗亂的原因。尤其是他們對這些事情並不知道得很清楚。

“哼，好朋友，光亂說亂應許，真把我們騙夠了！你真是個不講信用的人！你就那樣一個人又吃又喝獨享其樂？”

“不要過甚其辭，我從不會答應過你們什麼。你們看到我在煩惱，便胡謔出一些沒影兒的事情來。”

“沒答應過？沒答應過？你瞧，德歐，他竟有臉說沒有答應過！這個騙子，去吧！”

他們似乎是在捉弄他取樂；毫不注意他正在尽力設法開始為自己辯護。

現在竟有一些人大言不慚地說天下沒有什麼叫機遇，沒有什麼叫運氣……可是一件接着一件發生了兩件事情，竟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首先是那大樓的佔領和布瓦全家的搬家。因為這樣一來，帶德歐及費爾南到這裏來，就要比到布瓦住的老地方去容易得多了。其次，在以前的住房裏，任老姆、列阿娜及阿麗娜對他們的貧寒窘迫都有點感覺難堪……另一樁特別驚人的事件，就是由西特龍廠寄來的那封信和那張匯票。那封信是小組簽署的，是他那車間的共產黨小組署名寄來的。這是什麼意思呢？他們究竟對他要求些什麼呢？那張匯票是一張五百法郎的匯票。來信說明，小組曾想到為在軍隊中服役的同志在車間內進行一次募捐，因為車間的工人們不會忘記，一個西特龍廠的工人，雖然穿着軍裝，仍不失為一個在工作及戰鬥中的同志。信裏反覆地闡述着這種論點，而米舍爾是把整個兒的信都讀了的，他讀時有这样的印象，就是信裏有許多意在言外的話，好像他們認為他現在對一些他從未認真思索過的東西，已經深信不疑了。由於這種緣故，他甚至首先懷疑，信可能是誤投了，可能是寄給小組的一個成員而把地址弄錯了。他讀了好幾次“親愛的同志”的話……他又想除非是布瓦玩的花樣，他可能給他們寫信提到了他？……不過還是不對的，信裏有一句話解釋得非常清楚，它說小組把這個寄給車間被徵召服役的同志們，“不管他們的政治、哲學或宗教見解如何”。從信中還可讀到，“由於共產黨員的內閣部長被排擠後，歷屆政府所不斷推行的提高物價的政策”，這五百個法郎算不了什麼，不過下次他們預備多寄些。此外，小組由於車間具有各種不同見解的全體同志的幫助，估計下次可以寄來一個聖誕節禮物包。對米舍

尔說來，这真是一个完全沒有想到的运气。他特別受了感動，車間會这样想到他，那些同志們，主要是那些寫信的同志們，竟用这样一个共同名字——小組——來署名。到今天为止，根据他所了解的，他一直認為小組是个很嚴厲的玩藝兒，对自己來說是太嚴肅的东西，它冷酷，同時相当有戰鬥性，在他的年齡來說，尤其是有點苛求。不过現在它已取得了生命，有血肉，有熱情。全体同志們的心，假如有一个時刻曾为他而跳動——而表現在这些錢及这些包裹的禮物的話，这就应歸功於小組的主動。事实上小組究竟是誰呢？是那个被人挖掉了一隻眼、有着稀稀鬍子、老是將嘴巴鼓來鼓去的塔塔夫老头子嗎？还是加南，那个高大的青年小伙子——他有一个經常喜欢撫摸機器和工具的怪癖；工会的維龍，他会踢足球，是个出色的左衛；邁尔西埃，也不是坏人，不过他常常藉口自己是个鰥夫而喝醉酒，酒醉後他可真会糾纏別人；或者还是米舍琳娜，一个像絲絨一样溫柔的少女，非常年輕，不过在工廠裏却很久了，她父親是在战争期間被害死的；在最近的時期中，人們時常看到她同加南在一起，就是那个爱撫摸機器的人……塞巴士謙，一个長得太快的人，兩隻手就像錘子一样，他一直在試着用柔軟得像橡皮样的調子学着歌唱家伊伏·蒙当唱歌。还有伏尔泰，那个每天早上在工廠大門口向你兜賣“人道報”的人，他總有办法使你每天都相信報紙上登載着与你有關的事。他会說：“你看吧，这个或那个，都是与你有關的事……”總的來說，每个人本質上都是非常使你喜歡的人。討厭的傢伙車間裏並不多。小組的同志却是好同志中的好同志。不过現在又加上了別的东西。米舍尔再不能一个一个地去想像他們了，他們是融在一起，特別是个性更难顯出來了；但是合起來說，他們代表着一些事情：这封信，這張匯票，那种为收集禮物包裹的忘我精神。合

起來，就比分開的個人的作用大得多了：這個奇怪的名詞——小組。想得到他們在一塊兒開會的時候，也是一樣的奇怪，因為加南與米舍琳娜，伏爾泰與塞巴士謙，他們每個人都有着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脾氣，然而卻在一起，當然他們的會議不會像一般所想像的那麼無聊。自然，米舍爾曾想到立刻寫信謝謝他們，並請他們轉謝所有的同志們。小組的來信上是註有小組秘書的地址的。小組秘書是加南，那封信也許就是他寫的。他寫信時一定不時摸着筆桿，也許寫到這裏或那裏的時候還要想米舍琳娜來調劑一下。啊，真是個了不起的同伴啊！人們一直同他在一起工作，而對他這一切從來都沒有想到過……等我能畫的時候，我和你們打賭，我一定要替他畫一幅像。他甚至想到對這件事寫一封感謝信是不夠的；他把這件事寫信告訴了他父親，他要求他找一天晚上到西特龍廠門口去當面謝謝他們：騎自行車去並不太遠，不是嗎？

至於匯票，他馬上便想到去買些甜麵包與一公斤經過檢驗的葡萄酒以便在德歐及費爾南面前挽回些面子。他又想，這樣的集會為什麼不可以在任老姆家裏舉行呢，因為現在是不同了，他們已經搬到新居去了。因此剛才他便設法在客人未來之前先趕到任老姆家裏。他把酒瓶放在大衣口袋裏，膀子下夾着新鮮的甜麵包。起初任老姆很不高興地看了他一眼，以為這是送給他的禮物。這會使他感到為難的，尤其是他並沒有能夠更好地幫助他！……後來，米舍爾想出了一套話說：他想請他的同伴共同分享工廠裏同志們送來的禮物，並且他想到請他們的地方是這裏比較好，因為在這裏就如同在自己家裏一樣……“這個，你說的很對，”任老姆立刻說，“這裏就像你的家一樣。”不過他說這些話好像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他所掛心的、放不下的唯一事情就是那封信和那張匯票。關於這一點，他的臉上表現得很清楚。

“你敢肯定这是小组寄来的吗？”他问，好像这件事太美了，不能令人相信。

“喂，我没有读错呀！是这样写的，你看看就知道了……”

他用非常激动的粗大手指很快地把信拿了回去。

“真的，”他说……“这真是了不起……”

他的脸上立刻光彩焕发。他唸得这样的快，好像他已经把信背诵出来，而可以整句地跳过去一样。后来，他再也忍不住了：

“你了解这个意义吗，列阿娜，那些同志们，那些在巴黎西特隴廠裏的同志们，这就是他们！”他又回到信上，把那个写了自己住址的加南的名字看了两次。究竟任老姆现在是想些什么，米舍尔猜不到。你看他眼中的光彩，好像是一种伟大的足以自豪的情感，是为那些远方的同志而感到足以自豪的情感，这些同志们走的道路与他走的道路突然交叉起来了。米舍尔看到他这样激动，实在有点惊讶，并且也有点不安；他想像他这样的兴奋，他会把这一切在别人面前讲出来的。他如果这样做，这简直是糟糕，因为米舍尔的全部计划原是想一声不响，让德欧及费尔南相信这些甜麵包和那一公斤酒是布瓦做东请的。当然，这还不是他所答应过的那种筵席，但这总比不请来得好，开头这样也算不错，而且可以说，这不过仅仅藉这个机会大家见见面而已。

第十二章

一个普通党员

虽然任老姆一直纠缠在这些几乎不近情理的感情问题上，米

舍尔的計劃到現在为止似乎尚能經得起考驗。費尔南及德歐都顯得很老实的樣子，他們相信請客的是房主人。他們做了些客人裝腔做態的細節，假如他們知道真情的話，也許他們是不会这样做的。

然而任老姆却停止談他的問題了。他把很久以來就想說的，就是自从他猜到米舍尔對阿麗娜的爱情以來就想說的話全部說了出來；他早就想好了，總有一天可以裝个不在意的樣子把這些話擺在他面前。他說：“爱情，这不是鬧着玩兒的，而是件非常偉大的事，是件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該受到尊崇的事。”說完了後他看了看列阿娜一下，她已懂了。他的任务也完成了……

“不管怎样，得赶快擺脫这兵營生活才好呢！”突然德歐嘆口气說，他也許是故意地想改換一下話題。

“当然啦！”費尔南說，“可是假如我們必須服役十八个月的話，那麼我們一半还未服完哩！”

“是不是我們一定要服完这十八个月，也还不能肯定，”德歐自己安慰自己地說。

“有人說，”米舍尔插嘴說，“那要看美國人是不是來得更多，要看德國人是否想重整軍隊。”

“这是怎麼講？”任老姆問道。

“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得到保障。假如我們國內駐有美國軍隊，又在我們与苏联之間有德國軍隊存在的話，那麼我們便不需要这十八个月的兵役了，他們是这样講的……”

“我的老天，講這些話的人真坏透了，”任老姆嚷了出來。

“我不知道，”德歐說，“相反地我倒相信，假如德國又一次有了軍隊，那我們真要服十八个月兵役了，因为，我們又会開始不安定，不得不警惕了。”

“你要好好弄清楚，”米舍尔改正他的話說，“这不是我說的，这是一种普通的想法。”

“这是有人这样傳播出來的，”任老姆說，“他們为的是使你們安心，同時使你們不去反对德國的重新武裝和那些源源而來的美國佬。”

“对呀，”费尔南贊同地說，“十八个月的兵役是不会縮短的，这是我說的！”

“你說的是另外一回事，”任老姆答道。隨後他又重述他自己的意見，他說：“目前，人們是把事情顛倒了給你們看的。实际上在法國的美國兵越多，德國的大砲越多，你們的兵役不僅不会少，而且反要多，由十八个月，也許会加到兩年，事情是这样。所有这一切都是相联在一起的。这是同样的事情！”

他差一點兒說出“这是同一个政策”；但他想到这三个小兵听到这种字样以後也許当中有一个在思想上会有抵觸，認為又是政治談話，便改了口。用“事情”这个詞是沒有危險的，而結果是一样的。不过他說着，一边仍看着那三个人的臉，观察一下自己是否講得太早，假如有人对这些感到不快的話，他已準備不坚持自己的意見，而只迂迴地把話講出來。

“十八个月的兵役，你不以为这有美國人在上面搗鬼嗎？”

列阿娜也很注意地看着。当她每次看到任老姆这样謹慎地，像对待一件非常嚴重的、必須十分当心的事情与一些尚未被說服的人進行討論的時候，她的心一直都是有點不安的。她常常自問：他会勝利嗎？能把他們說服嗎？或者是，在他們走了以後，他会感到失望嗎？他对談話的毫無結果会不滿意嗎？他会埋怨自己嗎？她很知道这样的結束会使他感到多麼痛苦；因此，她很關心他們这次談話，这次談話也是她心裏的一件事。

正相反，費爾南說：

“我正是這樣想。這是因為所有的法國政黨都持反對的態度……”

“你怎麼看到這點呢？”任老姆問道，一邊摩擦着他那佈滿很粗的毛孔的大鼻子，好像想要把自己忍不住的微笑隱藏起來一樣。

“比方說，在我們那裏，在舒阿西……”

“你真是舒阿西人嗎？”任老姆大聲叫了起來，他看了列阿娜一眼；“是舒阿西·勒·洛阿嗎？”

“是的，”費爾南說，“為什麼？”

“那麼說來你認識莫里斯了？”

被這一問，費爾南當時便想，他指的是哪個莫里斯呢？後來他了解了，毫無疑問是指的這一個莫里斯了。

“你說的不是多列士嗎？當然我認識他，不過我只和大夥兒一樣認識他罷了。”

尤其是從這件事上，費爾南——德歐也是一樣——知道了任老姆是個共產黨員。老老實實地說，他們過去會這樣地猜想過。不過他們從這件事上尤其可以看得清楚的，就是任老姆對這事並不隱瞞。他任它自然地流露出來，不論在任何人面前都是如此，就像他對人說早安那樣自然。這是與好些人不同的，不論是共產黨員也好或其他的人們也好，這些人常因情況不同將自己的証章忽而掛上，忽而拿掉。

“真了不得！你時常看到他嗎？”

“當然啦，時常看到他。”

“真的！你太幸運了！”

“還有一個別的人也在舒阿西，”列阿娜說……“就是那個把喬

治特的小女孩領走了的女小學教員。”

“对了，也許你也認識她，”任老姆對費爾南說……“可惜，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呃，列阿娜，你向喬治特問問她的名字好嗎？……”

“那個小女孩今天早上還有信來呢，”列阿娜說。

“那麼，她說什麼？”任老姆急促地問道，這幾乎使他把他的政治都忘了。“她好嗎？”

“她說她很好，不過，又能夠好到哪裏去呢！……”說到這裏，他太太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沉默了下來。費爾南利用這個機會把他的想法繼續往下講。

“是的，在舒阿西，十五天以前，這是我父親寫信告訴我的，整個市議會都要求在聖誕節以前使四九年第二次被徵的人復員。提出那項要求的有十三個是共產黨，大約有十個是法蘭西人民聯盟，三四個社會黨及人民共和黨。想想看，既然所有的法國政黨都表示反對，就像我已經說過的，我很相信這件事一定是由別的方面弄出來的。”

“你說的也對也不對，”任老姆答道……“我並不說別的黨派裏都是些壞人；但是，政府及議會中的那些領導人物，除共產黨外，他們都是贊成十八個月的兵役的；只要美國佬一句話，他們便會立刻回答‘O.K.’。”

“政治這些勾當，真令人莫名其妙，”德歐插嘴說；“在那裏頭，我們總是被犧牲者。”

“那些美國佬，”米舍爾說，“十八個月的兵役對他們沒有妨害，他們在軍隊裏的待遇都很高，每月有三萬到四萬法郎，軍官更不用說。對他們來說，服兵役簡直就等於休假的另一種方式。”

“這個話嘛，朝鮮要除外，”費爾南插嘴說。

任老姆斜着眼望了他一下，不过实实在在，費尔南並沒有任何惡意。

“而我們每天只有十法郎，他們又如何不把我們看成小可憐虫呢？”

“我們的用处，好像只能替他們維持交通。”

這句話是費尔南說的。不过米舍尔突然想到幾天以前，他被派到离這裏很近的十字路口去站崗，在那裏据說有一个老年市民被压死了。米舍尔的職務是当那些美國卡車開往营房的時候，阻止行人穿越馬路。那些行人，不管你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都强为微笑，你可以猜得到他們想的是什麼；有的人甚至開玩笑地說了出來。不过，这些行人，这还不是那最可怕的。他已開始習慣了。米舍尔已不是头一次担任这种苦差使了。最坏的是，那裏离市區非常之近，他一直害怕碰見阿麗娜，怕阿麗娜看見他在那裏执行这种可笑的職務；而且，这种職務还不僅是可笑而已。因此他不喜欢大家的談話太接近這個問題。他這時臉有點紅起來。为了避開这种危險，他說：

“你們不口渴嗎？你們不停地在講。為什麼不可以把自己的煩惱略为忘掉呢！……”

禍事來了。

任老姆喝了之後，接着他把杯子拿在手裏轉過來，对着灯，一面对米舍尔說：

“咳！西特龍的这种酒真不坏呀！”

这次，米舍尔的臉一直紅到了耳朵根。德歐及費尔南都看出來了，不过他們最初一點也想不出為什麼。假如米舍尔不紅臉的話，他們也許还会認為西特龍是一种酒的牌子呢；西特龍酒牌当然是有點奇怪的，不过就是这样，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啊！”米舍尔嚷道，他故意大笑着，“这是任老姆与我之間的一种玩笑。”

他的詞句中有一个詞太过分了些：假如他說“这是任老姆与我之間的一件事情”，这可能就过去了。但是……

“什麼，一种玩笑？……”任老姆問道，“那封信是你跟我開玩笑的嗎？”他看了列阿娜一眼。他顯得非常痛苦，並对米舍尔感到不滿；“这个，这不好，”他又加了一句。

“不，不是这个，”米舍尔迅速答道，他寧可冒一切危險，也不肯使任老姆有这种想法。

这样一來，德歐与費尔南什麼也不敢問了，不过他們都为这件事的發生弄得非常狠狠，以致米舍尔認為最好不如再重說一遍，他於是帶着同样勉强的笑容又說：

“沒有什麼，这是任老姆与我之間的事……”

他們兩個听了这話都表現了那种感到自己在这裏有些多餘，因而不免拘束起來的表情，这逼得任老姆直截了当地把事情兜底翻了出來。

“我一點兒也不懂。为什麼他們不能知道他們是在享受着西特龍廠的同志們的酒和甜麵包？难道你为这个感到羞慚嗎？假如你感到羞慚，你就不應該接受他們寄來的錢！”他說着站了起來，差不多發怒了；“你要知道，这些錢是並不骯髒的呀！”

听了这些，米舍尔感到無地自容。他偷偷地看了阿麗娜一眼，她也像別人一样，睜大着眼很驚訝地去看他。

“任老姆！”他嚷道，“你清楚地知道我絕不是这样想的！”

“既然如此，那麼你究竟是什麼意思？”任老姆嚴厲地問，“我对你玩的什麼把戲一點也不懂！”

不过，德歐突然站了起來。

“我懂了，”他說。

米舍尔想，不要德歐也生气了！

他沒有生气。倒正相反。他勉强按住了自己，很笨拙地在米舍尔背上拍了一大下，打得幾乎比他想打的还要重。

“坏蛋！”他想藉此掩飾他自己的激動說，“你沒有看出好幾個星期以來，我和費尔南是在同你開玩笑嗎？”

“什麼？”

“你拿我們所說的一切，什麼筵席啦，你的乾媽啦，都認真起來了嗎？不瞞你說，那是我們故意那樣說的，故意誇大其辭的。我們是要看看你究竟如何來应付。因为當我們一知道任老姆是个碼頭工人以後，我們便猜到他是不会富裕的，我們並不是小孩子！”

他接着又稍微轉身向着費尔南低声說：

“可是就在現在，我深知我們拿这个來对他開玩笑是錯了……”

隨後他又对任老姆和列阿娜說：

“你們不要生气。我知道艰苦的生活是怎麼回事。費尔南也知道。我們了解，我們很了解。”

真是見鬼，这真太难了。他轉身向着米舍尔又重新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說：

“你看你用的詭計把我們弄成什麼樣子了！你不相信別人會了解，是不是？現在你看僵得什麼樣子，大家都不知道說什麼好！真是糟透了！”

但这一拍却把整个局势挽救了回來，因为當時的空气已經變得緊張得難於忍受了。任老姆、列阿娜、还有阿麗娜現在對於一切都了解了，大家都想这是必然的……。不管怎样，这套滑稽戲

是要揭穿的。米舍尔一方面对别人感到愤怒，尤其是对德歐感到愤怒，但同時又想去拥抱他們，拥抱德歐。恰好这一拍，使这个小伙子的緊張勁兒鬆散了一下。

“什麼？”他嚷着一边笑一边站了起來，“啊！你們拿我開玩笑！你們將得到報应！”

於是德歐和他就像小孩子們一樣用拳头相互比起武來！實在，這是一種緩和緊張氣氛的方法；他們彼此牽住，纏在一起，因為他們大笑不已，笑得腰都直不起，氣也喘不過來，別的人也圍着笑，費爾南則扮演着評判員，夾在他們當中喊：“分開！分開！”他們的互毆和歡笑，是這樣地真情流露，叫他們的眼淚都流了出來。

任老姆本人，最初雖然對這種場面感到有點驚訝，但他也認為還是這樣比較好點，便把酒瓶裏的酒都倒在自己杯子裏，也參加了這套把戲。

“好，我為優勝者的健康而乾杯！”他一邊站了起來，一邊說。

“簡直是孩子！”阿麗娜說。

*

他們走了，阿麗娜也睡了，任老姆對他太太說：

“你必須注意一下孩子。你看到她臉上的表情沒有？我們並沒有看錯。”

“她還太小哩。他們不應該就有這些思想。”

“你知道，他，倒是個好孩子，人們可以看得出來。他絕不會做任何壞事。只是，當他重又回到巴黎的時候……誰知道呢？他年紀也不大。也許這是他偶然的一種想法，很快地就過去了……”

“巴黎太遠了。還有，在事情成熟以前，誰知道三年或四年當中能發生些什麼事？她是這樣年輕，絕不能使她就遭受苦惱。也

許我們早就應該……也許我們最好使他們馬上就斷絕關係。”

“不能这样做，这不太好。他們这样也並沒有什麼不对啊！虽然她还十分年輕，可能不應該这样做，不过我們不要讓她以後埋怨我們。我們也沒有这种权利去阻擋她。”

“他在为她画像……他們在一起很久一句話也不說。”

“你不是同他們在一起嗎？”

“我虽然同他們在一起，不过孩子們頭腦裏究竟想些什麼，我怎会曉得呢？也許这个像我們就不應該讓他們去画。”

“無論如何，画倒画得很像样子的。”

後來她从他的沉默中猜到另外有一件事。她等着他說出來。

他終於說出來了，他說：

“这太不幸了，邮票真是太貴了。”

“什麼邮票？”

“什麼邮票？寄信的邮票！”

“為什麼？”

他想說又轉了幾個灣，好像他將要求一种特殊恩惠一样。

“我把他們的地址記下來了。你認為怎样，要不要給他們，給西特龍的同志們寫幾句祝賀的話？總之……幾句表示感謝的話会使他們感到高兴。”

“十五个法郎，又有什麼了不起！”她說。

他对她很了解：在同样情況下，即使需要五十个法郎，她的話也会是一样的。这是她給他送禮，遷就他的一种方式。

“你是这样想嗎？”

她看着他笑，有點嘲笑他的样子。“不要假裝猶豫了。你知道得很清楚，这样地裝腔做勢騙不了我，”这些意思都在她的眼睛裏表現了出來。

“只是，我們連信紙都沒有了。”

“你可以從女兒的練習本上撕下一張來。從當中撕，她不會看出來的。日曆後面還有一個信封，放在那裏已經好久了。”

他坐了下來做寫信的準備。

“你用鉛筆寫嗎？”

“不，我只用鉛筆打一個草稿。”

“那麼，你不要用這樣一張好紙。”

“不！我將寫在昨天晚上我們印的一張傳單的反面。我身上還剩下一張。”

“為什麼你們讓傳單反面空着呢？”

“這主要是為了要油印得快些……機器只轉一面就行了。假如今天早上傳單沒有發出去的話，也許現在一切都已經炸壞了。”

“你以為他們還是要這樣做嗎？”

“一被揭發了之後，他們這樣做就比較困難了，因為大家將明白是誰的罪行。從早上起，人人都在那裏談論這件事。有很多人還不敢相信。不過假如他們實行他們的陰謀的話，受害者將是他們自己而不是別人。”

“你以為我們可以繼續住在這裏嗎？假如我們又必須回到原來的地方，怎麼辦呢？……”

“我們除了盡我們一切的力量，還有什麼辦法呢？你听听，你看這樣開頭行不行？……‘親愛的同志們。這是黨的一個普通黨員用個人名義給你們寫信。不過，就是在這裏，在美國人的佔領之下，我想對你們講……’。”

第十三章

雪是可爱的

“就讓孩子們獨自留在家裏嗎？”

“你說这个，是不是說我不該去開會？”波萊特問。

亨利的問話似乎是不注意隨便說出來的，他也不敢肯定究竟這句問話有什麼意思。現在他所能做的，只是聳聳肩膀，心裏想着自己的確是不對。自己本質上還那樣的落後，改造得不够好！……自制力略為一鬆弛，夫妻間所突然發生的事，真叫人有點害怕。假如他答覆她“是的”，他會感到羞愧，而她自己也許會乾脆把自己所想的對他說了出來；她將會說，他很久以來雖然推動她去參加黨的工作，並不是出於真意；她出去工作的時候，孩子們沒有她在旁照顧也一樣很好，因為他們並不是獨自在家裏，而是有那些鄰居可以跑來照顧，比過去在破棚子住的時候離瑪麗還要近……現在，他一想到這些，自己很了解。但是話已經說出口了，而他所以說出那句話，只能解釋為一種埋怨。她猜到了這點嗎？無疑地她是猜到了。但是她的表示，好像他這會兒聳聳肩已使她完全安心了。他於是說道：

“你不相信嗎？假如我不願你去的話，我就不會和你一起準備這個會了。”

“當然相信，”她稍微帶着笑說。接着她又說：“現在，假如你願意的話，你可以留在家裏看他們。為什麼男人不能管家？”

“我的話並沒有這個意思，你不要添油添醋。”

“不是，說正經話……”她走向他，离他非常近，用手捧住他的臉，像講和的樣子說：“你不認為保衛他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替他們保衛住这个住处嗎？你認為整天坐在他們旁邊，等着別人把我們連他們一起趕回破棚子去，那才好嗎？”

“你知道得很清楚，你用不着对我解釋这个！”他用手抱住她的肩膀，為自己辯護着說，接着他立刻又把手拿了回來，對自己感到非常不滿意，自己對自己說：这个動作並不誠懇。这个動作是騙人的，你在那裏自己騙自己。

無疑地她看到他相当困窘，便溫柔地替他解圍說：

“你知道，我仍不大放心。这样的講話，我还從來沒有做过呢。”

他利用这种机会補救說：

“头一次總是这样的，你看吧，那比你想到的要容易得多。尤其是人們对被驅逐这件事現在都已非常激動了，这已經普遍化了。”

“是呀！”她像開玩笑的樣子說，“你可別說容易，你可不要減低我將要去做的的工作的價值！”

不对，这回或者她是在說着玩兒，或者她是搞錯了。这一次他一點兒沒有那样想。

“為什麼你說‘这一次’？”她問道。

他很坦白。他向她承認他剛才內心裏所存在的不正確的想法。这一下好像她原是等着他这种自白才去擁抱他的。他感到她在这第一次大会以前神經真是非常緊張，在这次会上，她不僅去听別人講話，還要自己發言。她於是對他說，这一次却是沒有一點兒埋怨他的意思：

“一點也不要耽心。乔治特答应替我照顧一下孩子。她在墻壁那边会听得見的……不管怎样，我已把鑰匙交給她。她不時会過來看一次的。你真以為我會把他們單獨留在家裏嗎？做爸爸的不

再担心了？”

“唔，你乘这机会挖苦我呀？你拿我开玩笑……”他抓住她的手腕說，“你小心你的耳朵！”

馬上他們就又重新变成男孩子和女孩子了；自从相爱時起，差不多有十五年了，他們沒有改变过。他們还懂得玩。

“饒我吧！”她嚷道，“不过……我並不怕你！”

他把她抱在怀裏，想咬她的耳朵，就像往常一样。这是他开玩笑時处罰她的一种方法。她抵抗着，和他一样地笑着。不过她心裏仍非常害怕，就像小孩子在玩狼的遊戲一样；她想假如他真的咬的話，怎麼辦！他緊緊抱住她不讓她動一動，他的牙齒靠近她的耳朵，問道：

“那末，現在你求饒了？”

“我从沒有向任何人求饒过！你若咬我，我把你的烟斗藏起來，兩天不讓你抽烟！”

於是他輕輕地咬了她一下，把她放開，事後大家都跑着，想头一个搶到放在日曆袋子裏面的烟斗。这一回却輪到他有點害怕了。兩天，她是不会的……不过今天晚上她可是办得到使他抽不成烟的！幸好，如同往常一样，还是他头一个搶到。不过，那个日曆經過这种的拉扯，很快地就不成样子了。

“我們瘋了！”她笑得簡直喘不过气來；“假如別人看見我們的話！”

“管他！人人都是像我們一样的。誰还不是總要不時地玩玩。甚至那些看來最嚴肅的人也是一样……”

她裝着埋怨的口吻大声說：

“支部書記同志！……”

他們同時都大笑起來。

“什麼？敵人說我們像木头一樣生硬。你從‘列寧在十月’這部電影中看見過列寧是怎樣的。然而，哪一件事，他不操心啊！……”

“這並不妨礙……”她用手指指着他的臉說，“有時我們臉上是很嚴肅的。你自己……”

“什麼？”他說，他覺得她就要擊中要害了，因此他臉上裝着更加驚訝的樣子。

“‘什麼’？‘什麼’？不要說了吧，有時你那嚴肅的樣子比你天生的樣子還要嚴厲。”

“有時是必須的。”

“算了！不僅在討論的時候你是如此。舉例來說，在遊行的隊伍裏，有時我見你裝做很嚴肅的樣子，挺着腰板！”

“這也是一種自尊。不過，無論如何，你是說得過分了點。你應該受到報应的！……”

她反攻地說：

“喂！你的會，你要遲到了！”

“了不得，真是這樣！我只有五分鐘了。把大衣給我。告訴你，這些會並不長。一個是鐵路工人小組書記聯席會議。他們只有三個人。另外一個是五金工人小組書記聯席會議，有四五個人。假如第一個會結束得快的話，我在兩個會議中間可能回來吃一點東西。這樣在你去開會以前我還能再看見你。”

“無論如何，假如你不能回來的話，到時候你會想到我的，是不是？你答應了？”

他騎着自行車很快地走了，心裏帶着微笑。也許他臉上也在微笑着，不過由於天黑的緣故，看不出來。這時天氣非常乾冷。一場輕飄飄的雪開始下了起來。好多年來這是他頭一次重又感到雪的可愛。他已經把雪的可愛忘記了。因為在破棚子裏，下雪，

你会記得是怎样一种情况……

第十四章

这是一种危險

“假如只是四个人討論的話，”那一天阿瑟·加尔松这样說过，“那就不用不着到支部去了。我們可以在我家廚房裏安靜地進行討論。並且，我那裏离車站也比較近。”

“那不会打擾你太太嗎？”亨利曾那样問过。

“她也是黨員。”

“虽然如此，並不能說就不会妨害她呀。”

当然这句话是对的。証据是，剛才当大家已開始討論的時候，阿瑟立刻打断了亨利的話問他太太道：

“你在这裏做什麼呢，康斯坦士？”

她蹲在那裏正把一塊磚放進灶洞裏去。

“唉。我要把磚燒熱，好去睡覺。我不願妨害你們。”

“你这不是發傻嗎？这麼早就去睡覺！……”

“假如有人在妨害別人的話，这絕不是你。”亨利說道。

她正等着这句话，她听了，重新又坐回自己位子上。“我要說的並不是这个！”她抗議說，很顯然她的态度是很誠懇的。她固然是个黨員，但是很可能她在想着：“假如在我自己家裏我还在妨害別人，那太豈有此理了！”

然而，不論是在自己的家也好，不在自己的家也好，的確她是有點多餘。这看來似乎有些輕視妇女，不过就算她是个男人的

話，情況也會是一樣的。問題在於她的所謂“政治”氣息要比那四位少；有時他們想到她會不會把他們正在討論的事情了解反了。其實，這種思想也許是他們硬創造出來的。不過，無論如何，他們必須多多照顧她，在所談的一切當中增加一些論證以便解釋得更为明白。而對這些，別的人當然只要花較少的气力就懂了。總之……

但是另一方面，那個廚房是非常舒服的，倒是個優點，甚至有點過於舒適，因為塞巴士謙眼睛已經有些模糊起來，隨時都可能睡着了。

“塞巴士謙！”

塞巴士謙是那個綠叢小車站黨小組的書記，就在這個車站上那些美國人駛來了開往營場的火車。他是個機械工人。

“請原諒我，”他突然驚醒地說，“今天我工作得過火了。”

對於亨利來說，聽到這話簡直是一個打擊。不過他立刻想到這是不可能的，這一定不是為了美國人他才“工作得過火”。

“你看吧，開會不會長的，”他絲毫沒有責備這個同志的意思說，“大家工作累，我們了解這個情況。”

亨利接着就解釋，說他特別希望在明天晚上召開有小組書記參加的擴大支部委員會以前能跟他們見一面，因為除了碼頭工人及五金工人以外，他們就是支部中最重要的人了。這樣擴大會議就有了準備。他們到明天為止可以去好好考慮一些問題，特別是要好好考慮那個最重大的問題：就是如何在反對美國的佔領方面使鐵路工人的鬥爭更为有效。

“這並不容易，”塞巴士謙說，他是第一個發言者，無疑地他想表示他並不是像別人想像的那樣睡着了。

亨利看到其餘的兩位同志都點頭支持塞巴士謙的意見。

“沒有容易的事情，”他說。

“請好好注意……”塞巴士謙繼續說……“這並不是那些小伙子不肯反對美國人。只是大家不知道如何去反對，應做些什麼。”

“如果仔細研究的話，”維克多·特里古，那個倉庫小組書記說，“的確這並不那麼簡單。”

這是不容易了解的。亨利知道在他面前的是三個很優秀的同志，有鬥爭性，在困難面前從不猶豫，尤其是塞巴士謙和特里古更是這樣。然而他覺得有些事情不太對頭，但究竟是什麼，他自己也摸不透。“如果仔細研究的話”，維克多是這樣說的。這是不是說亨利沒有仔細研究問題？然而，天曉得！……話是對的，不過他仔細研究過的是有關碼頭工人的事情，而不是有關鐵路工人的事情。難道維克多所要說的就是指這個嗎？亨利知道得很清楚，沒有一件事經過仔細研究後是簡單的。他不打算給他們一些現成的答案。事前他又能夠知道什麼呢？什麼也不知道。他是來和他們研究，而首先是來听听他們的意見的。

“你不要以為我們什麼也沒有做，以為我們並不去做，”阿瑟也說了……

這個，這是個比較嚴重的問題。亨利猜想這裏面不知有什麼誤會。他說：

“什麼，同志們？你們三個人的話好像是說我曾埋怨過你們一樣。”

“听我說，同志，坦白地說，”特里古說，“我們並不是小孩子。我們知道人們有時講的有關鐵路工人的話，說什麼輪船不走了，而火車仍在開。甚至有些人毫不隱藏地對着我們臉說出這種話。因此，即使你不批評我們，而這樣地把我們集合在一起開會，那個意思就很明顯了……”

“不對！”亨利認為應該打斷他的話。他重複地說：“不對，你

們这样想是錯了，同志們……”他特別把这每句話重複了一下，为的是可以爭取一些給自己考慮的時間，因为他还没有想出他对这个问题应该說些什麼。他並沒有弄錯。他正遇到一种非常嚴重的情況……他重新想到吉貝尔……这种情况对生活和工作來講同样地嚴重，他有點兒害怕自己講的話不恰当。他尤其注意到这三个同志如何在繼續彼此相互支持着，因為他們都是鐵路工人，而他自己却不是。此外，特里古剛剛講到輪船和火車時的那種態度……他自己是个碼頭工人，也許這一點对他不能和他們打成一片的問題上不無關係。还有他們所講的，这些同志們，他們似乎在为自己辯護，好像他們觉得自己犯了錯誤，或者好像他們腦子裏在想着別人對他們有什麼懷疑一樣。的確，特別是那些碼頭工人，他們對同志們的要求是高的。他們的確也有權對別人要求高點，因為他們自己是不怕任何犧牲的。还有，特里古所講的、所聽到的人們有時關於鐵路工人的談論，也並不是過甚其辭。不过从這裏就說……

“听我說，”亨利繼續說，“你們說話就像被告在替自己辯護一樣。同志們！……有一件事情令我感到驚訝。這裏我們有四个黨內同志，你們三个都是小組的書記。好！讓我首先對你們講，就是說如果鐵路工人沒有全部做到自己該做的事，即使這情況是真的，我不是說情況已經是这样，阿瑟！我是說‘即使是这样’，你們也不能就这样在我面前採取替自己辯護的態度。當然，你們能够，你們也應該在領導鐵路工人方面多做些工作；不过用不着因为这个緣故而感到一切都是你們的錯，……縱使情況很坏，這說明什麼？這說明有不少重大的因素需要我們一起去加以探索研究，而不是說明那些鐵路工人同志們——不管是領導同志还是一般同志——就應該為自己解釋，或者是唉声嘆气。同志們！……”

不过亨利感觉很清楚这样說还是不够的。並且，塞巴士謙又說了：

“这完全不是抗議不抗議的問題。不过，你知道，当我们知道有些人，甚至有些同志們腦子裏对我们有了某种想法，尤其是处在我們自己深知道我們正在尽一切力量和敌人鬥爭的時候，这不是件舒服的事。”

“如果敌人想破坏那些鐵路工人的名譽的話……”特里古補充說……“他們的做法也不过如此。好！的確，我們也許沒有碼頭工人做的那麼多，不过这有別的条件呀！大家應該注意，應該看出這裏面存在着一种危險。”

这是一种可怕的危險……亨利面对着他現在所發現的情况，感到自己身上發生了一种恐懼，幾乎是一种苦惱，不但是精神上的，而且幾乎是肉体上的。因为，事情很明顯，这样三个同志既然具有这样的反应——他們对問題的看法，至少比其他鐵路工人更具有共產黨員的立場，其次是鐵路工人的觀點，對他們來說，要改变他們的頭腦是不太容易的，——現在他們在碼頭工人面前自己竟感到是有罪的，这种对待碼頭工人的情緒很容易会变成一种真正的敌對情緒；可以推測得到，这种情緒首先已在他們周圍的鐵路工人当中傳播起來了。而且这絕不会是为了碼頭工人隨便講的幾句不順耳的話惹起來的，这是肯定的……，的確是这样，人們有時对自己所說的話是不大注意的，不管是說笑話也好，或者是有意鼓動各工会团体間的競賽也好。好，这都是真的……不过这些絕不能產生出这样的後果。肯定地說來，这是敌人在那裏進行工作，在那裏搗鬼，一直是在想分化我們。那种可怕的危險就在这裏。

“那种危險，”維克多更明確地繼續說，“在工人力量工会的

一張傳單上大家會看見說共產黨不支持鐵路工人，不理睬他們的要求，說我們共產黨對他們感到憤怒，因為他們不能使美國戰爭物資——我們所唯一感到興趣的東西——停止運送。這是可笑的。這是一種諷刺。不過我們應該對這加以注意。”

亨利想到敵人一定也從另外一種意義上在碼頭工人中間進行工作，或者是使他們起來反對鐵路工人，或者是在使他們相信黨把他們單獨拋在一邊，不使工人階級的其餘部份去支持他們，讓他們成了試驗品。與此同時，一般人民當中有一部份將去反對鐵路工人，另一部份則用相當不安的心理去看碼頭工人，以為他們是永遠在解決問題上尋求極端而且事事要加以誇大的人。

“好，現在我來講我們那裏的情況吧，”塞巴士謙也忍不住地說了……

亨利聽他講了他那小車站上的一切事情，那些各種類型的鐵路工人所遭遇的困難，美國人在那裏是怎樣工作……他把這一切要點記了下來，不過他仍不免想到這種情緒……他想起吉貝爾，可真是，他還沒有給他寫信呢。給他寫封信，可以幫助他的病好起來——……這不是一般地來說，而正是對於戰鬥本身來說，就是這三位同志內心的情緒，那種反映了很多鐵路工人思想的情緒；此外，內心的情緒是很難摸得透的，它一直是件新的、意外的、在任何事先預定好的計劃上都找不到的東西。

舉例來說吧，誰會相信亨利自己在內心深處突然找到了理由，弄明白他方才為什麼會情不自禁地不滿阿瑟和他的太太的隱秘的緣故。這種表示不滿的原因是晦暗的，以致他很難自覺地把它弄清楚，可能就是這個廚房裏所有的幸福的气氛；假如用句百倍過分失當的話把這種模糊的情緒具體表達出來，那就得說是一種對一個同志的嫉妬心——這個同志是有工作的，拿着全部的工

資，而他之所以能这样享受，也許是由於在鬥爭中沒有亨利那样的積極性。这种嫉妬心，甚至在亨利身上也難避免！它一直还是很模糊地處在一个为亨利自己所不敢承認，拒絕承認的階段上，不过实际上却是存在着，很難加以消除，很難使其停息，使其緘默。这有點像一个人用眼角看人一样，不是出於有意，不过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逃得过去。所有这种思想，像一層薄紗一样把亨利聚精会神听着的塞巴士謙的話都籠罩了起來；但是，这層紗愈薄，人們就愈想把它撕破。

真的，假如亨利不能坚决地去窒息这个小小的、而每个人都認為可以理解、具有理由的波動，事情怎样可以往前推進？又假如有人听任自己停留在对一个像阿瑟这样的同志的細小的怀疑上，事情又如何能够得到進展？而對於那些比阿瑟做得还要少的成千成万的其他的人又該怎样看法呢？亨利想到了莫里斯·多列士的一句話，這句話只須从反面來講，就像从鏡子裏看自己一样，能对他起一种教育作用；這句話大約是这样說的：你如對社会主义工人尚不能了解，那你就距不能了解共產主义工人的時候也不远了。是的，这是真的；这种思想，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把它去掉，像对待塵土一样把它踏平。阿瑟曾經被敌人放逐过；他把全部力量都放在他的小組裏；他每月从工資裏抽出一千法郎捐助碼頭工人，其他的捐款、党費、報社的補貼費等等还未計算在內……他太太也是个对党有功的人……还有，这只是因为人們自己生活比他們苦，才覺得他們生活很优裕，絕不能因此就認為鐵路工人的生活条件就是好的……很快地，亨利又想到了另外一句話，可能是列寧說的，但是他也來不及去仔細想究竟是誰說的了，這句話大意說：極端的窮困不一定便能在人身上創造最好的鬥爭条件……因此，假如他自己良知上还有这样的破洞的話，別的人，

那些成千成万的人当中的每一个人又将如何每天在心裏進行与解决無數次的隱秘的鬥爭呢？——而这些人究竟是攜手並肩一起生活，一起鬥爭，他們的友愛对这些成千成万的說不出的創傷是一种聖藥，这些創傷是会引起作用的，是不能加以忽視的，因为敌人会像煽火一样去煽動它的。塞巴士謙、阿瑟、維克多，他們就同亨利一样仍是些特殊的人，他們能够指揮自己，有理智，当他們思想上犯了錯誤的時候，他們自己能够糾正过来。不过其他的人們不知有多少，他們總把自己最初的反应当做现实，而不論其是非。在每个人身上——在那些最优秀的人身上也是如此——敌人總保留着他的小小的第五縱隊，我們应隨時予以注意。說起來真是奇怪，甚至那些好的事情，那些好的意思，正確的思想，有時也繞着灣兒走。

“我們早就準備好了……”塞巴士謙說，“我們全体早就準備同碼頭工人一样拒絕一切的工作。只是我們沒有机会。他們甚至不要我們替他們卸火車。他們自己去做，或叫那些穿着他們的軍裝說德國話或波蘭話的人去做，这些人也就是那些舊制度剩下的渣滓。因此把我們的全部計劃都搞垮了。”

“你像是替自己訴苦哩，是不是？”亨利微笑着說，“你不相信这已經是一种勝利了嗎？”

塞巴士謙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不以为然。

“不过老天，这是对的呀！”亨利繼續說，“这一來可以使我們工人們的信心增強起來了。想想，这就是說美國人已不敢依賴我們工人了！就是美國人在我們工人面前已經退却了！”

“假如你要这样說，当然也可以！不过情况並沒有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塞巴士謙說，“全部东西都卸下來了。可惜你沒有看見，那整部整部成串的卡車啊……”

“不对，情况是改变了！当有人企图向工人们灌输已被战败的思想的时候，他们不会再相信那套话了，他们已经感到自己比以前更坚强了。而我们在取得了这样的胜利的时候，却还要小看它。是的，我们是在小看它，大家竟不敢把这种胜利说出来！”

“问题是因为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个，”塞巴士谦又说……“假如我们说我们已取得了胜利，这会使人想到任务已经完成，想到现在天下已经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

塞巴士谦刚才还在反对别人的批评而为自己辩护。现在却是他对自己要求得最严了。

“只是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一共也许只有五十个铁路工人。这里面只有十个党员，我甚至不愿谈这点，因为这并不说明什么，因为，让我再说一遍，除了三四个胆小鬼以外，人人都准备好了表示拒绝，并且实行拒绝。不过五十个人到底只是五十个人。我们是否能用五十个人的力量阻止他们把物资卸下来？事情不是那样简单。他们有带着冲锋枪的宪兵，还有兵士，军队，我是指我们的军队……虽然那些小兵，他们虽然和他们不一样……不过假如我们试一下的话，我们会被打得头破血流。即使我们一次能成功的话，这也不能阻止他们第二天继续运来。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除了我们五十个人外，那里的情况你知道得很清楚，车站四周只有三四座房子，村落离得很远，而且也不大。人们可以这样说，他们选择的地点是相当好的！”

“好，我相信我们已接触到了问题的一个焦点，”亨利想清晰地说明一下……“焦点就是那些铁路工人周围的人。假如铁路工人只有单独自己的话，的确一切都是困难的；固然我们对任何一切，不应放弃，但也应该看到，假如要求铁路工人单独去完成他们照理不能完成的任务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他相信他应

該立刻把這些話說出來，以解除他開頭便感覺到這些同志們心裏所存在的痛苦的懷疑。“假如我們發出些不能實現的口號，這些人至少會把我們當作輕率自負之流看待的！所以關鍵之一便是全體人民與鐵路工人必須採取一致的行動。我們應該試行把這種行動組織起來。不過這不是說人們就應該袖手旁觀靜靜地等待，而鐵路工人就沒有可以單獨地進行的工作了。關於這一點，我們等一會兒再談。”

有一件事很清楚，就是亨利絕不會有時間溜回家裏去了。根據談話進行的情形，這個會在九點以前是開不完的。但願波萊特不要過分害怕就好了。

第十五章

雪崩是怎樣造成的

“我們那裏差不多是另外一回事，也可以說差不多是同樣一回事，”阿瑟說……“每月不知哪一天會有一列美國軍火車誰也不通知、突如其來地開過去了。對於這樣突如其來的事件我們能做些什麼？時常火車甚至連停也不停，一直便開到稍遠的支綫上去，再從北面開到綠叢車站。這一定是因為幹綫上車輛擠滿了，他們才從這裏繞一繞。即使事先能知道火車到來，但想去組織一個示威運動，時間也來不及了！……可是除了這個以外，我們便看不到美國人。”

“啊，這個，不能肯定沒有辦法！”亨利打斷了他的話說；接着他又修正說：“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等會兒可以再談一下。”

“頂多……”阿瑟繼續說，“有這樣情況，他們叫我們替他們開機車，只是開機車，或只是掛些空車皮的機車。滿裝貨物的列車是不由這裏的司機來開的。不過也有過一次，也就是唯一的一次。有一列裝載過重了，必須再掛一個車頭才能把它推上聖日爾曼高坡。這個司機和火夫都不是黨員。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麼辦？他們都去了，有什麼法子呢？然而這並不是他們喜歡這樣做。尤其是這並不是沒有危險的。那列車是在最前面一部機車的後面，原來掛有四十輛空車，以避免機車上的火星飛濺到其餘裝載爆炸品的車輛上。這是很長的一個列車，因而他們把它倒開到最近換轍的地方，然後只留下了三十輛空車皮在前面，而把十輛空車皮放到後面，擺在後面推的機車之前，因為後面危險比較小，除非風向不對，火星往後颺的時候才有危險。不過平常前面既然都掛四十輛空車皮，現在只掛三十輛，當然是不夠的。好，不過這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是，遇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時候，我們最好是應該做些什麼呢？”他猶豫了一會兒接着說，“假如這種情況發生在我頭上的話，我是否應該揣起工作袋聽其解僱，是否所有的黨員也該一個接着一個像我一樣都跑掉，而不留一個人把這種情況向其餘的人加以解釋？假如有人對我說我必須這樣做，我一定會這樣做的。別的老志們也一定會這樣做的。我們過去曾做過比這還要嚴重的事呢！不過是不是必須這樣做呢？這便是唯一的問題。”

“為什麼你說這些話的時候這樣看着我？”他太太突然這樣問他，“是否在哪一點上我打擾了你嗎？”

亨利對阿瑟太太這樣的嚴詞質問感到並不是最壞的事，正相反，不過到底……這次又像開頭一樣，並不僅僅因為她是一個女人，大家，尤其是阿瑟，才表現有些不愉快，有些拘束。阿瑟一拍桌子，意思好像在說：你還是不講的好。當然，阿瑟的不高興多少

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的緣故，不过主要的还是因为她講的話是在討論的問題之外。阿瑟所要說的，恰恰是相反的一件事；对他來說，只要他能確定應該这样做，他絕不会为个人問題而有絲毫猶豫的。別的人的想法也与他相同，正如他所說的那樣，这便是唯一的問題。

“我們應該分別研究每一个具体情况才对，”亨利回答說，他說着立刻感覺到自己還沒有說過一句支持这个婦女的話，好像对她說的話連听也沒有听见一样。康斯坦士也許会为此而生气的。这不太好。他不該以这种态度对待她……他開始說的這句話是一种相当滑头的答覆，既不說是，又不說不是。事实是他也在猶豫。他自己对这件事和其他許多別的事都很不清楚。特里古一定会說他这样只是膚淺地看這些問題，沒有具体研究过……当人們完成了某項工作，並且做得很成功的時候，他們會覺得一切好像都很自然，沒有費力；兩天以後，甚至会把那种在需要做決定時所遇到的進退維谷的情形忘記了。因为在那个時刻，在下定决心之前，總是渺茫得很，困难重重；在開始行動之前，一直是遲疑不定。也許有些同志，一生做了不少工作，在每个問題面前，均感到熟悉，富有經驗……这許許多多的困难以很大的速度呈現在我們面前，但其中很少有兩個相似的！……还有在这种範圍內，即使有些表面的困难彷彿相同，其实並不一致，有時倒最使人感到迷惑！……不过不管怎样，对亨利來說，情况並不是这样的。每走一步，他都会遇到意料不到的事，遇到新的障碍。他從來沒有可能用一套差不多的公式把这一切应付过去。虽然这样，还有人把我們看做是一些盲目执行上級命令的人，一些机械。亨利時常想到這個問題，他一想到便像受到侮辱一样气憤得把头仰起來。他們当然願意我們是这样盲目的人……因为这样我們便做不出什

廢事了！是的，這些“必須盲目執行”的“上級命令”究竟在哪裏呢？我們有時可以依靠具體的口號，或我們報紙上所登載的和其在別處做得很好的具體的先例，這是很幸運的。不過，對於最重大的問題，我們仍必須自己設法解決。黨的指示，黨的路綫——亨利時常讀到這些，他還能記起那些詞句，——絕不是什麼可以適用於任何情況的現成“藥方”，而只是說明為完成某一任務所應表現的能動精神。從人的智能說來，我們對這些的涵義了解得還是很不夠的。真是！這與演算一個清楚地寫在紙上的數學題不同，那只是在紙上算一算就行了。而我們的難題中的成分，却是些有血有肉的男人與女人。稍有錯誤，便會造成很大的損失。多少有時牽涉到生死問題的真正悲劇，會因一言之誤或一筆之差而產生出來。一步之差，便會變成許多飽經威脅、備嘗艱苦的人們的歧途。當責任，如人們所說“在你身上”的時候，你自己的思想，你每次所做的微小的決定，便都應該對那些充滿信任、熱愛、希望及仇恨的生氣勃勃的男女負責。你想像不到，你所做出的成千的決定，每一件都是充分本着這種責任，本着那些男女對你表示的信任，本着這種在現在及將來由於對這種信任當之無愧而感到的自豪來做的。人們想像不到你會碰到的那些情況，說不定有人來對你講：“有人又在談論抗敵工作；你想得到會有這種情況嗎？就是用不着怠工，用不着冒任何危險……比如說，在他們載運軍火的船隻到來的時候，把水閘關起來？”又有些人問：“對那些新的賣國賊，不是那些小的、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小賣國賊，而是那些大的、從前就已經與敵人‘合作’過的賣國賊，你不以為可以送給他們一封警告的信，讓他們好好想一想嗎？在戰時，我們曾給他們送過小棺材；現在只送封信去，你看好不好，亨利？”又有人問：“我告訴你，在工廠裏，我們要停工一小時，

要印傳單；假如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同意在傳單內先提反對重新武裝德國問題，然後再提我們的要求，你以為怎樣？還有，亨利，你以為是用工會的名義發傳單好，還是用黨的名義發傳單好？”又有人說：“在杜魯門發表演說之後，那些曾在斯德哥爾摩和平宣言上簽過名的人我們都認識他們了，再發動一下叫他們再簽一次好不好？……”還有一天柔柔和瑪塞爾跑來問道：“是不是可以，是不是有必要到美國人的營場裏去工作呢？”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問題。今天晚上，他也許會在莫里斯·多列士的著作裏找出答案，莫里斯·多列士的著作正蘊藏着那些可以解決實際問題的答案。“學習”，“提高自己理論水平”聽起來似乎很乾燥……實際上這件事往往是一件有關情感的事，它能使你遇事不致疑慮，並更有勇氣。當頭腦猶豫的時候，心便會搖擺不定，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事。目前亨利在同志們面前正高聲地試把問題考慮一番，他甚至並不想使他們相信他比實際所知道的多。

“主要的是羣眾的行動。這個問題你們知道得跟我一樣清楚。我們應集中我們的全部力量往這個方向努力。現在……不是也有個人行動並不抵觸羣眾行動的情況存在嗎？比如說雷蒙得·第安、亨利·馬丁及米舍爾·包丁等的例子便是如此。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因為倘使我們對這些事件更切實地研究一下的話，我們便會發現，這並不是人們所稱謂的‘個人的行動’。在亨利·馬丁及包丁的例子中，我們一下子就可以看清楚這點：他們曾編寫及散發傳單，不過有成千的同志每天也是在做着同樣的工作呀！雷蒙得·第安的例子也許不這麼明顯，不過也並不兩樣。她曾臥在鐵軌上；不過不要忘記她並不是單獨一個人。這件事是在羣眾示威當中發生的。假如當時沒有遊行示威的話，這個同志會被人從鐵路邊上推開，而火車仍會照舊開過去的！我們在問題面前應該實際地

去考慮事情。這樣說並不會減低雷蒙得英勇行為的價值，正相反。結論是，這樣的行動，即使不是羣眾性的，而是單獨進行的，有時也能具有象徵的價值。你們是不是也是一樣想？我認為可以這樣說，在有些情況下，個人行動如果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話，那麼離羣眾行動也就不遠了；這種個人行動倘使正確，它便能號召羣眾，鼓舞羣眾，作為榜樣，並向人們指出並不是無事可做。”

亨利說到這裏停了一停。他對自己所說的話並不滿意。別的同志們也不滿意。他們在那裏等待着一種“是”或“否”的更明確的答覆。不過亨利感覺到自己沒有足夠的把握能做這樣的答覆，他更沒有把握只用一個“是”或“否”就能簡單地解決一切問題。他又說：

“請好好注意，我甚至不願去談那號召團結的動員，也不願去談那反對鎮壓的反抗運動，因為那是另外一件事。我們有向那種制裁自投羅網的必要嗎？關於這一點也是一樣，在每種情況下，我們都應該仔細地衡量一下利弊得失；一方面我們不應該使運動喪失領導者；即使從人道立場來講，我們也應該考慮到把某某同志牽涉在內的犧牲；我們不能拿人的性命來開玩笑。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考慮到這對羣眾運動所可能發生的推動作用。在每個情況下，都應該開動腦筋，在每個情況下，同志們，都應該這樣，同時都應該勇於負責。用不着毫無用處的裝腔作勢，用不着不解決問題的自誇一陣，為了運動的總的利益，我們應不計困難全力以赴，你們是不是也有這種看法？……”

特里古說他在倉庫裏看到美國人的機會比阿瑟還要少。只是有時候看到那些機器，關於這個，阿瑟已經講過，就用不着再談了。

“好……”亨利沒有堅持自己意見說，“會就開到這裏為止；其餘的問題我們明天再談。同志們，現在只談一件，就是特里古所談的和阿瑟剛才所談的。”

實際上，他召集他們開會主要的是使他們考慮一下他那種意見，不過因為他已很自然地將他那種意見安排到他們所談的問題裏了，這樣他們就比知道他事先就有這種想法更可以多多關心了。

“阿瑟，你曾這樣講過：‘除了美軍火車經過外，我們沒有什麼事可幹；我們看不到美國人。’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同志們，我們的缺點就在於認為阻止美軍火車開駛是唯一值得我們全力以赴的行動。當然，這也有積極的一面：這說明我們鐵路工人明瞭自己的責任。不過，首先應該指出，我們前面也已經講過，在有些情況下，鐵路工人單靠自己力量是無法達到這個主要目的的。那麼怎麼辦？這是不是說我們就不該做任何別的工作了呢？有成百的較小的工作我們是能夠做到的。當然這裏面也有一個問題要注意，就是不要滿足於這種降低我們目標的工作，不要認為做了這些容易做的事就盡了責任。塞巴士謙，你不要不相信這點，要知道小的行動可以幫助我們去準備大的行動，可以增加人們的信心。我們在口頭上說，我們也這樣寫：‘美國佬滾回美國去！’或‘不許載運武器去裝備德國國防軍！’這很好，我們應該這樣做。不過當這種行動能夠完成目標的條件還未成熟之前，應該看出，如只在這些口號裏打圈子，那便是拿箭射月亮，無濟於事，不是這樣嗎？好好想一想看。舉例來說，在車站上，美國佬就像在自己國裏那樣隨便。他們不尊重任何規則。他們不揷喇叭就把大卡車開上人行道。他們闖進住宅大門的柵欄，從不想想是否有這種權利。你們是不是相信這一切都給了我們成千的用實際行動反對佔

領的好机会？我們法國有自己的規則，有自己的法令，是不是？他們時常用這些規則法令來對付我們，那麼我們也當然有權根據這些法令去反對他們，不是嗎？因此，對每一件事，我們都應該向美國人提出要求，強令他們不可違反我們的法令。”

亨利在講話的時候，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對我所說的是怎樣的看法呢？”現在，比方說，他看到特里古眼中有一股懷疑的眼光，好像在說：“他竟滿足於做這些小事，真是可惜！”不過特里古嘴裏一句話也沒有說。他是黨所培養出來的這類同志，從不把自己最初的想法當成是最好的想法，而是無論如何，當黨所發下一個指示的時候——在這裏，亨利便代表着黨，——總是很嚴肅地好好地去思考。尤其是，這個指示通過亨利說出來，誰又能知道不是來自上級，甚至是最高的上級？……這是他們所以那樣認真地聽他講話的理由，亨利也沒有忽略這一點。他一直發現在自己身上存在着比自己更為偉大的東西。對於這點，他也感到自己是負有責任的。他始終感覺到自己應努力使自己能達到自己所代表的那種事物的水平。他並不僅僅以自己的名義在說話呀！……

“任何時候也絕不能認為小事是無用的。即使在小問題上獲得一次成功，也等於向我們的最重要的目標邁了一大步。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只提出一個口號：‘不准美軍火車行駛’，那就不免使一切都顯得不可能，或難以執行了。坦白地說來，我們自己，同志們，在會議開頭的時候，假如有人聽到我們那樣談問題，我們可真不像取得勝利的樣子吧，不是嗎？有誰會想到美國人在怕我們，並怕得很有道理。然而，他們不是很有理由怕我們嗎？這是他們難得有理由的一次！”

“對，不過這又有什麼不好呢？”阿瑟問道，“我們習慣上就是

这样做的。大家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們只是尋求缺點。同志之間，如果只把好的拿出來吹噓吹噓，是沒有什麼用的。我們開會是為了改進工作，找出那些應該補上的漏洞。舉例來說吧，你們所談到的那些小事情，在我們那裏幾乎每天都有。听着，前幾天……”

“不！不要講，阿瑟！……今天時間太晚了，不能再開始講了。把它留到明天再講吧。當然啦，小事情是天天都在發生的。不過有兩件事應該注意：第一點，這些小事是發生於偶然的情況，多少決定於這個或那個同志的個人反應。這裏面還看不出對我們能這樣行動的一切問題上，有什麼有系統的努力。關於這一點，應該好好地考慮。其次，我們還沒有很好地把這些小成就總結起來，把它宣傳開去，向大家指出，即使是在這些小問題上，我們也可以戰勝美國人，這些做到了以後……”他做出先砍斷手指，隨後把齊肩頭以下整個胳膊都砍斷的樣子，“那麼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的確是這樣，”特里古說，“假如把我們在倉庫裏給他們所造成的困難加在一塊兒，成績可真不小，而這些困難，我們過去幾乎都是無意地給他們造成的……因為只要我們態度一堅決，他們便規矩多了。比方，前天……”

“你也想講嗎？”亨利笑着打斷他的話說……“只要塞巴士謙也來談談他的小成就，我們的會就永遠不會結束了！”他覺得現在可以對他們稍微開開玩笑了。“說老實話，開頭的時候，聽你們談話，一切差不多都沒有辦法。現在，情況却相反，好像一切都不用別人幫助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解決了！”

會議真要結束了。特里古拿出他那在盒蓋上裝有捲紙烟設備的鐵製的烟盒來。

“現在可以捲點烟抽了，”他也笑着說。

“不，說正經話……”亨利为了很好地結束这次會議又說道，“的確是这样，有時我們看到困难——当然我們应当看到困难——却忘了把这些困难重新放到發生这些困难的真正环境中去考慮，而要解决这些困难，又必須依靠這一點。有上千的事情我們都可以去做，其中沒有一件是無用的。不管这些事情是多麼細小，我們都應該去做。雪崩就是这样造成的。”

“你要抽一枝嗎？”特里古把剛捲好的第一枝紙烟遞給亨利說，“要不要我親自用口水把它濕一下？”他一边問，一边已經用舌头舐了一下。

“当然啦，你又沒有癩病，”亨利說，“不过我敢打賭，假如你們在明晚以前能对这个問題好好想一下的話，你們会在支部會議上提出重要意見來。”

“啊，我嗎，”塞巴士謙說，一面把短大衣上磨破了的領鈕扣好；“我是第一次被邀出席，还是讓別人講吧。”

“那麼為什麼要請你出席呢？”亨利問道，他猜到实际上塞巴士謙是想別人鼓勵他一下。

大家都站了起來，鬆了一下筋肉。厨房裏很暖和，大家身子都懶洋洋的，差不多都像貼在椅子上一样。

“請不要在我厨房裏抽烟，”康斯坦士勉强笑着說，“你們出去後再抽吧。整个房子都会被你們弄得烏烟瘴气的！”

“而且都要弄髒，”特里古補一句說，這時他正打開後面小院的門，去拿他的自行車。“想不到我們在開會的時候，雪已經下了這麼多！不得了，路上積雪已有五十公分厚，我会困在途中的田野裏的！……我把自行車抬起來，免得把磁磚地弄髒。”

“你只要把報紙鋪在地上便可以推过去了，”康斯坦士建議。

“你瘋了，是不是？这是今天的‘人道報’呀！我还只看了一

下若奈特^① 報道有關多列士的消息，你們看過了沒有？”

“我相信這是大家頭一個先看过的消息，”亨利說。

接着，塞巴士謙和特里古都走了，他看到阿瑟向他眨眨眼叫他等一等。他本來不太喜歡這一套。不過沒有別的办法，只好留下來。

“你預備好了嗎？”阿瑟向他太太問。

“我就去拿，”她一邊回答一邊把門打開，人們可以嗅到有一股霉氣吹過來，門那邊原來是地窖。

“就是這個，”阿瑟說，“你好不容易來了，我們不能讓你空着手回去。我替你準備了一口袋馬鈴薯，還有一隻野鴨，我的老婆已經替你把毛去掉了。我本來預備了兩隻，這隻你拿去過聖誕節吧。”

亨利連想推讓一下的意思也沒有；他知道這個同志的舉動是出於至誠。他只想到他讓那兩個同志先走是好的。當然，他並不是乞丐，沒有什麼難為情。不過當着人家的面，這究竟有點不大舒服……

“不過，我不一直回家，”亨利說，“我還要到支部去開會呢。”

如果雪不是下得這麼大的話，阿瑟本來打算親自送去的。不過這樣……

“那麼，就這樣吧；請你開完會再回來一趟。那時我們可能已經睡了，不過你只要敲一下百葉窗，我們就會起來的。”

“由我起來開門，”康斯坦士對阿瑟說，“你明天早晨五點鐘還要上班呢。”

^① 若奈特·魏美徐是多列士的妻子。

第十六章

鐵 鏽

亨利走了以後，波萊特一個人幾乎仍然在微笑着，就像小孩子一樣高興。她甚至还跑到鏡子面前，向着自己微笑，看自己的影子。她想，他說我還很漂亮，是真的嗎？不用說，她的頭髮是那樣鬚曲！她並不是高興自己對着鏡子瞧……假如這僅僅是關係她一個人的話，她別的事情還多，真沒有時間這樣做呢……不過她這是為他。她想用他的立場來看一下自己。站在鏡子面前的不是她自己，而是他在睜着眼看她，總之……她想這樣做一下……她想用他的眼光看一下自己。她的皮膚是蒼白的，尤其是鼻子，這使她顯得有點清瘦；不過她還沒有皺紋，還沒有真正的皺紋，只是她應該像現在一樣注意不要使嘴巴顯出憂愁的樣子。不過究竟亨利心裏怎樣想，是很難想像的。是不是亨利單獨一個人的時候，也會這樣因為她而感到快活，也許他根本不會想到這些問題吧？也許這些只是女人們才會想到的問題？不過，就是這樣又有什麼關係？假如我自己高興為兩個人去想這些問題又有什麼不可以！他不能想像亨利會站在鏡子面前自己看自己，自己對自己說話……不會，他不會做這種傻事。其實，對她說來，這也是一種傻事……這是很明顯的……不過她並不是時常這樣在鏡子裏顧影自憐的。通常她只是對着鏡子很快地把頭髮梳一下，機械地梳一梳，自己都沒有真正地看一下；她既沒有時間也從沒有想到對着鏡子好好地照一照。現在她所以這樣做，這實在是因為她太高興

了！她想能在自己眼睛裏看到自己的高兴；她非常高兴發現自己的眼睛这样明亮。这說明她的青春一點沒有消逝。假如能克服目前这步厄运的話，一切都还可以成功的。

有些事情真是够稀奇的。她現在發現——真正是个發現——她的眼睛有點淡綠色。有些書上描寫的人物好像什麼事也不幹，整天只在考慮眼睛的顏色。他們第一次遇到什麼人的時候，他們头一眼看見的便是眼睛的顏色……不过，亨利的眼睛究竟是什麼顏色呢？这是想不到的事……十五年來，她時常在他的眼睛裏看到了他的心灵，然而她不能肯定究竟是什麼顏色……她相信他的眼睛是藍灰色的，生气的時候，又变成像鋼那樣的灰色……亨利生气的時候是从不捏緊拳头的。他發脾气的時候，好像他拒絕握拳作勢，相反，他好像要克制自己的这第一个動作，而把發硬的手掌伸開來放在任何东西上，如桌沿、椅背、書面等，兩個大拇指顫抖着这样翘起來，……不过她仍不能肯定他的眼睛是否真是藍灰色的！……也很可能說它是栗色的……她想回憶得清楚一些，但是沒有办法……不过她記得很清楚，在这种時候，亨利的那隻長在上牙床上的犬牙——这隻牙向右突出得很厲害——把嘴唇咬出一小塊白白的痕跡，血色都沒有了……是的，她記得很清楚他的牙齒，他的舌头，还有他笑的時候把舌头抵住那隻犬牙的样子，像要把它遮住一样；以及他想克制自己不要笑出來的時候，用舌头把上嘴唇鼓起來的那種样子；……她也記得很清楚他沉思時的那種神态，不像大家那樣搔搔头，而是扯扯左鬢上的短頭髮……不过他的眼睛究竟是藍色的还是栗色的，她一點兒也不敢肯定。人們有時是会提出一些傻的問題來的……比如，她真靠得住能在鏡子裏看清一切顏色嗎？又如何能肯定这不像电影裏表現的一樣，只是些黑色与白色的形象呢？然而她是要在鏡子裏試看

一看，覺得放心點。對亨利眼睛的顏色，她多少也有同樣的懷疑。的確是這樣，波萊特和亨利在一起的時候，首先他們總是想到別的事情，其次，即使他們能有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他們眼中所看到的，也是一些遠比眼睛的顏色更為重要的東西。他們一點也不去注意這個……說有些人非常重視眼睛的顏色，恐怕不是事實；那只是詩歌、小說的渲染罷了……

波萊特突然地向後退了一步，離開了鏡子。她一下子想起了今天早上吉塞勒對她講的那件可怕的事來。她所以這樣向後倒退，也許是不願意使這件事和剛才她在鏡子面前所想的那些事混在一起……吉塞勒那個人……她講的話，她的聲音，一滴淚也沒流，像一條乾涸的小溪一樣，這一切從今天早上起便在波萊特的耳朵裏不停地回響着。就是剛才亨利在這裏的時候，她也沒有打算把這事告訴他，也覺得不應該告訴他。她對他是什麼事也不隱瞞的，因此這樣更使她不好受；不過這種痛苦是不屬於她個人的。同時這種婦女的可憐的情形，不說別的男人，就是連亨利這樣的男人恐怕也是體會不到的吧？這件事和他太沒有關係了！也許明天她會告訴他，也許再遲幾天。今天，那種打擊對她說來，也還是剛剛過去，使她不能不保持秘密。她只是一會兒在那最愉快的時候把這事忘記了，就是在他們開始笑啦、玩啦的時候。因為那件事實在和自己太不相干，就像在世界的另一頭一樣，不過現在她又想起來了。

波萊特替吉塞勒收拾着屋子，吉塞勒跟往常一樣坐在自己的床上，連伸手幫幫忙的樣子都不做。正當波萊特用鷄毛撻子隨隨便便揮一下日曆的象牙架子的時候，吉塞勒突然用一種非常生硬的聲音說：

“波萊特，你永遠不會看到我哭了。”

波萊特連頭也沒有回過來。她繼續揮着鏡框縫裏老是積存着的灰塵，心裏想着這屋裏從沒有人來幹什麼事，不知從哪裏來的這麼多灰塵……她心裏想：“當心，她不知又在那裏異想天開地要說什麼了！”

“波萊特，我說這個話，因為絕不會再有比我所遭遇的更壞的事了……”

波萊特差一點兒要聳聳肩了事，不知為什麼，她管住了自己沒有這樣做。對這個嬌生養慣的女孩子來說，又能發生什麼最壞的事呢？她在掛在鏡子旁邊的那個大蚌殼裏吹了一大口气，想把裏面的灰塵吹掉。這一吹總是像奏樂一樣發出一種非常輕浮與憂鬱的聲音……這樣，她便沒有聽到吉塞勒已從床上起來，而突然發現吉塞勒已站在自己面前。

“波萊特，這次我說的是真事兒呢。”

吉塞勒的臉色都變了。這個整日只想玩樂、只想跟一些有錢的闊少爺鬼混的少女，也許用不着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便會使她變成這個樣兒。

“真是最壞的事，波萊特，你應當了解我！”

真的，她在講這件事的時候，一滴眼淚也沒有……波萊特先是挨着她坐在床上。後來她這樣坐不下去了，她站起身來，離開她遠一點兒……她覺得自己手裏好像正抱着一個小動物，這個動物相當憐，也相當討厭，不過牠正在受着痛苦，應該安慰牠一下，但是不能離牠太近。她覺得在自己的憐憫的情緒中有不少卑視的成分。假如不願她們過去彼此之間童年的友誼的話，波萊特一定連她說的話都不願意听了。不過就是這樣，波萊特對吉塞勒也是一句安慰的話也沒有說。她們之間早就存在着一條鴻溝，如今這件事又添了一條鴻溝。在吉塞勒看來，玷污她的那個偶然遇到

的人是个美国人，这似乎算不了什麼，她只看到了他是个男人这一方面。而波莱特对这一点却感到極大的厭惡，她更厭惡吉塞勒的咎由自取。只有在離開吉塞勒之後，在走上水塔的大街的時候，她才克服了那兩条巨大的鴻溝的隔閡及感情上的厭惡而開始逐漸感到吉塞勒是个犧牲者，对这样的犧牲者，正像大家所說的那樣，是應該“多憐惜，少譴責”的。

还有，“也許對於她，作为一个妇女來說，我还有必須尽的义务呢？……”她不知不覺地又聳了聳肩，這在她已變成習慣了；亨利總是一來就聳肩，她便是從他那裏學來的。現在她一個人在路上走，四周像沙漠一樣的寒冷，她更不能不做做這種姿勢來減少寂寞。她穿過這個從前是市區而現在十分荒涼的角落；殘存的一堆一堆的瓦礫就像許多墳墓一樣在水塔的四周堆着；這座矗立着的水塔，在烏雲密佈的灰色天空襯托下，顯得比平日更雪白；很奇怪，快要下雪的時候天空還這樣灰黯，照理應該是全白的才對……她想什麼義務？為什麼要她負這種義務？……這個髒貨，真是活該。她又有什麼值得可憐的地方呢？然而她以前却是一個很好的同學呵，雖然有點瘋頭瘋腦，不過却非常活潑可愛！……她總是梳着辮子……她母親非常溺愛她，一定花去不少的時間去替她梳辮子。波萊特好像還看見那兩條深褐色的辮子在那裏搖晃，好像還覺得那兩條辮子打在自己的脖子上，打得有點像女孩子跟男孩子一樣鬧着玩的時候，用圍巾互相抽打一樣，不過比那個來得輕……她們學校大門對面有一家報亭，她們一起伏在報亭小窗子面前低頭欣賞的時候，吉塞勒的辮子會輕輕地甩在波萊特的脖子上。這個報亭的窗櫺裏總是不變地擺着同樣的東西，練習簿啦，裝了紙花的小口袋啦，還有始終不換的兩三本書……由於擺久了的關係，這些貨品都發了黃，同時四角也捲起來。不過有

時候也會擺出一些小的新鮮玩意兒，如模倣着什麼東西的鉛筆刀，或是骨製的鋼筆桿，上面裝了一塊小玻璃，往裏面一看，可以看到畫有海島的畫，當時對她們來說，這真是一天當中了不起的事情。在那個時候誰又能想到她現在的样子呢？……“你，你，你很幸運，”吉塞勒居然對她說……她一定是想起她小時候的生活來了……“現在，”她又接着說，“該有的東西我都有了，不過我一直覺得好像我還缺少那最主要的東西。那最主要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我也不清楚，不過我總覺得我缺少了它。即使在一大堆人當中，我也總覺得我是孤獨一人。有一些可怕的牆把我和他們隔開了……你，那一些我小時候在一起玩的人，你們仍留在一起；而我呢，我就像一株花被拔起來移植到另外一個花園裏去了。也許就是為了這個我才這樣恨他，在那裏的他！”……她說着指了一下樓梯口開着的門，從那裏可以聞到一股煮腸子的味道，這便是吉塞勒的父親仗了它發財的拿手貨色……波萊特於是也想到自己的父親。她父親自從四年前鰥居以來，便一個人孤零零地住在自己的一所小房子裏。那所房子是他和瑪塞爾的父親當年合夥開那小工廠、生意好的時候買下來的；幸好，當時買了這所房子，不然現在連住處都沒有了。亨利和波萊特雖然生活也很艱苦，但仍能設法幫助他一點，使他沒有逼得走投無路去住養老院。“那些新事物，新人物，”吉塞勒說，“在他們當中，我總感到有點陌生。我找來找去，到頭來只找到兩個人，可以把我的遭遇講給他們聽。這兩個人一個是你，還有另外一個青年，正是因為他與眾不同……他戴着眼鏡，样子有點可笑，不過很聰明，心地很好，只有他才能够跟我自己一樣地為我的遭遇感到痛苦，感到羞辱，感到憤恨，也許比我自己還要厲害……”“這個女孩子簡直是瘋子！”波萊特不時地自己對自己說，她忘了吉塞勒的年齡比她還要大兩三個

月呢。她这样想也包含有对吉塞勒輕視的意思，这种輕視，一个人对自己的僱主總是有的……

整个一个下午，波萊特只是想把这种煩惱和討厭的思想驅逐出去。什麼义务？这事和她有什麼相干？她自己的事情已經够多的了！不过她虽然这样想，这些思想仍總是去而復來。有時她还一起想到亨利对她所講的有關杜干太太和她丈夫离婚的事……她為什麼把这事和吉塞勒的遭遇联在一起呢？吉塞勒和杜干太太之間又有什麼相同之处呢？当然一點兒沒有……这只是思想上的偶然交錯罢了……應該把这种思想去掉才好。不过杜干太太比起吉塞勒來更不容易叫人忘掉。在波萊特料理自己家务的時候，她一想这一个，另一个便会跟着現出來……她不論在想什麼，做什麼，她總會想到这些事……比方說当她擦那个爐子的時候吧，……这个爐子是她母親遺留下來的，她母親死後，她父親对她說：“你母親生前很愛这个爐子，不过現在我是一個人，我用不着這麼好的東西，你拿去用吧，你把你的舊爐子給我……”波萊特推讓了一下，後來才把爐子換了。父親看到自己在買賣好的時候買給太太的最好的禮物被人拿走，心裏委實难过了一陣。不过实际上，这爐子在女兒女婿的家裏是有用得更多，並且還可以做為一種裝飾……这爐子是取暖做飯兩用的，鑲着磁磚，烤爐門还嵌着花朵……以前当波萊特住在那座破房子裏的時候，常有水从櫥上滴到爐子上，造成銹漬，头一天擦掉了，第二天又有了……現在搬到新房子裏，幾天以來波萊特每天都用布沾着鉛粉擦它兩遍，銹漬便開始消失了。她覺得鉛粉的气味很好聞，有一股清新的味道。她總是用足了力气去擦，累得喘不过气來，不時弯下腰去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看看爐盤上面各个角縫裏的銹漬是否已完全擦掉，可是她擦的時候，腦子裏一直是在想着吉塞勒和杜

于太太。但这並不是像看一幅画像那样簡單的事。她想不出这些锈渍和那两个女人有什麼明顯的联系。她只是在擦，别的什麼她都不管。她很高兴地用全部的青春力量去擦，好像身体这样抖動是一种快樂，因为锈渍擦掉以後，屋裏就会更顯得漂亮了。

第十七章

保衛大樓委員會在擴大

現在，在这保衛大樓委員會所召開的會議上，波萊特仍在想着吉塞勒和杜于太太。此外杜于太太的妹夫據說也在會場裏。他是個遭受威脅將失去自己家園的農民，這次是同着另外兩個農民一起前來的，其中有一個是吉東認識的……當吉東和他兩個人遇着的時候，看他們那種親密交談的樣子，人們還以為他們是戰爭結束以後多年沒有見面的兩個戰友，後來從他們談話中才一下子聽出他們實際上才不過認識了十五天！這些農民真是够奇怪的了；自從鬥爭的目標從保衛整個城市的房屋改為只保衛大樓以後，人們起初還認為由於有些人仍住在破房子裏的緣故，保衛大樓委員會可能要縮小。可是情況並不是這樣而正相反。其實，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吉東在講演時已提到大家都有可能被趕出去。人人都了解成敗關鍵將在這所大樓上。假如他們不能把大樓裏面的人驅逐出去，而只把城市其餘部份的住戶攆走，對他們來說，這又有什麼用處？反過來說，如果大樓裏的住戶被趕走了，可以打賭他們絕不會再准他們回到破房子裏去住，而會利用他們自動離開的機會使他們永遠流浪。保衛大樓委員會擴充的結果，使區商會主

席也成为主席团的一員了；他坐在吉东旁边。他是个長得胖胖的，公正老实人的样子，他同每个人都处得很好，每个人也都認識他。他開着一家雜貨店，店裏养着一隻鸚鵡，這隻鸚鵡就是波萊特孩子們的那隻鸚鵡。^①他参加會議的原因是，战前沿着新市區將舊市區圍了半个圈子的店舖在战后只剩下一半了，假如再有一半主顧被赶掉的話，他們顯然便会破產。以前这个商会只是个过節委员会，他們差不多只每年活動一次：他們的密訣是在各店舖之間和窗櫺裏懸灯結彩，賤價出賣存貨，佈置各种贈品獎品，举行各种競賽，如袋中賽跑、跑兔之類，組織抽獎和美國方式的拍賣，真的美國方式呵！……最近幾天以前，他們好像偶然地湊在一塊兒，去筹备明年春節的這些玩藝兒……不过他們的談話很快地便轉到令人扫兴的問題上了。假花啦、灯籠啦都丟到腦後去了。他們已經開始爭論起有關大樓、大樓的住戶將被驅逐以及謠傳大家都將会被赶走的問題。当然啦，这又是共產党在兴風作浪，真是見鬼！但这不僅是政治問題，而是一个生存或關門歇業的問題了。不用說，从現在起，一直到明年春天，整个大街都会死气沉沉看不到人影，窗帘都会放下來，窗櫺也都会上了板……这一次可以不必先去考慮过節的事，如準備灯綵，佈置娛樂計劃，決定遊行从哪家酒館開始，到哪家散隊，在哪家酒館前搭敞棚举行音樂會了；这一直是个很为難的問題，必須慎重处理，因为大家都願意在自己店舖前举行，彼此不無妬忌，所以時常是根据每家对过節委员会公共基金捐款的多少來決定的……由於他們这个委员会沒有什麼正式名称，吉东感到相当为難，所以介紹杜尔奈先生時，只好称他为过節委员会主席，这个名称使大家

^① 本叢第一部“水塔下”裏曾提到，波萊特由於生活困难，將孩子們所喜愛的鸚鵡賣給了一個雜貨舖。

覺得非常好笑。“說什麼過節！”會場裏當然有人笑了，還有不知誰喊了一聲：

“他把那一百張鈔票給我們帶來了嗎？”

這是对委員會上次節日所鬧的大笑話的一種諷刺。那次過節熱鬧了三天，當時天氣非常好，由城裏來了不少的人，這便救了節日的命，使大家賺了不少錢，若單靠當地的幾個人，那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那時“板勃夫”號及“庫坦士”號輪船事件業已發生^①……節日完了的星期一晚上，委員會在一個捐錢最多的金星酒店的飯廳裏開會料理帳目。但是全委員會的人，却一面理鈔票算帳，一面開始拚命地喝酒。於是便闖下了大禍！已經是早晨兩點鐘了，在僅剩的一支喇叭和一面大鼓的伴奏下，他們和本區的一些老太太跳了幾場華爾茲舞之後——拉手風琴的人，經過接連三天不斷地演奏，兩隻手簡直累得抬不起來——全委員會的十位委員都喝得爛醉如泥了。他們當中有幾個仍想摸回家去，有些則情願同小孩子一般乾脆睡在金星酒店的圓桌子上。事有湊巧，委員會的會計，雜貨舖女主人勒朋太太的丈夫，不知怎麼搞的在早晨四點鐘的時候却腋下夾着帳簿發現自己走到一個叫做真比諾酒的酒店去了，換句話說，拿他離開的金星酒店來說，正在他家所在地點相反的方向。誰知就是在這家酒店裏，他發覺不知在哪裏把那本大黑帳簿丟掉了；那個酒店女主人看見他那副樣子，却是吃驚不小，她當時還沒有睡覺，正在打掃店裏的烟頭和火柴頭，然後想再進行刷洗一番，因為過完節後一定有許多善後工作……勒朋先生發現丟了帳簿之後，嚇得滿背直冒涼氣，這個打擊真非同小可，全委員會的人，假如他們仍在開會的話，

^① 法國碼頭工人曾舉行罷工，拒絕為“板勃夫”及“庫坦士”兩個輪船裝運軍火前往越南。

若知道了这事，也会从酣醉中驚醒过來的。这个帳簿上記的最後一筆帳下面，很清楚地寫着：純益——十万法郎还有些零數……当然，第二天有人把帳簿找到了，並送还給他。可是委员会所賺的这一百張鈔票，虽然沒有釀成真正的乱子，却成了大家的談話資料，使他們不得不在報上登了一个通知：說是三万法郎捐給窮人，其餘的錢留作擴大第二年節日之用。這句話，当然，必須明年的節日真真举办才能算數。

現在，在會場上大家看不清楚这句挖苦話究竟是誰講的。今天會場是借用乾喉嚨酒店後廳，有點太小；大家挤得像沙丁魚一樣，那句話是从後面站着的人羣裏發出來的。這句話虽沒有什麼惡意，但对难得参加我們會議的杜尔奈先生開这样的玩笑，仍多少有點兒刺耳……大家所能看到的，就是這句話是从巴比雍站着的那一面發出來的。这可能就是他說的。有一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任何人都無法使他相信商人裏面也有好人。在他看來，不管你是不是百万富翁，凡是在某些事情上賺錢的人，都是一丘之貉，都是靠剝削他人為生的寄生虫。“要我相信这批人嗎？我一輩子也不會！他們所以同我們在一起，这是因为這能使他們得些好處罷了。”也許吉东正是發覺了這是巴比雍在搗鬼，並且為了防止再有其他的胡鬧起見，他立刻握緊拳头在桌上一拍，以幾乎發火的样子喊道：

“請肅靜點好不好！”

果然大家沉默下來了。沉默，今天是不会缺少的，這就是雪的大沉默；雪是这样的濃厚，好像在外面都挤不下了……它好像只等吉东一喊，大家說話暫停的時候，就要飄進會場來，這裏也鑽進來，那裏也鑽進來，使大家都想到那連下了幾小時而又突然停止的厚厚的皚皚白雪……但這並不是真正的沉寂，因為在這種

安靜的氣氛當中，那隻挖泥船還不停地呻吟，日日夜夜地發出刺耳的聲音，使人頭痛，就像無線電廣播時所發出的雜音一樣……而且挖泥船的呻吟也許也和戰爭有關呢。它可能正在疏濬港口防波堤後面的淤泥，以便美國準備派來的船隻能夠開進來。

*

跟杜尔奈和吉东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一个工人模样的人，這裏的人沒有一个認識他的，不过吉东介紹他的時候沒有稱“先生”，只說是：職業訓練所護校委員會書記阿尔曼·維聶隆。他所以參加這個會，和杜尔奈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他是個五金工人，社會黨黨員，而且不是徒有其名的黨員！他是他們支部最早的成員之一，是個積極分子。吉东還記得戰前有一次在過節的會場上差一點和他打起來。真的，今天人們的心老在過節上面兜圈子。講到爭吵，在這個了不得的職業訓練所護校委員會上倒的確發生過一次。雖然沒有相互交手地真正打起來，不過爭吵仍是爭吵過的！大家差不多已忘記有這個委員會了。領導這個委員會的都是社會黨黨員，負實際領導責任的是個外號叫“主桅桿”的大个子，這個外號對他說來非常恰當；這是個頭號壞蛋，是那個壞出名的市長的兄弟。他原來也是個碼頭工人，後來在廣場附近開了一家酒店，便自命不凡起來！……委員會這批非驢非馬的人物，對職業訓練所被關閉的事，從未採取過什麼對策，連兩次會也未開過。但當大家佔住了學校這所大樓的時候，他們却突然驚醒了。第二天他們便向學生們的家長發出開會通知，通知裏當然先開頭說應該“要求”給那些遭受戰爭破壞的人和無家可歸的人房子住，“不過”由於學校大樓被人用強力佔住了，對他們來說，就意味著學校永無開門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這批傢伙這次可真是失策了。第二天早晨，從營場裏開來了保安隊把大樓包圍起

來，後來當天晚上又發生了羣眾聲援的示威遊行。這一切都是
在開會通知發出以後與會議舉行以前發生的，弄得滿城風雨，無人
不知。人人都對佔住大樓的工人們表示同情。事情既然這樣明
顯，委員會的這些領導人物的突然驚醒，便使很多學生家長覺得
不對頭了。而且在社會黨為這個問題所召開的會議上，阿爾曼·
維聶隆首先開了砲。頭一天晚上，他曾把門猛力一關離開了社會
黨的會場。他曾毫不客氣地說：“什麼？學校關了，是因為誰關
的呀？是因為美國人關的。那時候你們從未明白說一句話去反
對，你們寧肯使委員會睡覺。我這話說的對嗎？相反地，現在
這些可憐的人們搬進去過冬避寒，你們倒又出來抗議了。好像
學校關門應該由他們負責似的，又好像要使學校再開，就應該把
他們趕走！這真是睜着眼騙人。這是混賬。既然大樓總要被佔
領，我認為與其讓那些美國鬼子去佔領，倒不如讓那些可憐的人
去佔領。因為肯定的是，美國人一進去，就難使他們再出來，
可是咱們自己人，那就可以協商，如果我們另外有房子給他們安
身的話，他們一定是會樂於搬走的。我這話說的對嗎？”大家都
贊同他這些話，以致“主桅桿”強詞奪理地說：那封信也許措辭不
當，其實他要說的就是阿爾曼剛才所說的那些。大家聽他這樣詭
辯都閉了起來！於是“主桅桿”把門一摔便跑了出去，想拿這個來
嚇人。滾你的吧，誰還會捨不得你！當時就有人提議推選新的領
導，不用說，就是維聶隆。他雖一再推辭，表示他討厭這一套，
什麼也不願幹，但結果仍被推選為書記。這件事很快地就傳到外
面去了。吉東知道了就去找阿爾曼，很直率地同他講。阿爾曼起
初有些猶豫。他認為護校委員會至多只能對搬進大樓的人們採取
中立態度，不能再前進一步，否則便違背了它本來的目的，不過
他說這並不妨礙他本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吉東抓住了這一點終

於把他爭取過來。這次談話是在阿尔曼家的廚房裏舉行的，當時只有他們兩個人。阿尔曼的太太死了，孩子們都已結婚，不住在一起，只有一个小兒子跟着他生活，这个小兒子過去也在職業訓練所讀書，這時已經睡了。他們兩個人就這樣在深夜裏面對面地談了四個鐘頭，沒有一個人去擾他們。他們把自己所要講的話都講出來了，也許還沒有全部講出來，不過最重要的都講出來了……當他們分手以後，吉東的心情是：很容易殺掉一個人，假如這個人在他面前。這個人是誰呢？是勃魯姆嗎？是莫克嗎？還是拉瑪迪呢？^①不能確定是哪一個，但是可以說要殺的比這幾個傀儡也許還要壞。他想殺的可以說是一件東西，是躲在他們骯髒面目後面的一些醜惡的東西。他們兩個在分手的時候都說了一句：“同志，再見。”然而吉東仍不敢肯定他已把阿尔曼說服了。就像吉東剛才在門口和那個農民會見的情況一樣，他們兩個握手的样子，真像兩個闊別多年的好朋友。

當吉東介紹阿尔曼講話的時候，很自然地會場上大家情緒都很激動，這種心情，凡是經歷過相同情況的人是都能體會到的——這個情況，就是一個人轉變的時候，大家射在他身上的眼光也會同時跟着轉變；整個會場人們的一顆心就像“漏沙計時計”一樣忽然翻了過來……就像一個誤入歧途的人，一旦改邪歸正，就把人們以前對他的無根據的仇恨克服了，因為他現在和別人完全一樣了；他過去犯的錯誤越重，他歸隊的情況便越驚心動魄。由於這種會見，可能產生最強烈的希望，對勝利的最堅固的信心，在鬥爭的最偉大的時刻裏，也正是人與人思想見面的時候，這種希望

^① 勃魯姆是法國社會黨領導人之一，當時任法國反動政府內閣總理。莫克是當時法國反動政府的內政部長。拉瑪迪也是社會黨領導人之一，曾任反動政府內閣總理。

和信心就会增長起來的。會場上的人都有這種心情，好像是在寬恕別人，不過這種心情要比寬恕高出百倍，無法比擬，就像一個必死的病人突然痊癒了，就像取得了一個偉大的勝利，一種克服自己的情感的大勝利。

只有這一回，巴比雍的玩笑起了好作用。他喊道：“好！阿爾曼！”就像多少年來他們也是老朋友，一直是叫他的小名似的。他的玩笑使空氣鬆了下來，大家是那樣高興地笑着，使杜爾奈和那個農民也跟着笑了起來。

這不是一個有很多事可討論的會議。在杜爾奈、阿爾曼和那個農民發言之後，主席只做做樣子問是否還有人要講話。吉東這時已把需要表決通過的“告居民書”原文拿在手裏，這是他和亨利兩個人起草的，他該把這個文件交給波萊特，讓她讀一下，解釋解釋，尤其是对婦女，因為今天會場上出席的婦女人數遠比男子要多。但是正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叫洛捷·朗格洛亞的小學教員舉手要講話。他是個黨員，年紀很輕，十月間才到這裏來的。看樣子他不會有什麼重要事情可講。他是個正直的同志，不過有一個缺點就是講話嘈雜，叫人受不了。他說如果不是今天學校裏發生了一件和大家都有關係、每個人都應該知道的事情，他就不會請求發言了……

第十八章

潑翻了的墨水

學校的那些孩子們對他們新來的老師還不大習慣，因為洛捷

接受他的这第一个職位以來还不到三个月。大部份学生看到他还感觉十分害怕。虽然如此，却有兩個学生为交換墨水瓶爭吵起來：一个学生的墨水瓶是嶄新的、洋磁的，另一个学生的墨水瓶是鉛的，凹凹凸凸的，佈滿了綠锈和另外一种藍墨水乾燥後变成的醜陋的綠色渣滓。虽然这兩個学生在爭吵，他們却仍很討人欢喜。这个有着洋磁墨水瓶的学生用手按住瓶子，不給对方搶去，那一个則抓住墨水瓶底下的方塊呢垫的边，一边往自己这边扯，一边斜眼瞧着他的先生；他的头髮弄得乱七八糟，就像草被風吹起來一样。洛捷假裝一點兒沒有看見，不过却猜着即將發生的事件，而这个事件果然發生了。第一个学生突然把手一放，墨水瓶便立時底朝天翻倒在桌子上了，好像一頂丑角戴的尖帽子，自然啦，大家都笑了起來。这兩個孩子都站起來了，互相指責。扯呢垫子的那个学生膝盖上洒滿了墨水，襯衫上也洒了一大灘。

“看，你們做的好事！”

这样說出之後，洛捷又在想这样講是不是合適，一方面他要獲得這兩個小淘气鬼的同情，另一方面又要對他們表示譴責。可以相信他這句話並沒有完全打中他們的要害，因为那兩個闖禍的傢伙看來並不感到怎样害怕。他們还是笑着，可沒有一點惡意。倒是洛捷的恐懼比他們的还要大；因为他怕校長又要責备他，新油漆过的漂亮的黃書桌上弄上那一大灘墨水。他会說：“洛捷先生，据說你班上学生的紀律不太好。”事实上，这是別有原因的。自从当局为美國孩子徵用了本校兩間教室之後，校內便充滿了一種政治气氛。这事發生在十一月初。在此以前，在学期開始的头一个月內，洛捷在留心观察他的同事們，而这些同事，包括校長在內，也同样在观察他。他們之間似乎確立了一个原則，就是絕不在一起談政治，当然無意地說說聊聊的情况是要除外的。校長

非常喜欢閱讀紀德^①的著作，不知為什麼他總把紀德讀作紀戴，他念这个名字的時候，總是聳着他那对又粗又白的眉毛，同時嗓門顫抖着，好像念这个名字有什麼困难似的。当他与“他的”教員們——他總把教員称作“我的”教員——休息時在院子裏走來走去的時候，他常對他們談到紀德；洛捷与別的教員一样，總是把手叉在背後，走到院子尽头，便突然轉身走回來。不过自从学校的兩間教室被徵用之後，情况便完全变了。

事实是学校本來已經够挤的了。徵用教室这件事也使大家明白了為什麼在十月間開學的時候辭退兩個教員，以致校長与梯尔蒙先生不得不同時教兩個班的課，当教这个班的時候，另一个班便由一个“大的”学生去照管。現在大家只好挤在剩下的五个教室裏。

这些事，大家是无法不談的。尤其是当作一件醜事很快地在校內和校外都傳開了。首先，市政府的卡車開來了，搬运這兩間教室的东西，連黑板、电灯、灯罩都运走了。据说因为地板上有墨水漬的緣故，跟着又來了一批鉋地板的工人，隨後又派人來上了蠟。这些事絕對是地板从來沒有見过的。这些完了後，市政府的那輛卡車又运來了嶄新的傢具，有單人書桌，真正油黑的黑板等……不过其中最使大家注目的是安裝日光灯和四个爐子，每間教室兩個，因为美國人指定教室裏应經常保持二十四度的溫度。这是那位每天來檢查教室佈置情况的、年輕的美國女教師對校長講的，她講的是英國話，因为她一句法國話也不会講。

从此以後学校的破爛情况在教員及学生眼裏便更顯得觸目了。学生們把这事對家裏人講了。大家都覺得这事有些令人气

① 紀德是法國資產階級反動作家。

憤。法國孩子教室裏冷得很，有些教室燈光也不足，牆壁髒得都該刷新，物質設備都是一九〇〇年的老古董，與美國孩子的教室相比，這一切不僅是一種物質上的困難令人感慨，同時也特別表現了精神上的痛苦……教員、學生、家長都親自嚐到了佔領者對被佔領者粗暴蔑視的滋味。尤其是市議會決定的那件事更令人哭笑不得：市議會根據大多數議員的意見，對租給美國人的兩間教室規定了一筆象徵性的租金——一塊美元。事實上這筆租金真有象徵意義。洛捷覺得自己有責任發動大家討論討論這件事，儘管校長一再努力防止，儘管自己冒着一切危險。因為在學校裏還實行着自“維希政府”那裏繼承下來的對付教員的策略，就是實際上不給新教員正式委任狀。結果是如有教員胆敢惹事生非，既然職位尚未確定，用不着經當局批准，便可撤銷他的兼課或代課職務，或派到交通閉塞僻遠的小村子裏去；如果你是像洛捷這樣的情況，想一邊教書一邊準備學士考試，那就會更慘了。校長雖然差不多和別的教員一樣待遇菲薄，却仍自視為當局的代表。他以為這樣才可顯示他的尊嚴，這實在是非常可笑的。所有的教員都清楚校長這種作風，但是除了洛捷和另外一個年輕的教員皮克外，他們就像他們自己所說的一樣，以為還是和這位老闆“外交”一點兒好；那位皮克所以不肯附和，純粹是由於他具有獨立的精神。

由於這些原因，洛捷看得很清楚，校長找個藉口把他去掉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比方說，班上的這個紀律問題，便可給校長以口實。因此，當學生們在擦桌子上的墨水的時候，他便站在他們旁邊，表面上好像要靠近點去監視他們，臉上帶着嚴厲的樣子，其實他是想用自己身體擋住肇事地點，以防校長萬一走過走廊時從窗口看見。這樣一來他就有點像自己的學生的同謀犯了。

二十個美國小孩子終於來了。他們都是軍官的子女，都穿着嶄新的衣服。他們這一來又給學校帶來了新的激動。這次又來了一位女教員，年紀也相當輕，和頭一回來的女教員一樣都穿着黑色長服……皮克曾開玩笑地說，他覺得她們長得並不好看，不過他很快地就冷淡下來。校長曾試探教員們的態度，是否可以開個小歡迎會，歡迎這兩位美國女教員。洛捷沒有馬上表示意見，他是已經準備在必要時不惜加以拒絕的。不過一個二年級的教員，那位已經當了十五年正式教員，教齡比校長還高的梯爾蒙先生先說了：

“雪佛洛先生，你知道我並不反對這件事，不過學生家長們的意見已經够多的了。你滿可以像介紹新教員一樣，把這兩位美國教員領到教室，向我們介紹一下就行了。”

梯爾蒙這樣的提議有別的意思嗎？或者他只是在遵守學校裏的習慣，這些習慣在學校生活中已差不多變成固定的儀式。大家都知道他在他那二十五年的教書生活中，一直是拘謹地、小心翼翼地奉行着這些儀式；他太太的作風也和他一樣，她在離這兒五十公尺的一所女校裏也教了差不多同樣長久的書。然而，那兩個美國女教員却乾脆拒絕了。她們認為這樣遊行式地走進各個教室，把自己介紹給那些先生與學生們，未免有些好笑，何況教室又那麼髒。她們說了些帶刺兒的話，關於什麼法國尊重女性的禮貌等等。很顯然，就是對雪佛洛先生，她們也不屑接近。早晨，中午及晚上，人們可以聽見成羣的汽車來接送這些美國女教員和學生們，校門口停滿了吉普車，大型的克里斯萊牌及無聲的梭多牌的轎車的行列。可以想像得到，我們的那些小可憐蟲們是怎樣地睜大了眼睛老去瞧這一切，他們總是偷偷地站起身來，輪流不息地往外張望，想要使他們不這樣做，談何容易……

孩子們都非常激動，特別是現在，已經在那天發生了亂子之後……有一個時期，那些美國孩子與我們的孩子都在同一鐘點上學，也在同一鐘點休息。孩子總是孩子，非常愛爭論，比教員與教員之間還要爭論得厲害。學生們很清楚地劃分為兩派，一派願意與美國學生說話，一派則不願意接近他們。如果不是美國女教員首先要求把院子分出一部份來給美國學生專用，和以後為了更好地把他們與法國學生分開，又改變了休息時間，以便單獨使用整個院子的話，第一派的人可能會佔上風。但是這樣一來，倒使第二派的人取得勝利了。教室裏人們開始感覺到有一種暗算密謀的氣氛。有一天晚上下課以後，出事了。這場風波是怎樣引起的，大家都不太清楚。大家只看到吉東的小兒子，一年級的優等生之一，向一個比他身材高大的美國孩子猛撲，並把他摔倒在地。事後，吉東的小兒子訴說，是因為美國孩子老做一種怪樣子看他們，並且在他們上下學的時候，一直是如此。那個美國孩子當然要抵抗。大家正想法要把這兩個孩子拉開的時候，又有十來個孩子已互相打起來了。真是混亂得不成樣子。武劇發生的地點是學校院子的大門口，正當着來接孩子的母親們和美國吉普車、大汽車的司機們的面前。雪佛洛先生這兒那兒地用手猛打着孩子們，他打的當然是自己的學生。美國女教員也同樣打着，不過她們打的却不是自己的學生。母親們都慌得不知怎麼辦好，尤其當她們看到美國兵跑來想親自把孩子們勸開的時候。幸好這次校長還算處理得恰當，沒有使事態嚴重起來。他擋着那些美國大兵，嚴正地禁止他們進入學校，逼得他們只好退回去。他隨後又親自把兩扇大門關了起來。孩子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激憤過，他們居然對自己平常所順從的校長也反抗起來了，好像校長突然失去了制馭他們的權力一樣。他們對他嚷道：“為什麼你打我們？這是

不是我們的學校？”沒有參加毆打的学生則聚集在曾經打過架的孩子們的周圍，妨害着雪佛洛先生及其助手們的努力。他們喊着在各處听到及讀到的：“滾回美國去！滾回美國去！”幸好這種情況並沒有繼續多久，還不到一分鐘。雙方彼此都沒有受傷。不過問題的全部嚴重性却都顯露出來了。

這種事情是壓不下去的。第二天大家已經都在議論紛紛了。學校裏充滿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緊張空氣。為了表示抗議，很多學生都沒有來上學。而對於雪佛洛先生要懲罰肇事學生的決定，梯爾蒙先生表示反對，甚至於還非常憤慨，要號召同事們同他一起出來反對……雪佛洛先生看到學生們的無紀律已發展到教員們身上，非常驚惶失措。他起初想再威脅一下，但是梯爾蒙先生一方面有同事們的支持，同時他又很清楚地知道，他會得到學生家長們的贊助，便繼續堅持說，如單單懲罰一方，不僅不可能，也不公道。問題固然沒有這樣就全部地提了出來，但對校長來說却比他對當局的畏懼還要有壓力。但這樣仍免不了在事件發生的第二天督學便來了。他在緊挨着學校的校長家裏大吵了一陣，給了校長一生從未受過的訓斥，並威脅說要給予處分。事後雪佛洛先生從家裏出來，喘着氣，不知如何才好。他曾想把責任都推到那幾個拒絕懲辦肇事學生的同事們身上，但是督學不肯拿自己一人來和所有的教員為敵。他說：“我倒問問你，是你還是我在領導這個學校？如果全區的学校都要我親自管理，你想想那算怎麼回事？”“我在問你呀，是不是？雪佛洛先生，為什麼你不回答我？……”雪佛洛回到歸他管轄的教員那兒的時候，差不多要哭了。

“因為你們，我將受到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受到過的處分。”

“什麼？因為我們？”洛捷說，“難道美國人的侵略是我們的罪過嗎？”

他說得非常之直率，在這以前的談話中，洛捷從來沒有這樣直截了當過。不過今天的空氣是太緊張了，因此他的同事幾乎沒有為他這句話而感到驚訝。只是雪佛洛先生以很奇怪的样子看了他一眼，好像突然想到了一種妙策可以從自己所陷入的窘境裏走出來一樣……

他登時轉了身回到自己班上去了。

皮克說：

“不管如何，對一個校長來說，這種處境是够棘手的。”

“說起校長，”梯爾蒙先生領着同事們如同往日一樣在院子裏散步的時候說，“我認識的不下幾十個，有很多並且十分熟悉的。他們分兩類……”

他說這話時像是很隨便，也許僅僅是與學校裏發生的事並無關係的想法。

“……我說分兩類，一類是用自己老老實實的工作得到校長職位的，他們把自己全副精力都貢獻給孩子們。幸好這類的人佔絕大多數。這樣的校長對任何人都無所畏懼，他們只埋頭盡自己的天職。就是在大戰時期，在‘維希政府’時代，督學們有時故意找他們的錯處，但是他們從來未動搖過一步。這樣的人我認識過……也沒有人敢動他們一下。不過也有另外一類專門拍馬的校長，人數雖然不多，但到處也可碰得到，他們無論對誰都唯唯諾諾，靠這個鞠躬惟謹的作風去換來自己的職位。這類的校長有時他們的屬下也會怕他們，不過他們自己却更怕他們的上司。他們並不是為了自己的工作而生活，他們是生活在恐懼的當中，唯恐得不到上級的賞識，至於上級是誰，他們是不管的。他們很清楚，由於他們的才能對於職位本不相稱，是很容易被撤掉的。”

“你說得有些過分了，”皮克說。

“什麼？請不要引伸我的話，”梯尔蒙也是很隨便地更正說。肯定地說來，他的確很自信自己在工作中無懈可擊，沒有人敢動他。他这种自信並不是出於天真，而是有根据的。由於他講這些話時那种鎮靜的态度，使人感到的確是經驗之談。

這時雪佛洛又回來了。

“各位先生們，”他說得又突然那样莊嚴起來，像对陌生人講的一樣，“無論如何，我們應該向學生們解釋这次孩子們之間的衝突是無理的。”

当然这样說是对的。然而口上說說總比实际去做要來得容易。我們的孩子們很清楚地感覺到美國人那方面有些不对头的地方。他們听人講过，看到牆壁上的标語，也親身体会过不少事情。誰也無法使他們相信天下本來太平無事，也不能叫他們相信他們父母那些不安的狀態和憤怒的心情，全城人民所進行的偉大鬥爭都是無風起浪。此外，藉口他們弄錯了目标，我們便有权利來压制孩子們剛剛開始的民族自尊心嗎？說实在的，應該向他們解釋的唯一事情，就是我們不能怪美國孩子。不过如果不向他們指出真正的罪首禍魁，又如何去解釋呢。

這時雪佛洛又接着說：

“不过我請求你們不要在課堂裏談論政治。想一想，假如有人竟想對孩子們灌輸仇恨的話……”

這話講的真是够笨的了，洛捷不作回答，只小聲地吹了一下口哨表示厭惡……關於學校混亂的根源，連梯尔蒙、皮克及貝里埃他們一定從來也沒有想过会是共產黨。而雪佛洛所要暗示的正是这个，这是很明顯的。梯尔蒙与雪佛洛都是社会党黨員，正是根据这种身份，梯尔蒙覺得有責任把凡是雪佛洛說錯的地方都要糾正過來。這有點像別人歪曲的竟是他自己的思想而他要加以反

对似的。

“雪佛洛，你自己也很清楚，既然人們把孩子們放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仇恨是用不着灌輸、而会自己生長起來的。我們所能做的是防止它生得歪歪斜斜，而要帮助它向正確方向發展。”

梯尔蒙說的話也正是洛捷想說的。不用說，孩子們自己对这些事情已經是比較清楚了。家長們一定已經把問題對他們解釋過了。他們對於和美國孩子吵架的事虽然不後悔，却也並不完全認為这样做就是对的……在家庭裏，家長們一定對他們講过：那些外國軍官的孩子虽然受着錯誤的教育，却不是孩子們的過錯。任何人也不会怀疑這點。只要看一下過路人用什麼样的神情看这些美國孩子就知道了。他們都穿得像小王子，当然是要什麼有什麼，有嶄新的玩具，出門都是坐汽車。然而一个最窮苦的碼頭工人的妻子看到他們也会覺得可憐，好像他們也是我們對其進行鬥爭的那批人的犧牲品一样。这种對美國孩子的憐憫的情緒，也就是那正義的仇恨的反面——仇恨那些把自己的孩子拖進这种可恥的佔領勾當裏來的人物，他們使自己的孩子与自己一起冒險，這麼早就給孩子一种罪惡的殖民教育，教育孩子去蔑視人，蔑視別的民族，教育孩子窮兵黷武，愛好戰爭。我們倒要替这些孩子們訴苦。我們有點覺得对这些孩子也有些責任，这种責任甚至比那些把自己孩子出賣了，使自己孩子陷入这种泥淖的親生父母的責任還要重。美國孩子在我們公園裏玩，那种大胆無忌的样子已經像是在自己本國的公園裏一样，用不着听他們說話，一眼便会看出來他們是美國孩子。就是一个深夜曾在牆上用巨大字体寫过“滾回去”標語的人，碰到这样一个富有胆量的孩子也会撫摸一下。他这样做是为了私下裏能使自己良心得到安慰，並顯得自己所做的是正確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说什么不在班上谈论政治，那真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在实际生活中，孩子们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政治。教师们不肯答覆的问题，他们去问家长。有时孩子们深刻的体会到，一个最穷苦的码头工人比官方的“科学传播者”更能说明问题的本质。这种情况会发展得很远，而同时不一定恰恰向好的方向发展。

洛捷想到自己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可能对孩子造成损失或影响到他们的前途，因为孩子们的头脑，就像刚刚开垦出来的土地一样，种子一播在上面就能很快地发芽成长，这使他充满了自豪，为自己现在已是个成年的人，为自己现在有了一个职业而自豪。有时在孩子们中间，他会感觉到一种温情，固然这种温情是有點近乎愚蠢的，不过他并不想去阻止它。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罗曼谛克的情绪并不是那样的过分而必须加以抑制的。洛捷回想到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那时学校风气是大家爱用开玩笑的态度去对待一切严肃或稍微重大的问题。现在他有时还为当时自己的想法及言谈而感到惭愧；比方说，他当时谈论女人、政治、爱情、祖国及伟大作家时的那种神气，还有对自己现在所从事的、他当时称为“该死的职业”那种态度。他为此事脸会红起来，是因为自己身上的这种毛病并没有完全改掉，这种作风仍不时从黑暗角落裏鑽出來……至於那自豪的情绪，是他看见孩子们不用他的辅导，单独地在那裏工作的時候，尤其感觉得到。教室四周牆上挂衣服的钩子上挂满了孩子们的衣服。这一件件衣服在他眼中看来好像也都各自充满了激动。这是他们禦寒的物件，總之，是一切可以使身体暖和的东西。有些便帽中間有了窟窿，一定是帽頂上的布条子被用牙齒咬下來了，就像洛捷自己小时候做的那样。这好像还是他眼前的事，他现在还能記得嘴裏那种濕布头

的味道……还有些春天戴的布帽，帽边及縫線的地方都破了……有一件外套扣子眼上像証章一样插着一把湯匙，無疑地是从垃圾堆裏檢來的，要末就是準備到外祖母家裏吃飯帶去用的，因为外祖母家裏湯匙只有一把，是外祖母自己用的……此外还有一件襯衫，一定是一个缺席学生的。襯衫上有三个扣子，兩個白的，一个黑的。可以想像它對於孩子的母親实在不是一件小事，她找不出一个与其餘扣子相同的白扣子，又不想花錢去買一个白扣子，或者運用三个黑扣子，只好臨時这样湊合了一下。洛捷好像就看見她用緊張的手指在一个針線盒內向一堆舊扣子裏搜尋的樣子……

明天晚上學生們便要放假了。在教員協會及輔導我們學校的一個里昂學校的幫助下，學校可以給孩子們準備一棵聖誕樹。這也許是他們唯一能得到的禮物了。此外，這對他們也不再是什麼秘密。負責準備聖誕樹的大的孩子們，早在雪佛洛先生教室後邊那間貯藏室裏為自己在裝飾着的彩花、燈籠及五顏六色的玻璃球，弄得眼花撩亂！……他們是管不住自己的嘴的，所以大家都曉得了。現在孩子們除了聖誕節外不再談別的事，聖誕節還沒有到，他們眼睛裏便先充滿節日的歡樂的光芒了。僅僅仗了這棵樹就把他們無限的貧苦掩飾了起來。

在大家这样等着過節的時候，桌子上那灘墨水無法很快地擦掉。洛捷所害怕的事發生了。門開了，全體孩子闕的一聲都站起身來。接着是一片寂靜。雪佛洛先生進來了。有個孩子把帶着各色粉筆灰的擦黑板布當吸墨水紙蓋在那灘墨水上，但並未能完全蓋住。不過校長好像並未看到。他手裏拿着一張紙。

“請坐下吧，我的孩子們，”他說，一面示意洛捷叫他走近講台。

第十九章

一切決定於美國輪船

“这个文件，”洛捷从口袋里掏出來，並拿給會場上的人看了以後，繼續說，“这是校長剛从教學區督学那裏收到的通知，其实就是一份副本，由校長親筆抄來發給我們‘了解’一下的。就是為了使你們知道这个通知的內容，我才想在这个會上講話。我不會講得太長的……”

洛捷把文件舉到眼前，因為會場裏燈光並不太好。會場上原有兩盞帶燈罩的电灯，不過後面的那盞可能是燈絲燒斷了。洛捷此時就和第一次讀这个通知一樣有一種奇怪的印象：就是通过雪佛洛的親筆字体又受到了美國人一次新的打擊。雪佛洛的字的確寫得非常漂亮，他想到到底是校長的字……幸虧还有人这样把書法維持下去，否則再过五十年便不会再看到这种好字了……真没办法，当人們想做些正經事的時候，这些多餘的思想總是跑來叫你躲開你所做的事，叫你的思想開小差……無疑地还是知識分子的一个缺點，老不能集中全部精力搞自己的工作……

洛捷又讀：

“鑒於居民可能从本區撤离，請你供給我們省政府所要求的下列材料……”他特別着重頭一句，念的時候做着手勢，並把嗓子提高。

這比剛才吉东所講的更使人們激動。因為洛捷現在所讀的是个文件，是件証据，是一種確定不移的事實……

“應該把它在報上公佈一下，”有人說。

“他們不會登的，”諾埃爾聳聳肩說。他想起了他自己的那份“民主黨人”報關於測量事件的報道。

“有一張報是會登的。”

“第一項，”洛捷繼續讀下去，“全市（或區）校舍一覽表：（包括教室、室內運動場、遊戲室等，可以使用的……）”

洛捷讀到這裏又想入非非起來了……他注意到“可以使用的”這幾個字象徵主義式的拖在句後，好像他們有意強調這幾個字涵義的重要性一樣。真是不要臉……

“第二項。註出所有房舍的大概面積，以及臨時能容納的人數。希速查覆。簽名：教學區督學。”

洛捷讀到這裏，會場上便嚷得一團糟。他想了一下是否有必要再補充說明幾句。他終於說了，不過好像是談一件次要的事情一樣。

“校長正是派我來調查這些材料以便答覆督學的！”

“難道你會替他們調查嗎？”巴比雍馬上就向他問道。

洛捷轉過身來對着他，臉都有點蒼白了。

“不管怎樣，”他說，“這個問題不在今天會議範圍之內。”

他重又坐了下來，周圍的人在高聲談論着，彷彿誰也不再注意他了。只有巴比雍是例外，他認為儘管洛捷這樣說，這個問題並非那樣地在本會範圍以外。

婦女們的情緒特別激昂。她們誰也說不出什麼具體的話來，她們只是異口同聲地說着：

“他們是想要在学校裏駐軍隊啊！”

“德國鬼子也是先佔用学校的。”

“只是，我們能夠採取什麼對策呢？”

不过由於沒有人正式要求發言，波萊特站了起來，她激動得手腳都有些發抖。因為宣言的那張紙非常薄，所以在她眼前也有點跳動。這張宣言是布瓦的小女兒用打字機打的。她打字並不好，剛開始學用兩個指頭打；波萊特也許該學一下，這是有用的。然而，由於今天會場上絕大多數都是婦女，這又使她安心下來。她覺得像在自己家裏一樣。令人驚訝的是，有些男人竟這樣把住房問題都推在女人頭上，這一定是他們那種“女人管家”的殘餘思想在作祟，一定是這樣。

波萊特開始把自己知道的事都講出來了，一點也不裝腔作勢，很隨便。然而她有點過分地老是說自己不會講話，就好像在要求別人鼓勵她，不用說她每次是都得到大家的鼓勵的。

婦女們所提出的“採取什麼對策”的問題，她早已在談話中不時聽到過了。這樣就給她一個機會立刻把亨利告訴她的答覆很堅定地提了出來：“是呀！我們是可以阻止他們這樣做的。怎麼去阻止他們呢？是這樣……”

“最要緊的是，”亨利會再三說過，“你必須把一切問題與那隻即將到來載運軍火的美國輪船聯繫起來。要向大家說明它能決定一切。”

也許有些人思想上對剛才所提到的那種聯繫認識還不夠清楚，但每個人心裏都覺得是在等待那隻輪船，這種等待的心情就像霧一樣地把一切都濕潤了，把一切都遮掩起來了。但是當波萊特直截了當地談到：“幫助碼頭工人去阻止卸軍火，這也許是能使自己繼續住在學校大樓及避免居民全部撤離的具有決定性的辦法”的時候，會場上這裏那裏有些驚訝，在表示贊成的時候，也有點疑懼。因此必須再解釋一下。

“特別要注意，”亨利又曾說過，“絕對不可把幫助碼頭工人去

阻止軍火的卸运变成团结大家去維護那些缺乏住处人們的一种条件，一种障碍，而是要說服大家，向大家指出远景，”他很愛說這句話，“指出只有美國佬滾回美國去，每个人才能真正地穩定地在自己家裏变做主人翁。”

因此要向大家解釋……为什麼他們要使居民撤离？这是因为那个营場的關係，因為他們不停地往這裏运输軍火，因為他們不願我們看見，是因為他們这些軍火会有爆炸或發生火災的危險，因為他們一定还想派更多的軍隊到我們的四周來……好咯。重要的是如果沒有港口，如果他們沒有在這裏直接卸下軍火或軍隊的可能，这个营場便会是他們一个很大的困难。因此我們對他們的头一砲是能决定一切的。这是亨利慣用的詞句。如果我們把他們的第一艘輪船赶走了，誰又能說由於我們的抵抗不会逼得他們不能不改变計劃？誰又能說他們不会逐漸地把他們的营場撤走呢？無論如何，他們想以我們为犧牲品再去擴大他們的营場是沒有那麼容易了……

波萊特的話很好地解决了大家的不安的問題……对保安隊的抵抗，星期三举行的示威，那擴大了的保衛大樓委員會，波萊特就要在會場上宣讀、並將由全市居民簽名的那份請願書，以及我們報紙對我們一致抗議的声援，这一切都使許多人認為在一定時期內我們一定会勝利，这个時期也許还相当長，但不是無限期地長的；为使这一切不隨時發生新問題，必須更深入地把事情改变一下。情况的確是这样：在繼續鬥爭与加强鬥爭的同時，如果能使这第一艘美國輪船掉头轉回去的話，便可以創造一种新的形勢，至少可以使情况停止繼續惡化下去。拒絕卸运这些軍火，便是一种使我們獲得安全的關鍵。

杜尔奈先生自己想，这与他的过節委員會的任务究竟有點

距离。不过他並不是不同意波萊特的意見。在听波萊特講話的時候，他認為頭頭是道，他完全相信她的話是正確的。不过他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有把握能用波萊特所用的具有說服力的方式，將这种嶄新的道理解釋給自己委員會的朋友們听。他正在思索一种可以說服他們的妥当办法。說是去說，但使他唯一躊躇不決的事，就是如果說服不了，他却絕不敢再向他們表示意見不一致了。比方，如果他們說：“過節委員會不過問政治”，他也只好服从。他只恨自己不能模倣波萊特用的种种論据簡單地把他們說服，不然他並不會為做一學舌八哥而覺得難為情的。不过对維柴、勒朋、馬蘭及貝彼得幾个人，必須找一些與他們有切身關係的論据，向他們証明这与他們的店舖開得成或開不成有關才行。在杜尔奈先生對於是否能獲得委員會的朋友們的同意沒有把握以前，他是不敢在會場上公開表示同意波萊特的意見的。他所以這時臉上顯得有點為難，有點拘謹的樣子，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他心裏却在想：這些女人真會講話，真會解釋道理……的確她們是講慣了。

第二十章

最好把火爐生起來

亨利騎着自行車在積雪很深的路上往支部去的時候，心裏想着：不知巴隆是否已將火爐生好。不知為什麼，这个同志近來好像不大帶勁兒。現在支部裏弄得從來沒有過的亂七八糟。沿街的窗子，除了有時窗板整天也不打開不算外，並且還髒得要命。那裏放着的書籍和小冊子有一年沒有換過，都發黃了，變顏色了，書

名有時都看不清；書皮都捲了角，有的上面還印着我們領袖們的照片，也都褪了顏色，淒慘的樣子使人沮喪。還有到處是灰塵，滿屋的蜘蛛網和那些從窗子上掉下來的死蒼蠅！……這已經够受的了，就在會議室裏，幾年前從領來的很漂亮的標語上剪下來的彩色的多列士、杜克洛、和加香等領袖的大画像，原都貼在牆上高處的，現在有的脫落下來，成了捲，真是可恥，這是對我們領袖的一種侮辱。起初當組織上把二層樓上這兩間房子和一間貯藏室撥給他們住用的時候，原有一個條件，就是讓他負責看守和打掃支部其餘的房子，他當時熱心得很。但是現在……

現在，亨利不能不懷疑了。

“我們快要凍僵了，”一個同志正在支部和其他同志等着亨利，在未向亨利問候以前，立刻這樣說。

“自從你當了支部書記之後，我這是頭一次來參加會議，你却遲到了，”另有一個同志這樣說。

“的確是這樣的，”支部委員五金工人費爾南·克萊爾克說。這個五金工人在亨利之前，就已經是支部委員了……亨利立刻想到了這一點。他這個毛病老改不掉，就是他在比他負責更大的同志或不久以前比他負責更大的同志面前，總是有些對自己的行動感覺把握不大。這是一種羞怯心的殘餘，同時又是對於他們的一種尊敬、一種欣羨和其他類似的情感。

然而同志們知道他是剛參加了另一個會議後到這裏來的。這裏實在太冷了，如果有一個小火使同志們能夠圍爐坐着等他遲到的這十分鐘的話，他們絕不會抱怨什麼的。因此，如果拿幾塊劈柴刮上一根洋火也是一種策略。開會的時候，他們是可以自己起來加兩小鏟煤的，再費不了什麼……

“無論如何，萬桑是可以給我們弄個火的，”布朗工廠職工會

一位年老的書記阿尔西德·莫梯埃說。万桑是巴隆的小名。阿尔西德对支部房子的管理，一定也和亨利具有同样看法。

“的確是这样，”亨利一面把自己的自行車放在走廊裏，將褲腿上的夾子拿掉，一面說，“固然我們並沒有給他錢叫他去打扫房子，不过我們也沒有向他收取租金。單就這一點說，他似乎是有义务去做的……他在不在家？”

“他太太對我們說他剛走開。”

“这个同志有點兒不对头，”阿尔西德接着說，“不久以前我在工廠裏便發覺他是这样。从前就有一次……”

工廠裏，情况正在開始变化。廠主老布朗已經把工廠交給兒子們去管理了。目前他对廠裏的事多少还过問一點，以便兒子好好地接管工廠的事务。不过很明顯的是，他已退入了养老的状态，就像軍隊由野营回到冬季营房一样。不过他太太却对此不肯甘心，她一直認為自己还是中年妇人。她是个滑稽可笑的女人，一个稀有的典型人物。从她身上，你可以看出人們的变化來。阿尔西德是經歷过工廠最初期情况的人，那正是一九二〇年左右的時候。布朗工廠最初只是个小作坊，工人只有十來个。那時老布朗才二十多歲，还不到二十五，是平常的手藝人出身。大約是在战争賠款方面撈了一票，使他有办法把作坊擴充起來，不过事情的真相究竟怎样，誰也不太清楚。在这以前，老布朗已經結了婚，太太是个道地的漁家女，人倒不坏，不过相当愚蠢，結婚前也相当輕浮；据說生她的那天，海上來了風暴，水母都跑到海边來了。实在說來，她並不漂亮，不过却像鋼鐵柔而有勁，兩隻眼睛真能使男人神魂顛倒……只是，这个漁家女逐漸成了貴夫人之後，却突然不能自持起來。開頭他們外表还非常相愛，他

們時常打情罵俏，搞得不堪，她的性情本來就是如此。不過不久……她坐也坐不住了，好像腦袋裏長了發癢的毛代替了腦子似的。應該承認的是她丈夫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己事業上，整日不停地工作、鑽研技術、兜攬訂貨，大部份時間都在外面奔走。作坊的生意一日千里，工人增添了，作坊也打算擴充了。她覺得太自由了，反倒有點孤寂。於是她時常跑到車間裏，在我們工人面前擺擺老闆娘的架子，實在說，這套把戲有點滑稽可笑。她很喜欢穿着鮮艷的領口開叉很大的衣服在機器之間轉來轉去，並且走到上滿了机油的烏黑的車床邊伸着她那脖子俯下身看這看那。電鋸切鋼所發出的突然叫聲使她全身都會發抖，燒紅了的零件放在水裏冷卻所發出的吱吱的聲音，也叫她裝腔作勢作許多怪樣子，她也愛看一件工具同切黃油一樣切入金屬裏。而工人們當然喜欢玩弄這些把戲，故意地去嚇她，讓她混身都起雞皮疙瘩。此外，大家都知道她不正派，因此很看不起她。雖然如此，有一個年輕小伙子特魯番，有一天看到她老在自己面前搖來晃去，燒焊的火花照得她臉上一會兒發綠一會兒發黃，便發了一個奇想，以為這倒是在老闆所給工資以外，再增加一種實物津貼的辦法。特魯番年紀只有十八歲，用不着花多少心計便和她勾搭上了。在特魯番以後，又有另外兩個人。一直到一個比她強大三倍的鐵工杜爾南看到她又是這樣地掀起裙子坐在自己的涼鐵砧上，他實在有點不耐煩，便抓住她的肩膀，很禮貌，不過却很堅決地把她推到車間門口去，弄得工人們笑的笑，喝采的喝采……正趕上老布朗從巴黎回來，開着汽車圍着院子中間的噴泉轉灣。當場戳穿。夫妻之間當然大吵一場。自此以後，車間裏便再也看不到她的影兒。大概她又到別處胡搞去了。布朗雖和他的太太住在一所房子裏，但可以說是分居的，因為他一心一意地搞自己的工作。她生過兩個兒

子，大概只有小兒子亞歷山大是他的，現在亞歷山大的樣子就和他父親在這個年齡時一模一樣。大兒子福萊得里克真是個無賴，不知是她和誰姘度生出來的。如果亞歷山大不能加以攔阻的話，他會把老头子掙來的家當全部揮霍掉，再不就會把工廠名譽敗壞淨盡。至於布朗太太，她在進入老境後又變了。以前那種浪蕩樣子現在一點也看不出了，只是還愛抿着那張小嘴。現在她總是模倣那些寡情的、乖僻的名門淑女，挺直腰板表示她的驕傲，用帶柄的手鏡看東西，全套名門淑女的無味的派頭，嘴裏一會兒“神甫先生”，一會兒“主教閣下”。這類假裝貴人強撐門面的人世上還真不少，不過他們忘了“他們的”工人從門面的後邊已把內部看穿；是的，這種門面是絕不能發生應起的作用的。

這一切也許是老布朗和工人們漸漸疏遠起來的原因之一。起初他認為自己和工人們同樣出身於下層，也常常到車間來轉一轉。他的企業現在已不再是什麼作坊，而是一所真正的工廠了。他與工人之間的距離便越來越遠，他便成了一個不容易戰勝的廠主，並且滿臉陰森，孤獨乖僻，很少與人來往。他除了不時到巴黎——主要是去酗酒——以外，他沒有其他生活樂趣，很顯然，他不是幸福的人。同時他年紀愈大，性情也愈壞，不過他在戰爭期間卻還算是清白的。工人們曾向他進行過激烈的鬥爭。一九四七年工人們曾被迫堅持罷工六星期，廠方竟一點沒有讓步！工人們竟是那樣一無所得仍舊回到了工廠！這樣遭到失敗，蒙了羞辱的工人有一百多個，但是其中沒有一個賣友求榮的。如果有的話，大家真會把他殺掉！雖然在這次鬥爭中商會和其他許多人幫助他堅持了下來，但對他說來仍不失為一個嚴重打擊。這是當然的。後來在一九四八年的時候，很突然地大家覺得他發生了變化，看見他老得更快了。一個人臉上的筋肉是可以在很短時期內鬆弛下來的。

大家起初以为他病了，但是有一天工人们到他那裏把書面要求遞給他的時候，他帶着精神沮喪实在一筹莫展的樣子，特別轉過身子對着阿尔西德說：“難道你們看不出我是在被前後夾攻嗎？”他不再掙扎了。他的兩隻手伸開平放在辦公桌玻璃板上，不是大家慣見的緊握拳頭了。然而最後他还是握緊了拳頭，對着阿尔西德說：“你們這些共產黨人，再沒有比你們更壞的了！你們說要反對馬歇爾計劃，但是當我們也正在反對的時候，你們卻從背後用罷工來打擊我們。”阿尔西德一時沒有找出適當的話來答覆他。阿尔西德原很喜欢閱讀政府公報，他只要在任何地方找到一份，便拿起來看，他看到上面載着杜克洛對議會發表的批評及答覆，便讚不絕口；總是說：“了不起的雅克^①！”他這句“了不起的雅克”已跟弗拉商^②不離口的煙斗同樣變成人人皆知了。他說完了：“了不起的雅克，他又對他們說了些什麼？”毫不思索又很自然地加了一句：“了不起的雅克。”他雖然熟讀杜克洛的文章，但這仍不能對他有所幫助。他在老布朗面前竟一時張着口說不出話來，尤其是當他看到老布朗那種突然求饒的樣子，更不知說什麼好了。不管老闆成了什麼樣的壞蛋，阿尔西德却仍回想起這個工廠起頭還是個小作坊的那個階段，那時老布朗與阿尔西德都是二十五歲，有時他还下廠親自工作，那時他一點也不壞。停了一會兒，阿尔西德只好說幾句話表示答覆：“我並不是以共產黨員身份來找你，而是以職工會代表資格來找你。”這句話布朗听了聳聳肩。當然你是工人代表啦，這还用說。阿尔西德只有後來向工人們報告與廠主談判情況時才想出了應該答覆的話。這真不可思議，當你面向同志們，盡力想答覆他們在眼色流露中所提出的問

① 雅克是杜克洛的名字，稱名不帶姓表示親密。

② 弗拉商是法國總工會總書記，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題的時候，正確的思想及詞句便會自行湧出，同志們用眼睛把問題提出來的那種神氣，就已差不多把答案指明了。

“當然啦，我們絕不因為反對馬歇爾計劃而不提出我們的要求，他說他被前後夾攻，在這種情況下，他只應該向壞的一面作鬥爭，而了解到好的一面可以幫助他脫離困境。他現在的確已瀕於絕境，戰前可以輸出的起重設備和其他機器現在都禁止輸出了。是的，就是這樣。不過他不能因此便怪起我們來。恰恰相反，如果他想他的要求得到認真處理和增加力量的話，他最好是依靠我們。同樣，對於現在有些人因為改向外國，美國或德國去訂貨而從他這裏撤回訂單，那也不該算是我們的錯處吧！我們巴不得幫助他去反對這種不合理的情況，因為這也是我們的飯碗問題。但是，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如果我們袖手旁觀安於我們的貧困生活，那就無異替敵人掃清障礙，開闢道路，使這些不合理的情況繼續發展下去，惡化起來；我們的工廠便會關閉，而美國及其附屬的西德工廠便與我們的工廠競爭起來。也許這種說法在一個老闆看來會認為不合邏輯，不過我們工人却都看得很清楚，我們以為要求提高工資，對保護工廠也有貢獻的，同志們，是不是這樣？”

同志們對這種機智的講話覺得切中要害都笑着鼓起掌來。不過當掌聲停止後，恰好，萬桑·巴隆却……

“……曾經有過一次，”阿爾西德一面從過道走進就要在那裏開會的支部書記辦公室，一面繼續說，“在一九四九年初，我對萬桑有這麼一個印象，就是他並不為自己是個共產黨員而感到相當驕傲，他只在必要的時候才承認自己是黨員。此外又有一次……”

……在會場上，萬桑·巴隆恰好站在阿爾西德身旁，低聲對他說：

“照我的意見，在職工大會上，你不應該談那些老闆針對你是一個共產黨員所說的話。因為會上有的同志是社會黨員，他們听了可能不高興。”

“什麼？”阿爾西德答覆說，“談判時老闆是這樣說的，為什麼我不可以照直說出來呢？這樣可以幫助工人同志們知道，一談到鬥爭，廠主便會認為是共產黨的嗾使，這一點正是我們可以自豪的地方！”

“不過那些社會黨員會怎樣想呢？……”

“如果你知道了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承認黨組織在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的話，你也許會驚訝不止哩。他們雖然還是愛他們黨，但他們總在惋惜，很久以來敵人已不再給予他們這種自豪了。不要以為所有非共產黨員都是恨我們的黨的……”

“當然啦。”

當然啦。當然啦。真是該死，居然有這樣一些同志，他們對什麼都懷疑。

該死的也是，當他開始這樣回想的時候，便會沿着一根線索想起許許多多事情。關於萬桑的事，本來他只想花很短時間講兩句話就夠了，誰知竟講了這許多。他如果有時間的話，真可長篇大論寫成一本書。自然啦，這些事情是不會寫在書裏的……

好，現在講正事吧。老布朗把工廠的管理大權一撒手，兄弟之間不可避免地便展開了爭權奪利的鬥爭。布朗原以為兒子們年輕力壯，可能有更好的辦法挽救那瀕危的事業，但現在發現不應該放任他們了。他們倆就像白晝與黑夜那樣不能相容，一個要向右，

那个就要向左。他一句話也不敢說，因为只要一說，他的大兒子就暴跳如雷，罵他偏袒小兒子。这个指責倒是正確的。如果听憑福萊得里克为所欲为的話，他会貪圖省事，把工廠全部財產都帶進交易所去投机倒把，或徹頭徹尾同美國人搞在一起；这样的做法，開頭也許還不錯，不过結局就很难說了。相反地，亞歷山大呢，學識很有根底……他比父親還要能幹。他懂得技術，並且對問題也有一套他自己的政治見解。他對世界市場——原料的來源及銷路的情形都瞭如指掌。不幸的是，他對世界市場的瞭解使他感覺到自己已受到束縛，封鎖，自己是束手無策了。一方面是“鐵幕”，禁止貿易；另一方面，是美國人對於市場——包括法國市場在內——的搶奪，還有德國資本家的捲土重來。不过他還是尽力尋找出路，打開僵局。亞歷山大很嚴肅，也許嚴肅得過分點。他不僅具有在这样一个時期內工業家所必需的謹慎小心的作風，並且對工廠的前途还具有偉大的理想，並知道如何與工人相處。老布朗有時覺得亞歷山大的想法有點“烏托邦”意味，不過就這一點來講，這是個進步的問題，究竟成敗如何，要實踐了以後才能判斷。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如果能够改善環境以及與工人相處的氣氛，使他們少提要求，多事生產，這是值得努力一下的。以前，大家都說：“時間就是金錢。”現在可以這樣說：“環境、氣氛就是金錢。”無論如何，這總比福萊得里克異想天開的花樣要可靠得多了。

兄弟之間的關係越來越惡化。福萊得里克一到兩人合用的辦公室來，唯一的事就是把他兄弟辱罵一通。有一天，他倆差一點動起武來，還是工人們把他們勸開了。勸開他們的工人共有三個，阿爾西德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們是恰恰來與廠主談判的；以致布朗想：“他們趕這個時候來談判，大概是察覺了我們的弱點，想來

利用一下的吧。”福萊得里克比亞歷山大力氣大得多，不過亞歷山大却能很得法地抵抗他，絲毫不肯讓步。他具有他父親的頑強與毅力，就是他們真的打起來的話，誰勝誰負，也很難預定，因為單靠力氣並不能決定一切，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大兒子却仰仗自己的氣力，竟敢大吵大鬧，揚言要把亞歷山大的眼鏡打飛，然後要痛打他一頓，使他頭暈眼花，要像對待小孩子一樣地教訓他一番，使他知道厲害……經過這次爭吵，老布朗好不容易又鼓起勇氣，出來干涉了。他和兩個兒子——其實只有一個兒子，因為另一個是別人生的——大鬧了一次。結果是，工廠裏再也看不到大兒子的影踪，他們大概在別的方面另給了他些好處，使他讓亞歷山大單獨管理工廠的事務。自此以後，工廠的一切便都遵照亞歷山大的方法辦理了。

前面講過老布朗是難得到工廠裏來的，亞歷山大則差不多整天不離開車間。他扮演著善良廠主的角色。他管住自己絲毫不露出監視工人的樣子。他對大家說：“那些現在不肯努力工作的人，再過一年，等他們了解到我現在所要幹的是什麼，便會站到我這方面來了。他們會親自体会到增加生產對他們也是有好處的……”他盡力順著工人的意思去講話，从不反對工人們的意見。他說工人有權利有自己的思想，他並沒有發瘋到妄想先圖改變工人的思想再和他們一起來把工廠搞得更好。而且他對法國總工會的態度也是很奇怪的。在工廠裏，全體工人都同情總工會，並且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投它的票，只有十來個工人加入工人力量工會及天主教勞工聯盟。老布朗管廠的時候所依靠的就是這十來個人。這十來個工人當中有六七個是受了他的騙，另外三四個才是他的親信，換句話說，就是他派往車間裏的特務。亞歷山大是個尊崇實際的人。他說他承認工人是應該信任總工會的，因此他對總工會採取

一种尊重的态度，对分裂派分子，反表现有点看不起。他是不是仍暗地里继续在工人当中培植奸细，那就不能肯定了……当然，我们共产党员工人对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不会受他愚弄的。我们看得很清楚，“你若决定稍稍放鬆點，我們總是欢迎的。至於其餘的一切，你还是不要妄想的好。”不过也有些同志被他迷惑了，做了不少的幻想。此外，他有着相当的威信。他懂得並且熱愛自己的事業。工廠裏所有的机器他差不多都会使用。比方在銼床上做活的時候，他操作得很漂亮，就像一个熟練的工人同样出色。他很熟悉技術上新的改進，時常講給工人們听。鉄工們很喜欢听这个，他們總夢想着手边能有一架做活又快又好的更精良的机器，却一下子还想不到，除非把一切都改变了，那种掌握精良机器的夢想是不可能真正地實現的。他很会促成工人們的这种夢想，他指出对那些正在動着的机器可能實現的最新式的改進。他說：“我的理想就是把这些机器都換成新的，使你們可以有更好的工作条件。共產党認為增加生產率不能單單依靠工人的更大的努力，这种說法是正確的。虽然在苏联也有斯達哈諾夫的先進工作者……”不过苏联是苏联，問題就在这裏。在苏联，工人是为自己勞動的。情况就略有不同了！……他胡拉乱扯，把一切事情都混在一起。……不过由於並不是所有的工人对这一切的問題都有清晰的了解，他这种胡拉乱扯便会使有些人的头腦更加迷惑。他对工人宣称他很敬佩現在苏联所实行的一切。“不过，”他又說，“由於我們都是些極端个人主义者，这一切在我們這裏是办不到的。我們必須用我們自己的办法去取得同样的成績。”他最得意的高見便是“劳資合作”。關於這一點，幸好，党早就告誡我們过，这是貝当、戴高樂及佛朗哥的玩意兒，这就够使我們提高警惕了。他想玩弄詭計，好欺騙我們，使我們多給他賣些力气。

不过應該承認的事實是，他的把戲實在玩得非常巧妙，使人有時不禁動搖起來。有一天……

有一天，阿尔西德正在鋸兩個大鋼圈，不知怎的脫手落在腳上把大拇腳趾甲砸掉了……說不知怎的，因為這次出事的原因是与往常工作很忙失手脫落的情況不同的。也許是因為他看到廠主站在身後監督工作，到底有點急躁的緣故，此外，平常是不允許使一個人搬這麼重的東西的……至於那年輕的廠主，無疑地，他是頭一次親眼看到這種受傷的事件。這樣的傷勢，看起來總是比實際情況還要重。首先，傷者的膝蓋，有時連臀部都要感覺得痛，甚至心也會覺得馬上就難受起來，臉上會一點血色都沒有，兩手和臉都會發青，叫人差不多不忍看下去，不過看慣了倒也就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阿尔西德那天是穿著藍便鞋操作的，受傷的那隻腳上面的血一下子就滲出來了，大家還以為他整個腳都完全砸碎了。當大家把他的鞋脫下來，看到趾甲浸在血裏，不過還和腳趾頭連着一點；連着的部份不太小，使他們不敢隨便把趾甲扯下來。年輕的廠主的臉色馬上也變得和阿尔西德的一樣白。他伸出顫抖着的兩隻手來，像要幫忙幹點什麼的樣子。他問工人們：“怎麼辦？”大家也知道工人們碰到這種情況，自己倒是最知道如何應付的。亞歷山大覺得自己有點像小孩子處在大人們當中一樣。

不巧的很，本廠的救護車正在修理。

“你去打個電話請位護士來！”有個工人說。

亞歷山大乖乖地服從了。在這個時候，他不再是廠主了。

“把他抬到我辦公室裏去，那兒要舒服些！”他喊完就奔着打電話去了。的確是這樣，辦公室裏裝有暖氣，地板上鋪的是一色的漆皮，亮得像鏡子一樣。為了怕把它弄髒，人們在阿尔西德血淋淋的腳下鋪了一張“世界報”。這樣亞歷山大的眼睛也一刻不離

地去盯着阿尔西德那隻受伤脚及報紙的名称。護士馬上來了，工人們都退出了办公室……小組党書記維隆本想留下來，可是由於阿尔西德的因伤缺席，必須有人代他派些同志們到各車間向工人們說明这次造成不幸事件的原委。因为……这有點像平常的事故，不該使工人用手搬这样大件的東西。要說事出偶然，这是未深入了解問題的話。不幸事件的發生，絕不能歸咎於运气不好……

亞歷山大認為受伤的人喝一杯酒也許对伤势会有好处。他从福萊得里克以前所用的寫字台小櫃裏拿出一瓶酒和一个酒杯來。他当着阿尔西德的面滿倒了一杯，阿尔西德驚奇地望着酒瓶上的牌子。

“这不是我的，这是我哥哥的，”亞歷山大說，好像在替自己解釋一樣，說着臉也有點紅；“我嗎，我是不喝酒的！……”

那是威士忌酒。如果福萊得里克用这样的杯子來喝这种酒的話，他一定是个会喝酒的，这是半公升的啤酒杯呀！

“够了，够了！”阿尔西德說；一边用酒杯把酒瓶推開。“我的脚砸伤了不算，你还想要把我灌醉不成？”

亞歷山大越是表示親切，阿尔西德的話便越辛辣。廠主这种作法總是难免使人疑心的。脚上的血，初次嚐到威士忌，以及鋪在疼痛的脚下的这份“世界報”，这一切，不管你是怎麼想，不过对他說來，都使他联想到朝鮮，世界上是有一些人認為鮮血与威士忌酒就是这样結合在一起的。威士忌酒不能算是比別的東西還要坏，不过一想到这一切，以及想到它是从什麼地方來的時候，人們便立刻会对它發生一种憎惡的情緒。

護士包紮完了以後，她怪模怪樣地同時对亞歷山大及阿尔西德說：

“應該回去休息一下，不過最好要先讓他坐一會……你預備怎樣回去呢？”

“我用我的汽車把他送回去，”亞歷山大很快地答道。阿尔西德对他的这种熱心開始深深地討厭起來。这是的確的，对一个職工會書記，即使那些在与工人鬥爭中表現得最惡劣的廠主，也絕不肯放過機會的，他一定會想盡各種辦法把他拉攏過來或破壞他的名譽的。這個年輕的廠主其實也沒有發明什麼新的花招。

雖然如此，阿尔西德仍不得不和亞歷山大一起待上刻把鐘，以便使他把那隻折磨他已夠的腳休息一下，不過他的心與頭却非常不自在，喝下肚去的威士忌酒味還不時湧上喉嚨來。

當然他們也說了一些話，至少亞歷山大是談了話的。人們有時很容易地就可以把一切人區別為：法蘭西人民聯盟盟員，人民共和黨黨員，社會黨黨員以及共產黨黨員。不過你絕想不到有些人——當然共產黨員是例外——思想上真是糾纏不清。如果把他們一個個單獨研究一下，便會感到事實上無法把他們分為任何派別，指出他們屬於何種黨派。他們都有點兒像共產黨員的樣子，雖然滿口胡言，廢話連篇，但有時有些話却也不無道理。

連這個年輕的廠主也是這樣。他起先對你講，他從未投過任何黨派的票，因為對它們都不滿意，接着他卻又會冷靜地說：

“照我的看法，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現在等而下之的戴高樂都把法西斯主義玷污了。否則，法西斯主義倒正是西方的唯一出路。不過請注意，我指的是真正的法西斯主義！應該另外給它起個名字以免大家發生誤會，不過這個真正的法西斯主義與你們的共產主義的距離，可能不如你們想像的那麼遠。”

阿尔西德聽他這樣講就像受了侮辱一樣。不過由於傷口痛得使他心緒很壞，同時也毫無意思與他爭辯，尤其是不想去糾正他

这一套胡言乱語，只好聳聳肩了事。在这位五十六歲的老年工人战士看來，这个青年人也只是那舊社会垂亡時的一塊殘渣，它正在毫無方向地浮沉在急流的旋渦裏，而却妄想自己可以指導急流……不过亞歷山大却不停地說着，好像早就等着这样一个机会，好把自己心裏的話都对阿尔西德这样的一个人掏出來。很顯然他是相信自己的一派胡言的，他以自己的全部青年熱誠在相信它。他說：

“戴高樂真是又愚蠢又腐敗。他只是最老牌反動勢力的新的偽裝罷了。”

亞歷山大幻想工人能与廠主友好團結，幻想能有一种“革命”，陰謀式的或政变式的“革命”，但这种革命並不是反对工人，而是要依靠工人。他認為除了那“不幸沒有好好地被領導起來的”工人階級及少數工業領袖，特別是年輕的工業領袖以外，一切都是不健全的，他認為这些“年輕的工業家是瞭解到剝削者的時代已經过去的了，他們也与工人一样希望把那些經紀人、金融家及投机商人都扫除乾淨，把貿易整頓一番。不用說對於農民，也該整理一下，加强領導！……”

阿尔西德想他真是好坏不分，把一切都混为一談，跟他辯說是有什麼用处的。等我們把这些偉大的事業抓到手裏，我們便会繼續掌握下去，而不会委託別人來管理我們，这不是当然的道理嗎？他真是白日做夢，假如他竟相信另外还有一种与过去及現在的法西斯主义不同的法西斯主义……

亞歷山大看到阿尔西德听了他的話後毫不動心，於是一下子就把他想說的話全盤都端了出來。

“我並不僅是嘴上講講而已。我不是毫不猶豫地曾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簽過名嗎？在反对美軍佔領的抗議書上不是也有

我的名字嗎？你們工作得並不十分好，從來沒有約我加入保衛和平委員會，不然我也会即刻加入的……”

他越講越激動。

“你們的確把很多机会都失掉了。实际上有些事情你們的報紙從來都不談……你知道我有時也看‘人道報’，一方面是出於好奇，一方面是想換換口味……是的，你們的報紙對於美國人禁止我們與俄國進行貿易一事，幾乎從來沒提過隻字。你們不知道我們圈子裏有不少人都想重新和那邊做買賣的。是的，在這方面你們把机会錯過了，的確是這樣！如果有人，也許不是共產黨本身，不過我也說不清究竟是誰，能就這個問題舉行一次國民投票的話，結果一定会使大家大吃一驚的……”

這也是我們黨以外許多人一種奇怪的作風。他們總是想出許多應該做的事情，接着經過考慮又想到只有共產黨才有能力去做。如果黨不照他們意思去做的話，他們便會大動肝火。這種責備還是那些最意想不到的對黨表示信任的一種方式。如果有一天黨與他們的看法相合了，他們的建議獲得採納實施了，他們便會欣喜若狂，引以為榮，就像個人獲得了勝利一樣；他們會以此在自己所認識的每個共產黨員面前——有時並在他們自己人羈裏——大肆炫耀。這樣的情況，阿爾西德在自己參加鬥爭的過程中，遇到了不下數十次。

亞歷山大接着說：

“我把你當做自己人，我也可以告訴你。當你們拒絕裝配美國活動起重機的時候，我父親和福萊得里克都曾經和我大吵過。我當時對他們說你們是對的，你們正是維護工廠的榮譽。也許你們自己都沒有想到，不過情況的確是這樣。人們已不再讓我們生產起重機，而只認為我們只有裝配從外國買來的起重機的能力。

光为了這點，我寧願損失一大筆鈔票也不願承認他們这样強加於我們身上的卑賤地位。那個時候，還是我父親在主持一切。他原想承認，他不該接受裝配的工作，不過，他的為人你們是知道的，他既然答應了，在他就得算數！他一心只想遵守合同。此外還有福萊得里克在一旁故意攪弄他對於自己威信的興趣。‘怎麼，在工人面前屈服，無論如何我也不做！’就是這樣，他曾想關廠把你們都解僱。不過我可以對你們說，而且你們也同我一樣地了解他，如果不是他自己有點缺乏信心的話，你們是不會那麼容易把他打敗的……靠得住的是，他已喪失了信心。在那次鬥爭中，他對自己所持的理由竟那樣毫無把握，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他找不到出路。他一直對我嘮叨，因為這是他的難題。他說：我們真是夾在中間為難，上面是錘子，下面是鐵砧。就為了這個，他把這批定貨回掉了。”

“現在我很想回家去，”阿爾西德說，“我的頭開始痛起來了。”

當亞歷山大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對阿爾西德總是“你”“我”稱呼的。當然啦，那時候情況不同，當時工廠頂多只有五十幾個工人，老布朗也沒有現在這樣的吝嗇。工間休息吃飯的時候，小廠主時常跑到工廠來。他老是戴着一頂海軍便帽，並且已經戴着眼鏡。那時他已十歲，身體長得却和八歲孩子差不多，不過却和狐狸一樣機靈，比現在聰明得多，因為現在他的頭腦中已灌滿了錯誤的思想，不容易糾正了……阿爾西德想起了當時工人們如何教他拿白麵包當作抹黃油的麵包來吃的法子……“記着，將來當你去當兵的時候，你就要這樣辦的。我告訴你如何吃法：你拿一塊麵包，切下一小片來，把它放在原來的麵包上，然後你對自己說：這小塊麵包就是一塊肉，就是肉醬，就是一片火腿，就是一塊乳酪。你可以揀你喜歡吃的變着花樣說……這樣你的饑餓便會

湧出來，要比光啃乾麵包容易下咽得多！”不過現在他管理整個工廠以後……甚至在這以前，當他從巴黎回來的時候，他添了一個愛穿絲絨短大衣的怪癖。有一個與他同歲的青年工人加蘭看見他就喊說：“我的老天！怎麼你也在穿有褶的鐵片短大衣？”……亞歷山大轉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後來加蘭又說：“啊！他真是裝模做樣想充大人物啦？他越這樣，我越有理由管他叫‘你’！”對於這點，阿尔西德的态度就不同了。在他這樣的年齡，他已不願意去逗惹任何人了，同時這樣的做法也是不智的。因此，自從亞歷山大從巴黎回來後，阿尔西德和他談話總是避免“您”或“你”的稱呼，而是繞着彎兒採用別的說法……

亞歷山大以前對工人說話也是稱“你”。現在他問阿尔西德說：

“走起路來痛吧？”這樣說，就把“您”或“你”的字眼避掉了。

他很想扶着阿尔西德下樓，不過阿尔西德沒有接受，情願用一隻腳跳着，一隻手扶着牆，一隻手扶着欄杆，好像練雙槓一樣順着樓梯往下走。

“冷不冷？”當他們並排坐在汽車裏時，亞歷山大問阿尔西德……的確是這樣，當一個人身體情況不正常時，就是不冷也會覺得冷。亞歷山大從後座上拿起一塊蘇格蘭絨毯給阿尔西德蓋上，阿尔西德也接受了。

在汽車裏，亞歷山大又有機會說起話來，他說話的內容還是一樣。如果不是阿尔西德時時想着：“那些同志們，不要使他們懷疑我陷入廠主的包圍……”他也許會漸漸地把對亞歷山大的疑心減輕了。當然啦，向廠主屈服，自認失敗，這顯然是不太好。不過情況並不是那樣，而且很快地就轉到相反的方向了。他覺得這個年輕的廠主的說話當中，倒含有一種敬意。這也許有點

因为阿尔西德的年紀已經很老，老得足够做他的父親，不过很明顯地也不是完全因为这个。然而，阿尔西德一直是一言不發。

阿尔西德必須再耐住性兒听他嘮叨幾分鐘……他們終於到達阿尔西德家中了。阿尔西德家裏的百葉窗是關着的，因为他太太也在碼頭上工作，已出去了。当阿尔西德看到亞歷山大笨手笨脚地把百葉窗打開，鈎在牆上的時候，心裏想，別人既对自己这样的殷勤，你總是絲毫不加以理睬，是不好的。在鋪了紅磚的小廚房裏——小布朗对廚房裏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地看着——阿尔西德終於答覆了他的一堆廢話，所謂廢話，實質上就是亞歷山大所提出的一連串問題。

“在我們的制度当中，”他毫不客气地說，“像你这样的青年人，就不会再做廠主了，不过这对你也許只有好处，而沒有損失。或許你甚至还能与大夥兒一样生活得更好些。無論如何，你对你的生活會更为滿意的！而肯定的是，那時候你將比現在更能發揮你的才能！”

“这与我对你說过的那些並沒有多大距离呀，”亞歷山大有點驚訝地回答說。

“也許距离不大，”阿尔西德說，“不过这需要首先跳过一条很深的鴻溝才行。”

湊巧小廚房裏有幾塊紅磚陷了下去，把他們分在兩边；这是由於今年秋季雨水过多，阿尔西德家緊隣的砂土場場陷了，他家廚房也受到了牽累。

“……另外有一次我又不得不对万桑說：‘万桑，你真使我奇怪……就是那个小布朗，虽然他是廠主，却能比你更好地衡量我

們的力量。他那一切別出心裁的玩意兒，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那些廠主們，當他們覺得自己力量比工人強的時候，他們是不會做這些醜態的，他們會直截了當地幹下去的。現在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在與強手打交道，他們才不得不巧施詭計，耍些手段……或者當他們還沒有完全腐朽了的時候，也才開始對自己提出問題……’這是我對萬柔講的，因為他已完全喪失勇氣了。他不再到小組來開會，他認為一切都是不可能了。‘這就和一九三九年的情況一樣，’他對我說，‘一年之內，便會有十倍於現在的美國人到來。何必自己欺騙自己呢，任何情況都無法阻止他們把我們全體都關進監獄！……’他喪失了鬥爭的熱情。證據是……”阿爾西德指着火爐，臉上顯得漫不經心的樣子結束了自己的說話。

第二十一章

“同志們，工作進行得怎樣了？”

沒有生爐子就不開會當然不是個理由。以前在比這更壞的情況下也是照常開會的。因此大家都圍着吉貝爾以前用過的寫字台坐了下來。這種寫字台記起筆記來沒有普通桌子那樣方便，因為膝蓋會碰着寫字台的橫板，坐久了很不舒服。大家都穿着外套、上衣，圍着圍巾。這個沒有火的爐子，使屋裏顯得比不裝爐子還要寒冷。只要一看它便會使人發抖。

“喂，同志們，工作進行得怎樣了？……”

首先，明天——二十三日計劃要進行的事準備得怎樣了？同志們很快地一個接着一個地彙報了一下。全國性的反對重新武裝

德國日的工作，自從着手籌備以來，現在各處都已就緒了。各個工廠都要根據情況，在當天的不同時間內舉行一小時或兩小時的停工……海軍造船廠各職工會在聯席會議上決定停工三小時……

“我們，”造船廠的一個同志布拉撒爾說，“因為我在從農村來的兄弟們之間工作，我們已在他們當中成立了一個新的黨小組。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無法與他們進行座談，因為每天上工時是用大汽車把他們接來，一下工便又把他們送回去了。想在工作時間與他們談吧，乾船塢裏又嘈雜得很，即使像驢叫那樣地喊叫，仍然什麼也聽不清……亨利，你是知道這種情況的，你到過那裏……”

亨利回想那次到造船廠去的時候，那種嘈雜曾使自己頭暈目眩，又在那樣的喧鬧混亂中，有一個片刻，他曾覺得自己非常渺小。首先他在船塢的頂高處，站在那沒有裝置欄杆或其他安全設備的垂直的塢牆邊上往下看。那時船塢當中有兩隻油漆未乾的大船屹立在沖洗得非常乾淨的用磚做成的塢底上。只有幾處積存鉛丹和水的小池，紅得像鮮血一般……一切看來就像一個宰殺怪物的屠宰場……後來，又很謹慎地順着那滑膩的台階走下去，在光滑的塢牆與巨大的船殼中間甚至連根可以抓住的繩子也沒有。由於電焊的嘈雜聲及火花的飛射，使你頭暈目眩，很可能一下子踏空摔下去……船塢上總不斷地有人在往下張望着，他們的頭都難免有點兒眩暈。亨利又想到當時有一個很奇怪的小孩子，大約只有十二三歲……他剛從停泊在附近碼頭旁等待油飾的一隻遊艇上工作回來……他完全像穿着一件還未晾乾的柏油衣，他的一件襤褸的長外衣前身和一双短靴面上，都好像蒙上了一件真正的發光的甲冑……大家看着他拖着步子，兩臂一動不動僵硬地垂在身

旁，真有點兒像個潛水員。這個小孩子却滿不在意，可以相信，在他是已經成為習慣了。他也是到船塢邊上來看看別人的工作是怎樣地艱苦的。亨利在下面走在支撐着船隻的柱子中間的時候，布拉撒爾走到他面前，把戴着的大皮手套脫掉，又把鐵邊眼鏡往上推了一推。這副眼鏡在他眼睛四周留下了兩個橢圓形的大白圈，臉上的其他部份則塗滿了鉛丹或鐵銹，看不十分清楚……他那頂便帽由於他常常用來擦手，抹得五顏六色像虹一樣……的確在這種情況下很難進行一次談話，然而仍有幾個工人放下工作跑到亨利及布拉撒爾身邊來……當再走回船塢上面的時候，大家都覺得聽到自己的聲音非常驚訝。人們會覺得自己說話的聲音總是太大了。這種情況說明了何以布拉撒爾在會場上說話，有時聲音是出奇地高，有時又出奇地低……

“說來事情很簡單，不過須用心去想。解決的辦法就是在利用那部運送他們的大汽車。在汽車上成立一個黨的小組，在開行的時候在路上開會。當然車上很不方便，不過這總比沒有強。事實證明這種辦法很行得通！的確是這樣。有一件事情使我們猶豫的是：大汽車上的人並不都是共產黨員。不過好在這並不是什麼秘密事情，而他們雖然不是黨員，却也能很好地接受。甚至當他們當中有人要發表意見的時候，我們也不加阻止，而讓他講。反正這個會議總是要擴展到同情分子的！而且這樣做法還有一個優點，”布拉撒爾用手拍了一下寫字台笑着說，“開會的時候從來沒有人缺席。不過你也許想不到，這種會議還是了解這些人心情的一種最好的方法。例如關於那隻載運軍火的美國輪船的問題，我可以肯定地說，這個問題並不只有碼頭工人才關心。自從汽車黨小組討論了以後，這個問題便成為全車人談話的資料。”

“我要說的是，”費里克斯·巴沃說——他是飛機工廠的一個

青年職員，是个不断進步的青年优秀战士……他是代替亨利的一位远房叔父艾德加·勒罗阿來参加會議的。艾德加患了一种流行性感冒在家裏不能出來。今年流行性感冒很猖獗，以前从沒有这样过，最好还是謹慎些好……“我認为應該把關於武裝德國問題的情况印成傳單趕在工人停工的時候散發給他們，就是說这样大家便都会有時間好好去讀一下。如能趁大家熱情高漲的時候散發出去，效果一定不会坏。傳單已經寫好了。”

亨利一声也不响。不过他很清楚这不是巴沃的意見，而是他叔父艾德加的意見。这种情形有时还是有的；就是有些同志，尤其是一些青年同志，往往拿別人的意見当做自己的意見，用來在众人面前，尤其是在負責同志面前表現自己。每遇这种情况，亨利早有一套有效的应付办法：他不露声色，裝作毫不知道的样子，即使他本人的意見为他人所窃用了時，他也是一样。歸根到底，这又有什麼關係呢！这样冒用別人意見的同志，就無異等於对那个意見負起責任，他以後就不能不照样去实行。說实在話，亨利对这种作風是有點看不順眼的。然而做为一个領導幹部來說，这种謙虛态度也是一种鬥爭，保持緘默和不要總是去糾正別人的一切錯誤是一样必要的。因为有些人是有这种輕微的缺點的，有时这竟成了推動他們前進的動力。只要这种缺點不过分的嚴重，就不会出什麼亂子。應該听任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前進。

艾德加在亨利眼中看來簡直是个模範。亨利尊重艾德加要比尊重他父親還要厲害。他父親的思想是偏向社会党的，在一般問題上他与共產党的意見是一致的，不过在具体問題上，却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然而这並不妨害他与一些老年碼頭工人一样具有無政府主义的思想 and 言論。當時，亨利还差不多是个小孩

子，剛剛開始在碼頭上工作的時候，便喜歡以一些大大小小的問題把他父親弄得自相矛盾，因為那是很容易的。藉助於家庭之間的這種爭論，亨利學會了如何考慮政治問題。漸漸地他思想上便弄清楚了共產黨人，社會黨人與職工會的問題。他父親不喜歡被人這樣地逼入窘境，往往幾乎生氣地嚷道：“你還小着哩！你能知道什麼？你管這些事還太小呢！”他母親一邊翻動鍋裏煎着的馬鈴薯一邊說：“你們的政治爭論有完的時候嗎？你們嫌煩惱不夠還要添一點嗎？”那時他母親幾乎每天都煎馬鈴薯，因為她有一個兄弟在肉舖當夥計，常給她帶些豬油來。“他並不是像你所說的那樣一個幼稚的小孩子，”有一天他的叔父艾德加對他父親說，“弗朗梭瓦，他分析問題比你深刻，他比你更像个共產黨員。”艾德加的話對他哥哥是很有威信的。對亨利來說，他叔父這頭一次所給他的評價，是有很大的價值的，雖然實際上那時他並不了解共產黨是怎麼回事。却是無疑地一切便從這時起開始了。亨利自己深信他不會犯機會主義的錯誤也是由此而來。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常常自問如果父親遇到同樣情況將會如何處理。這樣做好像能幫助他預見或防止某些同志所可能犯的錯誤似的。這有點像在童年時期曾經患過的疾病，它的效用，恰與預防注射相等……

艾德加是從來沒有在書本上學習過的工人，但思想却很開展，真是令人難於置信。他每天只看“人道報”，除此以外，什麼也不看。不過他看“人道報”是從頭看到尾，一行也不漏掉的。除了有時候他時間不夠或是疲倦了，他才肯略過那些所謂輕鬆事物：小說或犯罪消息。十幾年來，由於每天看報的結果，他確實積累了不少知識。有一件事情最使亨利驚訝的就是，當S.O. 93型飛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失事的消息轟動遠近的時候，各報都只當做一件普通事件來報導。可是艾德加對於這個事件的看法却非任何

人所能及的。

“這件事是美國人用卑鄙的手段來打擊我們！”他說。

誰又能想到在世界的另一角的飛機失事能把它的影响送到这边來呢？

不到幾個月……他又說：

“你看我曾同你說些什麼？現在証明我說的是對了！唉！當時我錯了，沒有把我的意見寫給‘人道報’！不然的話，我們會事先把他們的陰謀給揭穿了。我那時的猶豫不定實在是太笨了！”

飛機工廠的領導方面，就好像出於偶然一樣，以飛機在阿根廷失事為藉口決定停止製造 S. O. 90 型飛機，把它變成廢鐵。於是在一九四八年 S. O. 90 都變成了廢鐵，而當時在康納舉行的國際客機競飛會上，與 S. O. 90 型非常相似的 S. O. 95 型客機却獲得了錦標！這都是美國人直接或間接佈置的給我們的打擊，任何人都看得很清楚。飛機工廠當局並說：或者是同意製造 M. D. 315 型飛機，或者是解僱，由工人自行選擇。M. D. 315 型飛機是一種供殖民地警察使用的飛機，也可在法國內部用來反對法國人民。這種分析對亨利來說，真是聞所未聞。他從來沒有如此具體地認識到人民是可以成為領導力量的。在此以前，亨利對這一點雖然有深刻的體會——這也是他對自己的信心的一部份，不過他從沒有這樣實際地發現過。有些事情，下面的人是能夠比其他的人更早一步和更清楚地看出來，這是因為他們對於這些問題，比其他的人更接近。在全國各個部門，各個角落裏，像艾德加這樣的人以百萬計，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都能解釋一些重大問題，而其餘的人，無論是多麼博學，對這些問題也是認不清的。想想，如果這些廣大人民的警覺與智慧能整個地組織起來為同一目標而奮鬥，那力量將是多麼強大啊！

“我認为勒罗阿同志……”

亨利听了，猛地嚇了一跳。其实还是費里克斯在那裏講話。有時亨利的思想会与別的东西糾纏一起，而把別人講話的線索丢掉，就是在開會的時候，也是如此。勒罗阿？是指自己呢还是指艾德加？

“……勒罗阿同志應該找一天到飛機工廠門口去講一次話。——我認为，”費里克斯这个人說話總是“我”不离口！——……“这真是一个缺點：工人們从來見不到黨支書，也見不着總工會的同志。他們只認識職工會的工作同志。吉貝尔做書記的時候，便有这个缺點。工人們都不認識他。有些問題職工會工作同志是不能像黨那樣提出來的。任何組織也不能代替黨。像剛才布拉撒尔所說的有關載運軍火的美國輪船問題，便是一个例子。我們离港口也非常近，近得与你們的造船廠離開港口差不多。因此，黨應該派个人对工人們來啓發啓發。至於印度支那問題，一切倒是進行得順利的。飛機工廠的工人可以說一直是很努力地支援碼頭工人的。如果黨支書能到廠裏來講一下，這要比我們好，尤其是要比工會幹部好……”

“同意你的意見，”亨利一面說，一面掏出自己的筆記本，“好，我們就將日期和鐘點約好。”

“虽然如此，”費里克斯又說，“我……也許應該把這事与艾德加談一談。这个意見是我剛剛才想到的。”

“不管怎樣，該走了。”布拉撒尔重又扣上皮外衣的鈕扣，用手拍拍膝蓋的兩邊說。“我們簡直要凍死了！”

这位布拉撒尔因为他已說过話了，他就忙着要走！而會只是剛剛開始呢。

第二十二章

勇敢的人是不考慮時間的

大家開完會走出來的時候，身體都凍壞了，僵硬得跟石像一樣。站在自行車的踏腳上，兩個膝蓋都不听指揮不肯彎下來。剛下過的雪開始在腳下吱吱發响。

“我們好像是在俄國呢，”費爾南·克萊爾克說……“的確在那裏每天騎自行車恐怕不太好玩吧。”

“蘇聯同志們的心是滾熱的，”費里克斯說；“他們每個人身上好像都裝有暖氣設備！”

“我要到維爾迪那裏去喝一杯，”布拉撒爾說，“這樣可以暖和些。”

“我也去。”

維爾迪是個共產黨員，他在支部正對面開着一家小旅館。燈光從寬大的窗口射出來，映在雪上。

“你們不用管我，”亨利說，“我馬上就同你們分手了。”

說實在話，亨利也需要與別人一樣喝一杯白蘭地取取暖，不過除了開會不得不進去以外，他很久沒有踏進過酒店門口了。此外，他口袋裏一文錢也沒有。而這些同志們，他們却是都有工作的……

“你不能拒絕，否則我會生氣的，”克萊爾克說，“我請客！”

維爾迪正站在櫃台後面擦着那一排一排的引人入勝的酒杯。

“啊，真是很難得看見你們，”他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大家都要單獨和我談一談，”亨利在走下通往廚房的兩個台階時高聲這樣說，維爾迪則隨手把門關上。
“剛才是阿瑟·加爾松，現在又是你……”

“我想請教一下你的意見，你答應嗎？”維爾迪在靠着桌角已經坐下來的亨利旁邊轉來轉去說。“你要不要再來一小杯？這是特等好酒，是我留着自己喝的。”說着他已經把食櫥打開，拿出兩個酒杯和一瓶純葡萄酒來；他拿的樣子很熟練，像個酒保老手一樣，酒杯酒瓶都用一隻手拿着，酒杯的腳夾在手指縫裏……他的神氣，好像有什麼難言之隱，又在那裏躊躇……在斟酒的時候，他的手有點打顫……接着突然地坐了下來，把酒瓶往桌上一放，好像決定放棄一個據點似的說：

“亨利，不能再像現在這樣下去了……”

如果亨利故意做出驚訝的神氣，便是不够老實了；因為他已經猜到了這是怎麼回事，他已經聽到別人講起過。因此他沒有再問：“維爾迪，你怎麼啦？”

“你很清楚，”維爾迪繼續說下去，“不管怎樣這不能算是我的錯處！他們在所有的旅館裏都徵用了房間，有的一間，有的兩間，就像在我這裏一樣。只是恰巧我是個共產黨員，而且大家都知道。因此糟糕的是別人總是看見美國人在我這裏出出進進，好像我在他們身上撈到點什麼好處一樣，你了解我的意思吧？人們拿我做談話資料，他們不說：‘你看雷奈·維爾迪……’他們却說：‘你看共產黨，嘴上說的是白的，實際上做的却是黑的。’甚至有人告訴我，有人這樣說：‘維爾迪過去曾在集中營待過，他現在變聰明了。這次他站到最有勢力的方面去了。’亨利，你想想這叫人難受不難受？而同志們又該怎樣想呢？的確現在我愈來愈少同他

們見面了。還有一天，喬治·杜比依的兒子，你知道那個叫柔柔的到我這裏來，他也許有點酒意，他是好酒而經不起酒的人，只要一嗅到酒味，他便沒命了……不過即使他是酒醉了，也不應該如此……正是這時，我那些美國佬回來了。他們與往常一樣，在上樓回到自己房間以前照例先到櫃台來轉一轉。他們要請柔柔和與他同來的兩位同志抽一枝烟捲，柔柔和他那兩個同志都拒絕了。那幾個美國佬，他們是一句法國話也不懂的，只是眼睛睜得大大的，像看見魔鬼一樣，朝櫃台縮回去。於是小杜比依便站起身來對我說：‘哪天你沒有這批傢伙了我再來，’說着把門一摔就走了，連酒錢也沒有付。你了解這種情況吧？我並不是為了酒錢，不過他說的是多麼使我難過呀！我是黨一成立就參加了的。就是吉貝爾在未生病以前，也有一次把我叫到支部辦公室去，對我說：‘同志，你的情況是個問題，我不知道應該如何解決……不過這是個問題。’這件事，坦白地來說，我認為他做得太過分些。其實他用不着這麼正式地把我叫了去，他滿可以在走過我這裏的時候順便進來心平氣和地，以同志對同志的態度和我講……他不這樣做，反而正式叫了我去，這不是逼得我無路可走嗎！……不過，好，這些都不談，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我也替同志們想想。那麼應該怎麼辦呢？”

他說話的口气並不像句問話，然而維爾迪却仍等了一會看亨利說些什麼。接着，他又乾脆地說：

“我把店賣掉吧！”

亨利不由己地做了一個不贊同的手勢，接着他又想糾正，不過已經來不及了。

“怎樣？”維爾迪立刻追問道……“你不認為是應當這樣做嗎？”

亨利恢復了常態，聳聳肩說：

“雷奈，這很難給你提供什麼意見。這是你個人的事。”

亨利講的這句話實在是句遁辭。他馬上想到了這一點，盡力找些理由替自己辯解：他覺得自己已經疲倦了，時間已經很晚了，凍也凍僵了。不過還是看得出來他非常之不自在。維爾迪死命地盯住他的臉，等他講下去，就像犯人在等着宣判一樣。

然而，不管亨利是如何感到慚愧，仍是與事無補：維爾迪的問題比剛才鐵路工人所談的火車頭的情況更難解決；這一次，他一點兒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他想不出解決的辦法，因此他也不敢對維爾迪提供什麼意見。

“雷奈，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他又說，想藉此把這種窘迫赶走。

不過亨利已經知道這天晚上自己的良心會受到譴責的，他會譴責自己知識不夠豐富，無法解答所有的問題。想到這裏，他的頭腦又暈了起來，他想到對維爾迪一個人自己就已負了這樣重大的責任，那麼對成千上萬別的人所負的責任，就更不必說了……

*

由於下雪的關係，當亨利從阿瑟·加爾松家裏拿了鴨子及馬鈴薯出來的時候，街上一個人影也沒有了。他到的時候，真是康斯坦士起來給他開的門，正如同她已經說過的那樣。康斯坦士穿着睡衣來開門，她在亨利面前態度很自然，只是說：“沒有關係……”實在，她這件睡衣有袖子，又有領子，不會使人看不入眼。她穿着栗色羊毛長襪，與那白色的睡衣襯着，實在有點奇怪。想不到她竟能穿着毛襪睡覺！她的確是個怕冷的人，你不看見她剛才開會的時候還在把磚頭燒熱去烘被窩嗎？……馬鈴薯已經裝在口袋裏放在飯廳的圓桌上。飯廳收拾得整齊乾淨，很像一個博物院。食具櫥裏整齊地放着成排的杯子，牆上掛着過多的古董花瓶及鏤

着框子的画片，另外牆角上和画片与帷幔中間还掛着一些照片。一个吊板上放着一隻野鷄标本，旁边放着一架縫紉机，有一个打蠟的罩子罩着，好像展覽會上的展覽品一样……飯廳裏一切都佈置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很清楚可以看出，一年当中是很难因为在这裏吃一次飯而把这些东西的秩序打乱的……

“这个口袋你大概不好拿，不过我家裏只有兩個口袋。我不能把我那好的給你裝馬鈴薯。而这个口袋又只有一隻提手，所以你必須这样把它从下面抓緊……”

康斯坦士虽然非常怕冷，她仍把亨利送到走廊尽头大門那裏，並且她也必須去把大門鎖好。

“看得出你們男人沒有上街買东西的習慣。你看你拿口袋的样子！……你拿着这些东西，至少總还不至於不会騎車吧？”

这真是個問題，這個問題並沒有因为亨利回答“請放心吧！”而獲得解決。尤其是那兩尺多深的雪。只有路边冰凍了的小水溝上的雪稍微淺點，可以騎車，車輪压在上面吱吱地响。冰很滑，一隻手提着一个已經很重的口袋，一隻手扶住車在这样的地方跑，不用說，走上十公尺，手裏的口袋就要往下滑了……亨利只好停下來把口袋重新拿好。他想照这样下去，过一个鐘頭也到不了家。波萊特一定早已睡下了。真見鬼！他一个人自言自語地在这無人的街上高声咒罵着。如果隣近的人在房子裏听到他这样咒罵，一定以为他是酒醉了。也許还有人起來，从百葉窗縫裏看这个坏傢伙站在深沒腳踝的雪地上在同自己的一个口袋和一部自行車爭吵，却不曉得这个公民在半小時以前还在参加會議，对人人都負起責任。現在，全城的人都進入睡鄉了，他反像一個螞蟻在草堆裏和一根枯草鬥爭一样，一个人在那裏掙扎。人們看到这种情形，便不禁自問：这螞蟻為什麼要这样做？因为从高处看來，

在那些从二層樓或三層樓的窗縫中望外看的人們看來——這兒的房子很少有超過三層樓的——這真是太荒謬，太難置信……不過我們應該相信，螞蟻本身是了解它所做的是什麼。但這並不妨礙它仍在咒罵着它那根枯草和那些成堆的草，恨不得都把它們扔掉。亨利有個軍隊的同伴是瓦朗西安地方的人，他有句很出色的土話可以說明這種情況。他們稱這種情形叫“貝多奈”。這話說得非常之對！當全市居民都什麼也不管舒舒服服躺在被窩裏的時候，亨利又何嘗不願同他們一樣！而反在這裏為別人傻幹，這些人躲在窗簾後頭或者還在竊笑他！……但他這種思想一剎那間就過去了，也就是踢自行車一脚，讓它更听话一點的一剎那間。但是心靈、頭腦和身體並沒有什麼兩樣，也需要舒散舒散，痛罵一陣，發洩一下。就是罵得粗點，也只證明這些機構沒有完全閉塞。人就是這樣。亨利罵過以後，便不再去想它了。不但如此，他反責備起自己來，認為自己剛才那樣痛罵簡直是一種褻瀆自己的行為。他覺得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別人，相反地是可以引以自豪的行為，不管那些人對此並不了解也好，甚至以怨報德也好。至於這樣的冷，這種沉沉的黑夜，這種周圍的沉寂，當然是討厭的，不過誰又沒有經歷過呢？亨利差不多大聲地對自己叫了出來：“你曉得嗎？歸根到底你並不是個壞人！”尤其是還有這隻鴨子，明天家裏便會像過節一樣大吃一頓，這是值得再努力一下的……他這樣一直鼓勵着自己，甚至於還鼓勵到他的自行車。他重又跨上自行車，一面同它說話，他想和車子恢復友好關係：“喂，走，我的小山羊，我們就要到家了，走！……”

路已經開始有點兒好走了，當亨利剛騎了二十多公尺遠的時候，有一輛汽車的燈光直對他射來，汽車一直開來，突然地幾乎就在他的面前停了下來。車裏人拚命地擡着喇叭，一邊叫道：

“勒罗阿先生！勒罗阿先生！……”这时亨利已经拿着口袋很灵活地绕了一个弯，想从汽车旁边骑下去；不过这个声音却非常熟：

“勒罗阿先生！”

他从自行车上下下来朝着汽车上的人走去，原来是德刚医生。

“我很高兴碰到你，”医生说，“我很想同你谈一谈。”

亨利也认为能遇到医生是件幸事，因为孩子的手还没有好。

“这麼晚了还谈吗？”他问道。

“勇敢的人是不论时间的！……”那经常啣着烟斗的医生脸上的笑容，与其说亨利是看到了，不如说他是觉得了。从那半开着的汽车门裏所溢出的热气跟菸斗的烟霧，把德刚医生——亨利所認識的世界上最安然自在的人——的影像恰如其人地勾画出来了。

“我正要回家去，”亨利也笑着说……“却是走得到，或者走不到，我却不敢说。你看雪下得这麼大，比在北極还要坏！像这样一种远行真是够受的了！”说着他把装鸭子的口袋指给医生看。接着他又说：“天气又这样冷！真够冷的！……”

“我同你一块儿走好嗎？”医生问道，“不管怎么样，先把你的口袋交给我……你也坐进来，把手从车门裏伸出去扶住你的自行车……”

“不过自行车会把你的汽车擦坏了……”

“只要小心点就行了……把车胎好好靠在汽车的翼子板上，我们可以慢慢地走。”

当然可能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再去把康斯坦士喊醒，把自行车存在她家裏一夜。不过这样明天还要步行来取。而这个时候，康斯坦士一定真的要“貝多奈”無疑了……

的確坐在汽車裏，新的皮墊子、烟斗、汽油都發着好聞的氣味……計馬力表盤上柔和的燈光在德剛與亨利之間閃爍着，使他們說話聲音變成柔和的汽車馬達所發出的咕嚕聲響，都是很好地便於密談的環境。只是那隻伸在車外在寒冷空氣中扶住自行車的手實在不便當，而且凍得很，好像已經與身體其餘部分隔離，沒有感覺，而自行車却自行立在那裏一樣……倒霉的是，這時所有汽車都必須繞道，因為運河上正在進行建築水閘的工程……這裏面也藏有陰謀……汽車必須沿着河岸，從飛機工廠旁邊走過。而這裏的汽車路只是一條德國人在被毀損城市的廢墟之間滿是坑窪不平的野草中用水門汀草草鋪起來的小道，兩旁也沒有人行道。由於這個時候從這條路上開往水塔和大樓的汽車不很多，雪沒有被踐踏過，路面與路邊的空地幾乎分不出來。汽車還沒有走了一百公尺遠，便已進入曠野。汽車只得像瞎子一樣摸索着前進。在這種情況下，很自然地，不大一會兒汽車就越出路外，一個車輪就陷入一個坑洞裏。

“也許你最好還是直接回家去吧，”亨利說，“我們以後再談，是啊，我們另外找一天再談。”

他還不了解這位醫生的脾氣！醫生的執拗是很少有的。在他好像是當做一種樂趣，不管是否必要，他從不惜與障礙及困難做鬥爭，就像答覆別人對他挑戰一樣。他愛好舉重這類運動的嗜好便是從這種脾氣來的。他有堅強的膂力。咬着牙，把一切不易拿起的東西舉起來，對他是一種快樂……的確，如果理智點，就不該把汽車開到這個沒有現成道路的曠野。在這曠野裏，白雪並不比黑夜更好；能做路標的，後面只有飛機工廠的標示位置的航空指揮燈，左面是平靜的海洋的偉大嘯聲，再前面一點是防波堤那裏的燈光。右面繞過海岸的灣子略右一點，有一座旋轉的大燈

塔，它不僅不能幫你解決問題，反而使你錯亂；它晃來晃去，好像是一塊抹布把你以為掌握了的正確方向擦來擦去。

“如果我們能有一盞燈幫我們找到路就好了，”德剛說……“因為你知道汽車燈只能直照前面，只能照到前面的田野！”

“我的自行車上有一盞磨電燈，”亨利說，如果不是想到自己一個人在這個地方騎着自行車走也不會比現在還好的話，他對德剛的這種固執脾氣是不會贊成的。

“啊，這太好了！”醫生說。

於是亨利把自行車抬起來，用手轉動前面的車輪，利用磨電燈的燈光去找尋道路的痕跡。他想：“如果有人看見我們，那可真好看了！”他滿肚子的不願意，不過他管住了自己，怕說出來會使醫生生氣，如果是另外一個同志，他一定會把自己所想的說出來的。

路終於找到了。汽車往後退了一下，往旁邊一轉，重新慢慢地走起來。

“這次我們應當小心，”德剛說，“不能再迷路了，真混蛋。”

他說這句話的聲調非常特別，以致亨利藉着燈塔閃過的燈光盯了他兩眼。很顯然，在這個嚴肅的醫生身上，還保留着兒童們對冒險的愛好，對建功立勳的癖好。現在這種癖好又以這種荒謬、毫無目的的方式突然甦醒了；其實這種癖好是可以更好地去利用它的……

路上他們又停了三次，擺弄了三次磨電燈，一次是為了找尋道路，兩次是為了檢查汽車是否走在該走的路上。

了不起的醫生！

第二十三章

孩子的手

最使人驚訝的是，當職業訓練所的大樓已經在望，汽車已經沿着營房的鐵絲網往前駛去的時候，亨利的家裏由窗口看去，一點燈光也沒有，而“乾喉嚨”酒店却灯火通明，老遠就看到了，好像會議還沒有開完一樣。

“我敢打賭我老婆還在那裏，”亨利說。

這次輪到醫生也去盯亨利兩眼。

“啊，我是說她當然在那裏開會，”亨利看出了醫生驚訝的樣子，這樣說，“不會有別的事的。”

“我也是這樣想！我們進去看看好不好？”

實際上，會議在一個鐘頭以前就結束了，不過看樣子在會場上沒有展開的討論却在會後熱烈地展開了。本來是該回去的時候了，可是卻幾乎沒有一個人離去。就在咖啡室裏，有的人站在櫃台前，有的人則圍着桌子坐着，有些人要了一杯酒，大多數的人什麼也沒有要，人人都在表示着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三五成羣地閒談，談話的聲音又重新高起來了，大家一組一組地開始彼此呼喊。

“喂，吉東，對這個問題你的意見怎樣？……還有你，杜爾奈先生，你的看法如何？”

不久，剛才在主席團裏的那些人，波萊特和其他的人一樣，又都參加了各項談話的中心。尤其是波萊特，被到會的那些表現得最活躍的婦女們圍繞着。

現在亨利隔着窗子看見他的老婆，真是驚奇得很。

“我們還是進去吧，”醫生說。

“不！不！等一等！”亨利說。

他還想趁她沒有瞧見他的時候再看看他的波萊特的這種有辦法的樣子。真是了不起！他們的談話是這樣的緊張有趣，好像沒有一個人聽到汽車停在酒店門口和自行車靠在牆上的聲音。

波萊特講呀講呀講個不停。亨利听不大清楚她講些什麼，不過只要看听她講話的那些女人們臉上的神情，便可知道她講的都是應該講的話。他想：“我的波萊特真是了不起！……而且，天呀，的確，看她那樣的熱情奔放，她實在是仍舊非常之漂亮！”亨利以前從沒有見她用這樣手勢幫助表示自己的意見過，現在看得特別清楚，是可能由於听不清楚她的講話的緣故。他驚訝地看她的手勢，她那兩隻手，就如同跳舞一樣，一會兒張開，一會兒握緊；她的手指就像在織毛活一樣，一會兒併起來，一會兒又分開，兩隻手在燈下顯得特別白……

亨利和醫生一走進酒店，把這一切都改變了。現在大家都回過頭來看他們。

“我以為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壞，你們的意見是不是也是這樣？”吉東說，他這頭一句話是對亨利說的，後一句是在問大家，大家也都表示同意。

酒店裏有一個人看到醫生到來特別覺得高興。這就是杜爾奈先生。固然，直到醫生來時他一直在和別人一樣熱情地談論，一點兒沒有離開的意思，然而會場上都是工人，他那一行只有他一個人，無論如何，他是覺得有點兒不自在的……至於那些農民，那又當別論了。會場上實在只有他一個人是商人，他不能不常常自問，他的參加是否適宜。現在看到醫生陪着共產黨員勒羅阿好

像兩個同志一樣地一起來了，他完全安心了。他走過去和醫生握手問候。

“啊！杜爾奈，你也在這裏？”醫生有點驚訝地說，“怎麼，是你請客嗎？”

杜爾奈向廳堂四周掃了一眼。他並不是不願意請客，不過數目的確有點太大了。雖然他身上帶了足夠的錢，只是花光以後回家他的老婆會跟他大吵一頓的。

“買賣病得很厲害，”他回答醫生的玩笑說，好像在為自己解釋，“需要你診視一下。”

大家都笑了起來。

“看來只有你的買賣不錯吧？”醫生對“乾喉嚨”酒店的女掌櫃說。她這時正站在陳舊的、褪了顏色的櫃台後面，樣子有點兒像個老農婦。她鼻頭上長着一個很大的帶尖的疙瘩。她聽醫生這樣一問立刻臉就紅了，並且紅得很厲害。

“並不見得，”她有點兒不高興地回答說，“我並沒有硬要人家喝酒。開會就是開會，來開會的人不一定非喝我的酒不可。不過在以前，女人們來了也許會喝一杯燒酒的，因為她們是難得到我這裏來一次的。現在誰都是一個大錢也沒有。”

“請不要生氣，”德剛說，“飲酒對健康是不利的。”

“我並不生氣，不過應該看看我店裏的實際情況啊。”

“然而我們這裏不是到了一批新主顧嗎？”

“他們是不敢到這裏來的！”這回是巴比雍回答說，“這裏是‘我們的’。”

“你說的很對，”女掌櫃的說，她對巴比雍把她的酒店稱做“我們的”一句話覺得很有面子。假如碼頭工作不完全停頓的話，這“乾喉嚨”酒店真是碼頭工人的一個地地道道的總部。

有一件事特別引起亨利注意的那就是他一走進酒店，波萊特就不再說話了。她走近他的身旁，拉住他的膀子，表示很歡迎他的樣子。

他低聲問她說：

“會開得順利嗎？”

“我想是不壞，”她回答說，目光炯炯，幾乎眼淚都流了出來，她緊緊地依着他的膀子。

不過她的話就此完了。幾分鐘以前她還在口若懸河地講個不停，現在却一句話也不講了。這不僅是亨利一個人覺得，別人也覺得她是怎樣在丈夫的面前，自居於被保護人的地位。她好像在他面前，一身的才能都喪失了。你看她那種對自己丈夫信任的樣子，那種愛他的樣子，和那種溫柔和耐心的女人對男子的低頭……

“你忽然間就一句話也不講了？”亨利問波萊特說。

“她把話都說完了！”瑪爾梯娜搶着說，她長的非常胖大，是個監工的老婆。瑪爾梯娜的話還未說完，巴比雍的老婆斐南德又插嘴笑着對亨利說：

“你看不出她怕你嗎？你看來好像並不怎麼，可是在家裏却一定是喜歡做個獨裁者，就如同我的那位一樣，不怕你從外面看來他是又矮又小，一點也看不出……”

巴比雍對他老婆苦笑着隨便支吾了幾句話，好像除了他矮小的身材外，其餘的話都不與事實相符一樣。瑪爾梯娜接着又說：

“是你教她這樣講話的嗎？她很快地就會比你講得更好了……假如你對於一切問題這樣教她的話……你也應該勸告阿爾芳斯也這樣做才好！……”

只要瑪爾梯娜一開口，你就預備笑吧。事實是她什麼話都說

得出，而且總是不動声色地說出來。她講話很和她的外表相稱。你只要看看她總是把寬大的肩膀及高聳的胸脯像四個球一樣地往前一衝，先在人羣中佔個位子，然後挺起身子在講話以前吞口氣——因為她有點兒氣喘病——有點像魚吸氣一樣，她剛一張口，大家同時也張口，一片喧笑在那裏準備着，和賽跑員在起點待命起跑一樣衝出來。

“……喂，醫生，我的話對不對？”

她在醫生面前是不會客氣的，她的八個孩子都是由德剛醫生接生的……不，是七個。第一個孩子……

“她真是個寶貨！”波萊特這樣說是想維持鎮定，登時臉已經紅了，她靠着亨利更為緊點。

瑪爾梯娜這時已擠進一羣婦女裏，去講她那第一個孩子是由那個老接生婆葛爾特呂德接生的，不過無論怎樣說也好，接生婆總是不行的……總之，她是在那裏替醫生進行一次小規模的宣傳……“尤其是這位醫生，不要忘記，他是同我們一起的，”她喊着弗朗西說，“在這些情況下，信任是很重要的，你可以相信我……”

“關於雅克那隻病手我來對他講一講，”弗朗西說，“他那隻手看來並沒有見好。”

“當然啦，我可以替他瞧瞧，”當弗朗西在瑪爾梯娜鼓勵之下才敢向醫生講的時候，醫生答覆說，“他可以選一天早上來看我，他能來嗎？”

“能來，能來。”

德剛看來的確像個好人……不過，在這些人們的絕大痛苦與貧困生活當中，他本人代表着什麼，他真正地了解了嗎？由於太習慣了的關係，對那些最令人驚心動魄的事物，他也会如同對

普通事物一样用一种可以說是隨便而毫不在乎的态度來处理的。

“現在時間太晚了，不能再談了，”医生和大家一起走出“乾喉嚨”酒店時对亨利說，“而且我还答应过我太太早回去……倒是……”

“……她对你晚回去也應該習慣了，”波萊特接下去說。隨後她又对亨利說：“我一直在这里对你講，在这一方面，你很像医生。”

“当人們遭受痛苦的時候，是不分晝夜的，”德剛補充說。

“講到你太太，我正想問你一件事，”波萊特又說，“為什麼她不參加我們的委員會？她一定可以幫助我們的。”

“我很願意向她提一提，不过她只有对那些不通过我而是自己得來的意見她才会相信的。她就是这样。你最好自己去和她談一談。你同她談了以後，她会馬上很得意地來告訴我，这是我很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裝做毫無所知，这样她便認為她对我取得一种勝利了。……”

亨利与波萊特都笑了起來，他倆手拉着手，在白雪皚皚映着的深夜裏，亨利總是一隻手扶着他那寶貝自行車。

“伊維特非常喜欢自己做主，”德剛又接着說，好像这件事很使他自豪的樣子。

他們这样你講我說，一直沒有分開，很快地就走到学校大樓門口了，医生說：

“時間这样晚，大概我用不着再上去了？而且我的汽車还放在那裏沒有人管……”

“孩子哩！”波萊特輕輕地向亨利耳語說。

“对了！”亨利說……“如果不太麻煩你的話，还是請你進來一趟。小孩子的伤口好得很慢，我們有點害怕。”

“我上去看看，”医生馬上答覆說，好像就在等待这个机会似

的。

“他們連一次也沒有醒，”当波萊特去取鑰匙的時候，一直還沒有睡下的乔治特这样对她說，“我去看过三次，他們連翻身都沒有翻过。不像我那些孩子，特别是那个小的，这个孩子真是麻煩！……”

這時乔治特的丈夫吕西安和吉东一塊兒从後面也來到了。

“在这样的深夜裏，雪又这样深，但願他們的車子不会碰到太多的困难，”吉东說。

他講的是那些前來開会的農民。吉东的話使波萊特想起剛才回來的時候，吉东曾塞在她衣袋裏一个小包，她用手一摸，覺得有點冷，又有點潮，像是塊四兩重的黄油。他一定就是这样在路上把东西分給人們了，她記得他从“乾喉嚨”酒店出來的時候，衣袋裏是裝得滿滿的。

“我們不應該把孩子弄醒，”医生說，“不过他的繃帶也太不好！”

他輕輕地把孩子的小手抬起來平放在自己手掌上。

波萊特辯解說：

“他總是把紗布玩髒了，不过裏面是乾淨的，我每天都給他換，你看看就曉得了！只是我只有这种破布沒有別的了，当然是趕不上紗布……”

医生一隻腿跪在小孩床前一塊四方的舊毛線衫上，这是从一件破毛衣的後身剪下來当床前落脚氈用的，因为孩子早上起來的時候赤脚站在洋灰地上是太冷了。

“請你不要見笑这件舊大衣，”波萊特又抱歉說，“天气大冷的時候，我們就用它盖在孩子們的被窩上。”

亨利站在医生身後輕輕地用手碰了碰波萊特的膀子。他知道

波萊特每遇有生人來時，尤其是到臥房裏來時，總是為家裏的這些破爛東西感觸萬端的。

“對我用不着客氣，”德剛低聲說，“也不要再說話了，我來試試，最好不把他弄醒去看看他的小手……”

波萊特和亨利對看了一下，然後再從醫生的肩上看下去，注視他把孩子小手上的紗布慢慢解開。孩子睡得很香，手軟軟地垂着，一動也沒動，頭轉過去朝着他的妹妹。他妹妹也睡得很熟，睡態則異常奇特，一隻膀子彎着放在頭上，好像在跳舞；另一隻手放在胸口，嘴半張着，大概還在那裏微笑，令人看到會以為她正在夢中談話，向一位漂亮的王子表示溫存……只有孩子才可以睡得這樣甜……波萊特和亨利屏住氣，以免妨害德剛的動作。紗布逐漸地解開了，想着等一會就要看見那睡着了的孩子小手上又紅又黃的大傷口的時候，心裏不由得有點難過……

“一點都不要緊！”醫生把繃帶解開，將孩子的小手放在自己手上轉動了一下，並藉着從廚房門口射進來的燈光看了看，然後低聲地說……“暫時我還是用舊紗布把它再綑上吧。”

他又很小心地，同剛才解開紗布時候一樣用手和手指靈巧的動作把孩子的小手裹好，只把繃帶外面髒的一頭扯掉。一直等他做完了，重又把孩子的小手塞回被窩以後，波萊特與亨利才和他同時站起身來，又同他一樣舒了一口氣，好像三個人一起完成了一件費盡氣力的工作一樣。

他們又重回到廚房裏來，波萊特輕輕地把門帶上。

“我很想同你簡單談談有關我們的和平運動的事，”醫生對亨利說，“不過今天是太晚了。你是否明天下午可以帶孩子到我那裏來，我可以把孩子的手重捆一下，再給你兩三捲紗布和一切需要的東西。如果你也同來的話，”他又對波萊特說，“你可以藉此機

会同我太太談一談，你以为怎样？”

“明天下午恐怕不行，”亨利說：“我們要替孩子們在這裏舉行聖誕節联欢会。完了以後他們還要到學校去联欢。”

“啊，对了，”医生說，“我还为学校过节捐过一點兒东西呢。就是皮埃罗也还想捐些玩具。那麼就請星期天上午來吧……你知道，孩子手上的伤並不要緊，等一天沒有關係。”

波萊特和亨利沒有答应去，也沒有說不去。凡是拜訪朋友一類的事真使他們有點害怕。波萊特對於這點是非常羞怯的。不过在医生對他們所說的話裏一點驕傲的口气也沒有。可是問題並不在這裏。固然，德剛自己看到周圍這兩間房子的寒酸样子是不免稍感驚訝的，無論是剛才去过的臥房，还是現在在那裏待着的厨房都是一樣。这个厨房是四壁空空，寬大的窗子在这深夜裏都沒有掛窗帘；但这一切並不使他覺得亨利与波萊特較遜於己，就同前天來的安得烈雅尼一樣。不过德剛對亨利和波萊特這種感想比起安得烈雅尼來更多一個理由；這就是在他看來，亨利和波萊特所代表的比他們兩個人自身還要多。人們感覺到他們後面有個共產黨，那是一種最偉大最崇高的東西。他們絕不會低声下氣地去奉承任何人……無論如何德剛是向來不喜歡自認高出別人一等的……但話雖如此說，波萊特却一想到自己全家要到那所讓·巴爾大街上的漂亮樓房裏去做客，她和亨利就不感覺興趣了——那裏她以前曾去看過一次病。然而當德剛走時說“明天見”的時候，他們却找不出別的話來答覆，只好也說：

“明天見。”

“但願他听我的話吧，”医生踏着深雪走了，亨利一面在窗口向他招手再見，一面這樣說，“固然沿着大路走也許要遠三倍，不过至少沒有危險，不會陷入深坑。這是因為路的確不易找，即使

單單依靠我們來時所印下的車轍來找路……”

“你認為明天我們真的應該去嗎？”

“我想除了去，也沒有別的办法。”

“好像特別鄭重似的。”

“也許只是我們自己這樣想……看情況再說吧。”

亨利在桌子旁邊坐了下來。

“啊！這一天真做了不少事！真的你的會開得很順利嗎？”

“我認為還不壞。”

“我們兩個人今天就開了三個會。想想，假如大家都像我們這樣做法，那就太好了。”

“在這些人的生活中從來沒有開過這麼多的會……”

波萊特又特別想起了那個過節委員會以及阿爾曼·維聶隆的護校委員會所召開的會議。

她繼續說：

“就是我們自己吧，有時我們不知不覺地組織會議，也差不多是有點近乎機械。不過，當世界上的重大事件紛至沓來的時候，人們便會像自動地受到推動一樣，自己互相聯繫，共同討論，大家團結。你不相信嗎？”

“對。令人難於置信的是，有些同志……一直有點把會議看做是生活以外的一種形式，他們認為開會就同去看電影或看足球比賽差不多。”

的確，當前人們的生活是這樣的動蕩不安，以致會議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來，如同發酵了的麵漿會產生氣泡一樣。會議已變成了人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了。

“我們認真地去想一下，便會發現，每一個同志在會場上所發表的一句極普通的話後面，都會有深刻意義……”亨利說。接着

他又突然轉變了話題：

“我們總要在睡覺以前吃點東西吧。”

這時他聽到德剛在“乾喉嚨”酒店門前開車要走的聲音，他想起把康斯坦士所送的口袋忘在汽車後座上了。這就是明天過節的鴨子呀！不過還未等他罵出口來，波萊特已接口說：

“很不巧，家裏除了一點麵包、牛油和咖啡外，什麼也沒有了。”

第二十四章

這裏沒有牆壁

“啊！我那個小‘巴黎女郎’又給我來信了！”

有幾個女人馬上把喬治特圍了起來。她同那並未即刻離開的郵差一同站在走廊裏，現在大家跟郵差都搞得很熟了。起初郵差只把信件放在下面大門內的公共信箱裏就走了。後來他漸漸習慣跑上樓來去敲每個收信人的門。當然大家不會有很多的信，不過這家或那家總可以收到一件，因此郵差就差不多每天都有機會到大樓裏來。而在舊房子裏住的時候，大家只是偶然見到他一兩次，自然同他搞不熟。現在他把信送上門口，也許是他去看看，究竟他所送的信件對於收信人有什麼作用，做為自己的消遣。如果帶來了好消息，他會跟收信人一同搓搓手，有時也會接受收信人敬他的一杯酒。如果消息不好，他也會說幾句安慰勸勉的話。他在每一家都差不多算是自己人了。同時由於這裏的人從來沒有生活得這樣接近過，由於大家好像組成了一個有着五十多個孩子

的大家庭，這所大樓就很容易地成了郵差每日旅程中良好的休息站。

“我早就猜中了。我一眼就看出了這是小孩子的筆跡。在今天早上揀信的時候，我曾對同事們說起過。”

“你看，這信紙是多麼漂亮呀，氣味是多麼香呀，你聞聞看，”喬治特把那天藍色的香氣四溢的信封放到波萊特鼻子下面說，她這樣做好像這是很值得驕傲的事情一樣。

“讓我也聞聞！”瑪爾梯娜也把鼻子湊向前說。

“好，不過得先讓我看看信，”喬治特說，一面卻仍把信封在瑪爾梯娜、斐南德、及弗朗西的鼻子下遞過去，一面卻用另一隻手抖動着信把它打開了……然而她並不急於就去看信，她想把這種對大家炫耀的快樂延長一點……

“喂，你看，你湊過來幹什麼？”斐南德突然說，一面向樓梯那兒走了幾步。大家起初不知她是怎麼回事，後來看到原來是她的那隻瘦而大的黑貓喪魂落魄地叫着向她走來。

“過來！不要叫了！”她把貓撫摸了一下又走回喬治特身旁，這時喬治特已開始高聲地念信了。那個貓則在大家腿間穿來穿去，一面呼嚕呼嚕，一面又“咪奧，咪奧，”地低聲叫，好像在訴苦……

“‘親愛的父母’……看，她首先寫的是‘親愛的媽媽’……後來她大概想到光寫給媽媽，爸爸可能會嫉妬，於是她又改成‘親愛的父母’，……這些孩子們！……”

喬治特讀得非常之快，對那些她認為別人不感興趣的地方，她只是喃喃地掀動嘴唇整段跳過去，以便馬上讀到重要的部份……

“‘……我服裝都完全換過了。大家都疼我。可惜你們看不

見我啊……’真奇怪，她把這幾句劃去了，而且不是用同樣的墨水劃去的。這是怎麼搞的？除非是克萊爾太太把她寫錯的地方改正了……‘我現在穿的衣服都是嶄新的，一件鑲着白領子的海軍藍的全身裙子，一件帶風帽的栗色大衣，還有一件有着黃黑道的毛衣，一雙膠底鞋。我從來沒有這樣漂亮過。’這一點她說得言過其實了，”喬治特看了別人一下說，她眼裏含着少許淚水，有點兒模糊了……“以前當我們有條件的時候，她一直是穿得很好的……”

“你知道小孩子都是這樣，凡是新的總是好看的。”郵差說。

“當然，喬治特，她並不是這個意思。”斐南德接着說。

“‘為了過聖誕節，他們給我買了一輛紅色的嶄新的自行車，後車輪上還裝有一個防護衣服的網子……’”

“她真碰得好，這是你的運氣。”波萊特說。

“‘我們這裏來過一位女客，她與克萊爾太太一樣也是個小學女教員，不過年紀要輕些。她原來就和克萊爾太太有點認識，她又在報上看見我住在克萊爾太太家裏的消息，因為報上曾登載過我的事情和我的照片。她對我談起咱們家鄉的事情。她說她和吉貝爾和斐南德都很熟悉；又說她在咱們那邊住過……’這個她，究竟是誰呢？”喬治特問道。

“是瑪塞勒吧？”波萊特說……“也許吉奈特還分不清什麼是小學教員，什麼是大學教授。”

“不對，瑪塞勒，我女兒是認識的。如果是瑪塞勒的話，她一定會寫出是她的。還可能是別的什麼人呢？”喬治特說，一面又回到信上。

“‘她向我打聽咱們那裏的消息，問大家身體怎麼樣。我把我所知道的都說了。我曾聽她對克萊爾太太說，以前她不喜歡住在

咱們那邊，不過現在她有時很惋惜沒有繼續住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她究竟是誰。”斐南德說。

“說起來真奇怪，這裏的人哪一個我不認識呢！”郵差補充說，這時喬治特重又開始喃喃地念下去，等她把信紙翻過來時，她立刻嚷起來：

“啊！我找到她為什麼用另外一種墨水劃掉的緣故了！”

這個孩子在寫好了信並簽過名以後，一定是第二天又用另外一種墨水補充了幾句。

“這樣你就等於一下子收到兩封信了。”瑪爾梯娜說。

不過補寫的這些詞句中……她的口氣突然改變了。

“‘我再告訴你一件使我傷心的事。今天克萊爾太太無論如何一定要我到理髮店去理髮。她說這樣比較乾淨些。我告訴她我不願去，但是她不肯聽。後來我就哭了，現在我很想再回到家裏來……’這傻孩子！這是因為她從沒有到理髮店理過髮的關係。把頭髮理理其實只有好看些。除非……”

喬治特把信紙又翻了過來，又把那句話讀了一遍：“可惜你們看不見我啊，”劃掉這句話的墨水是摻過水的淡灰色的，顏色很淡，墨水下面信紙的藍顏色還能看得出來。

“除非他們沒有替她剪好，”她看完信後一邊又向四周的女人看了一眼，眼睛含着向人詢問的樣子。

“沒有關係，孩子們就是這樣！”斐南德又說，“有時一點小事就會使他們感到激憤的……不要叫了好不好？死傢伙！”

她這樣說是因為她的貓又在那裏死命地叫，在女人們周圍轉來轉去，像一個瘋了的畜生一樣。

“這個貓怎麼啦？”郵差問道。

“牠在這裏不習慣。自從我們搬來這裏以後，牠就完全發癡

了。牠總是回到原來的破房子那裏去，用爪子去抓門，用頭去撞，把爪子從門下面伸進去，想把門弄開。真沒有法子留牠在這兒。牠東西也不想吃了，你看，牠瘦的這個樣子。”

“然而我們地窖裏的老鼠確實不少，足夠牠吃的！”波萊特說……“多得嚇死人！”

“好，來，來，”斐南德一邊說，一邊把自己家裏的門打開，她想把貓叫進去。可是那個貓却固執地靠在走廊另一面的牆邊，把腰拱起，爪子伸開抓著地，好像對那扇打開的門看見就怕一樣。

“我從來就不喜歡黑貓，”瑪爾梯娜說，“有時人們說……”

“牠是個好貓啊，”斐南德回答說，“現在弄成這個樣子，真叫人可憐！”

“把她接回來……”喬治特又說，她這個思想一直沒有改變過，現在目不轉睛地看著她的波萊特也一直是和她一樣的想法……“我當然很想把她接回來。但是誰又能夠知道載著軍火的美國輪船一到，情況會變成什麼樣呢！如果情況順利的話，呂西安當然也是巴不得把女兒接回來的，要緊的就是要有把握……不過事先是毫無辦法的。大家都說美國軍火船就要到來，這不過只是一兩天之內的事……”

“是的，今天報紙上也是這樣說，”波萊特回答說……

喬治特女兒的信是星期四上午來的。從這時起，整個大樓裏的住戶都繼續在談論這件事，因為這裏雖然是磚牆——說起來也許覺得奇怪，不過的確是這樣——人們却和以前住在僅僅用板壁隔開的破房子裏一樣那麼息息相關彼此照應。說實在的，這裏大家之間是沒有什麼牆壁的……特別是大家誰也想不出吉奈特所講的那個女小學教員究竟是誰。

“真是太奇怪了……”阿爾芳斯昨天說，“我們有時還以為巴

黎是又大又远，誰知道一个小孩子一到那裏馬上就遇見了熟人。”

“真正的巴黎是不存在的！”巴比雍開玩笑地說……“現在的巴黎人都是从內地各处去的，对不对？所以一點也不奇怪。”

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呂西安对女兒在信的末尾所流露的那种憂鬱的口气，比乔治特看得还要嚴重，他立刻就給孩子寫了回信。在這裏，每件事情都是公開的，誰也不隱瞞什麼，大家相互間一點秘密也沒有。弗朗西生孩子的事看來要延遲幾天，她昨天腰痛得很厲害，已經躺下來，斐南德和瑪尔梯娜对她的關心就像自己生孩子一样。無論是杜比依，亨利，或吉东都担心雅克的胳膊，它一會兒好，一會兒坏，使人不安，前幾天似乎好起來了，誰知星期三却整个膀子直到腋下都痛起來，腋下又起了一个瘤……至於柔柔的太太，年輕的約瑟琳在患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以後又能起床了，亨利和波莱特心裏也感到非常高兴。她当然还不能馬上就去工作。大家看到她臉色非常蒼白，好像皮膚是透明的一样，不过对柔柔來說，無論如何總是件幸事，这个可憐的柔柔已經是够煩惱的了……一切事情都是这样，他們彼此關心。比方那位“親愛的修女”吧，她並沒有坚持把萊昂移葬到教堂墓地，而萊昂的妻子梅麗老太太却是那样胆小，为了討本堂神甫的喜欢，她却寧可不尊重她死去的丈夫的意見，仍想把他葬到教堂墓地。这位修女終於做得还算不錯，虽然萊昂死時沒有用宗教儀式殯葬，鬧得滿城風雨，她仍把梅麗送到教堂所办的养老院去了。还有大家也非常關心霍拉尔和他的老婆瑪麗時常吵架的事；他們的爭吵從來不嚴重，不过由於各人有各人的脾气，遇有不順心的事便会彼此互相埋怨，互相指摘……大家也在談論那位年輕的士兵为布瓦的女兒画的像；看來他画的非常逼真，只是他把她画得太少女化，而实际上她还是个孩子呢……每当那位青年士兵和阿麗

娜不在家的時候，列阿娜便悄悄地把大家都叫了去看女兒的画像。她很为此事高兴……吉东太太珍娜屋裏堆滿了紙綵条和各种顏色的紙花，每个人也都知道那是为什麼做的。她很喜欢做这些玩意兒。她做这些玩意兒是为了慶祝明年党的紀念日用的。今年夏天她只在節日一星期前才開始做，由於時間不够，她沒有能够大量地做出來。不过她曾答应明年節日她一定要当作重要的事來做，她打算同織毛衣一样，一有閒空就去做一點……做花的紙張是党給的，主要是一个印刷工人共產黨員給了她許多紅的、綠的、黃的剩下的标語紙条。結果是，她屋子裏到处都堆滿了紙花，並且鄰居屋裏也有了，因为只要鄰居有人喜欢的時候，她就有時送一朶給他們……正因为这些花是为党的節日做的，因此她認為把它遍插各处，臥房床边小茶几上也好，壁爐上也好，釘在牆上也好，總之，人跡所至，都應該有。她認為對於紙張也不能算是浪費……

有時大家甚至於还開幾個小会以便對於整個大樓有關的問題取得一致的意見。尤瑟夫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在大家搬進學校大樓來的第二天，尤瑟夫來問是否可以讓一間房子給他的幾個阿尔及利亞和摩洛哥的同伴住。他这种要求是很正常的。大家对这些可憐人們的窘迫境况，尤其是住房問題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他們是受了宣傳的欺騙，或者是因为在家鄉的情况难以形容地坏，才跑到法國來的。來的大半都是青年，他們來時就沒有抱着什麼希望，因为由這裏寫給他們的信上，早就告訴他們這裏也恰是天堂的反面。他們还是來了，因为沒有別的路可走，不來就只有餓死；他們沒有別的选择，就像一个快要溺死的人連一塊碎板也要伸手去抓一样。當他們來到以後，果然毫無办法！工作是大半找不到的，除非是去接受那些別人所拒絕接受的最骯髒醜

的工作。因此……

因此，每天早晨和太陽西下的時候，在法國各地，尤其是在各港口內時常可以看到這些兩頰深陷、面色蒼白的大孩子——當地居民是會變成這種蒼白的樣子的——在垃圾箱裏撿着破爛東西。不過他們都有着比自己的貧困更寬大的心胸，他們彼此扶助，團結一起，以一種令人感動與肅然起敬的忠誠與友愛互相幫助着。那些有住處的人就把那些無處棲身的弟兄們拉到自己那裏去住……睡稻草，或者連稻草都沒有，他們是不在乎的。為了匯幾個錢給家鄉的親人，他們寧可不吃飯也不以為苦。房東有時會跑到他們房裏大發脾氣說：“我原來是只租給一兩個人的呀，”而要求補付房租。鍋爐燒到極點總有一天會爆炸起來的。不過目前只好忍耐一點吧……

房子是可以騰出兩間來給他們的，不過大家並沒有很熱情地就答應尤瑟夫的要求。

“如果能肯定尤瑟夫的同伴們都是像他一樣的話，讓他們住進來也沒有關係……”阿爾芳斯說，瑪爾梯娜也表示同意。

“問題並不完全是這樣，”巴比雍插嘴說，“不過如果這兩間房子內住上五十來個從北非來的人，警察就會有所藉口用武力來干涉。他們會乘機大事宣傳，說我們破壞秩序。還有，你要清楚，關於北非人的壞話可不少，這甚至於會影響現在在支持我們的一些人的。舉例吧，杜爾奈先生便是這樣一個人。這並不是說我們會相信這些鬼話。我在港口上看見過他們，他們都是些很善良的人，品質都很好，我可以向你肯定這點！不過仍必須考慮到……”

“隨便怎麼說，”任善說，“當大家不是來自一個國家的時候，哪怕是觀點一致，相親相愛，也一定會有口舌的。你們是知道我和伯多羅的事情……”

他所講的說不上是一個什麼爭論，那不過是在幾天前，早晨上工的時候，伯多羅當著大家的面對他的一種埋怨罷了。伯多羅是西班牙人，是個從西班牙流亡出來的政治犯。一九四七年馬賽碼頭工人大罷工以後他被解僱了，才來到這裏……他自己在這裏曾對人講，馬賽的碼頭工人都稱西班牙人為“冷水罐子”，但他對那些這樣稱呼西班牙人的人們所進行的偉大鬥爭是表示非常欽佩的，以致沒有人會想到他對這種稱呼表示不高興。“冷水罐子”就這樣變成了大家對伯多羅表示友愛的綽號，這只是個好意的綽號，一點沒有惡意在內。好多年來，伯多羅都聽任別人這樣叫他，而那天當任善這樣稱呼他的時候，他却很平靜地——不發怒，也不囁嚅，說話的聲音比平日還要小——用他的短句子的法國話說：

“什麼？任善，你喊我什麼？‘冷水罐子’！你老是叫我‘冷水罐子’！為什麼？我叫伯多羅。”

周圍的人听了都十分震驚。

商量的結果，大家對尤瑟夫的請求終於答應了。只是每個房間最多不能超過四五個人。尤瑟夫對阿尔芳斯和任善最初的緘默心裏原有點不痛快，現在他表示完全負責。但等非洲人搬來住兩天之後，就是阿尔芳斯自己也已心回意轉。他承認將兩間房子給非洲人住是對的了。

“應該承認，這件事証明了有時我們不能不在自己對手面前屈服，”他說。

共同生活中還有一件事，如果大家還住在城區裏的話，是不會照這個樣子來處理的，那便是孩子們的聖誕節聯歡會；雖然這個聯歡會由於男人們都沒有到場，過得有點令人不夠痛快。它本來是預定在下午兩點鐘舉行的，但是一直等到三點鐘大家都莫名其妙為

什麼男人們還不見回來。一切點綴都放在樓底下的幾間大廳裏，那些廳堂因為太大所以沒有住人。各種的點綴中還有一棵樅樹，樹上掛滿了小電燈，明晃晃的，樹上纏着珍娜所做的花花綠綠的紙綵，一直扯到大廳的各個角落裏。這些紙綵，除對聖誕節最適宜外，對七月十四日的國慶或五月一日的勞動節也可適用……總之，有了它就熱鬧了，這是主要的！這棵樅樹好像也同它周圍的孩子們一樣在那裏等，樹上的電燈在大白天裏無精打采地亮着。孩子們認為用不着再等他們的父親們了，照他們的意思，父親們不久總會來和孩子們一起玩他們即將得到的玩具的。不是真的嗎？拉手風琴的和吹笛子的也吹奏一些短的曲子——這也是他們一種等待的方式。他們吹奏的時候，鼓手只是偶而參加敲兩下，準是藉口聯歡會還沒有開始的緣故。三點鐘到了，有個人跑來通知他們說，男人們都去保衛農場去了，又說大家毋須等他們回來就可以開始，而且可以毫不擔心地馬上開始，因為農場那裏人非常多，不會發生什麼事，美國人派去的保安隊是不敢在那裏橫行的。

然而這對於聖誕節已經造成了一種奇怪的气氛了。男人們的缺席，女人們對於營場那邊可能發生什麼事件的掛念，這更使她們覺得這個節日過得非常可憐，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節日。因為從法國各個角落裏收集來的玩具，有大半都是用舊了的，孩子們接到手的時候，雖然仍是高興地叫喊着，但母親們的心情却是不安，是很可以體會得到的。她們耽心着孩子們在快樂當中是不是還會有什麼美中不足或者遺憾的心情。她們免不了要去觀察一下孩子們的眼色，看看在這種高興當中是否像堅固的盔甲上存有裂縫一樣有一些沮喪的痕跡。她們也許不大注意那十來個孩子的歡笑，她們却很關心一個女孩臉上流露出來的但隨即又消失了的一種失望的表情，因為她分到一個缺了一隻耳朵的洋娃娃。她們還

注意到另外一个小男孩子分到一个差不多全新的可是只有三个輪子的木製大汽車，他正在試驗這部汽車是否真像四个輪子的汽車一樣能走……她們只有握緊了拳頭，的確……當然，男人們的缺席，以及他們已經在那裏打起來的可能性，這是這個聖誕節的真實面貌。不過這個節日單靠她們來維持，對女人們來說，心情是够沉重的。這也是戰鬥……

只有在尤瑟夫進來以後，女人們才把這些不愉快的事情忘掉了。他一直走到樅樹跟前，背着樹上的燈光講了幾句話。他講話的內容大致是這樣：不談聖誕節和宗教等問題，他的同伴們對大家讓給他們兩間房子這件事非常感激，他們想選擇這個機會來對大家表示謝意，他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因此……

接着孩子們都喜欢得跳了起來，尤其是開始的時候大家還莫名其妙，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尤瑟夫以一種在舞台上表演的姿勢用手向門口一指，跟着外面就响起了一種奇異的音樂，是那些人家鄉的音樂。跟着進來了四個演奏員，吹奏着法國港口的孩子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新奇樂器。起先孩子們都嚇傻了，但馬上就狂呼叫好起來，聲音是那樣的響，幾乎把樂聲都壓住了。演奏員們在樅樹面前坐了下來繼續地演奏，尤瑟夫則用手勢表示很可惜他必須走了。他們的樂器對大家來說都是新鮮玩意兒！那種小提琴拉起來好像手臂都要拉掉了，吉他琴的樣子也很奇怪，彈起來好像在抓絃，還有那種形狀像一粒大豆子一樣的小鼓，是用手掌去拍的；不僅這些新鮮玩意兒大家沒有見過，而且所奏的曲子也沒有听过！孩子們可以走近去細看，甚至可以把耳朵貼在樂器上听一听樂器如何顫動，如何發出節奏，演奏員們都隨他們去。看到能够使這麼多孩子這樣愉快，他們都非常高興，非常得意。他們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他們成了一個真正的代表團，代言人，音樂團。

今天晚上他們還會像彙報自己使命一樣回到街道狹窄的舊城，把這裏的情況報告給他們的同夥的人們聽。很自然，孩子們總是不停地叫“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地要求繼續奏下去。這樣差不多鬧了一小時。這才是孩子們與母親們真正的聖誕節呢。

但是現在，演奏員們走了，人們又為男人們不在一起漸漸沮喪起來。她們最後一次把一些點心都分掉了，但是她們的思想又離開這個又空又冷的大廳跑到別處去了。瑪爾梯娜還時時想到跑到瞭台上用她丈夫的海軍望遠鏡向農場那面去望一望。她沒有對任何人講就上去了，但是她又毫無所得地下來了，因為外面已經很快地黑了下來，什麼也看不見，而且在上面冷得受不住……

最後，有個男人跑來對她們說：“那邊打起來了！”所有的女人們差不多倒抽了一口氣。

“我們也去好嗎？”波萊特說。

大家說了就走，連斐南德也跟著走了，不過她一面跑，一面嚷：

“可是路遠着哪！等我們趕到，事情一定完結了！”

女人們開始穿過營場的時候，天色已完全黑了。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波萊特跑了一會兒後說，“好像有個小動物跟在我們後面跑。”

“我敢同你打賭，這是那隻貓！”瑪爾梯娜說。

第二十五章

乳 牛

實在說來，農場上還沒有完全打起來。情況是，保安隊方面

來了援兵，滿滿兩大卡車。那個同志第二次往造船廠和飛機工廠給工人們發出了號召回來，並路過這裏順便通知女人們的時候，他滿以為在他回去以前，那裏一定會發生衝突了。然而直到這時，什麼都尚未發生。在愈來愈黑起來的黃昏中，保安隊排着隊站在那裏，不過軍官們都一直不停地在磋商着什麼。他們好像與早晨來過的軍官一樣都是躊躇不決。

今天早上十一點鐘左右，當他們二十來個人從大卡車上跳下來站到農場院子當中的時候，農場主人葛浪榮並未感到突然。他接到的通知本來是要他在十二月二十日就把地方騰出來的，而今天已是二十三日了。很顯然，早晚有一天麻煩是要來的。他在等待着事件的發生。他已做了準備……他所有的辦法都用盡了，也請人從中調解過了，所以他深信一個和平解決的方法是沒有希望的了。本來葛浪榮有着很有勢力的社會關係，連在省政府，或許在更高一級的政府機關裏他都有關係，因為他一直是对政治感興趣的。他是個急進派分子，可是每次他總是投極右派的票，他對這一點並不隱瞞，因為他非常怕共產黨。真見鬼！他有二十二頭乳牛，兩對公牛，六隻豬，如果他們要分去一半的話，那該怎麼辦呢。不用說事情要糟得很！……其他的一切，土地、農場都一樣要遭殃了……現在既然發現他一切有勢力的關係都毫無用處，他就只有一條路可走，這就是堅持下去，進行抵抗。因此他用粗木棍子做了一道很結實的障碍物把門和窗口都堵塞起來，包括牛棚的門跟窗口在內，這樣可以擋住保安隊的初步進攻。此外他牛棚裏裝有一盤電鋸，這盤電鋸鋸起粗木頭來的時候，聲音非常大。他和村裏的人約好，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就把牛棚窗子打開，開放電鋸做為告警的信號。告警的電鋸是忽斷忽續，跟平日真的用來鋸木頭的响声不同。

保安隊對他們這個暗號，真是莫名其妙。他們還以為真有人在那裏鋸木头呢。他們很有把握，以為可以順利地完成他們的任務，因此他們只是靜靜地等着鋸聲停止後再去威嚇葛浪榮把農場騰出來。哪知他們剛開始去催逼，全村的人却已湧出在房子面前把他們擋住了。他們驚得都後退下去，這件事可不太好辦，何況農民手裏都拿着木棍；農民為了走起來穩當，是習慣拿着棍子走路的。

然而大家看得很清楚，這只是一種暫時停火，事情並沒有完。於是諾埃爾想起應該通知吉東一下。有一個有自行車的小伙子便騎上車到碼頭上去找他，但找他不到。他逢人便講，而這時亨利和幾個別的人正從碼頭上登記完了往回走，所以也碰着了。今天港口裏連一隻可能工作的船也沒有，這一定是聖誕節的關係……但是聖誕節並不妨礙大家仍在等待着明天或後天可能有的——一隻裝有“雜貨”的美國輪船。沒有花多少時間，大家就和亨利決定了，既然都沒有工作可做，大家就一起到農場那裏去。而且今天工人們將為反對重新武裝德國舉行停工，很多工人都可以早點下班出來。對這些工人，已經派人去通知他們了，他們大約也會來。果然他們陸陸續續地來了，在葛浪榮的院子裏這樣便聚了一百多個工人和農民……院裏生了兩個火盆，農場地勢較高，北風勁烈，積雪隨風旋捲着，會出人意料地颳得滿身都是，一經溶化，弄得全身發潮……這時的光力不足的太陽，坏处要比好处來得多；因為站在乾處總比把兩隻腳放在開始化凍的濕地上好，並且溶化也溶化不完全，陰暗的地方，冰又重新結起來，而且結得更硬……至於那二十來個保安隊，隨着工人的到來，他們便更加往後退了。他們甚至把卡車也往後退了一點。

農場院子可以說完全掌握在工人和農民的手裏。差不多每隔

一小時，那位因為和丈夫不和而搬到姐姐這裏來住的杜干太太就送咖啡來給他們喝。咖啡是裝在大碗裏的，幾個人共用一隻碗，因為很顯然，乾淨碗是不夠每個人獨用一隻的，假如要使每個人獨用一隻的話，那得多少碗哇！……杜干太太的姐姐、農場女主人是個身材高大的女人，不過很瘦，而且穿着一身黑衣服，一看就知道是個虔誠的教徒；雖然大家是為了幫她的忙才到她院子裏來的，但她對在她院子裏的那些男人們仍總是不即不離，似親而疏的樣子，這說起來令人難解，不過事實就是這樣。看她那副神氣，好像倒是她幫了大家的忙一樣！幸虧葛浪榮比她愛說話，否則一定弄得很僵。本來在來的時候，已經有些同志，而且不是些最壞的同志曾這樣問過：“這是個大農場主還是小農場主？……”當然只好對他們解釋在這個特定的情況下，問題並不在這個上頭。但這些同志說：“他有二十二頭乳牛，而我的老婆只能給孩子喝脫脂牛奶啊！”幸好葛浪榮也不要手段，他盡心地在院子裏與每個人周旋着。大家都感覺到他是真的因為這麼多人前來維護他而感動了，而事實上大家對他是絲毫未負有任何義務的。來的人當中又有好幾個是熟悉他的政治見解的，有個人立刻對他說：“我們是不記仇的！”他听了笑着在講這話的同志肩上用力拍了一下。既然大家這樣講，他於是也開玩笑的說：“我從來沒有想到共產黨是這樣來佔據我的農場的！”接着大家當然就抓住這個問題開始討論起來，互相交換了各種各樣的意見；譬如說：假如是我們作主的話應該怎樣怎樣……耕者有其田的問題……誰是剝奪者的問題，總之，他們把全套都搬出來了。他們從來還沒有這樣成功地對農民講演過呢……亨利一邊听着大家談論，一邊却一直在想着今天早上“人道報”上登載的法國保衛和平委員會關於反對重新武裝德國舉行廣泛的民意測驗的號召。從早晨起，他便

在想如何在百忙之中去進行這項工作……他已經想到應該把今天晚上支部會議的議程完全加以推翻，而把整個會議都集中到這個新的戰鬥中來。這樣改動只有好處。亨利似乎已預感到支部會議上全體黨員會在新的鬥爭階段表現激動的心情，好像鳥抖擻翅膀一樣。大家的精神都重新振作起來了。大家就如同剛剛浴罷，勇氣倍增，都準備進行戰鬥。如果亨利听了大家談話而沒有想起號召所有到場的人都去簽名，他就不成其為亨利了，雖然他們和重新武裝德國並沒有關係。不過能說沒有關係嗎？這只是一種未加思考的想法罷了！相反地，這正是一個機會去說明一切問題彼此都是聯繫着的，並可藉此使大家更進一步地團結起來。“但是我們沒有正式簽名單呀，”有人問了一下，“這沒有關係嗎？”你說正式簽名單！……這樣說，好像我們從沒有過徵集斯德哥爾摩和平宣言簽名的經驗。即使用烟盒上的玻璃紙我們也可簽名呀。因為重要的不是紙，而是簽名的手！大家簽名吧！有誰會不肯簽名呢？連女主人高個子的貝爾特蘭德也簽了名……我們的人數是這樣的多，決不可能都同時走入地獄去的！①

“那些美國佬當然今天不露面了。”

“他們叫這些壞蛋來替他們做工作！”

“這批壞蛋是些毫無用處，也是無惡不做的東西！”

“平常美國佬到這裏來嗎？”有人問。

“還用說嗎？”葛浪榮說，“他們每天都來檢查他們大路修築工程是否有進展。這條路的工程進展得並不快，不過你們看，他們的路恰恰穿過那邊有豬棚的地方。為了修路，他們用卡車到十多

① 法國反動的天主教會曾威脅教徒不許在和平宣言上簽名，聲稱簽名者將被罰入地獄。

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搬運石塊。看，我農場後面也有一大堆。我把它留了好幾年。如果我必須搬走的話，我寧可徒手把它搬走也不賣給他們！但是如果咱們自己人當中有人需要修造點什麼，比方在河邊砌點石塊洗衣服用或別的類似的東西的話，那我不是將它賣掉，而是將它送掉。”

事情很清楚，如果葛浪萊必須搬走的話，他的境況真會非常窘迫的。他那些牲口，叫他安置到哪裏去？他自己和他的一家，又叫他搬到哪裏去？又拿什麼來餵牲口呢？他勢必將自己種的甜蘿蔔、白菜及剛剛開始在挖的洋芋都扔在田裏，還有十六公頃的紫苜蓿也會被鋪上洋灰。那些別的農民，即使農舍保住了，如果土地被佔去的話，顯然也會同樣倒霉的。“要遭殃就全遭殃”，這是人所共知的。

禍不單行，葛浪萊真是運氣不好：兩個月以前，十一月一日他家穀倉失火，穀倉裏有兩隻公牛，還有一隻快要生小牛的母牛都沒有搶救出來。總計價值二百萬法郎的乾草、麥秸、農具、牲畜等均付之一炬。為了彌補燒掉的穀倉，葛浪萊買了一些蓋造一個敞棚的木料，只是由於老有被趕走的威脅，他一直沒有敢把它蓋起來。這些建築材料一直還堆在一邊，已經開始壞了。大家的確看到院子一個角落裏雪底下堆着一堆生着紅鐵銹的鐵架子，和一些變了形的木板……這種情況，也真是大家想像不到的。

天漸漸地暗了下來。現在大家都明白了保安隊是在等天色完全黑了再行動手。他們到來的時候，工人和農民就在院子中央站成一行，站得離房子相當遠，以免保安隊從大家頭上往窗子裏扔催淚彈。現在大家對他們的詭計都開始認識清楚了！院子另外的一半是由保安隊佔據着。這時葛浪萊喊了起來：

“大家去拿叉子來！”

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这是農民們慣有的反应。

“不过要注意！这可能給他們藉口向我們開槍！”

“你以为他們还需要什麼藉口嗎？”

“什麼，难道我們就这样手無寸鐵地听任他們屠殺嗎？”

“等一等，不要急！”

“不要慌！……”

葛浪荣到底还是拿起了一把叉子。他从大家所站的行列裏走出來向保安隊那邊走前一步，對他們喊道：

“看这是什麼！我牛棚裏还有二十多把这种东西，你們願意試就來試一試吧！如果情况需要的話，別的东西我也有！”

那些保安隊兵士們顯出一副很奇怪的样子彼此对看了一下，其中有好幾個在片刻間便不再冷笑了。軍官們則走在一起在那裏互相商討。

固然保安隊还没有决定進行正面攻擊，然而看得出來他們是在準備些什麼陰謀。剛才派出去送信的那个同志已經騎着自行車赶回來了，他告訴大家大樓裏的女人們和造船廠以及其他幾個工廠的工人們都已經出發前來了，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只有巴比雍却說：“她們最好留在家裏做飯，何必來妨碍我們的行動，而且还要去挨打呢？”

令人不快的是，天已經黑了；天一黑，大家就可能中他們的詭計……院子裏所裝的那盞大电灯已不够亮了。對那穿着黑黝黝制服的保安隊，大家越來越看不清了。大家只有愈來愈緊張地借着电灯照在他們鋼盔和槍上的反光，以及他們的皮靴的响声去判別他們所在的地點了。

“看！……”尤瑟夫對亨利說。

在院子尽头的水塘上面，为了使牲口还能够喝水，已把冰敲

碎了。灯光在黝黑的冰窟窿裏跳動着……

“我敢同你打賭，那天夜裏我們从起重机上所看到的一定就是这个水塘了，你还記得嗎？”

这是可能的。農場的院子並沒有圍牆。这样後來的同志們只要跳过一条通往水塘的壕溝便可和先到的人們匯合在一起站在農場与保安隊的中間……若是女人們來了呢，即使她們不会跳也沒關係，因为水溝已經結冰了。

院子後面牛棚裏傳來牲口安靜的吃草声，好像牠們一點也不知道外面所發生的事一样。在暴風雨來臨前總是一片沉寂，因此牛的声音听得更真切。这种沉寂延續太久了是使人受不住的……

杜比依忽然用不成調子的声音唱了起來……

“起來，祖……國的孩子們……”

“对，这个主意不錯！”葛浪榮很奇怪地高声說，接着他也跟大家一起面对着保安隊唱了起來。

唱歌是会使人感到輕鬆的。大家覺得自己更有力量了。

“……不……潔……的……”

“……去……灌溉……我們的田野吧！”^①

*

大家担心天黑是有道理的。他們一定会乘大家不备的時候來進攻的。片刻之前，大家就覺得保安隊陣形的左翼人數增加了，可是大家想不通他們何以又撤离農場。然而正从那裏他們開始進攻了。首当其衝的同志們都尽全力地抵抗着。大家也都跑去支援他們，幫助他們！不过等大家跑到的時候，保安隊早已很快地好像逃跑一样又退下去了……大家沒有弄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这

^① 这是“馬賽曲”的歌詞。這兩句的大意是“用暴君的不純潔的血，灌溉我們的田野。”

時大家听到了玻璃的破碎声及爆炸声……却聞不到催淚瓦斯的气味。

大家互相詢問究竟是怎麼回事。事情真象真是駭人听闻，令人不敢置信。人們听见由那个挤着二十二头乳牛和兩对公牛的大牛棚裏發出一种巨大的声响。

“他們竟对牲口下毒手了！”

在和敌人進行的鬥爭中，有些事是令人不敢預料的，目前的这件事就屬於这一類！原來保安隊只是为了从牛棚的窗口及風門往裏面投擲催淚彈才从左面發起進攻的……

“这些牲口都要撞死了！”

“牠們会把一切碰到的东西都撞毀的！”

這時大家才明白保安隊為什麼要撤离得这样远。

“我們必須替牠們把門打開！”

牲口都瘋了。牠們尽力掙脫，想把繩子掙断。大家听见牠們的嘶吼声和猛撞棚壁的巨声。

“如果把門打開，牠們一定会逃跑！”

“必須把門打開！”

“这些坏蛋！”

門打開或不打開都沒有關係，那些牲口已經自行决定了。牛棚的門一下子就被撞破了。有幾头牛在門口挤做一团，拖着鍊子和鉄环，驚慌得發瘋。另外有兩头牛想同時跑出來，其餘的則在後面拥挤着。人們只是听见牛蹄子踏在别的牛背上的声音，牛棚裏的洋灰地上紛乱的踏踐声，和牠們那种空前的，使人听了不禁毛骨悚然的吼叫声……大概这些牲畜在驚恐之下还想到了那次燒死牠們三个同伴的火災了。大家都不知該怎麼辦好，大家还想到應該維護自己，不被發瘋的牛撞倒。只有葛浪榮敢跑到牛前头

去。為什麼他敢如此做？他自己一定也說不出來。由牛棚裏衝出來的第一頭牛把他撞倒了，他站了起來，但又被其餘跟着跑出來的牛圍住，再被撞倒；這次他到底又爬起來，並靠着牆邊躲一躲。大家看到他臉上淌着血。驚慌的牛在那裏成羣結隊地跑。第一頭牛跳過了水溝，其餘的沒能跳過去，便跌倒在冰上，把冰都壓碎了。牠們終於都跑過去了，直往營場那邊狂奔。一到那裏，牠們各走各的，一面叫着一面向各方面逃命去了。

牛棚裏還有幾頭牛沒有將繩子掙斷。

“女人們不要被牛撞着了！”

“注意啊！”

“她們是要從營場那邊來的呀！”

大家看到保安隊在院子盡頭又編成了隊伍。

“我們應該去把牛追回來！”

“不過保安隊要進攻我們的呀！”

“還是不動的好！”

“……不要各處亂走！”

“保安隊正巴不得我們離開呢！”

“讓他們來好了！”

“應該向他們算算帳才對！”

“居然對牲口洩起忿來了！”

“不過女人們怎麼樣？”

“牲口是不會走近她們的，牲口也怕人！”

“對。”

“留在這裏不要動！”

這時只有保安隊好像還是秩序井然的樣子。

葛浪榮重新又走回院子當中來了，他一面揩拭着臉上的血，

一面說：

“沒關係。大家要小心點，別的牛也要衝出來；應該‘哦！哦！’地喊，以免牠們往我們身上撞。”

在黑夜中，到處都可聽到牲口的吼叫声；牠們一定是在那裏忽而狂奔，忽而停住，摔的摔，伤的伤，一看到自己的血更加害怕；实在太慘了。这种景象使人們想到古代战時那种身上綁有火把被縱放出來在山岩後奔來奔去以迷惑敌人船隻的母牛……

还好的是，女人們都到了。她們沒有遇上牛。她們对這裏所發生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

在半徑很長的周圍的村落及孤立一处的農場裏，到处是狗吠声。

又有一头牛从牛棚裏衝了出來，牠疾速地跑着，一下子就撞到牆上，就像瞎了眼一样。人們的喊叫声使牠向营場跑去了。

“牠們到处乱撞，都要撞伤了，”葛浪荣說。

“你看他們这种行为，还能算是人嗎？……”

这句话是朝着保安隊那边喊过去的。这时農場院子裏的人又站好了隊。不但这样，他們毋須什麼命令，即開始向保安隊那黑呼呼的行列慢慢地，不过却毫不動搖地推進了……

動搖的倒是保安隊的行列。

黑夜已經換了陣地，現在是保安隊害怕起黑夜來了。

現在是保安隊在那裏猜这些農民、碼頭工人、以及五金工人手裏究竟拿的是什麼……

“必須把这件事結束……”

“……我們推進得越快，我們越能把牛找回來！”

大家还没有前進了三公尺远，便听到大卡車的發動声。那批

傢伙都上了卡車了。

他們臨走所扔的催淚彈並未能扔得够远。

大家都很清楚，他們藉着手榴彈烟霧的掩護，已經溜得一个人也不剩了。

大家只找回來十头牛。牠們都喘着气，混身是汗，在寒冷的空气裏熱气騰騰。大家把牠們牽到別家的農場牛棚裏去。在這裏的農場上，虽然開了窗子，那股難聞的富有刺激性的气味仍然繼續叫大家的嗓子与眼睛受不了。在第一号牛棚裏，由於手榴彈的爆炸地上还聚了一灘水，滑膩膩的。如果想用水冲洗一下，不但不好，反要更糟……

其餘的牛只有等到天亮再去找了。牠們可能已經跑得很远了。

只有兩個人受傷，就是葛浪榮和賽加爾。賽加爾鼻樑上被保安隊用槍托刮了一下。他一面用手帕搗着鼻子一面說：“若是只有這一點點的話，真是算不了什麼！”

葛浪榮的伤势比較嚴重點，他的左眉骨不知被什麼東西碰傷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被什麼東西碰傷的。應該去找一個醫生來才好。他的妻妹正在廚房裏想用雙氧水把傷口的血止住。

“愛倫，喲，你弄得我痛哩！”這位農場主人橫騎在一把椅子上喊了起來。

“你總不像一個女孩子那樣嬌嫩吧？”諾埃爾說。

“這不過開頭有些痛罷了，”愛倫又安慰他說。

葛浪榮的太太看看他，好像有種埋怨的樣子。這個女人真有點使人受不了！好，我們做的固然有些違法，有些破壞秩序，不過難道別人無理地來奪取你的財產，你就該束手待斃，任人為所

欲为嗎？……

用不着大家都留在这裏过夜。实在說來，現在才只有七點半鐘。時間还早，但問題所以必須提出來，是因为亨利还要去開會。他想要在離開以前把一切都組織好了。

“今天他們不至於再來搗亂了吧？”葛浪榮說。

“留下十來个人就够了。情況需要的話，我們可以再開動電鋸。”

“誰留下來？年輕的留下來吧？貝尔坦不要走吧？”

“我还想去參加舞會呢。”

“对，今天有舞會。今天是聖誕節的星期六啊！”

“請把我派在另一天吧。”

“我留下吧！”尤瑟夫說……“你們知道，對於舞會，我是不感興趣的！”

“还有另外一天嗎？”貝尔特蘭德問葛浪榮說，“以後每天晚上都要这样守夜嗎？……”

“当然啦，如果必要的話！”葛浪榮打斷她的話說，他已經生气了，但他那紅腫的眉毛，使人看起來，好像他氣得更厲害了。

“这又有什麼用？”然而她又補充說，“橫豎早晚總是要搬走的。”

“你怎麼會知道我們一定要搬走呢？”

葛浪榮幾乎高声喊起來。他望了亨利和周圍其他的人一眼，好像希望他們來支持他一下。

“你怎麼知道會这样呢？”他又重複了一遍，聲音已經比較和緩了。

他所以这样喊，只是为了想藉此說服自己。

“这件事也大半要决定於美國輪船呢，”波萊特說。

波萊特在這裏，亨利一直都沒有看到。現在他挨近了她，低声對她說：

“怎麼，你也來了？你同我一起回去還是留在這裏？”

“我跟你一起回去。”

“不過我是騎自行車回去的呀。”

“你可以把我帶在車架子上啊……”

亨利於是走到葛浪榮面前和他告別。葛浪榮用一隻眼睛一擠一擠地盯著他。他的傷口不大看得清楚，因為他的眉毛寬得不得了，而且已經白了。

“好，再見啦。”

“好，再見！”葛浪榮回答說……“並且加緊報仇！”

諾埃爾看到亨利夫婦兩個人騎着一部自行車走了，才想起自己還有幾句話要和吉東談一談……

“你把車子借給孩子讓他騎來看我，這也許使你有點不方便吧？”

“哪裏的話！”吉東說。

吉東如果用相反的話回答，對諾埃爾來說，就簡單得多了。

“啊，多少總難免有一點。不要不承認。我正想在聖誕節送孩子一輛……正好，恰巧趕上一個機會，村子裏有人要賣車……我已經把它買了下來，我又把車子重新漆了一下。這輛車對他高一點，也許我們要在腳鐙子上墊一塊木頭……你可以對小孩子說，這是我們倆合買給他的……”

他加上最後這句話是怕使吉東為此激動。他時常想到吉東可能對他疼愛那個孩子有些嫉妬。這是因為保爾那個小孩子並不是

吉东親生的兒子。的確是這樣，如果保尔真是珍娜自己所生的話，諾埃尔就不会这样疼爱他了。說到歸根，这个孩子是个孤兒，父母全無。他可以成为諾埃尔的养子，与現在是吉东的养子是一样的。

“諾埃尔，你办得太对了，”吉东抓着他的肩膀說，“他一定要高兴得不得了。”

“有了自行車也許他就可以多上我这兒來幾趟了，”諾埃尔乘机又補充說，“你今天就可以把車子帶給他，我已經把它準備妥当放在家裏了……”

“不过我是騎車來的，”吉东說，“夜裏騎一輛再帶一輛是不行的！……”

“交給我怎麼樣？……”珍娜插嘴說，“我会騎車，我騎着回去吧。黑夜裏別人看不見，女人騎男車也沒有什麼關係！”

第二十六章

訪 問

亨利剛剛想去掀門上電鈴，波萊特拉住他的胳膊說：

“我差不多有點後悔同你一起來了。我們是應該分開來的。兩個人一起來，似乎有點像正式拜訪。我們是不習慣這套的。”

“算了！現在已經來了，你不用再麻煩了！”

來開門的是德剛太太，她穿着一件玫瑰色棉布的長睡衣，腳上拖着像市場上阿拉伯人所賣的半截紅皮拖鞋。她總是不住地時時把她那往下滑的睡衣領子往上拉。亨利想，如果波萊特也穿這

种样子的睡衣，她一定也会很漂亮。

亨利和波莱特把孩子们推着往前走，他們的意思是，孩子們可以做为開始談話的最好資料。

“你好啊，太太，”波莱特說。

“你們的地板都要被我們弄髒了，”亨利看了一下孩子們的脚說，“我想雪開始化了。”

“什麼？弄髒了？”

和往常一樣，又是靠了德剛才把氣氛弄得輕鬆起來。他是由走廊尽头通到花園的陽台上走出來的。他兩隻膝盖滿是泥和雪，兩隻手又紅又濕，那雙膠底靴子直淌泥水，真真不像樣。

“如果說有人会把地方弄髒的話，那就是我了！我正在鋸些粗木头，你願意帮帮我的忙嗎？”

跟着他進來的是他的兒子皮埃罗，也是髒得不得了。

“我也在鋸木头呢！”他說。

“还是到廚房裏去好，”德剛太太對他們喊道。

“我們要把你們的地板全踩髒了，”亨利一面看一面說，他們大家輪流在專为擦鞋用的橡皮墊子上擦鞋，隨着，大家便跟着德剛都到陽台去了。

“你把鴨子忘在我汽車上了，”德剛一張嘴就这样說。接着他又開玩笑地做了一個手勢，好像他對自己所說的話並不当真似的說：“大家還說你們碼頭工人快要餓死呢！”

“啊！這是一個例外，”亨利答道。

說了以後，緊接着就是一小陣沉默。大家不知道從哪裏說起好。

“不要亂摸！”波莱特輕輕地對孩子們說。

孩子們這時都留在走廊的尽头。開頭他們還是只顧睜大了眼

睛凝視那漂亮的磁磚的牆壁和那與他們身材同樣高、彫有花卉和野獸的凸出的牆基。後來他們就用手去摸了……涅奈特又小心地摸了摸暖氣管，覺得奇怪得不得了，因為它是熱的。

“把孩子衣服脫掉一點吧。否則他們出去的時候會覺得冷的，”德剛太太說……“你們的外衣也脫脫……皮埃羅，幫幫小孩子們脫……給我！給我！我拿到那邊去。”

“既然你來了，請幫下忙吧！……”他太太回到陽台的時候，德剛已用破布把靴子擦乾淨，把一隻腳向她伸過來想讓她替他脫下靴子。

“這個，我會做，”亨利說，他已不像波萊特那樣坐立不安了；他說着就替德剛把靴子往下拉。

“你看我多麼窮！”醫生說，原來他襪子上破了一個大洞，一個腳趾頭都挺了出來。

這是第二次他拿窮來開玩笑了。真是出於善意嗎？亨利的答覆也是一種玩笑性的，不過他並不帶笑，他說：

“真窮的話襪子上就不會有洞，因為窮人是根本不穿襪子的。”

這時亨利用不着去看他孩子們的鞋子，但是德剛和他的太太却一先一後地都往那裏看了。

孩子們由皮埃羅招待着。他把他們都領到他父親書房裏，在幫助父親鋸木頭以前，他把全套的機械玩具都在地毯上打開了。用不着多說，亨利的孩子們繼續在這裏摸來摸去，把書房裏的東西都摸到了。當皮埃羅發動他那小電力的發動機的時候，他們已把寫字檯上的玻璃板、電話機都摸遍了。書房裏也很暖，因為裝有暖氣設備，每個房間裏都是有暖氣設備的。瞬息間，亨利差一點兒說出：“我們那兒也要有暖氣了，也許有個同志會替我們重新安裝起來。”……他抑制住了。當然啦，這是不能和醫生家裏的暖

气來比較的……大家从地下室所找到的暖气管都生鏽了。而且也还没有裝！……

“謝謝，”德剛說，他說着臉有點紅。隨後他又把另外一隻脚伸出來說：“我很喜欢在花園裏幹活，皮靴要比木鞋來得好。”

“請坐呀，”德剛太太說，一面推給波萊特一把椅子，“你看得出來，我們是不会客气的。”她很親熱地把胳膊放在波萊特的肩膀上，波萊特坐了下來。

“客气什麼！”德剛也加進來說……“你也請坐！這兒很舒服是不是？”他用他那厚毛衣擦着手，並在兩個膝蓋間搓來搓去，以便使它暖過來……“拘守禮節，不是我們這樣人的事。伊維特，你还記得咱們在歌剧院看到的情況吧？”

伊維特這時正蹲在食具櫥前取東西，她的睡衣在膝蓋上稍微打開了一點。她从櫥子裏取出一个裝有點心的盤子，一瓶開胃酒，以及一些很漂亮的酒杯。

“你講給他們听听，”她笑着說。

“是的！这是去年冬天的事。我們到巴黎去了。那時候我們有一个女僕，她是住在我這裏的家裏的，因此我們沒有帶皮埃罗一起去。在巴黎，伊維特一定要看看歌剧院，於是我們就去了。那个地方，它的死守禮節的勁頭兒才叫人肉麻呢！我不是指表演的戲劇，總算运气不坏，表演太好了，太精彩了！不过那些观众……却真是看不得！那時我們坐的是樓上前排；也許我們在這裏还能被列为最有錢的人之一，不过在那裏，好位子还在我們上头。我說‘还在我們上头’不过是一种說法，好位子就是輪不到我們！我們坐在樓上前排，可以对樓下的观众們一目瞭然。他們的樣子好像都光着身子似的，男人們都是秃头，女人們則都穿着沒有領子的衣服，露着兩個光光的肩膀一直到這……我可以發誓，

我並不反对女人穿这种沒有領子的衣服，不过她們那种样子实在太不順眼，使人簡直不敢多看。坦白來說，当时我一直觉得伊維特在以一种怀疑的神气斜眼盯着我！”

“你看他們那种傻样子！”伊維特指着亨利和德剛对波莱特說，一边把酒杯點心都放在一張帶輪子的漆面小桌上。

“伊維特当时一句話还没有說，我就低声地对她說：‘喂，你看樓下那些女人們，我真替她們害羞呢。’她却毫不为動地回答說：‘看看那些男人吧！也强不了多少，他們的头都是光得像沒有領子的脖子一样！’我听了忍不住噗哧一声笑出來。樓下的人都仰起头來向着我們，帶着那样的神气，真是难以形容。因此表演虽不錯，我們回去的時候却觉得噁心，無味。不，你們要知道在我們面前是不用拘束的。也許我收入还不算坏，不过我們决不自以为是富翁。我說的对不对，伊維特？”

伊維特只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她遞給波莱特一杯酒，对她会心地挤了一下眼睛說：

“男人們一定是喜欢喝茴香酒的；而这种酒对我們却最合適。”

“我呀，”医生繼續說，“我最喜欢那些不做作的人。我們俱樂部裏就有这样的小伙子。其中有一个，看他那副样子很有前途，你一定認識他。他有一个很相称的名字，他叫富尔。①”

“你說的是瑪柯斯嗎？”亨利問，“我当然認識他啦，还用講！他是職工会的代表。在這裏，他很有前途。他是出色的工作者之一。我們提拔他來担任職工会的領導工作。”

“对了！最好你們能給他一些時間鍛鍊一下，他是可以做出

① “富尔”原文有猛獸的意思，此人身体強壯，又名富尔，所以說他名字和他相称。

很好的成績來的！”醫生笑了；“你們總是這樣想把一切都抓在手裏。”

“孩子們！”波萊特又嚷道……“不要各處亂摸。”

亨利看得很清楚，她所以這樣主要是不願坐在那裏一言不發，一動也不動。她還有點羞怯。她對伊維特的問話只是勉強微笑，或只說些不着邊際的話作為答覆。伊維特却開始向波萊特問長問短，這個身量不高的女人非常能講話，可是第一次看見她時倒是什麼也看不出……

“我還要馬上就去替你兒子把手重新裹一下，”醫生說，“我們喝了這杯就去！來，祝你們健康！”

“祝你們健康！”亨利回答說。

“祝你們健康！”波萊特說。

繃帶換過了，德剛親自替孩子擦乾了眼淚。

“皮埃羅，把他們領到你的屋子裏去。把你的玩意見都拿給他們看看。你為什麼老這樣看着我沒完？你的手還痛不痛？”

“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亨利說，“他一直對我們說，他長大了也要做醫生。四歲的孩子竟有這種想法！”

“真的嗎？”

孩子對亨利的話並沒有十分了解，不過他仍然點了點頭表示承認。

“你來嗎？”皮埃羅說，這個孩子任憑皮埃羅拉着胳膊走，邊走邊回過頭來望着醫生。

“我們可以留在這裏談一談，”孩子們走了以後，醫生一邊在寫字檯後面坐了下來一邊說。

亨利也坐下了，他坐在一把皮沙發的把手上。女人們都留在

廚房裏了。亨利這時聽見波萊特在廚房裏高談闊論，絲毫不亞於德剛太太，覺得非常奇怪。

“她正在為保衛大樓委員會做動員工作呢，”醫生說，一邊歪頭向門口示意。

亨利又一次覺得，只要他不在旁邊，她總是活躍得多。可以說只要他一出現她就會不知所措了。然而他自己認為已盡全力在幫助她。女人的心理真是一個不易掌握的問題呢！

“好，讓我們來談談正經問題，”德剛說；他兩肘放在寫字枱上，手裏在玩着一把很重的裁紙刀，好像想用刀尖從掌心裏把不易說出的話挖出來一樣……

“據我看來，你們的黨與和平運動不能並行不悖。兩者之間的關係有些問題。”

“這完全要看各人的觀點如何了……”亨利未加思索就脫口說道，說了以後他馬上又責備自己不應該打斷別人的話，便立時停止說下去。讓人先把話講完總好一點……

“啊！請注意！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是一點兒也不反對你們的黨的。你對於這一點是了解的。我不是已經用事實證明了嗎？”

“當然咯，”亨利說。

“因此，問題並不在這裏。不過照我的看法，你們表現得太惹人注目了，你們太使自己突出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們太熱心爭取全世界和平了？”亨利又打斷了醫生的話說；接着他又很自得地加上說：“我們是主張和平的政黨呀！”

“對，問題就在這裏。你說你們是主張和平的政黨，我贊成得很。不過假如你們不是主張和平的政黨的話，那麼好些人要參加

这个运动当然更容易了。”

“当然啦。不过我们不能为了向他们讨好就去改变历史。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向这个方向改变历史。”

“就算是这样吧。不过你们满可以，我不知道如何对你说好，你们可以表现得更有分寸些，少露些锋芒。一个和平运动是存在的，共产党人也在其内。好咯，为什么你们不让它安然地在自己范围内进行活动呢。世界上原有很多事情可做，而用不着使所有组织都在同一领域内进行工作，彼此相互从事竞争。”

“我们的党与其他的组织是不一样的，”亨利没有等到把问题弄得更清楚点，随口又说了一句。

“换句话说，”德刚继续说，好像他没有听到亨利的話，或者竟把它看做是单纯的党的口号一样。“……有些人被这种情况吓跑了。他们说：既然存在着一个主张和平的政党，那么和平运动不可避免地便是这个‘主张和平的政党’的附属品。如果我们参加和平运动的话，我们便被利用来为这个党的利益服务了，而我们并不赞成这个党，也不喜欢这个党。”

“不过如果你家裏失了火……”

“……你不会拒绝共产党隣人的水的，我清楚这种理论……听我说，勒罗阿，我是用不着别人来说服的，你要记住这一点。不过有些人，他们喜欢和平，可是却不能与共产党人相处。我并且认识一个人，他来参加和平运动时说：‘无论如何要向大家证明并不是只有共产党才会做好事，好，必须做点什麼给他们看看！’”

“这件事已经证明了你所说的话裏面是存在着一点小小的矛盾的。这个人并没有因为你所说的情况而不来参加啊。”

“的确是这样，”医生笑着让步说，“不过这个人的情况只是一种例外。与这相反，很多人却在观望，有人向他们把你们描绘成

一种可怕的妖怪，他們都認為你們做得过分了些。”

“我承認我還不大了解。你說我們做得过分嗎？我們並沒有要求任何人在所有問題上都與我們持同一見解。莫里斯·多列士曾說過：‘對於產生戰爭威脅的深切的原因，我們也不要求人人同我們持一樣的見解，對於團結，再沒有人比我們還要更加努力的了。沒有一次會議，我們沒有把這個問題明確地提了出來，我們每次都這樣說：‘好，做為一個政黨來說，我們的黨是有自己的政策的。不過在和平運動當中，我們從不主張強迫大家都接受我們的全部政策。‘我們尊重那種使大家藉以團結的基礎，我們也尊重在這種基礎上進行團結的不同人們的思想。’我說的對不對？”

“對，不過……”

“就是對於別的問題，对大家那些分歧觀點，我們發表我們自己的意見的時候，我們也總是從團結精神出發，因為只有具有光明磊落的態度，才能做好團結工作。對不對？”

“對是對的，不過大家对你們不滿意的主要點還不在和平運動方面。”

“主要不在和平運動方面？”

“是的，在和平運動方面，問題還比較清楚。不過恰恰你們在和平運動以外的活動，就發生了問題。正像你說的，做為一個政黨來說，你們的行動使大家不能團結，甚至在和平運動中也使大家分裂。”

“為什麼？”

“有些人這樣講：‘共產黨就是這樣利用我們的。在和平運動中，他們不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訴我們，因為他們很清楚我們不是對所有的一切都會接受的。但是他們利用我們做為一種後衛，做為一種後備軍，而共產黨則在前面活動，把我們領往我們所不能

同意的方向去。’”

“难道對於一个人，能够責备他献身於和平事業太積極了嗎？這一點，我对你又不大了解了……”

“可是這個問題很清楚！”德剛一面說一面表示不耐煩，把他那把笨重的裁紙刀放在寫字枱的玻璃板上；“固然我們不能責备一个人，說他献身於和平事業太積極，不过首先應該使大家都承認那的確为的是和平。比方說：你們阻止往越南運軍火，你們攔阻火車頭的時候……”

“怎麼樣呢？”

“唔，有些人虽然反对原子彈，反对重新武裝德國，可是却仍舊認為胡志明是不对的。他們說：‘由於我們与共產黨混在一起站在保衛和平的鬥爭行列裏这一个事实，便間接地使我們也去支持胡志明了。’團結的基礎，不僅在和平運動中應予重視，即在和平運動以外，也應予重視。”

“你自己也是这样想嗎？”

“我嗎……不。不完全是这样。不过你們所採取的方法，有時我也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你听一听，我特別想同你談一談那隻即將到來的軍火輪船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謹慎的話……簡單地說，有時候我这样想，与其把整个和平運動都搞垮，你們还不如讓它卸下來的好。”

“這真是駭人听闻！”亨利說，隨即站起身來，兩隻手插在口袋裏，在屋裏踱來踱去。

“駭人听闻？”德剛用更高的声調繼續再說，他也从寫字枱後面站了起來；“为了阻止卸運一些數量微不足道的軍火而將一个廣泛的和平運動搞垮，这才是駭人听闻呢！你自己也很清楚，这个和平運動是最足使戰爭販子們感到不安的，連你們的報紙也是這

样說，何況你們阻止卸运軍火的想法是否有把握成功还不知道哩！勒罗阿，請你不要聳肩膀。請你回想一下‘庫坦士’和‘第也普’号輪船事件那幾天本市的气氛和那碼頭工人与保安隊之間的流血鬥爭，那些示威遊行……回想一下，这一切是怎样給敌人以藉口，能够利用報紙、無線电使人們對於共產党發生恐懼！他們曾藉題大事喧嚷，說共產党在練習暴動了！演習革命了！这是共產党为便利莫斯科進攻的陰謀等等和其他類似的成堆的鬼話。請回想一下吧……这一回的事情可能还要坏，因为鬥爭一定比上次还要剧烈。在这种环境中，就是那些已經参加和平運動的人，那些已經在宣言上簽字的人以及那些反对卸运軍火的人，誰能保證其中一部份不受敌人那些鬼話的影响？其次，有些人会担心遭受敌人的迫害，害怕跟那些被捕的數十个同志遭受同一命运，害怕敌人的報紙攻擊自己是‘共產党的同謀者’。这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如果你們是主張和平的政党的話，这些你們也應該想到！”

“那末怎麼樣呢？”亨利又坐了下來，神情非常堅決地凝視着那还站在那裏的德剛說，他把声音尽量压低，因为他認為他們談話的声音已經有些过高了……“是不是由於我們是主張和平的政党，我們就應該替战争打開大門呢？請你想想！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圍繞着和平運動的最微小的舉動就能把它搞垮的話，这还够得上叫什麼保衛和平運動呢？”

這時他等德剛坐下來又說：

“如果照你所說的話，說明这个運動的内部早已僵化，它的核心也早已腐爛，那麼即算它垮了台，我們也不算有多大的損失！請你想想，德剛……一个消防隊員闖入烈火去進行工作的時候，他應該受那些只在一旁潑潑水的人們的責備嗎？这些人根本就不應該責備他，假如他們至少也想把火熄滅的話……还有請注意，根

据我們的經驗看來，反对美國軍火輪船的鬥爭，並不僅是共產黨人的事。”

“当然啦，不过如果沒有你們的話！我們不要在字眼上兜圈子。說正經話，勒罗阿，我对这个和平運動的前途是關心的……”

“我們也是如此，德剛，我們也是同样關心的。不过，讓我再說一遍，如果進行和平運動而反对採取必須的，絕對必須的行動的話，那麼这个運動就不成其为運動了。”

“不过如果你們被打敗了呢！那時運動就要完全被消滅了。”

“你不知道碼頭工人是如何憤激，你对工人的力量还不够信任。你事前先就悲觀失望起來了。這也是我們的任務，我們的任務就是維持信念……既然我們是在必須的地方進行戰鬥，那麼这种鬥爭就不会妨害大家的團結。正相反，这是唯一的办法，当然，唯一鞏固及擴大大家團結的办法。”

“这只是些漂亮話罷了。不过請你看看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是，我們並沒有行動起來阻止軍火的通过，我們羞辱了在我們國內進行的和平鬥爭，这便是实际的情况。德剛，請你想一下……比方你有个病人，你与别的医生在会诊。你有把握知道用何种办法可以把病人治好，而别的医生都猶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你負起你的責任來呢，还是不負起你的責任來呢？”

过了一会，亨利想到这个比喻超过自己本來想說的話，他原不想這麼說的。这种說法对那些並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与自己抱同一見解，而在擁護和平事業方面却不遜於自己的那些善良羣眾來說，未免有些太尖銳了。为了緩和一下自己剛才所說的話的分量，他又接着說了一句：

“德剛，假如你真的对自己有把握的話……”

“誰又能有把握呢？”

“我們就能有把握，因為我們有個指南針。因為我們知道工人階級是全國人民的船首。有些責任我們必須首先將它擔負起來。這是向前推進的唯一辦法，而其餘的人則將跟隨着。有時有些人會說：共產黨總是誇大其辭的。實在呢，在好些人看來還不是真理的問題，對工人階級却早已成為真理了。工人階級是第一個受到損害的，因此它也是第一個出來反抗的，結果人人都感激它。現在你提到羣眾反對卸運軍火的鬥爭是分裂的因素，請你回想一下，過去不知有多少別的事情，人們也對我們這樣講過了。這些事情，在今天來講，差不多已成為習慣了。比方我們反對美國的佔領及德國的重新武裝就是這一類。還有請你回想一下在戰前的情況，什麼不干涉政策，慕尼黑協定，莫名其妙的戰爭^①。”

“你說的這些我都同意，不過對這個具體問題……”

“人們總是這麼說！”亨利笑着說。

“不，你還沒有把我說服！……”德剛站起身來，用裁紙刀的刀背拍着自己的掌心，找不出什麼別的話可說。不過他還是說下去：“你們真會把一切都搞垮的！”他面帶微笑，不過微笑中却含着責難的意義，並把手一甩說：“你們只顧考慮自己的事業，真見鬼！”

亨利還想說些什麼，因為談話談到這樣一個“不”字上頭就結束是叫人不大愉快的。不過這時德剛太太在門口出現了，波萊特跟在她後面。兩個人都笑着，像是商量好了要搞什麼鬼似的。

“你們快討論完了沒有？酒放在陽台上，你們甚至連動也沒有去動。真的，你們連茴香酒也不喝，我真摸不清你到底是怎麼回事了！”伊維特對她丈夫說。

說着波萊特已在後面把陽台上的兩杯酒拿了進來，就像在自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德法兩國陳兵邊界，雙方都按兵不動。

己家裏一樣。

“至於我們，我們可是喝過了，”伊維特笑着說：“波萊特，我們還可以再喝一杯，對不對？”

“好啊。”

“她們是在搗鬼，”德剛對亨利說。亨利則正在猶豫，不曉得要不要不顧一切繼續討論下去，要不要同這些女人們一起把問題重新談一下。不過在這美酒當前的時候，爭論的氣氛是一點也沒有了。

“算了！最後說來，也許你是有理由反對我的！”德剛嘆了一口氣說，一面扶着亨利的肩膀站了起來，好像他也與亨利一樣對自己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又這樣做了答覆。

“你們的意見沒有一致嗎？”伊維特問道。

“沒有什麼！我們慢慢會取得一致的！”亨利答說，然而他對自己的答覆和對德剛最後所說的那句話一樣的不滿意。

大家把杯子裏的酒都喝完了，又斟滿了，可是却很感覺到在那談話當中有什麼隔閡一樣。德剛是相當消沉了，大家把孩子又叫了下來，談談別的閒話。

“孩子們真是好玩得很，”德剛說，“我們這裏附近有個六七歲的小男孩子，已經上學了。前幾天他在街上遇見一個美國人，這個美國人把口香糖扔在街上；他就是這樣地扔，孩子們則爭先恐後地去搶。這個男孩子搶到了一塊，放到嘴裏一面嚼一面回到家來。他母親知道這塊口香糖的來歷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對他說：‘美國人，呸！下次你再去搶非打屁股不可！如果你不聽話，你會得病的！’恰巧第二天孩子果然鬧起頭疼肚子疼來，同時嘴上還起了泡。她把他領到我這裏來。我也沒有向孩子揭穿她這把戲，不過她却太過分了。她把窗簾掀起來，把對面的公墓指給孩子看。你可以想像得到，孩子嚇得是什麼樣！這個孩子就是活一

百歲，他也会記住美國佔領的事的！”

涅奈特从樓上拿來一个木头做的上了油漆的小水兵。她弟弟拿來一隻比手長不了多少的小船，不过却帶着木槳……看样子他們是捨不得把它还回去的。皮埃罗倒沒有表示什麼不高兴。德剛只是看着孩子們这样緊抱着玩具不作一声。不管他存心也好，不存心也好，由於他和亨利意見不能一致的反應，他恢復了他那無表情的神情，这个神情不能說是傲慢，不过也差不多。

“我們剛才談起杜干太太，”伊維特說，她这样說是看到氣氛有點兒不对，想不使大家的談話一下子就弄僵了。

“当她在法庭上作証時我曾碰到过她，”亨利回答說……“她是个正直的女人。”

“在这种环境裏，尤其是在商業資產階級中，这些妇女我是了解的，”德剛說，“她們是和男人們不同的……男人們比較貪婪，喜欢鬥爭，他們特別仇視工人，仇視你們共產黨人。至於婦女們就不同了——我指的是那些正直的妇女，而不是指那些听人玩弄和墮落的妇女——她們，尤其是那些信仰宗教的妇女，她們有時是很有良心的。她們对窮苦的人心腸不像男人那麼硬。杜干太太正是屬於這一類型的。不錯，她們对男人們所關切的其他事件是不去注意的。德國或美國資本家在市場上的競爭使男人們憤怒發狂，而她們在这方面就还幼稚得很。男人們只有利益才能够震撼他們，而女人們多半重視自己的情感。”

空气又沉黙下來。

“現在我們該回家了吧？”亨利为了打破这种沉寂說，“还得去準備聖誕節晚飯呢！”

孩子們一點沒有把玩意兒放下來的样子。波萊特和亨利重又覺得不好意思起來。

“还给皮埃罗去！”波莱特说，一面想从涅奈特手裏把水兵拿回来。

“不要还，我送给她！”皮埃罗说。他说这句“不要还”神气虽然并非十分愿意，不过他又指着小木船重复了一遍说：

“不要还，这个我也送给你。”

“不可以的！”波莱特说，满脸涨得通红。

“一定，就是这样，”伊维特插嘴说……“而且这是他小时候的玩具，喂，皮埃罗，是不是？现在他大了，他有大孩子的玩具了。”

亨利原也想说几句话去推却的，不过德刚将手放在他肩上，把他挡住了……

“怎样？你们意见一致了吧？”从医生家裏出来後亨利问波莱特。

“还用说！全部问题都一致了！我很喜欢这个女人！”

“应该承认你比我做得好！……”

“为什么？你们谈得不好吗？”

亨利突然停住不走了。他想起了一件事。他用力在手掌上捣了一拳说：

“谈得这样好，倒把主要的问题忘记了！就是那签名运动倒没有谈！”

“无论如何，好在我没有把你的鸭子忘记了。”

第二十七章

结婚戒指

“亲爱的，我们实在不能再这样挨下去了，”安得烈雅尼对他

的太太說。

如果他們能活一百歲的話，他也还会这样称呼她。不过他們是不会活到一百歲了。

“達涅，隨你怎麼辦好了……”

卡洛塔害怕了，她害怕自己，尤其害怕安得烈雅尼，她知道他比自己堅強，他說什麼，就要做什麼的。

“達涅，我倒情願死了呢！……”他們常常这样談！最初他們並沒有这样想，也不相信会这样去做，就像寓言裏所說的樵夫一样^①。这只是順口說來的一句氣話而已。隨後当所剩的最後幾個錢越來越少了的時候，他們却不限於嘴上講講，而是真的去考慮了。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思想，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言論，这只是兩部走完了自己路程的馬達一起沉默下來罷了。“如果我們能在走向絕路以前至少尚遇上一些事情，能够自然而然地死去就好了！”……什麼絕路？这也当然是指一个非常簡單的結局而已。

有一个短短的時間，他們曾为了能搬進学校大樓去住而閃出希望的火焰与光芒。只是这一刹那是太短促了！他們總是在無數的“不过”裏兜圈子！在这种希望能够實現以前一直是有無數的“不过”需要加以克服的！想想，为藉口離開这些破木板房子而搬到有着四堵墻壁的大樓裏去，便把自己的破爛家当全部暴露在众人的眼前，是不應該加以考慮的嗎？还有搬進去以後怎麼辦呢？又能得到什麼呢？墻壁是不能給吃的呀。只有在人們有飯吃的時候，即使是不太丰富，墻壁才有意义。而飯的問題，在从前比較過得好點的人說來，是不值一提的，虽然他們過去的生活並不算

^① 見拉封丹的寓言“死神和樵夫”，一个樵夫为窮困所迫，一心盼望死神快來解脫他，但等死神真的出現了，他又不敢說想死，只說：“請你幫我把這捆柴搭到我的背上。”

太好……虽然你工作的旅館是最漂亮的，你住的却是旅館後院的房子。过去生活不能算太好，不过已經够使人縈迴留戀的了，每次回想起來，不禁心馳神往，就像餓者盼吃一样。特别是他們还有那所非常漂亮的別墅，曾在裏面度过优遊的歲月。當時他喜欢讀書，她爱好繡花，他們曾在那裏，一起坐在收音机前欣賞音樂，欣賞那真正的音樂。为这架收音机，當時的確曾花去一筆不小的代價，他們一定要買一架最好的。要滿足这些慾望，單是牆壁和牆壁可能帶來的其他一切也都是不够的。人說乞討可以把一切都弄糟。如果对幾天以前所發現的、似乎有一線光明的方向存什麼希望的話，不也是等於乞討嗎？这能算是一种有希望的開始嗎？难道僅由於遇到亨利、亨利的老婆，以及另外那个在过道裏回轉身來很和藹地把亨利的門口指給自己並親自把門打開的妇人，就算又找到希望了嗎？……难道希望，——不管它是多麼小——就像一隻伸出來乞討的手一样嗎？难道那些坐在路角，坐在教堂門口向人乞討的人还談得上什麼希望嗎？当一个人在內心裏对自己所希望的事感到有些羞慚，自己埋怨自己把依靠任何別人，特别是依靠那些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認為是一种恥辱的時候——因为他所依靠的正是这些不如自己的人——还能談得上什麼希望嗎？或者是，卡洛塔，我們是不是已比那些最窮苦的人更为低下了呢？

此外，現在，所有的一切都决定了；卡洛塔很怕跟阿尔及利亞人做隣居，因此便決定不搬了。勒罗阿說阿尔及利亞人並不像大家所認為、所傳說的那樣。不过為什麼又該相信他的說法呢？如果無論什麼事都要取決於这个人的意見，那不是自己的身分已經一落千丈了嗎？而且，坦白說來，所謂什麼阿尔及利亞人只不过是一个藉口而已。因为一个人年紀老了，沒有勇气承認錯誤，

当貧困超过理智的時候，是必須找些自圓其說的藉口的。

*

非常清楚，这只是一种藉口罢了。亨利也感觉到這一點，今天中午吃过午飯以後，他便決定要到安得烈雅尼那裏去看看。他回來的時候对波萊特說：

“我想得非常对。在这样的一天，像他倆那样的老年人特别会觉得痛苦。你看到了那天他到我們這裏來，坐在桌子一头那种拿不定主意，神气沮喪的样子了吧？在今天这样的節日裏，他老兩口子待在自己的破木板房裏那种情景更要悽慘了。我不知道今天他們有什麼东西下肚沒有。他們窗台上放有兩隻落在在一起的空碗；不过應該不至如此！看起來他們好像还不是山窮水尽的样子。當時我設法鼓勵他們說：怎麼樣？什麼時候搬？……不过不行，他們老是決定不下來，尤其是安得烈雅尼。”

亨利在屋裏走來走去，隨便对一張椅子踢了一脚。

“你怎麼啦？”波萊特埋怨他說。

“沒有什麼！所不对头的是我不知該怎麼辦好！真是該考慮一下是否應該用強力讓他們搬過來。他們在這裏無論如何總要好些！我打賭那時他們會任憑我們……”

亨利繼續在廚房裏踱了一会。這時波萊特正在爐台上水盆裏洗碗碟，他也一声不响地走过去帮着擦拭。

不管怎樣，洗碗碟的响声妨害了他們的說話。

过了好大一会以後，他又想起來說：

“如果我們去上五六个人，對他們說：假如你們願意的話，我們立刻就替你們搬過去……我敢說他們不會說不的……”

*

如果今天晚上沒有鐘声就好了。鐘的响声勾起了人們对以往

的回憶。鐘聲就像有音樂的聖誕樹一樣把全城都裝飾起來了。它使人想起以往節日的成千上萬的燈火。就是那安得烈雅尼自己工作過的馬賽飯店內那聖誕節夜宴豪華場面的燈綵都會在腦海裏湧現出來。其實他們在這些豪華場面裏所得到的僅僅是能夠看見眩目的光罷了，不過這種光已經是多麼令人心醉！……那些向來在貧困中生活的人們，對此是沒有什麼惋惜的。在這樣的一天，特別是在這樣的一天，他們夫婦是覺得走上絕路了。

等一會，聖誕子夜的大彌撒就開始了。

“這是我們平生第一次不去參加聖誕夜的大彌撒，”卡洛塔說。

一套衣服可以穿好幾年仍然穿得出去。但是衣服上磨壞的地方却是洗滌不掉的。這套衣服在去年穿的時候已經是夠醜的了。當時他們在大教堂裏偷偷地向四周望着，特別是安得烈雅尼，看看是否有人在注意他們的衣服。一個女人在家裏，有一件圍裙還可以將就。而他，多少天來，却每天總穿着這最後的一套衣服！這一點點也只是剛够維持住自己的體面！

只剩下一個辦法還可以稍微拖幾天，可以稍稍苟延殘喘，就是把結婚戒指賣掉。除此以外，家裏已沒有什麼可以變錢糊口的了。一週一週地、一月一月地賣，他們已逐漸地賣盡當光。不過，結婚戒指，他們是絕不肯賣的。他們每個人都在這上頭打算過，大家都認為僅僅把這種想法說出來已經就是一個大罪。此外，賣起來也不過幾千法郎，有什麼用處呢？……這比搬到那有着厚牆的新居裏去更不是辦法，也不能解決今天夜裏去參加彌撒的事。而且這不是應該賣的東西啊。寧可……就是這枚結婚戒指使安得烈雅尼產生了一種可怕的思想……

“親愛的，我們實在不能再這樣換下去了。”

卡洛塔从家裏出來的時候，仍然把石膏像下那塊繡花小枱布被風吹起的一角放下去。她做得很机械，就像安得烈雅尼从口袋裏把鑰匙掏出來要鎖門的舉動一樣……不过他却及時地止住了他的舉動。他把鑰匙扔掉了。

“什麼東西掉了？”卡洛塔問，她聽到有東西落在雪上的聲音嚇了一跳。

“沒有什麼，是鑰匙，”他說，一面輕輕地握着她的胳膊。

走到花園門口的時候，他們把大門搬在一旁，不能說推開，因為那扇門只是舊鐵床的一扇床欄立在那裏罷了。現在鐵絲網對他們已不關重要了。安得烈雅尼也不再躲開它繞着灣兒走了。也許他衣服上又會被撕掉幾塊。他轉身向着木板房子說：

“真亮啊！今天正是滿月。”

他平常對月亮的最小的每一個變化也非常留意。當初他住在別墅裏的時候，這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當時他很關心花園，尤其是園中的樹木與花壇。特別在冬天，從月亮的變化很容易推測出天氣的好壞，如嚴寒、冰雹、風雪等，而今天正是滿月，當然也不是偶然的……

說不定是這種回憶使他們很自然地朝着自己的別墅走去。他們走近了別墅的廢墟，穿過那些花園的中間。這些花園都有圍牆，牆是用廢鐵、生鏽的鐵板、汽車門、鋼骨混凝土的鐵架子做的，總之，都是用從幾年來扔在這裏瓦礫堆中找出來的破爛東西做起來的。這一切在白雪及月光映照下倒顯得很漂亮……

“那條運河一定是凍上了。我們應該從這裏轉過去。”

“達涅，我害怕，”卡洛塔低聲說。

為什麼學校大樓灯火通明的大窗子又使他們猶豫起來了呢？即使在聖誕節的夜裏，這些明晃晃的窗子又有什麼關係呢？安得烈雅尼夫婦哪裏又能知道這時一個窗戶後面勒羅阿的全家以及他們請來的雅克、弗朗西和他們的孩子正圍了擺着那隻寶貝鴨子與幾盤小菜的桌子坐着呢？在另外一個窗子後面，吉東正在勸任善這次過節多喝一杯，其實這一次他是用不着多勸的。保爾、克勞黛特及小讓雖然沒有聖誕樹，不過有諾埃爾所送的自行車，他們把它展覽在兩把椅子上，每一端角上也都掛上蠟燭以代替聖誕樹，而且不用說，當然是掛的電蠟燭。還有一個窗戶後面是布瓦一家人與他們這次請來的五個兵士，真不知道他們這麼多人如何坐得下，大家並且以為布瓦專門接交軍人了。另外一個窗戶後面坐着杜比依一家人，他家裏的人真是够多的，對他們來說，約瑟琳的病愈無異就是他們的聖誕樹，因為這一次，從她的樣子看來真是痊愈了。還有另外一個窗戶……

“今天並不因為是聖誕節，我就不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乾頭一杯！”巴比雍站起身來對着牆上釘着的那張画像說。這張像是他親自畫的一張素描，雖然畫的不太像，不過却比印的更好，更親切……

“正相反，”巴比雍的客人呂西安說，“而且我們要為莫里斯的健康乾第二杯！”

“對於莫里斯我還沒有找到一張很好的、可以釘在牆上的照片，不過我在皮夾子裏有一張，等我拿出來……”巴比雍從外衣口袋裏掏了一掏，把皮夾子拿了出來，打開皮夾子，把照片平放在桌子上。

“然而，我以為你已不是黨員了，”呂西安說，他雖然說“以為”，但實際上他很了解情況，這句話不是隨口而出的。

“是的，不过我照样能够祝他健康呀，”巴比雍回答说，“你以为怎样？”

“祝……”

安得烈雅尼夫妇如何能够知道，如何能够猜想到这种种的情况呢？

“達涅，我不会有勇气……”

他不答覆，而只是更用力地緊緊握着她那温温的有點軟的手。卡洛塔从來沒有像他那样消瘦过。虽然生活很艰苦，她身体却仍舊坚强丰满，臉頰前額的皮膚仍很潤很嫩，她的又黑又亮的梳直的头髮硬得像木头一样梳成一个髮髻，連一根灰髮也沒有。

“達涅，我已經怕起來了。”

他不想對她說這一點他早已就預料到了。

他們向着防波堤走去。因为港口上的崗哨太多了。而海岸本身也太低，水不够深。那隻挖泥船今天總算停止呻吟了。這裏离市區虽远，但在那強烈的海風間或歇息的時候，仍可听到傳來一陣陣教堂的無數鐘声。

“親愛的，还是这样的好。”

他很清楚她会說“不”的。

“達涅，你使我害怕！我不願意！”

不过她的这种意志是不够坚强的。她只是这样說說而已。卡洛塔是听从他擺佈的。

“卡洛塔，只要一分鐘就够了！也許还用不了一分鐘。”

当他从口袋裏把那些粗繩子头——这是他唯一能从口袋裏找到的东西——拿出來的時候，她哭起來了……

“卡洛塔，这样我們一定可以一起走了……”

“不，達涅！”

她很想叫喊，不过一陣風把她这个“不”字一直压到喉嚨底去了。她全身顫慄着。

安得烈雅尼也混身打着顫。不过他的打顫也是出於憤怒的關係。他差不多高声自言自語着，他这样做是为使自己的心更狠一點，好有力量貫徹到底，为使自己忘掉那廣濶無际的像灰老鼠顏色般的海水——海水這時正在防波堤下面，正在他們脚下衝擊着堤的那些腐蝕了的木樁；人們可以看到波浪在很远的地方掀動着，在月光映照下，向岸边衝湧而來。

他自言自語的声音非常高，連卡洛塔的話都不大听得見：“什麼？他們想把我們的結婚戒指搶走！”他把自己的一隻手腕与自己太太顫抖的兩隻手腕拴在一起。“他們想把我們的結婚戒指奪走，戒指是得不到的，他們將會得到相反的东西！”

沒有人知道，連達涅自己也不清楚这“他們”究竟指的是誰！

“達涅！我們沒有权利这样做！我要喊了！”当他用那根最長的繩子將两个人的脖子臉靠臉地拴在一起的時候，卡洛塔这样喊起來了。

她觉得達涅的手顫慄得非常厲害。她說話的声音是很响的。他是否有些猶豫了？因此，当他把她抱起來的時候，她还以为是為了使她安心他才这样做的。

第二十八章

要流血的

“不管怎样，”亨利說，“我們的確很久沒有到海濱去捕魚玩

了。”

他們的確去玩得太少，以致有時給黨外羣眾一個印象，認為一經入黨，就沒有生活與閒情逸致了。然而共產黨員也和普通人一樣，到了玩的時候，也是喜歡捕魚，看電影的，並且有時也跳跳舞，在酒店裏打打牌，和看足球比賽的。不過金錢問題姑且不提，事實是人們越來越缺少興趣、時間和條件去玩了。人們有時認為這是一種自我犧牲，一種自我克制，一種獻身行為……這樣說是可以的。但是只要感覺到已將整個自己都提高到那些與全體人民有關和有牽連的偉大事物的水平，一切便都獲得補償了！既然你開始想到別人，他們在你心裏就都會像在造船廠裏一樣工作起來，而且非常迅速！每一次當你試去回想你在僅僅幾個月以前還是怎樣一個人的時候，你便會充滿一種不可比擬的感激的感情——你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是感激誰——這種感激的心情比單純的快樂優美得多，這是一種對自己的滿足，這種滿足已經提高到，已經改造得達到成千上萬優秀人物的水平。為了能繼續沿着這個斜坡上升，你很快地就會毫不遲疑地去放棄其他一切了。生活原不只在於安逸啊。當我們看到一個具有這種情緒的人，比如克萊貝爾，毫無疑義的，因為有了這種心情，他不再停留，他進步得愈來愈快。從那時以後，只是良心在那裏指導着他。從表面看來，他的生活也許變得愈來愈嚴肅了，對許多事情，有不少人看來是一個快樂或者是一個幸福的事情，他也許都掉頭不顧了；而在他所選擇的道路上，却偏偏是要遭遇不少的打擊，要消耗許多的體力，要損害健康，有時還有坐牢、被放逐及死亡的危險。不過只有他一個人才會知道他所選擇的這些能帶給他什麼東西。每前進一步，都有些東西吸引着他，這些東西是比那些他外表所放棄的東西更有價值。

“对的！”劳貝說……“不过我仍然總是想法子不時到海濱去一趟。捕來的魚还可以作菜……”

在節日休息的一个早晨，这並不能算什麼过分的享受，波萊特因此鼓動亨利接受了劳貝捕魚的提議。如果在休息的一个早晨偏偏發生什麼重大的事情因而不能去鬆散一下，那真太不幸了，那真可以說是运气太不好了。和劳貝並排坐着談上幾個鐘头，除了捕魚以外不再担心別的問題，这样对消除不久前他們之間不易忘怀的誤会也是有幫助的。

“是有三个月了，我都沒有能决定去海濱一次！”亨利說……“我們这样做是錯誤的，我們沒有很好地把自己的生活組織起來；其实娛樂也是必要的啊。”

不过这只是說說罢了。亨利很清楚，等到明天事务一忙，他决不会再有这种自己埋怨自己的思想了。

“我可是已經把生活組織起來了，”劳貝說。

这是对的。甚至說不定他組織得還有點过分了呢……不过現在的確不是对劳貝吹毛求疵的時候，况且自己也借此沾了光。

在防波堤的後面有一隻沉船的殘骸。在低潮的時候，幾乎完全露出水面；除了晝夜平分時以外，在普通高潮的時候，也能看得見。差不多在一年以前，劳貝就在这隻船上豎了一根帶滑車的木桿，以便下網捕撈比目魚。現在他还弄到一隻小船可以撈到那隻殘骸旁边。

“有些人可以站在小船头上下網，”劳貝說……“我啊，我可办不到……我会暈船的……我倒欢喜有个固定地點……还有，在沉船上等潮來的時候，螃蟹多得很，撈撈螃蟹就可以消磨時間……有時还可以撈到海螺……有一回我竟捉到一隻龍蝦！……是隻小龍蝦，牠正在和一条小章魚打架……我用小圓口網在洞裏一撈就

撈起來了……小章魚也捉到了……不過是用手去捉的……”

勞貝說話真的就像打鞦韆一樣，每次浪頭湧來，他的船槳打在水面上的時候，他的話就停下來。人們可以覺得他真是在他的天地裏。他很喜欢这一切。

“今天天气並不冷，”亨利說，“我從來倒不暈船。”

“是的，暈船，在划槳的時候，你絕不會覺得的……却是一停下來就要覺得了……不過……這樣的東扯扯西談談是很可以換換腦筋的，不也很有意思嗎……”

當然，這是可以換換腦筋的。然而當勞貝在沉船上將魚網的木栓固定在一個四角的框子上，一心一意地只是想把網張好，不使它有一點兒繃褶的時候，亨利又覺得如同逃學的小學生一樣，有點兒懊悔起來，……事實是，雖然捕捕魚算不上什麼壞事，不過却仍然很覺奇怪的是自己就這樣地從戰鬥中復員了。在太平無事的時候倒也沒有什麼！……不過現在正是多事的時候……此外，那隻倒霉的美國軍火船說不定哪一天，說不定什麼時候都會到來……而你卻置身事外，跑到這裏來下網捕魚……誠然，並不經常如此。

無論怎樣說……像今天這樣的日子，每個人都都在休息。今天又能發生什麼事呢？農場嗎？那裏一直有人在守衛着。除去農場不算外，今天只有那隻輪船上還在繼續工作，船停在離此八百公尺以外，看起來差不多就在眼前，不過從海上看來，它的距離好像還不超過一百公尺。人們的喊叫聲，起重機與吊貨桿的轉動聲都能聽得見，好像人們就在那裏一樣。固然它是美國船，不過那是隻普通的美國船，不會有什麼問題發生的。這些船大家也都已看慣了，唯一使人們覺得與過去不同的事是，這隻船沒有進港，而泊在防波堤那邊。為什麼要這樣呢？也許並沒有什麼吧？每次

輪船停在防波堤那邊，就需要八個人去卸。八個人卸兩個艙，有兩部自動卸貨車，就這樣輪流着。就像所宣佈的那樣，船上裝的只是些“雜貨”，每樣都有一點。湊巧得很，第一隻貨箱卸在地上時用力大了些，箱板摔碎了，這樣大家才看到自己所卸的是什麼：主要的是些食品罐頭，此外還有尼龍絲襪、領帶、各式衣料等，應有盡有；不過並沒有什麼新鮮東西，也沒有什麼大家所害怕的那些東西。

“我們可以安心地捕魚了，”勞貝說……“而且，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不管輪船上也好或其他別處也好，大家都知道我們在這裏。他們會跑來從岸上叫我們的。有這條小船，我們很快就可以趕回去。”

“好吧！”亨利說，一面用力拍着雙手，想使它暖一下。“怎麼樣？讓我來下頭一網！人們都是這樣說，說生手的運氣最好！”

他鬆開安全桿，魚網開始滑下去了。亨利只是輕輕地扶住轉把，它吱吱地在自行轉着。魚網鋪在水面展開了，因為還有點乾，猶豫一會暫不沉下去，但漸漸膨脹起來，迴旋一下，就像翻筋斗一樣消失了。

“我真想馬上把網轉上來！”亨利說，他搓着手，感覺有興趣了。

“啊！捕魚是件樂事！”勞貝贊同地說……“以前，我從來也不來這裏捕魚。不過一年前我開始捕魚之後，便把我完全吸引住了。開頭，我也和你一樣，我總覺得我有點不對……”

“這倒並不是對不對的問題，”亨利說，“不會有人為這個來責備我們的，情況正相反。”

“不，我說的並不是這個意思……不用說在開頭的時候我還沒有弄到這隻小船。我來的時候總是趕着潮還沒漲，赤腳走過來。

当我要回去的時候，我就招呼那过往的小船。這裏过往的小船本來是不断的，不过在我剛好需要的時候，却並不一定會遇上一隻。有時候我必須等上一刻鐘，半个鐘頭……這時我就多少与岸上隔絕了。倘遇着下雨，挨淋是更不要談！如果任何地方有事馬上就需要我的話，那是当然麻煩的。”

“若是我啊，这样我是不会觉得好玩的，”亨利說……“現在可以把網扯起來看看了吧？”

“再稍微等一等。我也是这样，在開頭兒的時候，我總感到不自在。不过後來……我在捕魚的時候，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還講什麼呢！……你曉得嗎，我看今天我們可能要有好运气。那隻挖泥船已經在那兒吵了整整一星期了，水都給它弄混了，這才好咧！”

挖泥船旁边泊着一隻生了锈的裝滿了淤泥的舊平底船，有股臭味一直从那裏吹來。

“試試，拉起來看看……”

“要注意呀！”亨利說，一面去轉動轉把，“讓我們兩人一起來！”

網边从水裏露出來了。網底上混濁的黑水逐漸收縮，終於消失了。有幾條金色的細長小魚在跳動着，隨後都从網眼裏滑走了。這時網裏又浸進一點海水，有兩條灰紅色的三四指寬的小比目魚在網底上平躺搖擺着。

“我不要把牠們撈上來吧？”亨利相当失望地問道。

“你想撈嗎？這等於廢鐵，還是讓牠們長大些吧！”

亨利又將網放了下去。

“魚會成羣地來的……”勞貝又補充說，“不要失望，現在正是鱈魚及鯊魚特別多的時候。這些魚羣一來，多得你每分鐘都得

把網扯起來。假如牠們來的話，你看吧，那時我們的四隻手也不會嫌多。那時要費盡我們的气力！”

“希望能那樣就好了！”亨利說，一邊又看了那隻輪船一眼，它在那初昇的陽光照耀中，顯得全身發白……

“他們好像在那裏搬些什麼了不得的貨物一樣！”勞貝指着起重機旋轉着吊起的貨箱說，“但願弟兄們不要中他們的圈套才好！”

最近起貨的重量問題，的確成為一個問題了。光憑眼力就可以看得出來，每隻箱子足有二百公斤重。今天早晨，一開頭那個壞種保納松就強迫工人在承貨板上裝五隻箱子。这样就超过了集体合同所規定的載重約一百公斤，因為承貨板本身重量就達九十公斤以上。還不要說碼頭工人們並不喜歡使用承貨板！對老闆來說，使用承貨板可以節省僱用碼頭工人，可以用自動裝卸車來代替他們。自動裝卸車用機器可以毫不費力地將承貨板從地上舉上來，裝貨或不裝貨並沒有多大關係。自動裝卸車可以和普通自動牽曳車一樣開來開去，車前裝有兩個鉄爪，可以滑在承貨板下面，機器一動就舉了起來，然後開倒車，半轉灣，就開往倉庫去了。到了倉庫，鉄爪落下來，於是又用同樣的方式將貨物卸下來，司機甚至可以不用動手，非常省事；他總是面帶微笑，卸貨回來的時候，他甚至把車子開得飛快，以自鳴得意。

“不要這樣，毀人爐！你以為自己是在賽車嗎？”

“別胡說八道！我開得快是想叫你多掙幾文啊。”

“別提了，我們掙得太少，不值得這樣做呢！”

實際情況是，自動裝卸車的使用使失業人數更形增加了；大家都很清楚這並不是機器的錯處。起重機也好，或其他機器也

好，假如使用条件不同，影响就当然多样了……不过，話虽这样說，工人們仍不禁对自動裝卸車橫眼相視，有時竟对坐在上面開車的司机也这样。

尤其是在船艙裏，大家都不喜欢这种承貨板。因为有了它工作是更加繁重了。所以当保納松說道：“現在每次應該裝六隻貨箱！如每次只裝五隻，一直到晚上也会弄不完的！”那時候，並沒有很順利地使得大家服貼。这些鉄漢們執行時都憤憤不平。而当自動裝卸車第一趟把一千二百多公斤重的貨物运到倉庫裏去的時候，那鼻子上貼着一小塊紗布顯得非常可笑的賽加爾喊道：

“富尔，快來看！……你看他們幹的好事！”

瑪柯斯·富尔听了立刻攀上船來。他盯着保納松的臉对工人們說：

“这不行！他們沒有这种权利！而且一个承貨板上裝了這麼多东西，搖搖晃晃地多危險啊！如果承貨板脫了鈎而砸在你們头上的話，他們是不会养活你們的孩子的！我去找老闆去。巴比雍，來！跟我一起去！”

老闆叫布若，他現在越來越愛跟美國人合作了，他变成了一个專做骯髒勾当的能手了。

在艙底下工作的工人們都有點猶豫起來。假如招工的事是由保納松經办的話，他絕不会錄用那些最富有戰鬥性的人，他是很会挑选的。可是現在馬上就有一些人擦擦手停止工作了。

“既然你这样說，”有个身材魁梧的工人穆斯凱泰尔裝出一種天真的笑容說，“我們就停工不幹了。”

不过保納松出來了，他举起手說：

“犯不着为这事鬧亂子！如果你們都够了的話，还裝五隻箱子好了！”

这当然是对工人们的一种侮辱，不过大家並不介意，人們已經習慣了。總有一天會向他算總帳的。不過大家覺得驚奇的是，保納松的讓步太容易了。瑪柯斯從下面盯了他一眼，暗想着裏面藏着些什麼詭計。保納松臉上一直到耳根都紅了；總之……他的臉變得比平常還要紅。如果只說他提高卸貨量，可能是為了在老闆面前討好，可以得點小外快，還不能解釋整個問題。習慣上，他從來沒有這麼快讓步過。正相反，工人们愈反抗老闆，保納松及其同類的那些壞蛋便愈覺得合式。每次大家和老闆爭吵，他們這批人就更能得老闆的好評。因此這裏面一定還有別的陰謀。他說：“不要鬧亂子了”。為什麼“不要鬧亂子”？港口裏好久沒有聽到這種說法了。這是不正常的。

瑪柯斯不能再安靜地工作了。這並不是他比別人更易於緊張；他是個精神非常健全的人，只要看看他的脖子和兩肩，像連成一片一樣，就知道了。不過，今天船上的這些事情卻有點使他很痛快。這些小事本身看來好像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連在一起來看卻非常討厭……如果大家不在等待那隻軍火船的話，這些小事就不會引起他的注意。不過星期六和昨天，曾有些美國人在兩家舞廳裏尋釁，當時吵了起來，保安隊馬上就趕到了，快得很，好像是件佈置好的陰謀一樣。昨天晚上又有兩個美國人到以前他們從未去過的“乾喉嚨”酒店去；他們最初用法國話講：“美國人不好，是不是？Go Home，是不是？”雖然Go Home不是法國話，不過也差不多變成法國話了。其中一個美國人掏出手槍來在櫃台上擺弄。幸好當時有我們的同志在場，他們對別人說：“要注意！不要落入他們的圈套裏。他們是在那裏故意挑釁哩。”這些同志當時還不知道舞廳裏所發生的事，不過毫無疑問，他們對事情的看法是正確的。如果那裏發生什麼事端的話，保安隊

會將“乾喉嚨”酒店包圍起來，這是毫無疑問的。好像他們想在軍火輪船到來以前製造一種恐怖的空氣，試探一下陣地一樣。就是星期六那天的農場事件也可能是先試驗一下，或想移轉大家的注意力……而且還有一件事，就是從今天早晨起，他們在防波堤尽头安置了一個哨棚，裏面放了兩個保安隊。這樣的哨棚三個月以來，就是在“第也普”號輪船事件一個月以後，大家就沒有看見過了。瑪柯斯不太清楚保納松所說的“不要鬧亂子”是怎麼回事，不過可能是與這一切都有關係。

“這些尼龍襪子，對我老婆很合式呢。”

“不要胡鬧，”瑪柯斯說。

“他們拿走了我們多少東西！我們拿他這一點算得了什麼！”

“不應該用這種方式向他們拿回來。我們將用別的方式向他們整個地拿回來。”

“不過拿一點，他們是看不出來的。”

“或者他們看見而仍舊讓你這樣做，將來這些傢伙，如保納松或別一個人，隨時再拿這個來要挾你。你聽見了，不要胡鬧。”

“無論如何，我只是說着玩罷了。”

瑪柯斯的話是很有效力的，大家都信任他。他能夠感動人，因為他的身體非常強壯，強壯得使人難以相信，又很和藹，和藹得叫你不知所措。一方面他喜歡鍛鍊筋肉，喜歡猛然舉重或舉其他東西，做起來的時候，咬着牙，肩胛的骨頭咯咯地響，另一方面，說話則非常溫柔，動作非常安詳堅定。他是屬於那種所謂心地坦白一類的人，有什麼就說什麼。有時人們覺得奇怪的是他有時比一般人更愛沉思，儘管周圍港口的喧雜聲很大，就像動物園的雜亂一樣……他的這種沉思就是他對於自己職業的熱愛的一部份，實際說來，他愛的不是目前這種面貌的職業，而是更高一步

他所幻想而可能成为现实的、具有不同面貌的未來的那种職業。他的兴趣就是感觉自己和大家一同捲入了那碼頭上的偉大活動中去，他酷愛那由於烟、風、起重機向同一個方向轉動引起來的使人頭暈目眩的景況……或與此相反，他也酷愛那些停泊着的巨大輪船的迂緩的、有規則的擺動以及那些錨索的聲息……憑着他那堅強的體格及意志，他於一九四四年初就入了黨。那是一個偉大的時刻，在那時入黨須有勇氣，須有熱愛才行。那時，當他有一天讀到：“如果我能從頭活起，我仍要走這條道路。”^① 那句話的時候，他感動得用手緊抓着桌子，幾乎把桌子捏碎，眼淚都流了出來。烈士的這句遺言正給他提供了一幅黨的形像。

*

“你看，我同你說什麼來着？……一刻鐘工夫我們便捕得了很多的魚；現在又沒有了，只好等等了！”

“另外還有件事也許你還不知道，”亨利說……“星期五晚上克萊貝爾和尤瑟夫兩人拿着油漆、毛筆及一應物品等出去寫標語。他們看到商會門前停着一輛美國軍用小卡車，他們就毫不猶豫地想在汽車後身上寫點什麼！寫什麼好呢？寫‘不要軍火，要和平’，尤瑟夫說……於是克萊貝爾就寫上：‘No Arms’。不過他又問：‘英文的‘和平’怎麼寫呢？’尤瑟夫答說：‘Pice.’ ‘我倒不想這樣寫，’克萊貝爾說，因為他覺得尤瑟夫所說的寫法實在有點奇怪。不過正當他想問尤瑟夫：‘為什麼你告訴我這樣寫？’的時候，美國佬從商會裏出來了。尤瑟夫拿起漆罐就跑，免得被美國人搶去。但克萊貝爾則仍緊緊靠在車的後板用毛筆上剩下的油漆在車後隨便塗了一個‘Pax’^②。這是神甫們所用的拉丁文。更可笑的

① 這是法國共產黨戰士加勃里埃·貝理遺札中的一句話，貝理於一九四一年被希特勒匪徒殺害。

② 拉丁文，意為和平。

是，据说‘Arms’这个字並不能解釋为‘軍火’！”

“他們仍然会看懂的，”劳貝轉動着轉把說，“連我也懂了。又是什麼也沒撈着！你知道那出租汽車的故事嗎？”他一面說一面怒气冲冲地把轉把放開。“去你的！滾你的蛋！……你認識高撒尔嗎？不認識？他这个人白天在造船廠工作，晚上兼開出租汽車。大約一个月前有一天夜裏，他招攬了兩個美國佬，是軍官，喝得完全酩酊大醉了。这是些白种美國人，他們要去的地方只有二三百公尺远。車剛開動，高撒尔便听到他們鼾声如雷了。高撒尔决定冒一次險。他把車開出十來公里远，使他們在一个村莊廣場下了車。他們一點也沒有看出有什麼不对。他們付了車費，其中有一个还想擁抱他一下！……”

“这比起星期六鐵路工人在会上所講的那些情形就算不上什麼了，你不相信这些事情会給美國人帶來煩惱嗎？他們現在已經一刻也得不到安寧了！”

“是的，星期六的情况很不錯……”劳貝說，“然而我認為那天會議日程的內容太多了：有美國佔領的各种問題，全國民意測驗問題，恢復党籍問題，準備慶祝党成立三十年的紀念会及屆時吸收新黨員問題，還有青年代表會議！……問題真是太多了，对每個問題只匆匆一提也实在太快了。”

“海上風浪突然大起來了，”亨利說……“你不怕小船撞在这隻沉船上会撞坏嗎？……不过……喂，你看！你看那边那隻輪船上！”

有門大砲正緩緩地被起重機高高吊了起來。

*

“可以肯定是这样的，”巴比雍說，“他們要給我們一个乘其不备。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

他看了以後，便急急忙忙从輪船上跑下來一直便到碼頭上找

瑪柯斯商量去了。這時他的心神是很紛亂的。雖然這不是他第一次看到船上的大砲，不過直接從美國來的大砲，真的，他還是頭一次見到。

“他們居然以為大砲可以和其他別的貨物一起卸下來！”

經過的情形是这样的：在頭一層“雜貨”艙，就是巴比雍在那裏工作的貨艙卸完以後，大家就把第二層的船艙門打開了；誰知這個艙裏裝的不再是雜貨，而是三門初步裝配好的大砲，每個砲身上都掛着一個紙夾子，裏面裝着裝配精密零件及儀器的說明書。這些精密零件與儀器大約都放在堆在艙角的拴着標籤的那三隻箱子裏……

等第一陣的驚訝過去以後，巴比雍看了周圍同志們的臉一下。

“這種貨色的裝卸是不在我們日程之內的，”其中有一個人說。

“大砲不是運給我們的！”保納松從甲板上面喊道；“有一門是運往瑟堡的，另兩門是運往漢堡的。^①我們應該先把一門拿掉，以便能夠打開第三個艙繼續卸雜貨。雜貨卸完再把它擺回原位！”

“那麼他們為什麼不把砲放在艙底呢？”巴比雍想起來問道，不過也不想立刻就過分追問下去。“這套把戲是什麼意思呢？”

“你自己去問他們好了！”保納松回答說，“我嗎，我不管他們的閒事！這件事我知道得並不比你多！”

“啊！啊！”巴比雍當着同志們比較小聲地說，“我知道是什麼把戲了！他們把我們當成傻瓜。大砲一卸到碼頭上，它就會放在那裏了。這是一種走私。”

“他們的軍火船也不過如此！”一個小伙子說，“這個問題真不值得費那麼些話！”

巴比雍已經走開，去通知瑪柯斯，他對此並沒有回答。

^① 瑟堡是法國北部海港，漢堡是西德港口。

“瑪柯斯，我們應該怎麼辦好？”

“小伙子們講些什麼？”

“他們什麼都沒有講，”巴比雍回答說，“他們都氣壞了。他們正等着我們講話呢。”

瑪柯斯把自己兩隻巨大的拳頭塞進衣袋裏，瞬息間臉都繃緊了。

“必須要面對事實，”他說，“可慮的就是他們把兄弟們一个一个分別招去，這樣要比大家在招工的時候一起說‘不’字更難拒絕。大家可能害怕碼頭工作証被收回去，家庭津貼及其他被取消……我們自己不能存什麼幻想！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能夠找到他們所需要的幾個小伙子的。”

“那末怎麼辦呢？”

“如果他們能夠找到幾個人替他們幹的話，咱們的人數是不是足夠去阻止他們呢？”

“除非是水手同他們站在一起……”

“這倒不見得，”瑪柯斯說。

“無論如何，我們事先是不會知道的！”巴比雍舉起兩臂說，“他們連一句法國話也不懂。”

“如果此事發生在另一天的話，我們立刻可以指望造船廠工人們的援助，不過今天各處都在休息。我們真是被解除武裝了。你願意打賭嗎？他們是有意識地選擇了這一天的。他們是用暗箭來攻我們的。”

“那末我們應該怎麼辦呢？”巴比雍又問，“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

“我不知道，我正在想辦法，糟糕！”瑪柯斯突然厲聲說。

“無論怎樣，瑪柯斯，這件事就要完全依靠咱們倆了，”巴比

雍說，這時他的臉全白了。

瑪柯斯一声也不响。巴比雍本不敢再去問他什麼，然而却仍然差不多半吞半吐地說：

“我想他們是來試探試探我們。那隻載軍火的大船在後面，最近幾天內就要到來。像今天这样的日子，他們是在找我們的弱點。如果我們不能……”

“我們應該先從一头開始，”瑪柯斯說，一面向船上走，“我們應該同弟兄們在一起。”

保納松看見他們由船梯攀登上來，一言不發，再由小梯爬下艙裏去，气得臉都變青了。

“看！”當他們又在艙底聚合以後，巴比雍湊着瑪柯斯的耳朵說，“不論好壞，已有一个人主動地悄悄把砲身上的裝配說明書夾和箱子上的標籤撕掉了。他們對於裝配要無法弄清了。”

工人們看到他們來了立刻就圍攏來，其中有一个好像代表大家似地問道：“瑪柯斯，我們該怎麼辦？”從他們那種神氣，瑪柯斯看得很清楚，這些人是用不着先去說服再行動員的了；他於是負起責任，對艙上面的保納松喊道：

“我們是僱來卸雜貨的！而不是來卸這種雜貨的！”

“不過卸完雜貨還要把它裝上去呀！”保納松喊說。

“去你的吧！”巴比雍替瑪柯斯壯着聲勢說。

保納松跑開去了。

“他去討救兵去了，”穆斯凱泰爾說。

“好，我也去搬救兵，”巴比雍說，他又攀上船梯，去通知另外一個艙的同志。

“我們會被捕的！”維蘭悄悄地說，他是個身材瘦小的可憐的人，他有五個孩子，還有一個母親也靠他養活。

“大家應該一致行動……”瑪柯斯拉着他的胳膊很和緩地說，他這種兄弟般的舉動比一切言詞更富有說服力。“……維蘭，這樣他們是不那麼容易對付我們的。還有，維蘭，這是有關我們碼頭工人名譽的問題！”

在很短時刻內，一切都進展得非常快。巴比雍又回來了，隨着，保納松與布若和船上的美國人也來了。

“那一邊的同志也講通了，”巴比雍說。

這時一切情況的進行，好像美國人、布若及保納松都讓步了。他們也不再企圖叫站在艙下過道裏的那八個工人屈服了，這八個人都站在瑪柯斯身後，瑪柯斯旁邊就站着巴比雍，這時保納松從艙梯上走了下來。

“真是個大亨！”巴比雍仍然低聲地開玩笑說，“看得出來他是不常下艙來的。”

“他來做什麼？”有個工人問道。

“他的謊讓他自己來撒吧。”

那個胖工頭下艙以後，上氣不接下氣，一句話也不講。他拉住一直吊在大砲上空的起重機的鉤子，想親自拿它鉤上。

“見鬼！”巴比雍對瑪柯斯說，“我們就隨他去？”

瑪柯斯轉了一下身子，想從同志們的眼色中找出一個答覆。

“讓他去搞吧。我敢打賭他是不會做的，”有個工人說。

“你看他那種可笑的样子！”另外有個工人說。

事實是保納松對這一手早已生疏了。他顯出為難的神情。想想，要將那大砲用吊鏈繞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好像他終於達到了目的。他圍着大砲轉了一圈，看看是否已經掛牢。他重又走上艙梯，一定是去通知起重機手把大砲吊出來。

“瑪柯斯！”巴比雍急急地說，他再也不能鎮靜了；“如果大砲卸了下來，那就完了！大家會因此受到精神上的打擊，對於將來的軍火輪船更沒辦法了！絕不能讓他們這樣做！我寧可親手去狠狠地給他們這些混賬東西一下子，也不能讓他們如願以償！”

他向大砲走過去一步，瑪柯斯把他的胳膊拉住了。

“絕對不要一個人單獨行動！”他說，“說不定他們正要你這樣做呢！你這樣正給了他們方便。巴比雍！要鎮靜些。還沒有絕望！”

瑪柯斯這樣恢復了冷靜的頭腦和他對自己的信心，使巴比雍驚訝不止。也許他是想到了第二個步驟的辦法，等大砲卸到碼頭後再去施行……

“瑪柯斯，如果大砲在碼頭卸了下來，我們便給他們打敗了！”巴比雍幾乎喊起來說。

不過這時甲板上的工頭已經把手舉起來，向起重機手示意。

有個工人說：

“他竟不先通知起重機手吊的不是雜貨，他們真是太慌了！”

實際上，起重機手從操縱室的高處對貨艙裏的事情是一點也看不到的。他的視線只能達到艙口。說不定他覺得奇怪，何以下面工作停頓了；雖然是每次打開一個新艙，就需要停頓工作，這差不多是正常的。他也許正在想不通為什麼瑪柯斯、巴比雍、保納松、布若，還有那些美國人要跑來跑去，不過他所能看到的就是這些。他像吊普通承貨板一樣猛然用起重機把掛的東西一拖，一點也沒有更加小心。這一抖真是不得了！……大家看着鐵鍊下面的長轉把都彎起來了。

大砲吊在貨艙上空了。

“你看！倒掛得滿在行的！”巴比雍說。

“躲開！”有人在他身後扯了他的外衣一下說。

起重機手本來很鎮靜，不過一看到由艙裏吊出來的是一門大砲，那情形就完全兩樣了！這對他坐在上面的人來說，真是一種可怕的打擊。不要忘記他在上面只有一個人呀！他正差不多機械地操縱着起重機的把手，這時候就被驚呆了；於是那多少年來由他操縱的與自己結成體的龐大的起重機就像也同時被吓壞了一樣。一瞬間的猶豫及反應，機手甚至還沒有來得及考慮，起重機的巨大鐵臂却一下子就停止不動了。大砲及吊鈎的鐵鏈在空中劇烈地擺動着，開始搖來搖去。

保納松還沒有來得及喊出來，吊鍊滑脫了，大砲即刻傾斜起來，一頭往上翹，一頭往下墜，止不住掉下去了，像一堆重物一樣摔在碼頭的邊緣上，再在一個輪子上跳起，滾進海裏去了……

“這是你的錯！”起重機手從窗口伸出頭來，啞着古怪的聲音對保納松喊道，“你不能事先通知我一下嗎？”

“的確！他說得對！”輪船上和碼頭上的工人都這樣說，他們一面說，一面奔向大砲跌落的地方去看一看，好像還能看到什麼一樣……

說也奇怪，人們看到一點東西了。

“看那是什麼！”

有一灘血正在那漂着的五顏六色的煤油當中擴大開來。

“快去拿鈎子！”

“有人淹死了！”

“好像還是兩個人一起淹死的呢！”

“一定是大砲砸在頭上了。”

“這樣說，他們一定是死了！”

“你敢打賭嗎！……我敢說一定是昨天失蹤的住在水塔下的那兩個善良老人，”巴比雍說。